中国文学研究

鄭振鐸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文學研究

下

鄭振鐸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第四卷

詞曲與民間文學研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跋圖書集成詞曲部

近來頗有一種風氣，對於淸代『御纂』的書，每喜加以誇大的鼓吹和引用；四庫全書珍本的刊行，便是一例。這和誇大蒙古帝國的戰功同樣的可笑；他們根本上已經忘記了我們漢民族在那時候也是被征服的民族之一；同樣的，四庫全書的編纂經過也是我們所應掉『一把辛酸淚』的；有何可誇耀的呢？

對於圖書集成，明鈔暗襲之者尤多。一般纂書的人，好走捷徑，不查原書，便找到這部『萬寶全書』的圖書集成，以爲唯一的『資料』。而不知從此『間接』的來源擷取而來的東西，根本上是很不可靠的。曾見有一部什麼通史，除鈔九通和圖書集成外，幾無所有；卻也竟是一部流行頗廣的『著作』；有的著作中關於『詞曲』的一部分，幾全部從圖書集成剽竊而來，卻不知集成的不大可靠。從前看到這書，久欲一吐此意。爲了免除以後的更多數的作者們以集成爲取材的『萬寶全書』計，實在不能不將其中的牴牾處，疏漏處，謬誤處，一一爲之指出。

這工作誠有『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之概。對於自己熟悉一點的，還是『詞曲部』。便從『詞



曲部』說起吧。——還有，關於機械工程的一部分也錯得太可怕；把齒輪竟畫成了圓輪了，機器如何還會轉動呢？『貽誤蒼生』，莫此爲甚！他們是連鈔書都也會鈔錯的。對於這，我也將有一篇批評，繼此而刊出。

『詞曲部』佔着文學典第二百四十三卷至第二百五十六卷，凡十四卷，篇幅並不算多，疏謬之處，卻觸目皆是。

『詞曲部』彙考凡八卷，佔全部篇幅的大半。我們看這八卷採錄的是些什麼呢？

關於『詞』的，有：

（一）王灼，碧鷄漫志（凡一卷，文學典第二百四十三卷，末並有評云：『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錄並傳爲詞林佳話』）；

（二）都穆，南濠詩話『調名』一則；

（三）楊愼，詞品三十四則；

（四）三才圖會，詩餘圖譜（凡三卷，卽文學典第二百四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七卷）。

以上均是關於『詞』調名稱的解釋的（均見文學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關於『曲』的，有：

（一）陶宗儀，輟耕錄『雜劇曲名』等三則（文學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二）嘯餘譜，『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及其下『羣英所編雜劇』名目，凡一卷（第二百

四十八卷）；

（三）嘯餘譜，『中原音韻』，凡一卷（卽第二百四十九卷）。

又嘯餘譜，『務頭』以下（按卽中原音韻之下卷）凡一卷（第二百五十卷）。

所謂八卷的『彙考』，不過是如是寥寥的幾部書！『總論』所採錄的，計有：

（一）張炎，樂府指迷；

（二）陸輔之，樂府指迷（末有評云：『此本還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古雅精妙，較是輸他一著也。若新巧淸麗，是冊亦未可少』）；

（三）涵虛子，詞品（評諸家詞）；

（四）附王世貞評明代諸詞家；

（五）徐炬，事物原始，『詞』『曲』二則；

（六）吳訥，文章辨體『近代詞曲』一則；

（七）徐師曾，詩體明辨『詩餘』一則。

（以上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又文藝所採錄的，自唐、沈朗的霓裳羽衣曲賦，五代、歐陽炯的花間集序以下，凡文、詩、詞三十篇（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文學典的第二百五十二卷至二百五十五卷爲『詞曲部』的『紀事』；第二百五十五卷的下半及第

二百五十六卷爲『雜錄』。這兩部分瑣細過甚，來源過於複雜，要清理是必須費了不少的力量的；且要增補、糾正，也非數日之力所可能；在這篇批評文字裏決不能細加批評，故姑且不提。

但僅就『彙考』『總論』及『文藝』三部分論之，可議的地方已不知有多少！最不能原諒的一點是，編者取材的譾陋與疏忽；忽略了（或未見到）第一道的來源而採用了輾轉鈔襲的譾陋的著作。如關於『詞』，張炎的詞源，陸輔之的詞旨均易得；沈義父的樂府指迷也附於花草粹編後。詩餘圖譜，爲張綖所著，明代刊本也甚多。（較易得者爲新安游元涇刊本；汲古閣刊本。）今集成乃獨從三才圖會錄得詩餘圖譜三卷，可謂『間接』的了；而詞源一書，乃混名爲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乃亦混名爲樂府指迷，而沈氏的指迷則獨遺之。此可見編者未見原書，而徒知從明人的很譾陋的輯本裏間接取材（蓋係從陳眉公祕笈本之誤。祕笈總名樂府指迷，而以詞源爲上卷，詞旨爲下卷），故致雜亂無章如此。關於『曲』，更是可笑了。僅知從嘯餘譜錄得太和正音譜的一部分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而目未覩原書，故遂致『支離破碎』，不堪一讀。涵虛子正音譜腰斬了大半，而僅錄其『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與『羣英所編雜劇』名目。至中原音韻則割裂訛誤尤甚。編者全錄中原音韻的關於『韻』錄的一部分；至所附『正語作詞起例』，則照鈔『嘯餘譜』，目曰『務頭』，而竟不知仍是中原音韻之文。此全緣『間接』取材，故遂訛誤至此！最可怪的是，涵虛子『詞品』，原爲正音譜上卷的一段，名爲『古今羣英樂府格勢』，集成編者乃別列之於『總論』中，且非原文。妄增『已上十二人爲首等』，『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

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等語。涵虛子竟會這樣的自評自贊麼？初不明白編者爲何如此妄改，妄增，後乃知仍是間接鈔襲，並非編者的自作聰明。原來這一段文字，乃是從欣賞曲藻上鈔過來的；故竟『張冠李戴』，把曲藻的文章也攏統的歸到涵虛子的名下去了。如有人把這一段文章『引』作涵虛子說的，豈不『貽誤』讀者麼？所附王世貞的評明代諸詞家也仍是從欣賞曲藻而來。卻更大誤。原來這一段也是正音譜之文，而竟被纏到王世貞身上去了。

關於研討『詞』『曲』的起源，只引了事物原始、文章辨體、詩體明辨等寥寥數則，而不知從更早更好的來源裏去找，也是譾陋得可笑。

其次，可議的地方是疏漏。拋棄了許多重要的著作，而收入許多不大重要的次等的材料。關於這一點，也說來話長。『詞』的一部分，在陸氏詞旨後，明明的說『此本還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而沈氏的指迷卻不見採錄（此等評語也是照鈔他書的）。祗錄詩餘圖譜而不錄詞韻一類的書，不知何故。至於曲韻，卻又全鈔中原音韻了。

『曲』的一部分，缺漏的地方尤多。集成的編者彷彿祇知道世間有北曲而無南曲，有雜劇而無傳奇，故『彙考』裏，收中原音韻，收涵虛子正音譜，而完全忘記了關於南曲一部分的材料。且詞譜既收詩餘圖譜，則至少曲譜也應收入。北曲譜是擺在手頭的，在正音譜裏就有，卻硬生生的把這一部分割裂開去了。南曲譜也不是難找的東西，也就擺在手頭，在嘯餘譜裏就有。編者既大鈔嘯餘譜，爲何不多鈔些呢？這不能不說是『體例不純』了。

索性對於南曲一字不提也倒罷了。在『雜錄』裏卻又採用王世貞藝苑巵言，陳繼儒太平清話，中多論南曲語。但讀者如要對於南曲有一種『概念』，卻是找遍那末『笨大』的一部圖書集成都找不到。我們不願以今日專門家之搜集的結果去和集成之內容比較，但至少編者對於不大冷僻的眼前手頭的書，應該好好的利用。爲什麼竟這樣的『取捨』無方，隨意鈔翦呢？南曲在編者那時代正是盛極一時，編者絕對的不應該忽略了它，也沒有獨缺漏了它的理由。如果這部集成在正音譜時代，在永樂大典時代編成，乃至在正德、嘉靖時代編成，倒還可以原諒。但集成的編纂，乃在康熙、雍正時代，這實在是難以使人明瞭其取捨的動機的。且在永樂大典裏，也已收入『戲文』三十三種之多；大典的編者是將『戲文』和『雜劇』同等看待的。爲什麼圖書集成的編者能獨獨無視南曲的『存在』呢？是無心的疏忽？是有意的排斥？還是緣於編者的無知與手頭上材料的不够？三者必居其一。

『總論』一部，過於貧乏，曲的一部分所錄尤少。在編者的時代，論曲的書不會是很難得的。王伯良的曲律，沈君徵的度曲須知、絃索辨訛，在那時候都不會是難得的書。沈德符的顧曲雜言一類的書（這書也是和欣賞曲藻一類的書相同，從沈氏著作裏輯集出來的），也不是不易得。爲什麼關於這一部分的材料竟這樣的聽任其『零落不堪』呢？

『藝文』一部，幾全是關於『詞』的，且也都是不加選擇，隨手鈔輯的。所以許多重要的序文及論文等等都遺漏了，而不重要的『詩』『詞』卻鈔了許多篇。關於南北曲的，可以說是一篇『藝文』也沒有。在元明人的著作裏，我們絕對不相信不會找出若干篇關於『曲』的『藝文』來的。關於這一

類的材料，我們現在是搜羅得很不少的。將來有機會總要設法刊出，這裏且不羅列那些篇目了。

在這短短的十四卷『詞曲部』裏，已有了那末多的錯誤，缺漏，妄爲割裂，以及不正確處。如果研究詞曲的人以這一部分的材料作爲『南針』，作爲研究的開始，一定會被引入歧途的。如果做『通史』一類著作的人，以這一部分的材料作爲鈔襲的根據，那末也一定會沿襲其錯誤下去，永無得見詞曲的全般面目的一天。

總之，非專門的人讀這部書彷彿覺得是『無所不有』，其實卻處處是陷阱，如果誤信了它，引用了它，便會被引入歧途和錯誤上去的；專門的人讀之，卻是『一無所有』『觸處皆非』的，根本上用不到它。

這一類『萬寶全書』，今日是用不到的。我們應該明白他們是『官』書，是『急就章』，是非專門的人，用鈔胥，用翦刀鈔貼而成的『萬寶全書』。我們應該去找第一道來源。像這種鈔輯而成的東西最容易貽誤我們，誤『引』了它，便常常要鬧出笑話來的。

我希望有入肯費一二年的工夫，把這部龐大笨重的圖書集成的『引用書目』編出來；這末一來，我們可以相信，必能拆穿了這個『紙老虎』的。

跋嘉靖本篆文陽春白雪

近在杭州石渠閣得殘本篆文陽春白雪二冊，爲明嘉靖間宗室高唐王所刊，詫爲罕見。按明刊詞集最少。陽春白雪在朱彝尊編詞綜時已不可得。以篆文寫之『詩餘』，尤爲絕無僅有。雖殘本，亦足珍也。

王士禎居易錄（卷十九）云：『高唐王諱某，號岱翁，工篆隸，癖嗜古書，寫錄多祕本。鼎革後，散落市肆。紙墨精好，裝璜工緻。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觀書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杞園云：曾見岱翁篆書入藥鏡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陽春白雪題『皇明宗室高唐王岱翁集篆』，和居易錄所言可互證。明史無王傳，故士禎未知其名。考明史諸王世表五（卷一百四），有高唐王；名厚㸁，爲懿王祐榕考庶八子。嘉靖二十二年封，二十六年薨，無子，除、謚悼僖王。當卽其人。

此本於篆文後，復附以今體文字，蓋懼世人不盡識篆文也。斯亦明人積習。同時李開先刊寶劍記，其序跋皆爲草書，亦後附以正體之複文。又嘗得明末刊李卓吾草書千家詩，每字並皆旁註正體複

文。明人著作之驚奇，均此類也。

此本篆文一卷，凡『六十八號』（卽六十八頁），每半頁七行，行九字。今體文一卷，凡十六頁，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四字。中縫有『時習軒』三字，書名別作『篆詩餘』。

所可異者，此本雖題陽春白雪，卻與宋趙聞禮本陽春白雪大殊。趙本今有淸吟閣刊本及秦敦復刊詞學叢書本，其卷一卻和篆文本完全不同。

趙本陽春白雪卷一所錄者，自周美成解語花以下，凡七十二闋。此本則以周美成瑞龍吟一闋壓卷，其後爲：

驀溪山　黃山谷
花心動　阮逸女
魚游春水
望海潮　秦少游
滿庭芳
玉樓春　宋子京
飾纓道
玉漏遲
渡江雲　周美成

浣溪沙　歐陽永叔
浣溪沙
浣溪沙
踏莎行　黃魯直
踏莎行　秦少游
如夢令二
憶王孫
柳梢青
金明池

海棠春
西江月　蘇東坡
漁家傲　王介甫
玉樓春　晏同叔
千秋歲　秦少游
蘭陵王　張仲景
帝台春　李景元
倦尋芳　王元澤
眼兒媚
青門引　張子野
浪淘沙　李後主
浪淘沙　歐陽永叔
青玉案
蝶戀花　俞克成
蝶戀花
聲聲令

謁金門
憶秦娥　康伯可
玲瓏四犯　周美成
燕台春　張子野
賀新郎　李　玉
祝英台近　辛幼安
念奴嬌　李易安
風入松　康伯可
金人捧露盤　曾純甫
石州慢　張仲宗
驀山溪　張東父
水龍吟　陸務觀
驀山溪　張東父
醉江月　辛幼安
摸魚兒　辛幼安
鷓鴣天　辛幼安

驀山溪　易彥祥
水龍吟　陳同甫
歸朝歡　馬莊父
丹鳳吟　周美成
鬪百花　柳耆卿
西江月　前　人
浪淘沙慢　周美成
憶舊遊　周美成
瑞鶴仙　歐陽永叔
薄　倖　賀方回
清平樂　趙德麟
阮郎歸　李後主
阮郎歸　歐陽永叔
浣溪沙
玉樓春　溫飛卿
滿江紅　張仲宗

滿江紅　晁无咎
臨江仙
蝶戀花　蘇東坡
蝶戀花　晏同叔
蝶戀花　歐陽永叔
玉樓春　歐陽炯
江神子　蘇子瞻
木蘭花令　賈子明
水遇樂　解芳叔
燭影搖紅　王晉卿
風流子　秦少游
賀聖朝　葉道卿
鳳凰閣
天仙子　張子野
卜算子　僧皎如晦
祝英台近

高陽台	
浣溪沙	周美成
如夢令	
如夢令	李易安
武陵春	
怨王孫	
青玉案	
點絳脣	
柳梢青	
望湘人	賀方回
洞仙歌	李元膺
瑞鶴仙	周美成
西平樂	周美成
多麗	聶冠卿

共凡九十六闋，其中作者名號不甚一律，亦有無詞人姓氏者。然其中似亦有足補今人編宋、元詞集之闕漏者在。故全錄其目於此。

岱翁之陽春白雪所據何本，今不可知。然秦氏刊趙聞禮陽春白雪凡八卷，又外集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陽春白雪卻只五卷。陳氏云：

趙粹夫編，取草堂詩餘所遺以及近人之詞（解題卷三十一）。疑陽春白雪原有二本。岱翁題所據，或爲五卷本。故編次首『春景』（第一卷皆爲春詞），正和草堂之編次合。然其中復多已見於草堂者。或此本爲岱翁所自集者歟？

詩餘畫譜跋

詩餘畫譜一名草堂詩餘意，蓋本之草堂詩餘，擷取其尤粹者百篇，倩良工爲之作圖。一詞一圖，相映成趣。編者爲新安汪□□。刊工雖未署名，然固一望而知其亦爲徽派名家也。十餘年前，於平覯通縣王孝慈先生藏本一帙，無序跋，凡存五十許葉。與斐雲、隅卿諸君，相詫爲罕見精絕之品。其時卽攝留全影，作案頭珍玩之一。南歸後，猶時時念及之。劫中，滬上忽出現一本，爲程守中先生所得。予挽書友與之力商，乃得歸予。此本裝二冊，計存八十餘葉。後平賈董會卿來，談及新收得此書一帙，乃復獲之。而亦僅五十許葉。惟有足補前二本之未備者。通計三本，凡得詞九十七篇，爲圖亦九十七幅。十餘年間，所見所得凡三本，而仍未能獲其全；一書之全，豈易事乎！今夏，於修文堂孫賈許，復見一本，索價至昂，而所存僅前半四十許葉，因未之收；惟傳錄他本未具之吳汝綰序及湯賓尹題詞而歸。汝綰序云：『刪其繁，摘其尤，繪之爲圖。案頭展玩，流連光景，益浸浸乎情不自已。』詩詞每饒畫意，固不僅王摩詰一人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宋院畫作者，每取一詩爲題材。詩詞之可入畫，蓋古已有之。而選詞爲畫譜，則爲汪氏所創始。時顧仲方百詠圖譜、楊雉衡海內奇觀方盛行

於世。此譜繼之而出，自必亦爲時人所重。萬曆一代，版畫之盛，諸畫譜作者當爲功臣之首。自此譜出，而唐詩畫譜諸作便紛然刊行矣。此譜刊於萬曆壬子（四十年）。惜輯者汪氏，未詳其名。惟細讀予所見所藏之三本，此譜似有二種，一爲原刊本，一爲翻刻本。董貫之一本，白綿紙初印，圖最精工，當爲原刊本。程守中本及通縣王氏本，則較爲簡率，當爲翻刻本。初視殊不可辨別，若細細比勘之，則精粗自見也。惜限於工力，未能二本並印。各本皆無目錄，茲爲補之。又原書詞牌名及詞人姓氏每多譌誤，茲亦於目錄中，一一爲之訂正。

宋金元諸宮調考

一、諸宮調爲變文的後裔——實際說唱的底本——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劇中的材料——二、創作諸宮調者孔三傳——南宋說唱諸宮調的藝人們——諸宮調的南宋與金的流行——三、諸宮調體製的弘偉——韻文與散文的交流——與變文的對照——具體而微的諸宮調：商調蝶戀花——宋代說唱故事的風氣——四、唱詞在諸宮調裏的地位——諸宮調所用的宮調——諸宮調作者們引進新宮調的勇氣——五、諸宮調所用的曲牌——其來源：唐燕樂大曲——宋教坊大曲——唐宋詞調——流行的歌曲——創作及其他——曲牌名表——六、諸宮調所用的套數——套數編組的三個方式——西廂記諸宮調所用套數表——劉知遠諸宮調所用套數表——所受到的影響——唐宋詞調的影響——唱賺的影響最大——早期的諸宮調的套數方式問題——唐宋大曲的影響——宋雜劇的影響——諸宮調作者們融冶力的弘偉——七、尾聲的研究——尾聲始於何時——尾聲的幾個方式——錯煞與三煞等——八、諸宮調作者們的嶄新的嘗試——諸宮調的編組——偉大的成功——自然的進步——此新聲之被熱烈歡迎的原因——九、諸宮調的說唱——一人的念唱——夏夜的愉樂——張協狀元戲文所附的諸宮調——筆談的謬說——十、最有趣的結構——緊要關頭的故作驚人的筆調——董西廂的例證——劉知遠的例證——實際上的應用——十一、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董解元的生平——董王優劣論的一斑——董作的眞實的偉大所在——董作的版本——與會眞記的

對勘——所增添的是什麼——其來歷爲何——十二、無名氏的劉知遠諸宮調——此偉著的發見——獲得時的愉快——時代與產地的問題——殘存的五（則）的內容——與五代史平話的比勘——與二本白兔記的比勘——風格的渾樸——十三、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王伯成的生平——輯逸的經過——就所存者述其內容的概略——關於天寶遺事的元人雜劇——十四、其他各本諸宮調的敍錄——孔三傳的耍秀才諸宮調（？）——覇王與卦鋪兒——崔韜逢雌虎——鄭子遇妖狐——井底引銀瓶——雙女奪夫——倩女離魂——崔護謁漿——雙漸趕蘇卿——柳毅傳書——諸宮調時代的短促——三國志——五代史——七國志——趙貞女——張協狀元——十五、諸宮調的影響——在寶卷上——元雜劇的全般受到——個人獨唱——旦本與末本——探子報告的性質——曲調上的影響

一

敦煌發見的『變文』，雖不甚爲世人所知，實源遠而流長。其直系的子孫，爲寶卷，爲彈詞，爲大鼓詞，今已爲人人所知；惟其爲宋、金、元人的諸宮調的祖禰，則知者蓋鮮。諸宮調爲極弘偉的一種文體，且曾在中國戲曲的一大枝派——雜劇——裏留下絕顯著的蹤跡。然其對於唐五代的『變文』究竟有若何因襲的關係？對於後來的雜劇究竟有若何的深切的影響？則至今尙未有言及之者。諸宮調本身的歷史與結構，也尙未有人作一番有系統的研究。（諸宮調也和變文一樣，被世人所忽視已久。王國維氏在寫曲錄的時候，尙未能確定諸宮調之爲何物，故董解元西廂記及王伯成天寶遺事皆被著錄於『傳奇部』。到了他著宋元戲曲史時，方才證明董解元西廂記是諸宮調。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判定。諸

宮調的研究，自當以王氏爲開始。）『諸宮調』並不是一種無甚關係的文體，其歷史也並不是一部很闇淡的歷史；雖其生命並不甚長，其在宋、金、元的文壇上，並沒有引起像詩詞、戲文、雜劇以及平話那麼多的跟從者——這原因，當然一半爲的是著作的不易——其所流傳於今世的作品，更沒有像宋詞、元劇那麼『蔚成大觀』，而祇是寥寥的幾部。然而僅祇這寥寥的幾部，已足以充分的表現出其光榮的成就，已足以在文學史上留下一段最絢爛的行蹟；且卽在這寥寥的幾部作品裏，也足以很顯明的表現出當時的一般人民該如何的喜愛這些弘偉、美好的著作，該如何熱忱的在靜聽着他們的彈唱。這一種文體在當時必定是一種很流行的文體，其流行的程度，該和平話戲文不相上下。劉知遠諸宮調最後有：『曾想此本新編傳，好伏侍您聰明英賢』云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的開頭有：『比前覽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著數』云云，又有：『窮綴作，腌對付，怕曲兒捻到風流處，敎普天下顚不剌的浪兒每許』云云；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的引裏，也有：『俺將這美聲名傳萬古，巧才能播四方，歎行中自此編絕唱，敎普天下知音盡心賞』云云。都可看出其爲實際的說唱的東西。在元人石君寶（據楝亭十二種本及暖紅室刊本錄鬼簿，石君寶和他的同時人戴善甫各著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一本，〔戴氏所著，名宮調風月紫雲亭，無『諸』字。〕今姑將此劇歸石君寶。）諸宮調風月紫雲亭（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一劇裏，更可以明白的看出：

〔點絳唇〕怎想俺這月館風亭，竹溪花徑，變得這般嘿光景！我每日撇嵌爲生，俺娘向諸宮調里尋爭競。

〔混江龍〕他那里問言多傷倖，拏得些家宅神長是不安寧。我勾欄里把戲得四五迴鐵騎，到家來却有六七場刀

兵。我唱的是三國志，先饒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添續八陽經。爾覷波，比及撤斷那唱叫，先索打拍那精神。起末得便熱鬧，團掿得更滑熟。並無那唇甜句美，一刻地希崙艱難。衠撲得些掂人髓，敲人腦，剝人皮，餶腿得回頭硬。娘呵，我看不的爾這般粗枝大葉，聽不的爾那里野調山聲。……

〔醉中天〕我唱道那雙漸臨川令，他便腦袋不嫌聽，搖起那馮員外，便望空里助采聲，把個蘇媽媽便是上古賢人般敬。我正唱到不肯上販茶船的少卿，向那岸邊相刁蹬，俺這虔婆道，兀得不好拷末娘七代先靈。……

〔賞花時〕也難奈何俺那六臂哪吒般狠柳青，我唱的是七國里龐涓也沒這短命，則是個八怪洞里愛錢精。我若還更九番家廝併，他比的十惡罪尚尤輕。

這裏敍的是一位以唱諸宮調爲職業的女子韓楚蘭，和一位少年靈春馬的戀愛的故事。在這裏，我們可以約略的看出當時歌唱諸宮調的情形。那個時候，使用諸宮調這個新文體所歌唱的題材是很廣泛的，已有所謂三國志，五代史，雙漸蘇卿，七國志等等的諸宮調了。其中除了雙漸蘇卿諸宮調以外，都是所謂『鐵騎兒』；在董西廂的開頭，作者曾有過一段話道：

〔風吹荷葉〕打拍不知個高下，誰曾慣對人唱他說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話兒不是朴刀桿棒，長槍大馬。

〔尾〕曲兒甜，腔兒雅，裁剪就雪月風花，唱一本兒倚翠偷期話。

他也特別的提出他的『話兒，不是朴刀桿棒，長槍大馬』，可見『朴刀桿棒，長槍大馬』的諸宮調，在當時是特別的流行的。在張協狀元戲文（今有北平新印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本）的開端，代替了通常的『家門始末』，『副末開場』等等的規律的，却是由『末』色登場，先來唱一則張協諸宮調以爲引

子。這可見『諸宮調』的勢力在南戲裏也是很大的。

總之，『諸宮調』的這種新文體，必定是在南宋、金、元的百數十年間，成了民間的甚爲流行而愛好的一種通俗的文體無疑。其題材自『鐵騎兒』『朴刀桿棒』以至於『雪月風花』『倚翠偷期話』，無所不有，其篇幅則往往是長篇巨軸，和說『詞話』之僅以一『話』爲一日之談資者不同。歌唱諸宮調的人們也成了一種專一的職業，與演劇的團體，說書的先生們有鼎足而三分當時的文壇之勢。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劇裏說道：

〔耍孩兒四煞〕楚蘭明道是做場養老小，俺娘則是個敲郎君置過活。他這幾年間衒賣下胡倫課。這條衝州撞府的紅塵路，是俺娘剪徑截商的白草坡。兩隻手衒勞模，恁逢着的瓦解，俺到處是嗚珂。

則他們也是『衝州撞府』的去『做場』，不專在一個地方賣藝的了。周密的武林舊事（卷十），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其中有諸宮調二本，則諸宮調在南宋時代已和大曲、法曲諸『雜劇詞』同爲『官本』，卽御前供奉之具的了。

二

但諸宮調之與，則在南宋之前。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五）（據秀水金氏影印汲古閣景宋鈔本，及學津討源本。）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中有『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之語。又耐得

翁都城紀勝（據楝亭十二種本。）記載臨安雜事，亦有：『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之語。在碧鷄漫志及夢粱錄裏，也並有類似的記載：

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有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

——王灼碧鷄漫志卷二（據知不足齋叢書本）。

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於上鼓板無二也。

——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據武林掌故叢編本）。

是諸宮調之創始，當在熙豐、元祐年（公元一〇六八年——一〇九三年）之間，而創作諸宮調者，則爲澤州孔三傳其人。孔三傳的生平，惜不可知。所可知者，他當爲汴京瓦肆中鬻技之一人——既能在諸藝雜呈，萬流輻輳之『京都瓦肆中』佔一席地，與小唱，小說，般雜劇，懸絲傀儡，說三分，賣五代史諸專家爭雄長，則其『新詞』必當有甚足動人之處。且既使『士大夫』皆能誦之，則其文辭必也甚爲精瑩可喜可知，這樣一位雅俗共賞的偉大的作家，其姓名竟若存若亡，極鮮人知，誠爲可嘆！又周密武林遺事（卷六）所載『諸色伎藝人』中，有：

諸宮調傳奇

高郎婦　黃淑卿　王雙蓮　袁太道（祕笈本，『太』作『本』）

是說唱諸宮調的藝人在南宋末年卻不爲少。可惜這些藝人的著作，今皆隻字不存，不能爲我們所

取證，像宋代說話人之『話本』在今尚陸續被發見的好運，恐怕他們是不會有的。

然創作諸宮調的孔三傳的著作以及產生諸宮調的『宋都』，與乎繼續維持着故都的風氣而仍在說唱着諸宮調的臨安府的諸宮調之本子，今雖絕不可得見，但諸宮調的影響卻流播得很遠。經了北宋末年的大亂，一部分的說唱諸宮調的藝人，雖隨了貴族士人們遷徙到中國南部去，而其他一部分卻仍留居於北部；或遷徙西陲的邊疆上去。他們在少數民族所統治的地方，仍在說唱着，仍在散播他們的影響。這影響便發生結果於今有的兩大部諸宮調：董西廂與劉智遠的身上。這使諸宮調的本來面目，至今尚能爲我們所知。這使諸宮調的弘偉的體製至今更爲我們所認識。且即在那個地方，又發生出別一個極偉大的影響來。

在元代的前半葉，彈唱諸宮調的風氣，似也未曾過去。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當亦爲供當時實際彈唱之資的一部著作罷。

三

諸宮調的體製是一種嶄新的創作，在過去的文學史上，找不出同類的東西來的：諸宮調的體製又是異常的弘偉壯麗，在過去的名著裏更尋不出足以與之相比肩的長篇巨作出來（祇有敦煌的維摩詰經變文足以與之相提並論罷）。向來我們對於敘事詩的編著便是很不努力的。那末寥寥數十百行的孔雀

東南飛與木蘭辭，卻已足爲我們的古文學中的珍異。更不用說會有什麼與荷馬的依里亞特(Iliad)、亞特賽(Odyssey)，瓦爾米基(Valmiki)的拉馬耶那(Ramayana)同等的大史詩出現的了。然而到了中世紀的前期，卻突然有了一個絕大的進步與成就。那便是『變文』的產生與諸宮調的突起。

諸宮調的祖禰是『變文』，但其母系卻是唐宋詞與『大曲』等。他是承襲了『變文』的體製而引入了宋、金流行的『歌曲』的唱調的。諸宮調是敍事體的『說唱調』，以一種特殊的文體，卽應用了『韻文』與『散文』的二種體製組織而成的文體，來敍述一件故事的。姑截取諸宮調中的一二段以爲例：

生辭夫人及聰，皆曰好行。夫人登車，生與鶯別。

〔大石調〕〔驀山溪〕離筵已散，再留戀應無計。煩惱的是鶯鶯，受苦的是淸河君瑞。頭西下控着馬，東向馭坐車兒。辭了法聰，別了夫人，把罇俎收拾起。臨上馬還把征鞍倚，低語使紅娘更告一盞以爲別禮。鶯鶯、君瑞彼此不勝愁。廝覷者總無言，未飮心先醉。

〔尾〕滿酌離杯長出口兒氣，比及道得個我兒將息，一盞酒裏白冷冷的滴彀半盞來淚。

夫人道：敎郎上路，日色晚矣。鶯啼哭，又賦詩一首贈郎。詩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董西廂卷下

天道二更已後，潛身私入莊中來別三娘。

〔仙呂調〕〔勝葫蘆〕月下劉郎走一似煙，口兒裏佝埋寃，只爲牛驢尋不見。擔驚忍怕，捻足潛蹤，迤邐過桃

園。辭了俺三娘入太原，文了面再團圓。抬脚不知深共淺，只被夫妻恩重，跳離陌案，脚一似線兒牽。

〔尾〕恰才撞到牛欄圈，待朶閃應難朶閃，被一人抱住劉知遠。

驚殺潛龍！抱者是誰？回首視之，乃妻三娘也。兒夫來何太晚，兼兄嫂持棒專待爾來。知遠具說因依。今夜與妻故來相別，不敢明白見你。

——劉知遠諸宮調第二

這種『韻』『散』夾雜的新文體，是由六朝的佛經譯文，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的。其後變成了一種通俗的文體，在唐、五代的時候，便用來叙述佛經的故事以及中國的歷史與傳說的許多故事，那便成了所謂『變文』（關於『變文』，請參閱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編上冊第一三三頁以下，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冊四四五頁以下。）的一種文體。『變文』的體裁，與上面所引的兩段諸宮調的文體是極爲相同的。茲舉八相成道經變文一段於下：

我佛觀見閻浮提衆生，業障深重，苦海難離，欲擬下界勞籠，拔超生死，遂遣金團天子，先屆凡間，選一奇方，堪降質，於此之時，有何言語？

我今欲擬下閻浮，汝等速須揀一國。遍看下方諸世界，何處堪吾托生臨？

爾時金團天子奉遣下界，歷遍凡間，數選奇方，並不堪世尊托質。唯有迦毗衛國，似覔堪居。却往天中，具由咨說：

當今金團天子，潛身來下人間。金朝菩薩降生□，福報今生何處？遍看十二大國，旋□皆道不堪。唯有迦毗羅城，天下聞名第一。社稷萬年國主，祖宗千代輪王。我觀過去世尊，現皆生佛國□。看了却歸天界，隨於井下生

口。時當七月中旬，記蔭摩肥腹內。百千天子排空下，同向迦毗羅國生。

這其間之相歧者，惟『變文』用的是『七言』或『六言』的唱句（有用十言的，也有用五言的，但不多），而諸宮調所用之唱調則爲當時流行之『入樂』的歌詞，若驀山溪、勝葫蘆之類而已。

像這樣的以『韻文』與『散文』合組起來的說唱體，在宋代是甚爲流行的。曾慥樂府雅詞開卷所載的無名氏的調笑集句，鄭彥能的調笑轉踏，晁无咎的調笑，皆是以一詩一曲相間組成的。似已開『散文』與『曲調』合組的先路。若趙德麟侯鯖錄中所載的商調蝶戀花咏會眞記事者，則已直捷的用『散文』與『曲調』合組而成，其體與諸宮調更爲相近：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元，訪奇述異，莫不舉此以爲美談，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筦絃。好事君子，極宴肆歡之餘，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記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叙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金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蜜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

婦，鄭女也。張出於鄭。叙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乃命其子曰歡郎，女曰鶯鶯，出拜爾兄。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凝睇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綉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汙，梅英猶帶春朝露。

全部都凡蝶戀花詞十闋，『散文』的一部分則為會眞記的全文。茲姑錄開頭的二段為例。這已比較調笑轉踏等為進步的了。趙德麟與蘇軾同代，其卒年則在南宋之初。其著作年代與孔三傳是約在同時的。像這個『具體而微』的類似諸宮調的商調蝶戀花大約也會是同樣的受有『變文』之影響的罷。然其著作的魄力則遠遜於諸宮調的作者了。

這類的體裁在南宋仍然的存在着，其勢力且侵入於說話人『話本』之中。今日所見之蔣淑眞刎頸鴛鴦會話本。（見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又見清平山堂話本集。清平山堂作『刎頸鴛鴦會』。）其中便是使用着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以述蔣淑眞『始末之情』的。

阿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其死，哀痛彌極，但不敢形諸顏頰。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修眉，恨尙存，痛知心人已亡。霎時間雲雨散巫陽。自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況，則除是夢裏見才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皆由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蹀躞不下。

這話本的年代很古，當係宋、元人之作。又有快嘴李翠蓮記（見清平山堂話本集），其時代似較後，但其中也似甚着重於『唱詞』。我常常懸想，宋代的說話人，當其『做場』時，也是說唱着的。其與說唱諸宮調的惟一區別，則在：諸宮調以唱爲主，而『話本』則以說爲主而已。

四

諸宮調雖是說唱的，卻以唱爲最重要。其『散文』部分，幾與『變文』無大歧異。像西廂記諸宮調，其『散文』的風格，且類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全出之以古文。其不同之點，且爲其特放的輝煌的光彩者，乃是關於唱的一方面。『變文』的唱是極簡單的（大約是梵唄罷），不外六七言及三七等言的式樣，鼓子詞的唱，也是十分的單調的，祇是將同樣的一個曲調，翻來覆去的唱着。諸宮調的歌唱，卻大爲繁複不同。自其所使用的宮調的問題始，到了其組合不同宮調的套數而敷演着一件故事的體裁的討論止，其間儘有仔細研究的必要。

茲先論諸宮調所用之宮調。宋代敎坊所奏樂曲，凡十八調（見宋史一百四十二樂志十七『敎坊』

部。）四十六曲。（王國維云：『乃四十大曲之誤。』又云：『所載曲數止於四十，又正平調下獨云無大曲，則前四十曲爲大曲無疑。樂志原文，出於文獻通考，通考正作四十大曲。六大兩字，字形相近，故致訛也。』〔唐宋大曲考〕其說甚精。）十八調者，爲：

一，正宮調（三曲）　二，中呂宮（二曲）
三，道宮調（三曲）　四，南呂宮（二曲）
五，仙呂宮（三曲）　六，黃鍾宮（三曲）
七，越　調（二曲）　八，大石調（二曲）
九，雙　調（三曲）　十，小石調（二曲）
十一，歇指調（三曲）　十二，林鍾商（三曲）
十三，中呂調（二曲）　十四，南呂調（二曲）
十五，仙呂調（二曲）　十六，黃鍾羽（一曲）
十七，般涉調（二曲）　十八，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

尚有十調：高宮，高大石，高般涉，越角，商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及林鍾角，是廢棄不用了的。

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宮調』凡十四種：

一，正宮調　二，中呂調　三，道宮調

四，南呂宮　五，仙呂宮　六，黃鍾宮
七，越　調　八，大石調　九，雙　調
十，小石調　十一，般涉調　十二，商　調
十三，高平調　十四，羽　調

大部分和宋敎坊所用十八調相合，所不用者惟林鍾商、中呂宮、南呂調、仙呂調、黃鍾羽、正平調、歇指調等八種而已。但亦有出於宋敎坊十八調外者，如商調、高平調、羽調等三種是。惟宋敎坊所有的黃鍾羽和正平調，與西廂記所有的羽調及高平調二種，極爲相近，當是由敎坊的二調轉變而來的。那末，西廂記諸宮調所增入者僅『商調』一種而已。

又，殘本劉知遠諸宮調所用的宮調也有十三種：

一，正宮調　二，中呂調　三，道　宮
四，南呂宮　五，仙呂宮　六，黃鍾宮
七，越　調　八，大石調　九，雙　調
十，般涉調　十一，歇指調　十二，商角調
十三，高平調

爲的是殘本，不知全書中更有應用到其他宮調否？惟可注意者，這裏沒有用『羽調』、『商調』，卻多出『商角調』及『歇指調』二種，這是與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宮調不同之點。『歇指調』也見於宋敎

坊十八調中。『商角調』則見於宋教坊已廢棄不用的十調之中。這可見劉知遠諸宮調的來歷，恐怕是要比西廂記諸宮調更爲『近古』的。

這些諸宮調所使用的『宮調』，雖較之宋教坊所用十八調已有所出入，然若與元雜劇所用者對勘一下，則很可明瞭的看出諸宮調的用『調』之更爲近古。輟耕錄所載『雜劇曲名』，凡分：

一，正宮　二，黃鍾　三，南呂　四，中呂

五，仙呂　六，商調　七，大石　八，雙調

第八類。太和正音譜所錄『樂府三百三十五章』則分爲：

一，黃鍾　二，正宮　三，大石調　四，小石調

五，仙呂　六，中呂　七，南呂　八，雙調

九，越調　十，商調　十一，商角調　十二，般涉調

等十二類。涵虛子謂：『自黃帝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然在涵虛子所錄的十二宮調中，除越調外，其他比輟耕錄所載的多出的三調：小石調、商角調和般涉調，在元雜劇裏是絕少用到的。元雜劇所常用者，不過輟耕錄中的八調，加上越調，共九調而已。凡宋、金諸宮調所慣用的道宮、歇指調、高平調、羽調等四個宮調，元人已棄不用，小石調、般涉調、高平調等三種，也罕見使用。時代相隔不到兩個世紀，而『宮調』已被淘汰到七種之多。樂音轉變之急，誠爲可驚！而諸宮調的作者還不僅襲應用舊調，抑且創造新聲，或引用新聲進來。如董解元，便是於應用了宋教坊十八調之

外，更引進了『商調』、『高平調』、『羽調』諸新聲。如劉知遠諸宮調的作者，更還恢復了已廢棄不用了的『商角調』。這都可見出諸宮調作者們的勇悍的創作慾與驚人的揮使音律的氣魄來。

五

次更論諸宮調所用的曲詞。諸宮調所使用的曲調，其來源是極爲複雜的，惟綜其大要，不外下列的數支：

第一，唐燕樂大曲　唐燕樂大曲凡四十有六，見於崔令欽教坊記（據古今說海本）。猶見存於宋、金諸宮調中者有：

（一）綠腰　即六么。董解元西廂記所用者有『六么遍』、『六么實催』，皆即此曲調。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中，以『六么』名者，自爭曲六么以下，凡二十本。宋教坊所用十八調。四十六曲中，於中呂調、南呂調、仙呂調中，皆各有綠腰曲，可見此曲在宋、金時流行之廣。『詞』裏的六么令大約便也是由此曲轉變而來的。

（二）涼州　即梁州。洪邁云：『涼州今轉爲梁州』（容齋隨筆卷十四）。宋詞有梁州令。董西廂所用者有梁州、梁州三台。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中，亦有四僧梁州等以『梁州』爲名者七本。

（三）伊州　宋教坊十八調中亦有伊州曲。董解元西廂記有伊州滾，劉知遠諸宮調有伊州令，當

卽此曲。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有領伊州、鐵指伊州等以『伊州』爲名者五本。

（四）突厥三台　劉知遠諸宮調有耍三台，西廂記諸宮調有梁州三台，又有三台，或皆與此曲有關。

（五）安公子　劉知遠諸宮調有安公子，西廂記諸宮調有安公子賺。『官本雜劇段數』中也有三教安公子一本。

（六）迎仙客　西廂記諸宮調有迎仙客。

（七）柘枝　西廂記諸宮調有柘枝令，當由此出。

（八）霓裳　劉知遠諸宮調有拂霓裳，宋詞也有拂霓裳，當由此出。

等八曲，其中『迎仙客』一曲，宋代罕見，殆因諸宮調的採用而始得傳達於元劇中者。

尚有還京樂一曲，樂府雜錄謂係明皇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入宮，後人因撰此曲。宋詞也有此調。西廂記諸宮調中，此調凡二見。

第二，宋教坊大曲　宋史樂志詳載教坊所奏十八調四十大曲（『大』原作『六』，據王國維說改，見上註）的名目，其中與唐燕樂大曲名目很有幾個相同的，如梁州、伊州、綠腰等。在那四十大曲裏，爲諸宮調所沿用者有：

（一）梁州　見前（正宮調、道宮調、黃鍾宮中俱有之）。

（二）大聖樂　在道宮中。西廂記諸宮調有大聖樂。宋詞中亦有大聖樂。『官本雜劇段數』中有

柳毅大聖樂等三本。

（三）伊州　見前（越調及歇指調中俱有伊州）。

（四）賀皇恩　西廂記諸宮調有感皇恩，不知是否即此曲。

（五）綠腰　見前（中呂調、南呂調、仙呂調中俱有之）。

（六）長壽仙　西廂記諸宮調有長壽仙滾。『官本雜劇段數』中有打勘長壽仙等三本。『院本名目』中有偉老長壽仙一本，又有抹麵長壽仙一本。

第三，唐宋詞　唐宋詞與唐宋大曲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曲調也大都相同。不過詞調繁多，而能編組成大曲，爲燕樂時及敎坊中人所奏者，則甚少耳。然諸宮調所採用的唐宋詞調則極爲繁夥。劉知遠諸宮調所用的詞調有：

六么令　醉落托（『托』即『魄』也）　繡帶兒　戀香衾（以上入仙呂宮）

應天長　一枝花（以上入南呂宮）

女冠子（入黃鍾宮）

拂霓裳（入中呂調）

應天長　甘草子　錦纏道（以上入正宮）

解　紅（入道宮）

沁園春　哨遍　蘇幕遮（以上入般涉調）

賀新郎（入高平調）
永遇樂（入歇指調）
玉抱肚（入商調）
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詞調有：
醉落魄　滿江紅　六么令　戀香衾　繡帶兒　剔銀燈　臨江仙
朝天急（當卽朝天子）天下樂（以上入仙呂宮）
應天長　一枝花（以上入南呂宮）
喜遷鶯（『院本名目』有喜遷鶯剎草鞋一本）黃鶯兒（以上入黃鍾宮）
踏莎行　粉蝶兒　木蘭花（以上入中呂調）
虞美人　應天長　梁州令　甘草子　三台（以上入正宮）
解紅　大聖樂（以上入道宮）
驀山溪　洞仙歌　紅羅襖（以上入大石調）
哨遍　夜遊宮　沁園春　蘇幕遮（以上入般涉調）
木蘭花（宋詞作木蘭花慢）糖多令　于飛樂　青玉案（以上入高平調）
玉抱肚（入商調）
水龍吟　廳前柳（以上入越調）

御街行　月上海棠　菱荷香　（以上入雙調）

蓋較唐、宋大曲調子用得更多。然唐、宋詞調與諸宮調的關係，猶不僅在若干詞調之被採用而已。在宋、金的時代，詞是實際被用來歌唱的東西。諸宮調既特重在歌唱一方面，故尤受詞的歌唱的法則的影響。除了極短的小令像搗練子、如夢令等以外，詞都是以相同的兩段歌曲，組合而成爲一篇的，像：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厭厭睡起遲，閒庭花影移。〇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馮延巳長相思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眞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眞儒事，君知否？〇況有文章山斗，對桐蔭滿庭淸晝。當年墮地，於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辛棄疾水龍吟

不問是『令』是『慢』，差不多都是以二段歌語合成的爲常例。這大約是要令歌者反覆前聲，用以媚聽之意。與大曲之聯合若干歌篇，鼓子詞之連用若干同調的曲子來詠唱一件故事，其結構正是相同的，不過令、慢多限於二段，而大曲與鼓子詞則往往是十篇以上的結合而已。這種二段同體歌曲的組合，便是諸宮調最受影響於唐宋詞的地方。我們姑舉幾個例來看：

〔黃鍾宮〕〔快活年〕一雙老父母解放眉頭結，三翁也隨順歡容生兩頰。妯娌傍邊努嘴[illegible]唇，不喜些些，三娘內

心喜悅也難捨。○只愁李洪義與洪信生牌繫，中間做板障，爲人忒性劣。結下讎冤，怎肯成親！恰是言絕，走一人向前訴說。

——劉知遠諸宮調第一

〔般涉調〕〔夜遊宮〕君瑞從頭盡訴，小生是西洛貧儒。四海遊學歷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一到絕了塵慮，欲假一室看書。每月房錢並納與。問吾師心下許不許？

——西廂記諸宮調卷一

這還不和詞的規律相同麽？後來雜劇的『么篇』，戲文的『換頭』、『前腔』，大約都是由此而蟬遞下去的罷。

第四，流行的歌曲不入於教坊，不見於唐宋史敘錄，而流行於宋代的大曲及其他歌曲尚有不少。那些流行的歌曲和諸宮調所用的而曲調又有不少是曾發生過關係的：

（一）降黃龍　張炎云：『如六么如降黃龍，皆大曲』（見詞源，四印齋所刻詞本）。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有列女降黃龍、雙旦降黃龍等以『降黃龍』爲名的大曲五本。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亦有攛㢘降黃龍一本。西廂記諸宮調中，降黃龍的曲調凡二見。

（二）整乾坤　此名並見於西廂記諸宮調及劉知遠諸宮調。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中亦有四小將整乾坤一本。

（三）黃鶯兒　雖爲詞調，但大曲中也有之。『官本雜劇段數』載有三姐黃鶯兒、賽花黃鶯兒等二本。

（四）喬捉蛇　見於西廂記諸宮調。『院本名目』有喬捉蛇一本。

（五）惜奴嬌　洪邁夷堅志載紹與九年張淵道女請大仙，忽有巫山神女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曲，其詞今亦見於夷堅志（見夷堅乙志卷十三）。西廂記諸宮調，惜奴嬌凡二見。

（六）柳青娘　見西廂記諸宮調。『院本名目』有柳青娘一本。

（七）雙聲疊韻　『院本名目』有雙聲疊韻一本。西廂記及劉知遠皆數見此調。

（八）天下樂　『院本名目』有天下樂一本。西廂記嘗用此曲。

（九）四門子　西廂記凡三見四門子。『院本名目』有四門兒，當卽一調。

（十）山麻皆　西廂記有山麻皆，『院本名目』有山麻稭，卽同一曲調。

（十一）文序子　劉知遠及西廂記均有文序子。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引盧氏雜說：『文宗善吹小管，時法師文溆爲入內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內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籍，猶作法師講聲。上採其聲爲曲子，號文溆子。』樂府雜錄：『長慶中，俗講僧文敍，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文序子與文溆子當卽一曲調。

（十二）鶻打兎　西廂記有鶻打兎一名。『雜劇官本段數』也有鶻打兎變二郎一本。

（十三）柳青娘　劉知遠有柳青娘曲；『院本名目』裏，也有柳青娘一本。

第六，創作及其他　諸宮調的作者們於採用了上列的許多舊曲之外，必定會有他們自己的創作的新聲，雜在一處歌唱的。我們試把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曲調數目統計一下，再把他所採用的舊

曲的數目附寫於下，列爲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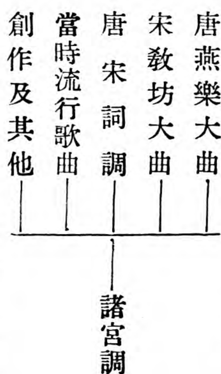
宮調名	曲調數	採用舊曲數
仙呂宮	三十一	十二
南呂宮	六	二
黃鍾宮	十五	七
中呂調	二十	九
正宮	十	八
道宮	五	二
大石調	九	五
般涉調	十一	六
高平調	五	四
商調	三	一
越調	十四	三
雙調	九	四
羽調	一	○
	一百三十九	六十三

據此表，則在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一百三十九個曲調裏，僅有六十三個是見於舊曲或當時流行詞曲中者。其餘的一倍以上的曲調數，卻都是不見於其他記載的。固然這不見他書的七十七個曲調未必

個個都是嶄新的創作，其中當然也會雜有不少當時流行而今失傳了的歌調在內。但若說在這七十七個曲調裏，全沒有幾個是董解元的創作，那也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事。西廂記諸宮調的作者既具有那末弘偉的創作力，抒寫出那麼弘偉的一部大名著來，當然也會有創作若干新聲的能力的。

再就殘本的劉知遠諸宮調統計一下，在其所有的四十八個曲調裏，也祇有二十六個是舊曲。其他，與西廂記諸宮調相同的也有若干。那些兩部諸宮調相同的若干曲調，可以證明．大約便是宋金諸宮調裏所沿用的特殊的歌調了。

總括上面所說的話，作一表，用以闡明宋、金諸宮調所用的曲調的來源：



諸宮調所用的曲調便是這樣組合了起來的。下面更將西廂記諸宮調及劉知遠諸宮調所用的全部曲調名目（這裏並沒有將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加入作爲研究的對象，其原因是：天寶遺事爲元人所作，其所用的曲調已受元雜劇的影響。）列爲二表：

西廂記諸宮調所用曲牌名表：

〔仙呂宮〕醉落魄（四見） 整金冠 風吹荷葉（六見） 賞花時（十二見） 點絳唇（六見） 醉奚婆（四見） 惜黃花（二見） 戀香衾（五見） 整花冠△ 繡帶兒（五見） 剔銀燈（二見） 台台令＊ 一斛叉 滿江紅（三見） 樂神令（二見） 醍醐香山會 六么令 六么遍 六么實催 勝葫蘆（二見） 哈哈令＊ 哈哈令＊ 瑞蓮兒（三見） 河傳令 喬合笙 臨江仙 朝天急 天下樂 相思會 喜新春 香山會（△疑即整金冠＊三者疑係一名。）

〔南呂宮〕瑤台月（三見） 三煞 一枝花（二見） 應天長 傀儡兒 轉青山

〔黃鍾宮〕侍香金童（四見） 喜遷鶯 四門子（三見） 柳葉兒（四見） 快活爾 出隊子（六見） 雙聲疊韻（四見） 黃鶯兒（三見） 降黃龍滾（二見） 刮地風（三見） 整金冠令 賽兒令（二見） 神仗兒（二見） 閗花啄木兒（八見） 整乾坤

〔中呂調〕香風合 牆頭花 風合合 碧牡丹（七見） 鶻打兎（四見） 牧羊關（三見） 喬捉蛇 木魚兒 石榴花 棹孤舟 雙聲疊韻（二見） 迎仙客 滿庭霜 粉蝶兒 古輪台（四見） 踏莎行 木蘭花 千秋節 安公子賺 渠神令

〔正宮〕虞美人 應天長（四見） 萬金台 文序子（三見） 甘草子（六見） 脫布衫（四見） 梁州（二見） 梁州三台（二見） 梁州令 賺 二台

〔道宮〕解紅　凭欄人　賺　美中美　大聖樂

〔大石調〕伊州滾（四見）　驀山溪（三見）　吳音子（五見）　梅梢月　玉翼蟬（八見）　紅羅襖（三見）　還京樂（二見）　洞仙歌（三見）　感皇恩

〔小石調〕花心動

〔般涉調〕哨徧（四見）　耍孩兒　太平賺　柘枝令（三見）　牆頭花（五見）　夜遊宮（二見）　急曲子（四見）　沁園春（二見）　長壽仙滾（二見）　麻婆子（三見）　蘇幕遮

〔高平調〕木蘭花（四見）　于飛樂（二見）　糖多令　牧羊關　青玉案

〔商調〕玉抱肚（二見）　文如錦　定風波（二見）

〔越調〕上平西（四見）　鬥鵪鶉（五見）　靑山口（四見）　雪裏梅（五見）　錯煞　緒煞　廳前柳蠻牌兒　山麻皆　水龍吟　看花廻（二見）　揭鉢子　疊字玉台　渤海令

〔雙調〕豆葉黃（二見）　攪箏琶（三見）　慶宣和（二見）　文如錦（四見）　惜奴嬌（二見）　月上海棠　御街行（四見）　芰荷香（二見）　倬倬戚

〔羽調〕混江龍

（說明）上表中調名旁有『•』爲記者，係表示其與唐宋大曲及當時流行歌曲有關係者；調名旁有『〰』爲記者，係表示其與唐宋詞調有關係者；調名旁有『│』爲記者，係表示其與其他諸宮調所用之曲調相同者（下表例同）。

劉知遠諸宮調所表曲牌名表：

〔仙呂宮〕六么令（三見） 勝葫蘆（二見） 醉落托（三見） 繡帶兒（二見） 戀香衾（二見） 相思會 整花冠 繡裙兒 一斛叉 整乾坤

〔南呂宮〕瑤台月（三見） 應天長（二見） 一枝花（二見）

〔黃鍾宮〕願成雙（二見） 女冠子 快活年（三見） 雙聲疊韻 出隊子（三見）

〔中呂調〕安公子 柳青娘（二令） 酥棗兒 牧羊關 木笪綏 拂霓裳

〔正宮〕應天長（三見） 甘泉子（應作『甘草子』） 文序子（二見） 錦纏道（二見）

〔道宮〕解紅

〔大石調〕伊州令 紅羅襖 玉翼蟬

〔般涉調〕牆頭花（三見） 耍孩兒（二見） 麻婆子（二見） 沁園春（四見） 哨遍 蘇幕遮（二見）

〔商角〕定風波（二見） 拋球樂

〔高平調〕賀新郎（五見）

〔歇指調〕枕屛兒 耍三台 永遇樂（二見）

〔商調〕迴戈樂 玉抱肚（二見）

〔越調〕踏陣馬

〔雙調〕喬牌兒

六

復次，論諸宮調所用的套數的編組的法式。集合同一宮調的曲調若干支，組合成一個歌唱的單位，有引有尾（但也有無尾聲的），那便是所謂套數。詞與散曲裏的小令，祗用一個曲調單獨的成爲一個歌唱的單位，那便不是套數。從最廣的（或最早的）定義上看來，凡是能夠組合二支或二支以上的曲調而成爲一個歌唱的單位者皆可謂爲套數。在這個定義上，幾乎把許多的詞調，凡是以二段組編成者，都可謂爲套數（不過套數之名，僅應用於曲，而不曾應用到詞上去）。那二支或二支以上的曲調，組成一個套數的，有時竟是同一的調子，有時是不同的。不過總要在同一宮調之內。例如：

〔黃鍾宮〕女冠子……（么）……尾　（劉知遠諸宮調第一）

〔高平調〕木蘭花……（么）　（西廂記諸宮調卷二）

〔中呂調〕木笪綏……（么）……（么）……（么）……（么）……尾　（劉知遠諸宮調第二）

這些都是以在同一宮調內之同樣的曲調，反覆歌詠着的。有『有尾聲』的，像第一例；也有『無尾聲』的，像第二例。像這樣單調的套數，元以後是很少用之的。元、明人的所謂套數，不論用在『劇曲』中或『散曲』中，都是要用在同一宮調內之兩個以上不同的曲調組織成功的。像關漢卿的望江亭中秋切膾旦雜劇第二折：

〔中呂〕粉蝶兒……醉春風……紅繡鞋……十二月……堯民歌……煞尾

這一類以二支以上在同一宮調中不同的曲調組織成功的套數，在初期是比較得少見。但在諸宮調裏却已是充分的應用到了。我們如研究一下諸宮調所使用的套數，便可看出他們所用的套數，其性質是極爲複雜的，其組成法是有好幾種不同的；由那裏，可以充分的看出諸宮調作者們融冶力的弘偉，收容量的巨大。差不多自唐宋詞調以下，凡宋教坊大曲，宋流行大曲，以至宋唱賺等等的不同的套數的組織，無不被網羅殆盡。我們在那裏，開始看見那些不同式的套數的被混合，被割裂，被自由的任意的使用着。我們可以說，像諸宮調作家們那末具有果敢無前的驅遣前人的遺產以爲自己的便利之勇氣者，在中國文學史上似還不曾見到第二羣過！

綜觀諸宮調所用的套數，其方式大別之有後列的三種：

(甲)組織二個同樣的隻曲以成者；

(乙)組織二個或二個以上同樣的隻曲，並附以尾聲而成者；

(丙)組織數個不同樣的隻曲並附以尾聲者。

我們若把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套數統計一下，便可以看出：在他所用的一百九十三套裏（內隻曲二支，並計入），其組織方式，可歸在甲類者共有五十三套（內有吳音子二曲，是隻曲非套數）。姑舉二例：

〔高平調〕〔木蘭花〕從自齋時，等到日轉過，沒個人偢問。酩子裏忍餓，侵晨等到合昏個，不曾湯個水米，便不餓損卑末○果是咱飢變做渴，咽喉乾燥肚兒裏如火。開門見法本來參賀：恁那門親事議論的如何？

〔雙調〕〔惜奴嬌〕絕早侵晨，早與他忙梳裹，不尋思虛脾個眞。你試尋思秀才家，平生餓無那，空倚著門兒嗾唾。○去了紅娘，會聖肯書幃裏坐？坐不定一地裏篤麽。覷著日頭兒暫時閒齋時過殺剎，又不成紅娘鄧我？

可歸在乙類者共有九十四套。茲舉一例：

〔仙呂調〕〔賞花時〕酒入愁腸悶轉多，百計千方沒奈何！都爲那人呵！知他你姐姐知我此情麽？眼底閑愁沒處著，多謝紅娘見察。我與你試評度，這一門親事，全在你成合。〔尾〕些兒禮物莫嫌薄，待成親後再有別酧賀。奴哥托付你方便之個！

可歸在丙類者較少，共有四十六套。茲舉一例：

〔中呂調〕〔棹孤舟纏令〕不以功名爲念，五經三史何曾想！爲鶯娘，近來妝就個腌浮浪。也囉！老夫人做事搊搜相，做個老人家說謊。白甚餔謀退羣賊，到今日方知是枉。也囉！一陌兒來直恁地難偎傍，死冤家，無分同羅幌，也囉！待不思量，又早隔着窗兒望。贏很眼狂心痒痒，百千般悶和愁，盡總撮在眉尖上，也囉！

〔雙聲疊韻〕燭熒煌，夜未央，轉輾添惆悵。枕又閑，衾又涼，睡不著，如翻掌。謾歎息，謾悒怏，謾道不想怎不想，空贏得肚皮兒裏勞攘○淚汪汪，昨夜甚短，今夜甚長，挨幾時東方亮！情似癡，心似狂，還煩惱如何向？

待漾下又贍仰，道忘了是口强，難割捨我兒模樣！

〔迎仙客〕宜淡王，稱梅妝，一個臉兒堪供養。做爲拇，百事搶，只少天衣，便是捻塑來的觀音像。○除夢裏曾到他行。燒盡獸爐百和香，鼠窺燈偎着矮牀。一個孛相的蛾兒，邊定那燈兒來往。

〔尾〕淅零零的夜雨兒擊破窗，窗兒破處風吹著忒飄飄的響，不許愁人不斷腸！

若列爲表，則在甲類裏的套數，如左：

〔仙呂調〕醉落魄　一斛叉　滿江紅（凡三見）
　　樂神令（凡二見）　醍醐香山會　香山會　相思會
　　臨江仙　喜新春　惜黃花　勝葫蘆
〔黃鍾宮〕黃鶯兒（凡三見）
〔中呂調〕踏莎行　木蘭花　滿庭霜　千秋節
〔大石調〕驀山溪　吳音子（凡二見）　梅梢月
　　玉翼蟬（凡四見）　洞仙歌（凡三見）　感皇恩
〔高平調〕木蘭花（凡四見）　于飛樂（凡二見）　青玉案
〔般涉調〕夜遊宮（凡二見）
〔雙　調〕慶宣和　惜奴嬌（凡二見）　月上海棠
　　御街行（凡四見）　悼悼戚

〔羽　調〕混江龍

〔小石調〕花心動

其中惟吳音子的二支，皆爲隻曲，並非套數。在乙類的套數如左：

〔仙呂宮〕賞花時（凡十二見）　點絳唇

朝天急　戀香衾（凡五見）

整花冠　繡帶兒（凡五見）　剔銀燈（凡二見）

惜黃花　勝葫蘆　六么令

〔南呂宮〕一枝花　應天長　瑤台月

〔黃鍾宮〕侍香金童（凡二見）　出隊子（凡四見）

降黃龍袞

〔中呂調〕牆頭花　碧牡丹（凡五見）

鶻打兎（凡二見）　牧羊關（凡三見）

喬捉蛇　粉蝶兒

古輪台（凡四見）

〔正　宮〕應天長　文序子

〔大石調〕伊州滾（凡三見）　驀山溪（凡二見）

吳音子（凡三見） 玉翼蟬（凡四見）
紅羅襖（凡二見） 還京樂（凡二見）
〔般涉調〕牆頭花 麻婆子（凡三見） 沁園春
〔商　調〕玉抱肚（凡二見） 文始錦
定風波（凡二見）
〔道　宮〕解紅
〔雙　調〕荳葉黃 攪箏琶 文如錦（凡四見）
菱荷香（凡二見）

在丙類的套數如左：

〔仙呂調〕醉落魄纏令（凡二見）
點絳唇纏 點絳唇纏令（凡二見）
點絳唇（纏令）
河傳令纏
六么實催
〔南呂宮〕一枝花纏
瑤台月

〔黃鍾宮〕降黃龍滾纏令
快活爾纏令
閒花啄木兒第一
侍香金童纏令（凡二見）
喜遷鶯纏令
〔中呂調〕香風合纏令
風合合纏
碧牡丹纏令（凡二見）
安公子賺
棹孤舟纏令
〔正　宮〕虞美人纏
文序子纏
文序子（纏令）
甘草子纏令
梁州纏令（凡二見）
梁州令斷送

〔道　宮〕凭欄人纏令

〔大石調〕伊州滾纏令

〔般涉調〕哨遍斷送

　　哨遍纏令（凡三見）

　　沁園春（纏令）

　　蘇幕遮（纏令）

〔高平調〕糖多令（纏令）

〔越　調〕上平西纏令（凡四見）

　　鬥鵪鶉纏令

　　廳前柳纏令

　　水龍吟（纏令）

〔雙　調〕荳葉黃（纏令）

在這四十六套裏，體例最爲繁雜，名稱也至不一致；名稱『纏令』者最多，凡二十七套；單名爲『纏』者凡六套；名爲『斷送』者凡二套；名爲『實催』者凡一套；單是舉出曲名，不言其爲『套令』，而實可歸於此類中者凡九套；名爲『賺』者凡一套。這些不同的名目與不同的體例便是使我們得以看出諸宮調套數組成法的來源犂然的痕迹來的。

試再舉劉知遠諸宮調所有的套數，列爲一表如左。劉知遠諸宮調今存者僅爲全書的少半，共殘存套數八十。全書究竟有若干套數，則不可知，大約也不過是二百套左右罷。在這八十個套數裏，屬於甲類者凡十二套（一枝花一套並計入）：

〔仙呂調〕勝葫蘆　醉花托　相思會

〔歇指調〕一斛叉　枕屛兒　永遇樂（凡二見）

〔高平調〕賀新郎（凡三見）

〔雙　調〕喬牌兒

又第三『則』第四頁所載南呂宮一枝花一套，因下半殘缺，有『尾』與否不可知，姑附於此類。

屬於乙類者凡六十五套（調名佚去的二套，並計及）：

〔仙呂調〕六么令（凡三見）　勝葫蘆　繡帶兒（凡二見）

醉落托（凡二見）　戀香衾　整乾坤

〔南呂宮〕瑤臺月（凡二見）　應天長（凡三見）　一枝花

〔黃鍾宮〕願成雙（凡二見）　女冠子　快活年（凡三見）

雙聲疊韻　出隊子（凡三見）

〔中呂調〕牧羊關　木笪綏　拂霓裳

〔正　宮〕文序子（凡二見）　錦纏道（凡二見）　應天長

〔道　宮〕解紅
〔大石調〕紅羅襖　玉翼蟬　伊州令
〔般涉調〕牆頭花（凡三見）耍孩兒（凡二見）麻婆子（凡二見）
沁園春（凡四見）哨遍　蘇幕遮（凡二見）
〔商角調〕定風波（凡二見）
〔商　調〕玉抱肚（凡二見）拋球樂　迴戈樂
〔高平調〕賀新郎（凡二見）
〔歇指調〕耍三台
〔越　調〕踏陣馬

又第一『則』第五頁，及第十一『則』第四頁，均有殘缺上半部之套數各一支，僅各存下半少許及尾聲一支，不知其爲乙類或丙類，也姑附誌於乙類中。

屬於丙類者凡三套：

〔仙呂調〕戀香衾纏令
〔中呂調〕安公子纏令
〔正　宮〕應天長纏令

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出現於元代的中葉，其套數的組成法則，已甚受當時流行的『元雜劇』

的影響，故這裏不舉出。但其中也仍保存有諸宮調所特有的套數的結構法，以及諸宮調所特有的曲調若干。這是可以注意的一點。

就上面的套數表看來，諸宮調所使用的套數，其甲、乙、丙三類的組合式，似皆有一定的規律；某一個曲調可以組爲甲類方式，某某幾種曲調則祇能組成乙類方式，某某若干支曲調，又祇能組成丙類方式，這其間似有不可混亂的關係在着。其三類通用的曲調原也有，但是不多。例如，在甲類裏的『醉落魄』、『勝葫蘆』雖亦可用來組織乙、丙二類的套數，然究爲少數。像『滿江紅』、『臨江仙』、『黃鶯兒』、『踏莎行』、『千秋節』、『御街行』、『惜奴嬌』等等，便不見於乙、丙二種套數之中；又像『賞花時』，祇適合於乙種套數之用，甲、丙二種裏便見不到它；『哨遍』祇適合於丙種套數之用，甲、乙二種裏，便見不到它。後來使用於元、明人的劇曲與散曲中的曲調，也有這種限制。有許多合於套數之用的，便永不能成爲小令所用的曲子。有一部分曲調專適小令之用的，套數裏便見不到它們。

茲更進論諸宮調套數組成方式所受到的他種文體的影響。

第一，自然是唐宋詞的影響　這在上文已經說明過。凡在甲類方式裏的套類，差不多全同於唐宋詞之以前後二段合爲一篇者。

第二，最大的影響　還是從當時的一種流行的新詩體，名爲『唱賺』的那裏得到，『唱賺』是一種已失的新詩體，從南宋末年以後便永不曾有人注意到她；直到最近的十餘年前，王國維氏才第一次

開始去研究（見宋元戲曲史第四章宋之樂曲）。唱賺並不是什麼已失的一支兩支的民歌，她乃是具有偉大的體製的嶄新的創作。她創出了幾種動人的新聲，她更革了遲笨繁重的唐宋大曲的音調。我們文學史裏知道在同一宮調裏，任意選取了若干支曲子，來組成一個套數，第一次乃是由於『唱賺』者的創作。這個影響極大。由單調的以二段曲子組成的詞，由單調的以八支或十支以上的同樣的曲調組成的大曲，反復歌唱，聲貌全同，豈不會令聽者覺得厭倦麼？一個嶄新的新聲便在這個疲乏的空氣中產生出來。唱賺產生於何時，據宋人紀載，約略可知。耐得翁都城紀勝說：

唱賺在京師，可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可以兩腔遞且循環間用者爲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太平令或賺鼓板（卽今拍板大篩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要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

吳自牧夢粱錄所叙唱賺的情形，與都城紀勝全同，惟載『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竇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窗，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彫花楊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姓名。周密武林舊事也載唱賺者姓氏，自濮三郎、扇李二郎以下，凡二十二人。唱賺在南宋是成爲一門專業的。

唱賺的一個新詩體，自張五牛大夫創作出來後，立刻便爲說唱諸宮調的人物所採取。說唱諸宮調者所採取的唱賺的新體，祇是初期的，易言之，卽祇是張五牛大夫所創的纏令及纏達的二體。至如流

行於南宋末年的覆賺，當然董解元的西廂記和無名氏的劉知遠是不及採用到的。

唱賺的詞，亡佚已久。王國維氏始於事林廣記（戊集卷二，事林廣記有日本翻刻本。）中發見其唯一的存在的一篇。其前且有唱賺規例。此賺詞的題目是：

圓社市語　中呂宮　圓裏圓

『圓社』蓋謂蹴毬事。全詞的結構如下：

紫蘇丸……縷縷金……好女兒……大夫娘……好孩兒……賺……越恁好……鶻打兎……尾聲

這和諸宮調所用的一部分套數，其結構正是相同：

梁州令斷送……應天長……賺……甘草子……脫布衫……三台……尾

——西廂記諸宮調

唱賺有纏令纏達二體之分。纏令之體，有引子，有尾聲，正同上列的那種形式。惟上列賺詞當爲南宋後半期之作。（武林舊事卷三及夢粱錄卷十九，所載各社名，均有『遏雲社唱賺』云云，而事林廣記載此賺詞，其前恰爲遏雲要訣，遏雲致語，則此賺詞自當與遏雲社有關係。）初期的賺詞，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複雜，却是一個疑問，看了『賺者誤賺之意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云云，我們總要覺得初期的賺詞，大約不會是很長的，或者祇要『有引子，有尾聲』，便已足够了罷。諸宮調中，最多的套數，乃是屬於乙類的方式的，卽皆祇有一引子一尾聲的。或者與初期的賺詞之間，其關係是頗密切的罷。惟頗有可疑者，卽爲什麼屬於乙類的許多套數，都不標出纏令二字來，也許那些

乙類方式的套數，和唱賺意是全無關係。這也是很有可能的。

無論如何，諸宮調的丙類方式的套類，明標爲『纏』或『纏令』者，其與唱賺中的『纏令』的同爲一物，却是無可致疑的。

纏達的一體，在諸宮調裏用到的很少。纏達，據耐得翁、吳自牧諸人的說明，是『引子後只以兩腔遞且循環間用者』。根據了這個說明，我們在西廂記諸宮調裏去找，祇找到這樣的一套：

〔仙呂調〕六么實催……六么遍……哈哈令……瑞蓮兒……哈哈令……瑞蓮兒……尾

假如『哈哈令』爲『哈哈令』的同一物（是寫錯了的罷），則此體大似纏達的組織。又劉知遠諸宮調裏，也有這樣的一套：

〔中呂調〕安公子纏令……柳青娘……酥棗兒……柳青娘……尾

雖名爲『纏令』，與『纏達』的組織却頗相同。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突然的發生了。諸宮調的起源，早於唱賺者甚久。諸宮調的創作者孔三傳是在北宋的神宗、哲宗時代的；唱賺的創作者張五牛大夫卻生在南宋中興後。其間相隔至少有半個世紀。在沒有受到唱賺的影響之前，原始的諸宮調，其唱詞究竟是什麽式樣的呢？這是該仔細研究的。據我個人的推測，諸宮調的諸作者，爲了想維持其專門的職業，常要不時的採取了流行的新聲，運用於諸宮調之中以增高其複雜的趣味，使聽者更感愉快。好在諸宮調的篇頁常是很浩瀚的，其體例又不是很硬化的，儘有容納許多新聲的可能。當孔三傳初創作的時代或祇有聯合各宮調的詞調

與大曲以成之的罷。或者竟已運用到乙類方式的組織，也說不定。『尾聲』雖不見於詞與大曲中，但在北宋時代或已有之。初期的諸宮調或已充分的運用着這類的『一曲一尾』的簡單的方式。後期諸宮調之所以獨多應用着此類的方式，其消息是頗可知道的。

第三，是唐宋大曲的影響　大曲的結構，極爲簡單；爲的是舞曲（參看王國維氏唐宋大曲考〔王忠慤公遺書本〕），故祇是以同一曲調，翻來覆去的唱了一遍又一遍，常是唱了九遍十遍而未已。宋詞中常有用大曲來詠唱一件故事的。曾慥樂府雅詞的上卷，曾載有董穎作的：

薄媚（西子詞）

一首。又有所謂『轉踏』者，曾慥選無名氏九張機二首，無名氏調笑集句一首，鄭彥能調笑轉踏一首，晁无咎調笑一首。其結構與大曲大都相同。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載有詠唱馮燕事的大曲水調歌頭（曾布著）一首；史浩鄮峯眞隱漫錄（卷四十五）載有採蓮大曲一首；其結構也完全相同，惟其遍數不同，各遍之名也有別耳。茲列數種方式如下：

一，排遍第八……排遍第九……第十攧……入破第一……第二虛催……第三袞遍……第四催拍……第五袞遍……第六歇拍……第七煞袞。

——道宮薄媚（西子詞）

二，延遍……攧遍……入破……袞遍……實催……袞……歇拍……煞袞。

——雙調採蓮（壽鄉詞）

三，排遍第一……排遍第二……排遍第三……排遍第四……排遍第五……排遍第六帶花遍……排遍第七攧花十八

——雙調水調歌頭（馮燕詞）

第三式，初見若相歧甚多，細察之，則極爲相同，尤其第一第二式幾全同。第二式之『延遍』相當於第一式之『排遍第八』，『排遍第九』；『攧遍』即第一式之『第十攧』；『入破』即第一式之『入破第一』；『實催』則相當於第一式之『催拍』；名稱雖不同，其實皆爲同一曲調。此種唐宋大曲的歌唱方式，似極流行於宋、元的民間，連小說界也被侵入。趙德麟的詠會眞記的商調蝶戀花是應用此體的（詳上文）。諸宮調自不能『自居化外』，在殘本劉知遠諸宮調裏，有：

〔中呂調〕木笪綏

一套，除『尾』外，共連用了五個同一的木笪綏的調子。這是最和大曲相近的了，〔又西廂記諸宮調裏，也有一套：

〔黃鍾宮〕閑花啄木兒第一，整乾坤……第二，雙聲疊韻……第三，刮地風……第四，柳葉兒……第五，賽兒令……第六，神仗兒……第七，四門子……第八，尾

所謂『第二』『第三』者，便是『閑花啄木兒』『第二』『第三』；連用『閑花啄木兒』一詞至八遍之多，其格式與大曲也至相近。不過已把大曲大加改造，添入別的曲調至八個（連『尾』在內）之多，已非大曲格律之所能範圍得住的了。又在諸宮調所用的曲子裏，有所謂：

長壽仙滾　降黃龍滾　六么實催　六么遍

等等者，其爲由大曲的影響而來，也明白可知。

第四，宋雜劇的影響　宋雜劇與元雜劇是截然不同的二物，祇是與大曲很相同的一種歌舞『雜劇』或更加以滑稽的道白而已。宋雜劇在諸宮調裏的影響至爲有限。都城紀勝謂：

雜劇中——又或添一人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

武林舊事（卷八）記載宋內筵樂單，也有：

勾雜劇色時和等做堯舜禹湯，斷送萬歲聲；

勾雜劇吳國寶等做年年好，斷送四時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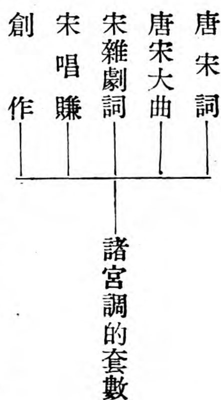
云云。所謂斷送，意義不甚明瞭。今所見諸宮調裏乃有：

哨遍斷送

梁州令斷送

二套。這是諸宮調與宋雜劇的唯一的姻緣所在。所謂『斷送』（皆見西廂記諸宮調），大抵便是『開場』時所用的歌曲罷。故諸宮調所用的哨遍斷送，梁州令斷送，皆居於套數的第一曲或『引子』的地位。

這四種影響，便是諸宮調套數的來歷所在；但如上文所述，『一曲一尾』的乙類方式的套數，或會是諸宮調自己的創作罷。茲列爲一表如左：



諸宮調的作者們，融治力似皆極爲弘偉，故往往取宋雜劇的『斷送』；取唱賺的『賺』；取大曲的『滾』與『遍』與『實催』等等而自行鑄造一種新聲的套數出來。在使用纏達的方式時，也往往有所變異。他們是這樣的不名一家的採用着！他們是這樣的『取精用弘』！

七

最後，還要研究一下諸宮調所用的『尾聲』的方式。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且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諸宮調使用『尾聲』極多；在西廂記諸宮調的一百九十一套裏，有『尾聲』者竟佔一百四十套之多；在殘本劉知遠諸宮調的八十套裏，有『尾聲』者，也佔六十八套之多。僅就這二百零八個尾聲而研究之，已儘夠我們的得到一個結論的了。（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姑置不論。）『曲子』之有『尾聲』始於何時呢？這是很難回答的。宋大曲有『煞袞』，其名頗類『尾聲』，實

則乃所唱的同樣曲調的最後一遍；與諸宮調套數中的『尾聲』，爲毫不相干之物。（元雜劇所用的尾聲，種類甚多，往往隨宮調而不同，甚至隨某某套而不同，也和諸宮調所用之極單純的尾聲頗殊其趣。）『尾聲』或當與諸宮調同被創於宋神宗時孔三傳之手的罷。這是很有可能的。以後，張五牛創作唱賺，更大暢『尾聲』的使用之途。賺詞的尾聲，與諸宮調的極爲相同：

〔尾聲〕五花叢裏英雄輩，倚玉偎香不暫離，做得個風流第一。

——圓社市語（賺詞，事林廣記戊集卷二引）

這是用七言的三句組成了的。諸宮調的尾聲，也幾乎全是以此種格式組成了的：

〔尾〕往日與他有釁隙，只寃他知遠無禮，恁兩個也不是平善底。

〔尾〕星移斗轉近三鼓，怎顯得官家分福，沒雲霧平白下雨。

〔尾〕恰才撞到牛欄圈，待呆閃應難呆閃，被一人抱住劉知遠。

——以上劉遠諸宮調

〔尾〕心頭懷着待不思憶，口中强道不憔悴，怎瞞得青銅鏡兒裏。

〔尾〕寺牆兒便是純鋼裏？更一個時辰打不破，屯着山門便點火。

〔尾〕痒如如把心不定，肚皮裏骨轆轆地雷鳴，眼懸懸地專盼着人來請。

〔尾〕不圖酒食不圖茶，夫人請我別無話。孩兒，管教俺兩口兒就親啰？

〔尾〕去了紅娘歸書舍，坐不定何曾甯貼，倚門專待西廂月。

〔尾〕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以上西廂記諸宮調

雖有幾個字的多少，但多出來的卻是襯字，實際上還是七言的三句。也還有第一句的七言，變格而爲二句的三言的，像：

〔尾〕歛上敲，個着鼻褋，難爲整理身軀仰，直倒在槐木酒桌上。

〔尾〕鴛侶分，連理劈，無端洪信和洪義，阻隔得鸞孤共鳳隻。

〔尾〕把瓦儀，着手掇，道打脊匹夫莫要朶，遙望着洪義面上潑。

〔尾〕郭彥威，心膽怯，正北上有若雲搖拽，又一路賊兵到來也。

——以上劉知遠諸宮調

〔尾〕紙窗兒明，僧房兒雅，一桄松風吸罷，兩個傾心地便說知心話。

〔尾〕並頭兒眠，低聲兒說，夜靜也無人窺竊，有幽窗花影西樓月。

〔尾〕驢鞭半褭，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也駝不動！

——以上西廂記諸宮調

像最後的紙窗兒明和驢鞭半褭二尾，其第一二句爲四字，第三句爲六字，實則仍是二句七言的變格。

其有變化較甚的，像：

〔尾〕似梨花一枝帶春雨，如何見得月下悲啼皇后，便似泣竹底湘妃別了舜主？

〔尾〕我去也，我去也，怎可去，知遠回故三娘，三娘覷丈夫，不悲感，不心酸，兩人放聲哭。

——以上劉知遠諸宮調

〔尾〕待登臨又不快，閑行又悶，坐地又昏，沈睡不穩，只倚著個鮫綃枕頭兒盹。

〔尾〕不須騎戰馬，不須持寸鐵，不須對陣爭優劣，覷一覷，教半百賊兵化做硬血。

〔尾〕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以上西廂記諸宮調

若仔細的分別出正襯來，也仍是三句的七言的方式耳。

在西廂記諸宮調裏，除『尾』外尙有所謂『錯煞』、『三煞』等別名，其作用全與『尾聲』相同；惟其結構則大爲不同：

〔錯煞〕我郎休怪强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着門兒專望你。

〔三煞〕等得夫人眼兒落，斜着淥老兒不住睃，是他家伴不俫人，都只被你個可憎姐姐，引得眼花心亂，俏似風魔。○酒入愁腸醉顏酡，料自家沒分消他，想昨來枉了身心，初間喚做得爲夫婦。誰知今日卻喚俺做哥哥！○是俺失所算，謾摧挫，被這個積世的老婆婆瞞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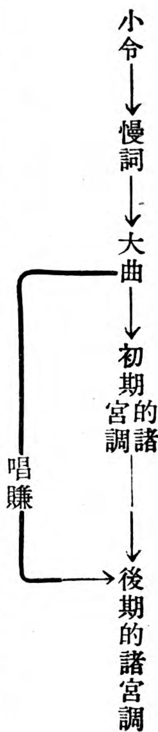
像『三煞』的一個方式是以三篇尾曲連用的，已大似元雜劇裏的：

三煞　二煞　煞尾

的常見的方式了。這些方式，當然與單純的三句七言之方式的『尾聲』是很不相同的。不過這只可算是一種例外；在西廂記的一百四十個『尾』之中，也僅只有三個這樣的例外而已。故我們可以大膽的斷言：諸宮調所用的尾聲，其方式是至爲單純的。

八

但為諸宮調的最大的光榮者，還不是什麼曲調的創作，套數的組合等等；諸宮調給予我們比製作若干歌調，創造若干大曲更遠為偉大的一個貢獻。諸宮調作家嘗試了從沒有人嘗試過的一個嶄新的弘偉無倫的詩體的製作；那便是所謂『諸宮調』者是。詞祇是抒情的短曲，最長也不過是一百餘字；大曲進步了，卻也祇是用十個八個同樣的曲調來反覆詠唱着一件故事的歌體；唱賺更進步了，她的作者懂得用同一宮調中的好幾個不同的曲調組成一個有引子有尾聲的套數來歌唱。但諸宮調作者的能力與創作慾卻更為弘偉，他竟取了若干套不同宮調的套數，連續起來歌詠一件故事。西廂記諸宮調所用的這樣不同宮調的套數，竟有一百九十三套（內二套是隻曲）之多，劉知遠諸宮調雖為殘存少半的殘本，竟也存有不同宮調的套數八十套之多。這種偉大的創作的氣魄誠是前無故人的！由詞的小令到詞的慢近，由詞的慢近，到聯合同調歌曲若干支以歌詠一事的大曲，由大曲到聯合同宮調的若干支異曲以歌詠一事的唱賺，由唱賺到聯合若干套不同宮調的套數以歌詠一事的諸宮調，這是一條直線的進步！惟如上文所述，諸宮調中，採用唱賺的套數方式者尚不為多，最多的乃是『一曲一尾』的套數方式。初期的諸宮調，在這個進步的階段中，或是越過唱賺的一段而和詞與大曲直接發生着關係的罷。姑列為一表如左：



無論初期或後期的諸宮調，大致都是聯合不同宮調的若干曲套以詠唱一個故事的；這個嘗試，是絕爲偉大的嶄新的一個嘗試；而這個新的嘗試竟得了空前的偉大的成功！

要知道諸宮調的嘗試的偉大成功，姑擷取下面的一節爲例罷：

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弟二。

李洪義箏剝知遠身上衣服，與布衫布袴穿着了，使交看桃園去。潛龍不知是計。大郎黑處先等。

〔中呂調〕　（牧羊關）

雲兒來往不寧貼，唯現出些小朧月。洪義心腸倒大來乖劣，專等着劉知遠。郎漸裏更深也，隱約過二皷，淸風觸兩頰。向西北上一塔墻摧缺，陌然地見他豪傑跳過頹垣。怎恁地健捷？欲奔草房去。洪義生懽悅。這漢合是死，髒冤都報徹。

〔尾〕腦後無眼怎遮迭，李洪義到此恨心不捨，待一棒攔腰彪做兩截。

洪義致怒　兩手搭得棒煙生，

假使石人　着後應當也傷損。

攔腰棒中朶無因　七尺身軀仆地倒。

〔仙呂調〕 〔醉落托〕

洪義怒嗔，兩手內氣力使盡。其人倒臥心由狠，欲打身亡，聽得言語，諕了三魂。低頭扶起觀身分，朧月之下把臉兒認，元來不是那窮神，仔細端詳，却是李洪信！洪義且驚且哭，洪信且疼且忍。小弟恐兄落窮神恁便，故來覷你。始信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須臾，見知遠與數人相從帶酒而來。被洪義扯住。新近亡却丈人丈母，爾怎敢飲酒！衆村人言：俺與收泪。二人終是不休。至天曉，用繩索綁定，欲要入官。三翁見

〔黃鍾宮〕 〔雙聲疊韻〕

李洪信，李洪義綁定潛龍帝，一布地高叫起，只是無休底。自入舍做女婿，覷俺咱似兒戲，使着後道東說西暢做氣，交他去桃園內喫得動動醉，俺憧着他到惡，便把人毆擊。願叔叔鑒是非。那三翁聽說訖，叱喝道，畜生濆悄地！

〔尾〕往日與他有釁隙，只寃他知遠無禮，你兩個也不是平善底！三翁曰：若您弟兄送他，我却官中共您理會。兼自傍人勸免，已此洪義方休。後經數日，弟兄定計，交劉郎草房內睡，怕今夜乳牛生犢。三娘也不知道。知遠不宜到夜深，草房中長嘆。

〔南呂調〕 〔應天長〕

知遠早悶瘦心緒，但淚流如雨，□覆地又長吁。暗思量高祖本是豪家，奈散失財物，分離了兄弟母。天指引到來此處，丈人相見便神和，招入舍，好抬舉。〇妻與我如水似魚，不曾惡一個親故。奈哀哉不幸兩口兒亡歿！洪義和洪信協寃恨，把人淩辱。三翁常見後免得災隅。須有日中他機謀。

〔尾〕戀有三娘，欲去不能去。待往後如何受辛苦！這煩惱渾如孝經序。

據三娘恩愛， 盡老永不分離；
想二子寃讎， 目下便待折散。
交人去住無門，這煩惱何時受徹！到夜深，潛龍困睡。李洪義門外聽沉，發起毒心，安排下手。

〔般涉調〕 〔麻婆子〕

洪義自約末天色二更過，皓月如秋水，款款地進兩脚，調下個折針也聞聲。牛欄兒傍裏遂小坐，側耳聽沉久，心中暢懽樂。○記得村酒務，將人恁剗；入舍爲女婿，俺爺爺護向着；到此殘生看怎脫：熟睡鼻氣似雷作，去了俺眼中釘，從今後好快活！

〔尾〕團苞用，草苫着，欲要燒毀全小可，堵定個門兒放着火。

論匹夫心腸狠， 龐涓不是毒；說這漢意乖訛，
黃巢眞佛行！ 哀哉未遇官家， 性命亡於火內。

〔商 角〕 〔定風波〕

熟睡不省悟，鼻氣若山前哮吼猛虎。三娘又怎知與兒夫何日相遇，不是假也非干是夢裏，索命歸泉路。○當此李洪義遂側耳聽沉，兩廻三度，知遠怎逃命。早點火燒着草屋。陌聽得一聲響，諕匹夫急抬頭覷。

〔尾〕星移斗轉近三鼓，怎顯得官家福分，沒雲霧平白下雨。苦辛如光武之勞，脫難似晉王之聖。雨濕火煞，知遠驚覺。方知洪義所爲，亦不敢伸訴。至次日，知遠引牛驢拽拖車三教廟左右做生活。到日午，暫於廟中困歇熟睡。須臾，衆村老攜笻避暑。其中有三翁。

〔般涉調〕　　(沁園春)

絟了牛驢，不問拖車，上得廟堦，爲終朝每日多辛苦，撲番身起權時歇。侍傍裏三翁守定知遠，兩個眉頭不展開，堪傷處便是荆山美玉，泥土裏沉埋。○老兒正是哀哉，忽聽得長空發哄雷聲，驚天霹靂，眼前電閃，諕人魂魄幽幽不在，陌地覷占，抬頭仰視，這雨多應必煞乖，傷苗稼，荒荒是處，飢饉民災。

〔尾〕行雨底龍必將鬼使差，布一天黑暗雲靄靄，分明是拚着四坐海。

電光閃灼走金蛇，霹靂喧轟撾鐵皷，風勢揭天，急雨如注，牛驢驚跳，拽斷麻繩，走得不知所在。三翁喚覺知遠，急趕牛驢，走得不見。至天晚，不敢歸莊。

〔高平調〕　　(賀新郎)

知遠聽得道，好驚荒，別了三翁，急出祠堂。不故泥污了牛皮韄，且向泊中尋訪。一路裏作念千場，那兩個花驢養着牛，繩綁我在桑樹上，少後敢打五十棒！方今遭五代，値殘唐，萬姓失途，黎庶憂徨，豪傑顯赫英雄旺，發跡男兒氣剛。太原府文面做射粮，欲待去，却徊徨。非無決斷，莫恠頻來往，不是，難割捨李三娘！見得天晚，不敢歸莊。意欲私走太原投事，奈三娘情重，不能棄捨。於明月之下，去住無門，時時歎息。

〔道　宮〕　　(解　紅)

皷掌笋指，那知遠目下長吁氣。獨言獨語，怎免這場拳踢。沒事尙自生事，把人尋不是，更何況今日將牛畜都盡失。若還到莊說甚底！怕見他洪信與洪義。勸人家少年諸子弟，願生生世世休假女婿。妻父妻母在生時，我百事做人且較容易。自從他化去，欺負殺俺夫妻兩個凡女。鳩着嘴兒廝羅執滅良，剗薄得人來怎敢喘氣！道男，長貧沒富多不易，酸寒嘴斂只合乞，百般言語難能喫，這般材料怎地發跡！

〔尾〕大男小女滿莊裏，與我一個外名難揩洗，都受人喚我做劉窮鬼。
天道二更已後，潛身私入莊中，來別三娘。

還未叙寫到劉知遠別李三娘的正題呢，已經是耗費了那許多套的曲文了。那末精細深切的描寫，那末綿連宛曲的記述，眞不是北宋時代諸大曲作家所能夢見得到的！自然更不是他們所能措手去製作的了！始創諸宮調的偉人孔三傳氏的著作，不知較此爲何如。若果也像劉知遠諸宮調這樣的風格弘偉，則也竟是北宋時代的無可比肩的偉大的傑著了。王灼說他著作『諸宮調古傳，爲士大夫所傳誦』，則也必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存在。可惜那些初期的諸宮調，如今是一本也見不到的了！

我們懸想在當時聽厭了十次八次以上重疊的，反覆的歌唱着的舞曲，叙事曲的羣衆，他們是渴盼着有一種新的變異發生的。諸宮調的作者應運而生，以其絕羣的天才，廣博的音樂的造詣，任意布置了各種不同的曲調，以爲己用，當這新聲初次做場之時，必定是曾博得無量數人的歡喜讚賞的。雖然他是坐而說唱，並非扮演歌舞，然已使聽者爲之低徊不忍他去的了。諸宮調之創始，雖在熙祐之間，而其影響在很少的時間之內，卽便普遍於南北者，未始非此之故。

九

諸宮調是說唱的東西，和『變文』及流行於宋代的『話本』的說唱是同樣的情形。毛奇齡說：

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搊彈調，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搊彈，并念唱之。

見西河詞話（毛西河全集本）。

這情形大有似於今日的說唱『彈詞』。南方的夏月，天空是藍得像剛從染缸中拖出來的藍布，有幾粒星在上面映着他們的小眼，還有一二抹的輕紗似的微雲在恬靜的懶散的躺着。銀河是唯一的有生氣的走動的東西，在這一切都靜默不動的空氣之中。隨了黑夜的來臨而同到的是若有若無的涼颸。白日的煩燥已經被洗滌得干淨。女人們廚房裏最後的工作已經完畢了。街頭巷尾的廣場上，有一個高出膝蓋頭的板台，台上是一桌，一椅，一茶壺，一茶杯，一個盲目的說唱者，執着三弦或鼓板，在叮叮咚咚的做場。台下是一排一排的板凳，坐着那條街上各宅裏出來的婦孺。除了說唱者的說話聲歌唱聲與三弦聲外，靜悄悄的彷彿沒有其他人在。各人的臉色在黑暗中辨不清楚，但就其身形，各知其為某嫂某嬸。祇有小小的火點，間時的閃出紅光，那是從某某婆的水烟袋口上放射出來的。孩子們倚靠在母親或祖母，或奶娘的懷裏，默默的一聲不作。方卿、楊延昭、羅通諸民間熟知的英雄們便這樣的一一出現於童年的回憶之中。一部彈詞，連續的要講到一個夏天。婦孺們天天到場，缺席幾乎是例外。這童年的愉樂，是任怎樣的也不會忘了的。七八百年前諸宮調的說唱或有類於這樣的情形罷。就石君寶的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一劇所寫的說唱諸宮調的情形看來，那是更有類於今日流行於北方落子館裏的大鼓書的歌唱似的。元人戲文張協狀元的開端，有一段由『末』說唱的諸宮調：

（末白）〔水調歌頭〕韶華催白髮，光景改朱容。人生浮世，渾如萍梗逐東西。陌上爭紅鬪紫，牕外鶯啼燕語，

花落滿庭空。世態只如此，何用苦匆匆。但咱們雖宦裔總皆通，彈絲品竹，那堪詠月與嘲風。苦會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滿堂中，一似長江千尺浪，別是一家風。（再白）暫息喧嘩，略停笑語，試看別樣門庭，教場格範，緋綠可仝聲。酬酢詞源諢砌聽，談論四座皆驚。渾不比乍生後學，謾自逞虛名。狀元張叶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厮羅響。賢門雅靜，仔細說教聽。（唱）〔鳳時春〕張叶詩書遍歷，困故鄉功名未遂。欲占春闈登科舉，暫別爹娘獨自離鄉里。（白）看的世上萬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若論張叶，家住西川城都府，兀誰不識此人！兀誰不敬重此人！眞個此人朝經暮史，晝覽夜習，口不絕吟，手不停披。正是：煉藥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忽一日堂前啓覆爹媽：今年大比之年，你兒欲待上朝應舉，覓些盤費之資，前路支用。爹媽不聽這句話，萬事俱休，才聽此一句話，托地兩行淚下。孩兒道：十載學成文武藝，今年貨與帝王家。欲改換門閭，報答雙親，何須下淚。（唱）〔小重山〕前時一夢斷人腸，教我暗思量。平日不曾爲宦旅，憂患怎生當。（白）孩兒覆爹媽，自古道一更思，二更想，三更是夢。大凡情性不拘，夢幻非實。大底死生由命，富貴在天。何苦憂慮！爹娘見兒苦苦要去，不免與他數兩金銀以作盤纏。再三叮囑孩兒道：未晚先投宿，鷄鳴始過關。逢橋須下馬，有渡莫爭先。孩兒領爹娘慈旨，目即離去。（唱）〔浪淘沙〕迤里離鄉關，回首望家，白雲直下，把淚偷彈。極目荒郊無旅店，只聽得流水潺潺。（白）話休絮煩。那一日正行之次，自覺心兒里悶。在家春不知耕，秋不知收，眞個嬌妳妳也。每日詩書爲伴侶，筆硯作生涯。在路平地尙可，那堪頓着一座高山，名做五磯山。怎見得山高？巍巍侵碧漢，望望入青天。鴻鵠飛不過，猿狖怕扳緣。積積層層，奈人行鳥道，齁齁鼾鼾，爲藤柱須尖。人皆平地上，我獨出云登。雖然未赴瑤池宴，也教人道散神仙。野猿啼子，遠聞咽咽嗚嗚，落葉辭柯，近覩得撲撲簌簌。前無旅店，後無人家。（唱）〔犯思園〕刮地朔風柳絮飄，山

高無旅店，景蕭條。躪跧何處過今宵？思量只恁地路迢遙。（白）道猶未了，只見怪風淅淅，蘆葉飄飄，野鳥驚呼，山猿爭叫。只見一個猛獸，金睛閃爍，尤如兩顆銅鈴，錦體斑斕，好若半團霞綺，一副牙如排利刃，十八爪密布鋼鈎，跳出林浪之中，直奔草徑之上。唬得張叶三魂不附體，七魄漸離身，仆然倒地。霎時間只聽得鞋履響，脚步鳴。張叶抬頭一看，不是猛獸，是個人。如何打扮？虎皮磕腦虎皮袍，兩眼光輝志氣號。使留下金珠饒你命。你還不肯不相饒。（末唱介）〔遶池游〕張叶拜啓，念是讀書輩，往長安擬欲應舉。些少裏足，路途里，欲得支費，望周全，不須切去。（白）强人不管它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左手捽住張叶頭稍，右手扯住一把光霍霍冷搜搜鼠尾樣刀，翻過刀背去張叶左肋上劈，右肋上打。打得它大痛無聲。奪去查果金珠。那時張叶性命如何？慈鴉共喜鵲同枝，吉凶事全然未保。似恁唱說諸宮調，何如把此話文敷演後行脚色。力齊鼓兒，饒個攛掇末泥色，饒個踏場。

這已很明白的指示出諸宮調的說唱的情形。但到了元代的末葉，諸宮調是否仍在說唱却是一個疑問。錄鬼簿（卷下）有一段記載：

胡正臣，杭州人，與志甫、存甫及諸公交遊。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於終篇，悉能歌之。

既誇說胡正臣的能歌董解元西廂記終篇，則可見當時能歌之者的不多。當公元一三三〇年，即錄鬼簿編著的那一年，諸宮調在實際上的說唱的運命，或已經停止了罷。

明代有無說唱諸宮調的風氣，記載上不可考知。惟焦循劇說（卷二）曾引張元長筆談的一段很可怪的話：

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弦，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

據張氏的所見，則董解元西廂記乃是一人援弦而多人遞歌之的了；易言之，諸宮調的說唱乃非一人的事業，而爲數十人的合力的了。但他這話極不可靠。在明代，諸宮調既已無人能解，則盧兵部偶發豪興，『自我作古』，創作出什麽『一人援弦，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的式樣來，那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惟諸宮調的本來的說唱面目則全非如此耳。在一種文體久已失傳了之後，具有熱忱復古的人們，如果眞要企圖恢復『古狀』的話，往往會鬧出這樣的笑話來的。

十

在諸宮調的結構裏，最有趣的一點是，作者於緊要關頭，每喜故作驚人的筆調，像這一類的驚人的叙述，西廂記諸宮調裏最爲常見：

〔尾〕二歌（哥）不合盡說與，開口道不彀十句，把張君瑞送得來腌受氣。被幾句雜說閑言，送一段風流煩惱。道甚的來？道甚的來？

這是店小二指敎張君瑞到蒲東普救寺去遊玩的一節事；這樣的一引，全部崔、張故事，皆引出來了，故須如此的愼重其事的叙說着。

〔大石調〕〔伊州滾〕張生見了，五魂俏無主。道不曾見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個應無。膽狂心醉，使作得不顧危亡便胡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間是誰住處。忒昏沈，忒麁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慕古。少年做事，大抵多

失心籠。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背後個人來，你試尋思怎照顧？

〔尾〕凜凜地身材七尺五，一隻手把秀才捽住，吃搭搭地拖將柳蔭裏去。

眞所謂貪趁眼前人，不防身後患。捽住張生的，是誰？是誰？

這是寫張生見了鶯鶯，便欲隨鶯鶯入門，不料爲一人從背後拖住了。這人是誰呢？這正是一個緊要的關頭，不能不寫得如此奇突的。又在張生百無聊賴的，與長老在啜茶閒話時：

〔尾〕傾心地正說到投機處，聽啞的門開。瞬目覷是個女孩兒，深深地道萬福。

這又是一個很突然的情景的轉變。在正與老僧閒話的時候，忽然的聽見啞的門開，見有一個女孩兒走了進來。底下便有無窮的事可以接着敘來的了。

又在後半部，敘鄭恆正迫着鶯鶯嫁他的時候，他說了許多的話，但忽然的又生了一個大變動，全出於意想之外：

〔尾〕言未訖，簾前忽聽得人應喏已，道鄭衙內且休胡說，兀的門外張郎來也。

鄭恆手足無所措，珙已至簾前。

總要在山窮水盡的當兒，方才用幾句話一轉，便又柳暗花明似的現出別一個天地來。這當然是作者有意的買弄他的伎倆之處。但張珙雖回，鶯鶯卻已是許了鄭恆。鶯鶯心裏異常的難過，她特地去見張生。

〔渠神令〕……許了姑舅做親，擇下吉日良時。誰知今日見伊，倘兀子鰥居獨自，又沒個婦兒妻子！心上有如刀刺，假如活得又何爲，枉惹萬人嗤！

鶯解裙帶擲於樑。

〔尾〕譬如往日害想思，爭如今夜懸自盡，也勝他時憔悴死！珙曰：生不同偕，死當一處。

他便也把皂絛兒搭在梁間，豫備雙雙自弔。在這個危急存亡的當兒，有誰來解救呢？作者便迫法聰和尚說出『偕逃』之策來，用以變更了這個不能不情死的局面。

這些都是作者故弄驚人的手腕之處。像這樣驚人的關節，西廂記諸宮調裏，幾乎到處皆然。在鶯鶯與張生唱和着詩時，張生正欲大踏步走到鶯鶯跟前，却被一人高聲喝道：『怎敢戲弄人家宅眷！』這來的是誰？來的是誰？在鶯鶯被圍普救寺，正欲跳階自殺，却見着有一人拍手大笑。衆人皆覷笑者是誰？是誰？在張生絕望自殺，已把皂絛繫在梁間時，又有一人從後把他拖住，這人是誰？是誰？……

像這樣的筆調是擧之不盡的。劉知遠諸宮調也是這樣的；每在一個緊要的關目，即在每一個節目的終了處，便都有一種令人聽了不知究竟而又不能不聽下去的待續的口調。

在知遠走慕家莊沙佗村入舍第一之末，正敍着知遠自丈人丈母死後，被李洪義、洪信二人欺壓不堪。有一天洪義叫了知遠去，說是『你身上穿着羅綺，不種田，不使牛，莊家裏怎放得住你』，說着，便『手持定荒桑棒，展臂一手捽定劉知遠衣服』。以下的事怎樣呢？這便要『且聽下回分解』了。

在知遠探三娘與洪義廝打第十一之末，正敍着知遠被李洪義、洪信諸人圍住了廝打，不得脫身時，忽然來了兩個『殺人魔君』，擧起楄擔，闖入圍中來，幫助知遠。這場廝殺的結果如何呢？這又要聽後文的鋪敍的了。

不僅在大關目處是如此，即在本文的中間，也往往故意要弄這些驚人的筆法。在李翁正欲將三娘

嫁給知遠，說是只怕洪信兄弟生牌甃時，恰來了一人向前訴說，道是：『大哥二哥來到也。』在李洪義等在暗地裏，欲害知遠時，見一個大漢越牆而過，他便一棒攔腰打去，其人倒臥，方欲再下毒手時，不料其人說了一話，却把洪義諕走了三魂。原來打倒的却不是知遠！在李三娘進房取物時，知遠在窗外見她把頭髮披開在砧子上，舉斧砍下。諕殺了劉郎，要救也來不及！在知遠娶了岳司公女正在歡宴時，忽有兩個莊漢，從沙陀李家莊來，說是要找知遠說話！……像這些都頗可使我們注意。我們要明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散場的交待，果然是使諸宮調的作者們喜用這種要等『下文交待』的筆法的重要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爲了要說唱的增加姿態，爲了要講述的加重語勢，這種的故意驚人的文筆，也有時時使用的必要。聽衆於此或特感興趣罷。諸宮調爲了是實際上的說唱的東西，故往往要儘量的採用着這種筆調，以避免單調的平舖直叙的說唱。在實際的講壇上，平舖直叙是最易令聽衆厭疲的。諸宮調作者們於此或有特殊的經驗罷。

十一

前期的諸宮調，孔三傳諸人之所作者，今已不可得見。今所見的劉知遠諸宮調、西廂記諸宮調等作，如上所述，已滲透入不少南宋的唱賺的成分在內，顯然都是後期之作。茲先就見存的幾種，加以叙述。次更將諸種載籍中所著錄的或所提到的各諸宮調名目，一一加以討論。

西廂記諸宮調，董解元作。明時傳本至罕，故時人往往與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相混。徐文長評本北西廂記（有萬曆間原刊本，有明末翻刊本。本文著者並得有此二本）卷首題記云：

齋本迺從董解元之原稿，無一字差訛。余購得兩册，都偷竊。今此本絕少。惜哉！本謂崔張劇是王實甫撰，而輟耕錄迺曰董解元。陶宗儀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別本西廂，迺彈唱詞也，非打本。豈陶亦從以彈唱爲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記以俟知者。

是徐文長曾經見過董西廂的。不過他誤解了陶宗儀的話，故有此疑。陶氏的原文是：

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

——輟耕錄，（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明萬曆間刊本。近上海有鉛印本，但不可靠。）雜劇曲名一條。

他的意思，只是慨歎於董西廂世代未遠，已鮮人能解，並沒有說董解元所編的西廂記是雜劇。到了明萬曆以後，西廂記諸宮調方才盛行於世。今所見的，至少有左列的幾種版本：

一	黃嘉惠刻本	萬曆間	二卷
二	屠赤水刻本	萬曆間	二卷
三	湯玉茗評本	萬曆間	二卷（？）
四	閔齊伋刊朱墨本	天啓崇禎間	四卷
五	閔遇五刊西廂六幻本	崇禎間	二卷

六　暖紅室刊本（卽據閔齊伋翻刻）　四卷

此外，尚有今時坊間之鉛印本一二種，妄施改削，不足據。故不計入。

董解元的生世不可考。關漢卿所著雜劇有董解元醉走柳絲亭一本（今佚），說的便是他的事罷。陶宗儀說他是金章宗（公元一一九〇——一二〇八年）時人。鍾嗣成的錄鬼簿列他於『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之首，並於下注明：『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涵虛子的太和正音譜也說他『仕於金，始製北曲』。毛西河詞話則謂他爲金章宗學士。大約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時代的左右，是無可致疑的。但他是否仕金，是否曾爲『學士』，則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他大約總是一位像孔三傳、袁本道似的人物，以製作並說唱諸宮調爲生涯的。太和正音譜說他『仕於金』，恐怕是由錄鬼簿『金章宗時人』數字，附會而來的。而毛西河的『爲金章宗學士』云云，則更是曲解『解元』二字與附會『仕於金』三字而生出來的解釋了。『解元』二字，在金元之間用得很濫，並不像明人之必以中擧首者爲『解元』。故西廂記劇裏，屢稱張生爲張解元；關漢卿也被人稱爲『關解元』。彼時之稱人爲『解元』，蓋爲對讀書人之通稱或尊稱，猶今之稱人爲『先生』或宋時之稱說書者爲某『書生』，某『進士』，某『貢士』（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條下『演史』一目裏，在同一目裏，並有張解元一名，可見宋時已有『解元』之稱。）未必被稱者的來歷，便眞實的是『解元』『進士』等等。

西廂記諸宮調的文辭，凡見之者沒有一個不極口的讚賞。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

>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

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

黃嘉惠本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蹏，神采駿逸。』（況周頤的蕙風詞話卷三云：『金董解元西廂記，謅彈詞傳奇也。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蹏，神采駿逸。董有哨徧詞云：「太皥司春，春工著意……韶華早暗中歸去。」此詞連情發藻，妥帖易施，體格於樂章爲近。……董爲北曲初祖，而其所爲詞，於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董詞僅見花草粹編，它書概未之載，粹編之所以可貴，以其多載昔賢不經見之作也。』不知『太皥司春』的一支哨徧，正在董氏西廂記諸宮調的開卷。況氏自未覩董西廂，故有這一大片議論。）

清焦循易餘龠錄則更以董曲與王實甫西廂相比較，而盡量的抑王揚董：

王實甫西廂記，全藍本於董解元。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耳。如長亭送別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吸寒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頭孤城。依約青山擁。』……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敢當，當用以擬董解元。

吳蘭修在他的校本西廂記劇（吳氏桐花閣校本西廂記有清道光間刊本）的卷首說道：『此記即王實甫所本。有青出於藍之歎。然其佳者，實甫莫能過之。漢卿以下無論矣。余尤愛其「愁何似？似一川煙草黃梅雨」二語。乃南唐人絕妙好詞。王元美曲藻竟不之及。何也？』邵詠（邵詠他的話也見於桐花

閣校本西廂記的卷首）在將董本與其王本對讀之後也道：『覺元本字字參活，天然妙相。惜其姸媸互見，不及實甫竟體芳蘭耳。』他們雖沒有焦循那麼沒口的歌頌，却也給董西廂以很同情的批評。大約讀過董作的人，至少也總要是為其姸新俊逸的辭采所沈醉的。

但董作的偉大，並不在區區的文辭的漂亮，其佈局的弘偉，抒寫的豪放，差不多都可以說是『已臻化境』。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異常偉大的天才與苦作以完成之的。我們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餘字的會眞記，把不到十頁的蝶戀花鼓子詞，放大到那麼弘偉的一部諸宮調，便可想像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誠是古今來所少有的。我們的文學史裏，很少偉大的叙事詩。唐五代的諸變文，是絕代的創作，宋、金間的各諸宮調，也是足以一雪我們不會寫偉大的『史詩』或『叙事詩』之恥的。諸宮調今傳者絕少。劉知遠諸宮調僅傳殘帙，天寶遺事諸宮調，今始集其餘骸；則諸宮調之完整的一部書，僅此西廂記諸宮調耳。對於這樣的一部絕代的偉著，我們是抱着『讚嘆』以上的情懷以叙述着的。

崔、張的故事，發端於唐元稹的會眞記；宋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亦叙崔、張事，但對於微之所述，無所闡發，其散文部分，且全襲微之會眞記本文。眞實的一部使崔、張的故事大改舊觀的却是這部西廂記諸宮調。自從有了此作，崔、張的故事，便永遠脫離了會眞記，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編的了。董作是崔、張故事的改絃重張的張本，却也便是崔、張故事的最後的定本。以後王實甫、李日華、陸天池諸人的所作，小小的所在雖間有更張，大關鍵却是無法變動的了。董解元的弘偉的想

像，竟如朝暾的東升似的，把萬象都籠蓋在他的光亮之下。

我們且看他是如何的把崔、張故事放大，更張的。

董作的諸明刊本，有二卷、四卷之分。二卷本如黃嘉惠、閔遇五諸刻，第二卷皆始於張生對紅娘訴說自己彈琴的本領的『文如錦』一曲。四卷本，如閔齊伋刻本，其第二卷始於張生鬧道場，首曲爲『商調定風波』。第三卷也始於『文如錦』（與二卷本的第二卷的開始同）。其第四卷則開始於鶯鶯送別張生，首曲爲『大石調玉翼蟬』。但這些二卷或四卷的分帙，與原書或未必相符。原書當是像劉知遠諸宮調般的分別爲第一第二乃至第十餘『則』，而每『則』也像劉知遠或雍熙樂府所載天寶遺事諸宮調般的各有『題目』的罷。這裏姑依現在流行的四卷本，將它與元氏的會眞記作一個對勘：

會　眞　記	西　廂　記　諸　宮　調
唐貞元中，張生遊於蒲，寓於蒲東普救寺。有崔氏孀婦，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與張有親，乃異派之從母。	貞元十七年二月，張珙至蒲州，尋旅舍安止。有一天，遊蒲東普救寺，見寄居於寺中的崔相國女鶯鶯，莽欲追隨其後，闖入宅中，爲寺僧法聰從後拖住，責其不可造次。 張生因此決也移寓於寺中之西廂。是夜，月明如晝，生行近鶯庭，口占二十字小詩一首。不料鶯鶯在庭間也依韻和生一詩。生聞之驚喜。便大踏步走至跟前。被紅娘來喚鶯鶯歸寢而散。

是歲，渾瑊死，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家財甚厚，惶駭不知所托。幸張生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統戎節，軍由是戢。

自此以後，張生渾忘一切，日夜把鶯鶯在念。但千方百計，無由得見意中人。夜間，生與長老法本談禪。紅娘來向長老說，明日相國夫人待做清醮。法本令執事準備。生亦備錢五千，爲其亡父尙書作分功德。長老諾之。

第二天，生來看做醮，見一位六旬的老婆娘，領着歡郎及鶯鶯來上香。鶯鶯一來，僧俗皆爲其絕代的容光所攝，無不情神顚倒。直到第二天的日將出，道場方罷。

——以上第一卷終（據四卷本）

崔夫人和鶯鶯歸去。衆僧正在收拾舖陳來的什物，見一小僧荒速走來，氣喘不定，口稱禍事。衆僧大驚。原來，唐蒲關乃屯軍之處。是年渾瑊死，丁文雅不善治軍。其將孫飛虎半萬兵叛，掳掠蒲中。叛兵過寺，欲求一飯，僧衆商議，主迎主拒者不一。或以爲有崔相國的夫人及女寄住於此，迎賊實爲不便。法聰也力主拒之，聰本陝右蕃部之後，少好弓劍，武而有勇，遂鼓動僧衆，得三百人，出與飛虎爲敵。聰勇猛異常，賊衆不能敵。但聰見賊衆難勝，便衝出重圍而去。三百僧衆，被賊兵殺死甚衆。飛虎捉住走不脫的和尙，問其何故拒敵。和尙

鄭厚張之德甚，因宴張於中堂。命子歡郎及女鶯鶯出拜，鶯辭而後出，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自是惑之。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驚奔。

說是爲了鶯鶯之故。飛虎便圍了寺，指名要索鶯鶯。

崔氏一門大震，飲泣無計。鶯鶯欲自殺以免辱。卻有人在衆中大笑。笑者誰？蓋張生也。生自言有退兵之計。夫人許以繼子爲親。生便取出其所作致白馬將軍一信，讀給衆聽。夫人謂：白馬將軍去此數十里，如何趕得及來救援。生說，適於法聰出戰之時，已持此書給白馬將軍了。夫人聞言，始覺寬心。

不久，果然看見一彪人馬飛馳而來。賊衆出不意，皆大驚投降。白馬將軍遂斬了孫飛虎，赦其餘衆，入寺與張生敍話而別。

賊兵退後，生托法本到夫人處提親。夫人說，方備蔬食，當與生面議。第二天，夫人差紅娘來請生赴宴。生以爲事必可諧。不料夫人命歡郎、鶯鶯皆以兄禮見生。生已失望。夫人最後乃說起相國在日，已將鶯鶯許配鄭恒事。生遂辭以醉，不終席而退。紅娘送之回室。生贈以金釵，紅娘不受奔去。

異日，紅娘復至，致夫人的謝意，生說，今當西歸，與夫人訣絕了。便在收拾琴劍書囊。紅娘見了琴，忽有觸於中，說道，鶯鶯喜聽琴，若果以琴動之，或當有成。生喜而笑，遂不

後張終於托紅娘致春詞二首於鶯。鶯復『待月西廂下』一詩。張大喜，遂於望夜踰牆至西廂。鶯至，端服嚴容，大數張。張自失，復踰而出。

成行。

（據四卷本。但據二卷本，則此處爲其第一卷的結束。）

——以上第二卷終

夜間，月色皓空，張生橫琴於膝，奏鳳凰求凰之操。鶯鶯偕紅娘逐琴聲來聽。聞之，大有所感，泣於窗外。生推琴而起，火急開門，抱定了一人，仔細一看，抱定的卻是紅娘，鶯鶯已去。

那一夜，鶯鶯通宵無寐。紅娘以情告生。生托紅娘致詩一章於鶯。鶯見之大怒。隨筆寫於箋尾，令紅娘持去給生。紅娘戰恐的對生述鶯發怒事。但待得他讀了箋時，他卻大喜。原來寫的卻是約他夜間踰垣相會的詩。

生把不得到夜。月上時，生踰牆而過。鶯至，端服嚴容，大訴生一頓。生憤極而回。勉强睡下。方二更時，驀聽得隔窗有人喚門。乃鶯自至。正在訴情，瑠瑠的聽一聲蕭寺疏鐘，鶯又不見，方知是夢。

生自此行忘止，食忘飽，舉措顚倒。久之成疾。夫人令紅娘來視疾。生托他致意於鶯，要她破工夫略來看覷他。紅娘去

張絕望數夕後，鶯忽自至。終夕無一言。自是，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西廂者幾一月。

張之長安，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又累月。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爲張鼓琴。但不數聲，便投琴泣下，遂不復至。

不久，夫人、鶯鶯便同去看他。夫人命醫來看脈。他們旣歸，無一人至。生念，所望不成，雖生何益。以條懸棟，便欲自盡。鶯一人走至拽住了他。乃紅娘送鶯的藥至。這藥是一詩，說她晚間將自至。生病頓愈。

那一夜。鶯果至。成就了他們倆的私戀。自是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幾有半年。

夫人生了疑，一夜急喚鶯。鶯倉惶而歸。夫人勘問紅娘。紅訴其情，並力主以鶯嫁生。夫人允之。

夫人令紅召生，說明許婚的事。但以鶯服未闋，未可成禮。生留下聘禮，說，今蒙文調，將赴省闈，姑待來年結婚。鶯聞之，愁怨之容動於色。自此不復見。數日後，生行。夫人及鶯送於道。經蒲西十里小亭置酒。

——以上第三卷終（據四卷本）

生與鶯徘徊不忍離別。終於在太陽映着楓林的景色裏，勉强別去。生的離愁，是馬兒上駝也駝不動。

那一夜，生投宿於村店。殘月窺人，睡難成眠。他開門披衣，獨步月下。忽聽得女人聲道，快走罷。生見水橋的那邊，

明年，文戰不勝，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緘報之。但張之志卻絕矣。

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求以外兄見。崔終不爲出。以詩謝絕之。自此絕不復知。

有兩個女郎映月而來。大驚以爲怪。近來視之，乃鶯與紅，鶯說，她與紅娘乘夫人酒醉，追來同行。正在進舍歸寢，但見羣犬吠門，火把照空，人聲藉藉。一人大呼道，渡河女子，必在此間。一個大漢，執着刀，踹破門要來搜。生方待掙揣，卻撒然覺來。

那邊，鶯鶯在蒲東，也悽悽惶惶的在念着張生。明年春，張生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即命僕持詩歸會報鶯。鶯正念生成疾，見詩大悅，夫人亦喜。

但自是至秋，杳無一耗。鶯修書遣僕寄生，隨寄衣一襲，瑤琴一張，玉簪一枝，斑管一枝。生那時，以才授翰林學士，因病閒居，至秋未愈。爲憶鶯鶯，愁腸萬結。及讀鶯書，感泣。便欲治裝歸娶。

生未及行，鄭相子恆。至蒲州，詣普救寺，欲伸前約。夫人說，鶯鶯已別許張珙。鄭恆說，張生登第後，已別娶衞尙書女。鶯聞之，悶極仆地，「救之多時方甦。夫人陰許恆擇日成親。不料，這時，張生也到。夫人說，喜學士別繼良姻。但生力辨與無。夫人說，今鶯已從前約嫁鄭恆。生聞道撲然倒地。

過了半晌，收身强起，傷自家來得較遲。又不欲與故相子爭一婦人。但欲一見鶯。鶯出默然。四目相視，內心皆痛。生坐止不安，遽然而起。

法聰邀生於客舍，極力的勸慰他。但生思念前情，心中不快更甚。

聰說，足下儻得鶯，痛可已乎？便獻計欲殺夫人與鄭恆。正在這時，鶯、紅同至望生，他們各自準備下萬言千語。及至相逢，卻沒一句。鶯念及痛切處，便欲懸梁自縊，生亦欲同死。但爲紅及聰所阻。

聰說，別有一計，可使鶯與生偕老；白馬將軍今授了蒲州太守，正可投奔他處。二更時，生遂攜鶯宵奔蒲州。白馬將軍允爲生作主。鄭恆如爭，必斬其首。恆果來爭奪，將軍嚴斥之。恆羞憤，投階而死。這裏，張生、鶯鶯美滿團圓，還都上任。

——以上第四卷終（據四卷本。即二卷本的第二卷終。）

就右列者論之，董解元的這部書，較之元稹會眞記本文，不同者有八點：第一，會眞記說崔氏孀婦與張上有親，乃生之異派之從母，董書無之；第二，會眞記叙張生的初見鶯鶯，在亂定後的宴席上，董書則着重於寫亂前張生與鶯鶯在寺中庭間的初會；第三，會眞記說張生與蒲將之黨有舊，請吏護之，故崔氏不及於難，董書則說張生與杜確有舊，並發生許多對壘戰鬪的情景；第四，會眞記叙張與鶯的相戀，並未提及崔氏夫人的覺察出來的事，董書則着重於崔夫人的不許婚及後來的發覺出來他們的相戀；第五，會眞記說鶯鶯在與張臨別的前夜，爲生奏琴，董書則說是張生在未成戀時以琴聲挑鶯；第六，會眞記寫張生因文調及期，別鶯而西，董書則叙張、鶯相戀事，爲崔夫人發現後，張乃別鶯而去；第七，會眞記叙張、鶯的相絕，乃出於張生的自動，董書則叙張生的久未通問於鶯，係因他的臥疾；第八，會眞記叙張、鶯各有所嫁娶後，張欲以外兄之禮見，但爲鶯所拒，自此永絕，董書則敍鶯雖復與鄭恆定婚，但心實在張，見張後，二人便欲同死，後用法聰計，偕奔蒲州，始正式成了姻眷。

大約董解元的措置崔、張的故事，於可能的地方總要盡量的保全原來的故事的面目，祇更加以放大，或加以細膩的描狀而已；但於原來故事的不甚合理，或說不通，或爲一般人所萬不能了解處，便加以改削或增添。例如，張生的無故與鶯絕，却發出了一片女色不可戀的大道理來，實是太不近人情，且太突然，萬非一般人所可領會，故董解元不得不將這一段加以改造。又最後的不團圓的結局，也當爲時人所不喜，故董解元也勉强的，抬出一個法聰，又抬出一個白馬將軍來，爲他們主持一切，强行彌補其不能團圓的缺憾。更爲了要場面的熱鬧，爲了求波瀾的起伏，董解元也引進了當時流行的

熟套的串插，以期得到多數聽衆的一些興趣。究竟諸宮調是眞實的大衆化的文藝的一種，離不開羣衆的要求與趣味，故不得不如此。

最重要的串插，第一項便在描寫張、鶯初相會的情景。元人的王煥百花亭劇，李亞仙詩酒曲江池劇，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劇等等，也都是如此的趨重於初會的描寫。可見這種初戀的情景乃是羣衆所深喜的一幕。或者，這一幕的情景，恰好和印度大詩人Kalidasa的Shukatala劇的首幕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項重要的串插，是孫飛虎與法聰和尙的鬥爭，以及那一場寺前的相殺的活劇。這增加了說唱的活氣與緊張不少。剛剛在描寫着少年少女的初戀而忽插入一場大排場的震人心肺的鬥殺與危急的圍困，當然是消除單調的最好的調濟。

第三項的串插，是老夫人的拒婚與阻難。這乃是董書中重要的關鍵。假如直截了當的許了婚，便無後文的許多聽琴、傳書等等的把戲可做了。每一個戀愛劇，都該有許多平地的風波，每一場男女的相戀，都便要來一場嚴父或老母或其他人物的間阻與作難，阻力愈多愈大，戀愛的熱力便愈增加。這大約是世間的一個常例吧。

這幾個串插的所以加入，確可以幫助崔、張的故事增加了不少的緊張、活氣與吸引力。

還有紅娘的着重，也是很可注意的。在會眞記裏，紅娘頗爲張生盡力，但成戀後，她便不見了。在董書裏，她卻是一個比鶯鶯更在場中活躍着的人物。

最後，張生的『琴挑』一幕，作者難免不是受了會眞記裏鶯鶯的奏彈的事的影響；但與其這樣

說，或者還不如說，他是更深的受着司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的暗示的罷。蓋相如、文君的遇合，恰正有些像張、鶯的。

又，張生在夢中見到鶯鶯的來投奔，那情節也顯然是得之於唐人的『倩女離魂』的暗示的。

十二

劉知遠諸宮調喧傳於世已久。約在十餘年前，日本人中便有俄國在柯智洛夫領導下的探險隊，在中國的西域發見宋版劉知遠傳的傳說。後來，確切的知道，是有這一部書的，已藏在俄國的列寧格勒學士院裏了。雖當時不知劉知遠傳究是怎樣性質的東西：是戲文呢？是小說呢？還是別的？但任怎樣說，這個發見的重要性是無可致疑的。蓋假如有一部宋版的劉知遠傳一類的東西發見，不管她是戲文，是小說，或是別的，其重要都是無可倫比的：比之一部已失的文人集子或經解一類的書的突然發見，不曉得更要驚人，更要重要得多少！

但許多年以來，始終沒有機會得讀劉知遠傳的原書，心裏老是悵悶的。彷彿這珍籍在夢寐裏都還縈回於念中，放她不下，拋她不開。但有一個希望在：知道有一天總會與她見面的。

果然，有一天（離今已將一年了），郵差遞了一包書籍給我，打開來一看，是劉知遠傳！這使我驚喜不置！這時候，血液突然的急流起來。這時候的很刺激的喜悅，是畢生也難忘記了的。對於送給

我這個意外喜悅的向覺明先生，當然也是永不會忘記的。

這劉知遠傳，乃是向覺明先生的手鈔本，特地爲了我而鈔的。他還在卷首，題了一頁的『題記』：

述劉知遠事戲文殘本一冊，現存四十二葉，藏俄京研究院亞洲博物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俄國柯智洛夫探險隊考察蒙古、青海，發掘張掖黑水故城，獲西夏文甚夥，古文湮沈，至是復顯。此劉知遠事戲文殘本四十二葉，卽黑水故城所得諸古書之一也。柯氏所得有時次者，有乾祐二十年（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西元後一一九〇年）刊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大方廣佛華嚴普賢行願品，二十一年刊骨勒茂材之蕃漢合時掌中珠。又有平陽姬氏刊歷代美女圖版畫：大都爲十二世紀左右之物。此劉知遠事戲文當亦與之同時也。

以上是向先生文中的一段。他推測劉知遠傳當爲十二世紀左右之物，這是對的，後來我在趙斐雲先生處，見到原書的影片，大有宋刻的規模。指爲宋版云云，當不會是相差很遠的。何況乾祐二十年恰是金章宗的明昌元年。相傳做西廂記諸宮調的董解元是金章宗時人，則劉知遠傳的出於同一時代，大是一個可注意的消息。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罷。

再者，就風格而言，也大是董解元同時的出產。其所用的曲調，更與董解元所用者絕多相同；其中有許多是元劇及元散曲所已成爲『廣陵散』了的，例如：

醉落托　繡帶兒

戀香衾　整花冠

雙聲疊韻　解紅

枕幈兒　　踏陣馬

等等皆是。這大約是很强的一個證據，除了版刻的式樣以外，證明她並不是元代或其後的著作。

但向先生稱她做『劉知遠事戲文』卻是錯了。就她的體裁上看來，絕對不是戲文，而是西廂記諸宮調的一個同類。有了劉知遠諸宮調的發見，西廂記諸宮調便是『我道不寡』的了。

在元石君寶的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劇裏有道：

> 我唱的是三國志先饒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續添八陽經。

又在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的開頭特地說明他自己那部諸宮調：

> 話兒不是朴刀桿棒，長槍大馬。

大約這部劉知遠傳便是五代史諸宮調裏的一個別枝，便是『朴刀桿棒』云云的話兒的一類作品罷。

劉知遠諸宮調的原本，大約是有十二『則』，今僅殘存：

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

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

知遠充軍三娘剪髮生少主第三（僅殘存二頁）

知遠投三娘與洪義廝打第十一

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第十二

等五『則』；在這五則中也尙有少許的殘缺，那却無關緊要。但最可怪的是：爲什麼不缺佚了首尾，却只缺失了第四到第十的七『則』？照常例，一部書的亡佚，如不全部失去，則便往往是亡失其前半或後半，很少是保存了首尾而反缺失了中間的一大部分，如劉知遠諸宮調般的。故我們頗懷疑，大槪從俄京學士院攝來的底片，本不是完全的罷。爲了圖省事，只是攝取了前半部與後半部，以爲示例，這也是在意想中的事。我們頗想直接的再從俄京攝一個全份來。或者，原書竟是完全不缺的罷！不過，偶然的也有可能，原書竟是缺失其中部。我們看：宋版大唐三藏取經記（上虞羅氏印吉石盦叢書本）原是分着第一、第二、第三三卷的，今乃存第一的後半、第三的全部，而亡失其第二的全部。

劉知遠諸宮調全部故事如何進展，爲了開頭的幾頁，並沒有像西廂記諸宮調或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那樣的具有『引』或『發端』，故我們無從曉得。劉知遠諸宮調的開頭，祇是寫着道：

〔商調迴戈樂〕悶向閒窗檢文典，曾披攬，把一十七代看，自古及今，都總有羅亂。共工當日征於不周，蚩尤播塵寰，湯伐桀，周武動兵，取了紂河山。○併合吳越，七雄交戰，卽漸興楚漢。到底高祖洪福果齊天，整整四百年間社稷。中腰有奸篡王莽立，昆陽一陣，光武盡除剪。○末後三分，舉戈鋋，不暫停閑。最傷感，兩晉，陳隋，長是有狼煙。大唐二十一朝帝主，僖宗聽讒言，朝失政。後興五代，飢饉噭艱難。

〔尾〕自從一個黃巢反，荒荒地五十餘年，交天下黎民受塗炭。如何見得五代史羅亂相持？古賢有詩云：

自從大駕去奔西，　貴落深坑賤出泥。

邑封盡封元亮牧，　郡君却作庶人妻。

扶犂黑手番成笏，　食肉朱唇强喫齏。
只有一般憑不得，　南山依舊與雲齊。

底下接着便開始叙述劉知遠故事的本文了：

〔正宮應天長纏令〕自從罹亂士馬擧，都不似梁、晉交馬多戰賭。豪家變得貧賤，窮漢却番作榮富。幸是宰相爲黎庶，百姓便做了台輔。話中只說應州路，一兄一弟，艱難將自老母。哥哥喚做劉知遠，兄弟知崇，共同相逐。知遠成人過的家，知崇八九歲正痴愚。

〔甘草子〕在鄉故在鄉故，上輩爲官，父親多雄武。名目號光挺，因失陣身亡歿。蓋爲新來壞了家緣，離故里，往南中趁熟。身上單寒，沒了盤費，直是悽楚。

〔尾〕兩朝天子，子爭時不遇。○崇是隱跡河東聖明主，知遠是未發跡潛龍漢高祖。

五代史，漢高祖者，姓劉諱知遠，即位更名曰高。其先沙陀人也。父曰光挺，失陣而卒。後散家產，與弟知崇，逐母趁熟於太原之地。有陽盤六堡村慕容大郞，娶母爲後嫁，又生二子，乃彥超、彥進。後長立弟兄不睦。知遠獨離莊舍，投托於他所。奈別無盤費。

以下接着便叙：知遠缺少盤費，途中受飢餓。一日，見一村莊，便走了進去，到牛七翁所開的酒館裏坐地。牛七翁給了他一頓飯吃。這時忽走進一條惡漢，一方人只叫他做活太歲的，無端將七翁百般辱罵。此漢乃沙佗小李村住，姓李，名洪義。七翁戰戰兢兢的侍候着他，一聲也不敢響。知遠旁觀大怒，痛責洪義一頓，洪義豈肯服善，二人便撲打起來。知遠力大，打得洪義滿身是血。滿酒館中人皆喝采。洪義垂頭喪氣而去。但從此與知遠結下海般深讎。這夜，知遠宿於牛七翁莊舍。天明，辭七翁

登途。走了一回。時當三月，『落花飛，柳絮舞，慵鶯困蝶。』到了一個莊院，『榆槐相接，樹影下，權時氣歇。』不覺睡着。莊中有一老翁，攜笻至於樹下，忽地心驚，望見槐影之間紫霧紅光，有金龍在戲珠，再仔細一看，卻見是一人臥於樹下，鼻息如雷。老翁嘆曰：『此人異日必貴！』移時，知遠覺醒，老翁因詢鄉貫姓名，欲與結識。知遠便訴自己身世，淚下如雨。老翁說：『如不相棄，可到老漢莊中傭力，相守一年半歲。』知遠便從引至莊上，請王學究寫文契了畢。不料到了老翁家中，見了大哥，卻原來是昨日酒館中相打的李洪義。洪義見了知遠，提了棒向前便打。虧得老翁李三傳，把他扯住了。洪義不說昨日之事，只說是不喜此人。老翁引知遠宿於西房。當夜李三傳女，號曰三娘的，好燒夜香，明月之下，見一金蛇，長約數寸，盤旋入於西房。三娘趕到房中，燈下看見土床上臥着個少年人，閉目熟睡。『紅光紫霧罩其身，蛇通鼻竅來共往。』三娘時下好喜。她想昔有相士算她合爲國母，莫非應在此人身上。等知遠醒來，便拔下金釵，將一股與了知遠，約爲姻眷。第二天，三娘對父私言夜來所見。李翁甚喜，便央媒將三娘嫁與知遠爲妻。洪義及其弟洪信意欲阻止，李翁不聽。成婚時，滿村中人皆來賀喜，並皆喜悅，只有洪信、洪義及其妻們怒氣冲冲。知遠入舍不及百日，不料丈人丈母併亡。依禮掛孝，殯埋持服。弟兄不仁，加之兩個妯娌唆逡，致令洪義、洪信更爲鱉燥。二人便使機關，待損知遠。他們『開口只叫做劉窮鬼，喚知遠階前侍立。』說他身上穿着羅綺，卻不鋤田，不使牛，不耕地，『莊家裏怎生放得你！』說時，洪義手持定荒桑棒，展臂，一手捽定知遠衣服。

第一『則』止於此處，第二則接着說：李洪義剝了知遠身上衣服，與布衫布袴穿著了，使交桃園去。知遠不知是計。洪義卻在黑處先等。約過二鼓，陌然地見他跳過頹垣，欲奔草房去。洪義喜道：『這漢合死，今得報仇。』他便追了去，從後舉棒，攔腰打去。七尺身軀，仆地倒下。洪義心狠，更欲打得他身亡。聽得那人言語，便諕去了三魂，連忙將那人扶起，在朦朧月色之下認來，原來不是那窮鬼，卻是李洪信。洪義且驚且哭。洪信忍痛說道：『小弟恐兄落窮神之手，故來覷你。』這時，才見知遠相從數人，帶酒而來。被洪義扯住：『新近亡却丈人丈母，怎敢飲酒！』衆村人說道：『是俺與他收淚。』二人終是不休。至天明，用繩索綁定，欲要送官。被做媒的李三翁見了，他說：『若您弟兄送他，我卻官中共您理會』，兼着旁人勸免，以此洪義方休。後經數日弟兄定計，交知遠草房內睡，怕今夜乳牛生犢。三娘也不知道。知遠在草房中長嘆，戀着三娘，欲去不忍。到夜深，知遠睡熟，洪義卻在草房外放起火來。究竟帝王有福，天上沒雲沒霧，平白地下起雨來，把火熄了。知遠驚覺，方知洪義所爲，也不敢伸訴。至次日，知遠『引牛驢，拽拖車，三敎廟左右做生活』。暫於廟中困歇熟睡。忽然霹靂喧轟，急雨如注，牛驢驚跳，拽斷麻繩，走得不知所在，知遠醒來尋至天晚不見，不敢歸莊。意欲私走太原投軍，又念三娘情重，不能棄捨。於明月之下，去住無門，時時嘆息。二更以後，知遠潛身私入莊中，來別三娘。恰到牛欄圈，被一人抱住。知遠驚得一跳。抱者是誰？回頭視之，乃妻三娘也。她說：『兒夫來何太晚！兄嫂持棒專待爾來。』知遠具說因依，並言欲到太原投軍，『特來與妻相別』。三娘聞語，心若刀割。說是已懷身三個月，若太原聞了名，早早來娶她。她是決不改嫁，

也不肯自尋短見，任兄嫂怎樣魔難，也要守着他的。說時悲涕不已，她說：『劉郎略等，取些小盤費去。』去移時，不至。知遠自來看她，見她手携斫桑斧，『把頭髮披開砧子上，斧舉處誂殺劉郎』。三娘性命如何？却是用斧截青絲一縷，幷紫皂花綾團襖一領，開門付與劉郎。她相送到牆下：『二儀初分天地，也有聚散別離底，想料也不似這夫妻今宵難捨難棄！』二人泪點多如雨點。正在這時，洪義、洪信兄弟二人持棒前來，欲毆辱知遠。知遠大怒道：『我去也，我去也！異日得志，終不捨汝輩！』弟兄笑道：『你發跡後，俺句鼻內呷三斗三升釅醋。』兩個妯娌也道：『俺喫三斗三升鹽！』四口兒扯了三娘回去，劉知遠獨上太原。次日到幷州試了武藝，團練岳司公見知遠頂上有紅光結成門龍形勢，暗嘆曰：『此人異日富貴，不可言盡。』便賜酒一瓶錢三貫，且令營中歇息。又叫人作媒，將女嫁他。知遠聞言淚下，說起已有前妻李三娘。但作媒者勸以利害。知遠不得已而許之，把定物收了。

第二『則』止於此，第三『則』叙的是『知遠充軍，三娘剪髮生少主』事。卻說：知遠收了定，滿營軍健，都皆喜悅。不久，知遠和岳公小姐便成了婚。第二天正在設宴賀喜之時，門吏報覆，有兩個大漢，莊家打扮，說是沙陀村、李家莊來的，要尋劉知遠。知遠嚇了一跳，以爲是洪義、洪信二舅。出營門來覷。來者非是二舅，乃李四叔及莊客沙三。李四叔是李三傳房弟，知遠丈人行也。知遠問他們爲何前來。沙三道：『您妻子叫來打聽消息的。你却這裏又做女婿？』知遠說營中軍法，不得已而爲之。『四叔，你也休見罪，凡百事息言，莫傳與洪信、洪義。』原書第三『則』止於此，以下皆缺。故我們沒有法子知道，以下所叙的事是什麼，僅就其題目所指示，知其下半所叙的乃爲『三娘

剪髮生少主』的事而已。這一段事，在五代史平話及元傳奇白兎記(今日流行之本，有明萬曆間富春堂刊本，有明末汲古閣刊本，二本文辭絕不相同，惟節目則大略相似。汲古閣本文辭朴質，當是元人舊本。)裏，都寫得很詳細，很可以根據此二書而得到些影像。惟白兎記有『汲水挨磨，磨房中產下嬰兒，當時痛苦咬兒臍(用富春堂本白兎記第一折中語)』諸情節，而劉知遠諸宮調則似無咬斷兒臍一事。據劉知遠諸宮調的後半部，關於三娘事，似只有『最苦剪頭髮短，無冬夏交我幾曾飽暖』及推磨、汲水諸事。

從第三『則』下半節以後，直到第十『則』原書皆缺失，不知內容爲何。但如依據了五代史平話及白兎記二書，則其中情節也約略的可以知道。

五代史平話在『劉知遠去太原投軍』的一個節目與『知遠見三娘子』的一個節目之間，共有左列的十幾個節目：

劉知遠去太原投軍

知遠與石敬瑭結爲兄弟

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劉知遠跟石敬瑭往河東

劉知遠勸石敬瑭據河東

敬瑭稱帝授知遠爲平章

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軍卒報劉承義娘子消息

劉知遠自到孟石村探妻

知遠粧做打草人

劉知遠見李敬業

知遠見三娘子

這些事都是着重在劉知遠的本身的；白兎記的所叙，則其中一部分，並着重在李三娘一方面。茲據汲古閣刊六十種曲本白兎記列其自知遠『投軍』以下至『私會』止的節目如下：

投軍　強逼　巡更　拷問·

挨磨·　分娩·　岳贅　送子·

求乳·　見兒·　寇反　討賊

凱回　受封　汲水·　訴獵·

私會·

凡『挨磨』等等，旁有『·』為記者皆專叙三娘的節目。

以我們的想像推測之，劉知遠諸宮調之所叙，當未必與五代史平話及白兎記完全相同；在那已失的七『則』裏，叙述知遠的故事或當較多於叙述三娘的罷。在原書的第十二『則』裏，寫着：三娘對她的哥哥說道：『自從劉郎相別了，莊上十二三年，最苦剪頭髮短，無冬夏教我幾曾飽暖。咱是的親

爹生長，似奴婢一般摧殘。及至凌打，妳也恁怯怕懊煎。記得恁打拷千千遍，任苦告不肯擔免。恁時却不看姊妹弟兄面！』如此，則三娘的事，只是『剪髮』，『挨餓』，『似奴婢一般摧殘，凌打』等等而已，但在同『則』裏，又從劉知遠口中說出三娘被凌虐的情形來：『因吾打得渾身破折，到得朋頭露脚，交擔水負柴薪，終日搗碓推磨』云云。如此，則當時已有挨磨等等以後的所有的傳說了。惟『咬臍』一事似尚未發生。但三娘汲水遇子的事，則在劉知遠諸宮調裏也已有之。在其第十一『則』裏，有着這樣的記載：

知遠說罷，三娘尋思道：是見來。昨日打水處，見個小禿廝兒，身上一領布衫似打魚網那底，更還兩個月深秋奈何！

又有『昨日個向莊裏臂鷹走犬，引着諸僕吏打獵爲戲』諸語，是『汲水』『訴獵』兩個節目，在本書裏自必有之。惟當時三娘見到『劉衙內』時，未知便是其子，且也並無『白兔』爲引介之物耳。

至於知遠的故事，則原書僅叙其做到『九州安撫使』，並未更詳其中的情節，故我們也不能十分的明白。

第十一『則』叙『知遠探三娘，與洪義廝打』事，蓋卽白兔記所叙的『相會』的一幕，也卽五代史平話『知遠見三娘子』及以後數節中所叙的故事。惟其描叙的婉曲深摯，則遠非平話與白兔記所可與之頡頏。在這個所在，我們充分可以看出，劉知遠諸宮調的作者，確是一位不同凡俗的有偉大的天才及極豐富的想像力與描寫力的作家。然而這位無名的大作家及其偉大的作品卻埋在我們的西陲的黃

沙之中，將及千載而無人知！偉大的作品未必便是必傳的作品罷，而許多庸腐的詩，古文辭卻傳誦到今！

第十一『則』的頭三葉，已經缺佚，第四葉開始，敍的是：劉知遠仍改裝爲窮漢模樣，與李三娘見面，三娘訴說：自己怎樣的爲了不肯改嫁，把頭髮剪去，又脫下綺羅，換却布衣，爲了『窮劉大』，『泪痕染得布衣紅，盡是相思眼內血。』又問知遠：『我兒別後在和亡？』知遠笑嘻嘻的說道：『你兒見在，到如今許大身材，眉目秀，腮紅耳大，你昨天不是見到他了麼？』三娘想起，『昨天在汲水處見個小禿廝，身上一領布衫似打魚網般的破爛，大約便是的罷。』便道：『這孩子這般襤褸，這兩幅布裙比較新，且與他托肩換袖。』知遠笑道：『不用布裙三兩幅，恁兒身穿錦綉衣。小禿廝兒也不是你兒。你昨日不曾見個劉衙內問你因甚著麻衣，青絲髮剪得眉齊。你把行蹤去迹說明白，他垂雙淚，騎馬便歸麼？那面貌還不是像我的一般？如今恰是十三歲了。』三娘怒道：『衙內怎生是你兒？想你窮神，怎做九州安撫使？』知遠恐他妻不信，便於懷中取出一物給她看，那便是九州安撫使的金印。三娘見了，喜不自勝，知遠眞個發迹了也！三娘便把這金印藏在懷中。知遠向其再三告取，三娘終不與。知遠道：『收則收着，不要失落了，在三日內，將金冠霞帔，依法取你來。』（元劉唐卿有李三娘麻地捧印劇，敍的是此事罷）正在夫妻相會，未忍離別之際，李洪義執了荒桑棒，當下驚散鴛鴦。洪義道：『你害飢，交三叔取飯，却覓不着，兩個在這裏！』送的是破罐裏盛着殘飯。知遠大怒，將這殘飯潑在洪義面上。洪義怒叫，洪信及二婦人皆至。四個一齊圍定劉知遠，『罵窮鬼怎敢如

此無知！好飯好食，充你驢肚！』知遠不懼，一條楄擔，使得熟會，獨自個當敵四下裏，只把三娘嚇得呆了。但知遠雖是英雄，畢竟寡不敵衆。虧得有兩個英雄，來助他一臂之力，一個是郭彥威，一個是史洪肇。

第十一『則』叙至郭、史助力爲止，第十二『則』裏，叙的便是『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的事。卻說郭、史二人兩條楄擔，向前救護知遠，洪義、洪信弟兄雖勇，畢竟敵不過他們，四口兒便簇定三娘，向莊奔走而去。三娘到莊，定是喫殘害。知遠入府至衙，與夫人岳氏從頭說起三娘之事。第二天，商量着要接取三娘。臨衙時，卻聽見堦前叫屈之聲。叫屈的乃是洪信、洪義。知遠問論誰。洪義說：『小人久住沙陀種田爲活。十三年前，招女婿名知遠，性氣乖訛。爲了責備他些兒，便投軍到太原去，把妹子三娘拋棄。生下孩子，曾送與他。他卻又娶了岳司公女。昨日他又到莊上，說是在經略衙中辦事，一言不合，便相廝打，又有郭彥威、史洪肇二人相助，打得洪義、洪信重傷，兩個媳婦，若不走脫，也險些兒命喪黃泉。伏望經略向衙中搜刷劉大。』洪信、洪義正在叨叨地訴說劉大的事，劉知遠頻頻冷笑，叫左右備刀，並怒喝洪信弟兄：『你覷吾身！』兩人凝眸，認得經略卻正是女婿劉郎。當下二人渾如小鬼見大王。刀斧手正待下手，知遠喝住，教取得三娘及妗子再斷罪。傳令下去，五百個兵披鎧甲，導領一輛鳳香車，要去迎接三娘。方欲出門，忽門吏慌忙來報，有一個急脚，言有機密事奏告。急脚報的是，有五百個强人，把小李村圍住，搜括財寶，臨行擄了三娘而去。知遠嚇得三魂七魄渾无主，急教郭彥威、史洪肇統兵去捉那些强人並救回夫人。不料史洪肇出戰，卻爲賊人所

捉；郭彥威力戰不屈。正在勢急，知遠統軍親來接應。二賊人見了，即棄手中兵器，說，軍中自有尊長，欲求相見。原來出來的是劉知遠母親，二人乃慕容彥超、慕容彥進兄弟，他們因劉知遠貴了，故來相投。於是夫妻母子兄弟一時相會。知遠教人到小李村取李三翁兩個妗子入幷州大衙。岳夫人親捧金冠霞帔，與三娘，三娘不受，說是村莊中人帶不得金冠，且又髮短齊眉。岳夫人再三相讓。三娘見其眞意，便禱天說，若梳髮得長，便受金冠，否則，便只合做偏室之人。言絕，三梳，隨手青絲拂地。衆人皆稱奇。合府皆喜。李三翁道：『你夫妻團聚，老漢死也快活。』正飲間，人報道，兩個舅舅妗子告飢也。知遠命取將四人來。他們四人在堦前淚滴如雨，苦苦哀告。知遠說道：『要是你們喫盡那三斗三升鹽，呷盡三斗三升醋，便也不打不駡，不誅戮。』洪信告說：『是當日戲言，貴人怎以爲念。』知遠大怒，命推去斬首。四人又哀告三娘。三娘不理。衙內並岳夫人諸官，盡皆勸諫經略。知遠方才怒解，解了綁繩，命登筵席。洪義自悔萬千，欲當衆用手剜去雙目。衆人救了。皆大喜歡！正在這時，門外有一個後生，年方三十，登門求見，自言與經略有親。知遠一見大喜，原來是他同胞親弟知崇。他母親也甚爲欣悅。這正是：

弟兄夫婦團圓日，龍虎君臣濟會時。

後來知遠更爲顯達，稱朕道寡，坐升金殿。

劉知遠諸宮調全書便終結於此。作者在最後說道：

曾想此本新編傳，好伏侍您聰明英賢，有頭尾結束劉知遠。

這部諸宮調的風格，極渾樸，極勁遒，有元雜劇的本色，却較她們更爲近於自然，近於口語。單就一部偉大的傑作論之，已是我們文學史上罕見的巨著；祇有一部同類的西廂記諸宮調才可與之頡頏罷。其他一切擬仿的、無靈魂的什麼詩，什麼文，當其前是要立即粉碎了的。何況在古語言學等等方面更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性在着呢。

十三

天寶遺事諸宮調，元王伯成著。伯成，涿州人，生平未詳。鍾嗣成錄鬼簿載其雜劇二本：

李太白貶夜郎（今存，見元刊雜劇三十種）

張騫泛浮槎（佚）

王國維曲錄據無名氏九宮大成譜，又增：

與劉滅項

一本。鍾嗣成謂伯成『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賈仲名補錄鬼簿凌波仙曲，也極稱其天寶遺事的美妙：

伯成涿鹿俊丰標，公末文詞善解嘲。天寶遺事諸宮調，世間無，天下少。貶夜郎關目風騷。馬致遠忘年友，張仁卿莫逆交。超羣類一代英豪（見明藍格抄本錄鬼簿）。

『馬致遠忘年友，張仁卿莫逆交』二語，是他處所絕未見者；伯成的生平，可知者惟此而已（雨村曲話〔函海本，重訂曲苑本〕卷上，謂：『王伯成號丹邱先生。』其語無據，故不著）。致遠的卒年約在公元一三〇〇年以前，伯成當亦爲那一時代的人物。鍾嗣成的錄鬼簿成於公元一三三〇年，已稱『伯成』爲『前輩名公』，則其生年當亦必在一三〇〇年以前也。

然天寶遺事自明以後，便不甚傳於世。乾隆間所刊九宮大成譜卷二十八，錄天寶遺事踏陣馬一套，其後附註云：

> 首闋踏陣馬，北詞廣正譜及曲譜大成，皆收此曲。但第七句皆脫一字，今考原本改正。

又在同書卷五十三所錄天寶遺事一枝花套卷七十四，所錄天寶遺事醉花陰套，皆有很重要的攷正。難道乾隆間大成譜的編者們，尙能見到天寶遺事的原本麼？然此原本今絕不可得見。長沙楊恩壽作詞餘叢話，在其中有一段很可笑的話：

> 明曲天寶遺事相傳爲汪太涵手筆。當時傳播藝林，以余觀之，不及洪昉思遠甚。窺浴一齣，洪作細膩風光，柔情如繪，汪則索然也。
>
> ——詞餘叢話（有坦園叢書本，有重訂曲苑本）卷二。

此誠不知而作者。恩壽不僅不知天寶遺事爲何人所作，並亦不知天寶遺事爲何時代的作品，可謂疎謬之至！然亦可見知天寶遺事者之鮮。

天寶遺事原本今既不可見，幸明嘉靖時郭勳所編的雍熙樂府，選錄天寶遺事套曲極多；明初涵虛

子的太和正音譜，清初李玉的北詞廣正譜以及乾隆時周祥鈺諸人所編之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書，並也選載天寶遺事的遺文不少。數年前我曾從這幾部書裏輯錄出一部天寶遺事來；但這一部輯本，其篇幅與原本較之，大約相差定是甚遠的，且也沒有道白。任二北先生也有輯錄此書之意，成書與否，惜不能知道。天寶遺事的全部結構，在其遺事引裏大約可以看出。遺事引今存者凡三套：

（一）哨遍　『天寶年間遺事』　見雍熙樂府卷七

（二）八聲甘州　『開元至尊』　見雍熙樂府卷四

（三）八聲甘州　『中華大唐』　見雍熙樂府卷四

（四）擢柏子　楊妃『明皇且休催花柳』　見雍熙樂府卷十五

遺四套所述大略相同，惟第一套哨遍爲最詳。茲錄其前半有關遺事的曲文如下：

遺事引　哨遍

天寶年間遺事，向錦囊玉罅新開創。風流醞藉李三郎，殢眞妃日夜昭陽恣色荒。惜花憐月寵恩雲，霄鼓逐天杖。綉領華清宮殿，尤回翠輦，浴出蘭湯。半酣綠酒海棠嬌，一笑紅塵荔枝香。宜醉宜醒，堪笑堪嗔，稱梳稱粧。〔么篇〕銀燭熒煌，看不盡上馬嬌模樣。私語向七夕間，天邊織女牛郎，自還想。潛隨葉靖，半夜乘空，遊月窟來天上。切記得廣寒宮曲，羽衣縹渺，仙珮玎璫。笑攜玉筯擊梧桐，巧稱彫盤按霓裳。不提防禍隱蕭墻。〔墻頭花〕無端乳鹿入禁苑，平欺誑，慣得個祿山野物，縱橫恣來往。避龍情子母似恩情，登鳳榻夫妻般過當。〔么篇〕如穿人口，國醜事難遮當。將祿山別遷爲薊州長。便與心買馬軍，合下手合朋聚黨。〔么篇〕恩多決怨深，慈悲反

受殃。想唐朝觸禍機，敗國事皆因偃月堂。張九齡材野爲農，李林甫朝廷拜相。〔耍孩兒〕漁陽燈火三千丈，統大勢長驅虎狼。響珊珊鐵甲開金戈，明晃晃斧鉞刀鎗，鞭颩剪剪搖旗影。衡水粼粼射甲光。憑驕健，馬雄如獅豸，人劣似金剛。〔四煞〕潼關一鼓過元平蕩，哥舒翰應難堵當。生逼得車駕幸西蜀。馬嵬坡簽抑君王。一聲閫外將軍令，萬馬蹄邊妃子亡。扶歸路愁觀羅韈，痛哭香囊。

這裏所說的只是幾個大節目。在每一個節目之下，遺事都有很詳細的描狀；譬如：『哭楊妃』的一個節目，有明皇的哭，有高力士的哭，又有安祿山的哭；在『憶楊妃』的節目之下，有明皇的憶，也有祿山的憶。在當時寫作的時候，作者是憑着浩瀚的才情而恣其點染的。故白仁甫的梧桐雨、遊月宮，關漢卿的哭香囊，都不過是一本的雜劇，而伯成的遺事則獨成爲一部弘偉的諸宮調。在這部弘偉的諸宮調裏，所受到前人的影響一定是很多的。例如哭香囊的一節，當然是會受有關氏的雜劇的影響的。

依據了上面的節略，我們便可以將現在所輯得的天寶遺事的遺文，排列成一個較有系統的東西：

（一）夜行舡　明皇寵楊妃『一片行雲天上來』（雍熙樂府卷十二）

（二）醉花陰　楊妃出浴『膩水流清漲新綠』（同書卷一）（又此套亦載九宮大譜卷七十四；自梁州第七以下與雍熙所載大異。）

（三）祆神急　楊妃澡浴『髻收金索』（雍熙卷四）

（四）一枝花　楊妃剪足『脫鳳頭宮樣鞋』（同書卷十）

（五）翠裙腰　太眞閉酒『香閨捧出風流況』（同書卷四）

（六）拋毬樂　楊妃病酒『雨雲新攙』（同書卷一）

（七）一枝花　楊妃梳粧『蘇合香蘭芷膏』（同書卷十）

（又見九宮大成譜卷五十三；大成譜注曰：『雍熙樂府原本，於梁州第七第三句下，誤接黃鍾調楊妃出浴套，醉花陰之又一體，及神仗兒、神仗煞等曲，反將此套梁州第七之第三自以下及三煞、二煞、煞尾，接入楊妃出浴、醉花陰套內，蓋因同用一韻，以致錯誤如此。』）

以上七則，正是遺事引裏所謂『浴出蘭湯，半酣綠酒海棠嬌。一笑紅塵荔枝香。宜醉宜醒，堪笑堪嗔，稱梳稱粧』的一段；祇是『一笑紅塵荔枝香』的一則情事，其遺文已無從考見。

（八）一枝花　玄宗捫乳『掌中白玉珪』（雍熙樂府卷十）

（九）哨遍　楊妃肚腰『千古風流旖旎』（同書卷七）

（十）瑞鶴仙　楊妃藏鈎會『小杯橙釀淺』（同書卷四）

（十一）一枝花　楊妃捧硯『金瓶點素痕』（同書卷十）

以上五則，雖其事未見遺事引提起，似亦當在第一部分之中。底下的兩則所寫的便是遺事引裏所說的『銀燭熒煌，看不盡上馬嬌模樣，私語七夕間，天邊織女牛郎，自還想』的數語。

（十二）六么序　楊妃上馬嬌『烹龍炮鳳』（雍熙樂府卷四）

（十三）一枝花　長生殿慶七夕『細珠絲穿綉針』（同書卷十）

遺事引裏所謂『潛隨葉靖，半夜乘空，遊月窟來天上』的一段情節，伯成卻盡了才力來仔細描狀：

（十四）點絳唇十美人賞月『爲照芳妍，有如皎練』（雍熙樂府卷四）

這一套，大約是先叙宮中美人們賞月事，用以烘染明皇的遊月宮的事的。

（十五）六么令　明皇遊月宮『冰輪光展』（雍熙樂府卷五）

（十六）玉翼蟬煞　遊月宮『似仙闕，若帝居』（同書卷十五）

（十七）點絳唇　明皇遊月宮『玉艷光中素衣叢裏』（同書卷四）

（十八）青杏兒　明皇喜月宮『一片玉無瑕』（同書卷四）

（十九）點絳唇　明皇哀告葉靖『人世塵清』（同書卷四）

這些着力描寫的所在，大約與白仁甫的唐明皇遊月宮雜劇（今佚）總有些關係罷。以下便是『笑擕玉筯擊梧桐，巧稱彫盤按霓裳』的一段極盛的狀況，一節極綺膩的風光的故事的叙寫了：

（二十）勝葫蘆　明皇擊梧桐『朝罷君王宣玉容』（雍熙樂府卷四）

（二十一）一枝花　楊妃翠荷葉『攏髮雲滿梳』（同書卷十）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禍根便埋伏下了。『無端野鹿入禁苑，平欺誑，慣得個祿山野物，縱橫恣來往。避龍情子母似恩情，登鳳榻夫妻般過當。』這一段事在底下二套裏寫着：

（二十二）墻頭花　祿山偷楊妃『玄宗無道』（同書卷七）

（二十三）醉花陰　祿山戲楊妃『羨煞尋花上陽路』（雍熙樂府卷一）

像這樣的比較隱秘，比較穢褻的事，淸人洪昇的長生殿便很巧妙，很正當的把她拋棄去了不寫。

（二十四）踏陣馬　祿山別楊妃『天上少世間無』（九宮大成譜卷二十八）

（二十五）勝葫蘆　貶祿山漁陽『則爲我爛醉佳人錦瑟傍』（雍熙樂府卷四）

這二段便是『如穿人口，國醜事難遮當，將祿山別遷爲薊州長』的事了。

（二十六）一枝花　祿山謀反『蒼烟擁劍門』（雍熙樂府卷十）

（二十七）賞花時　祿山叛『擾擾氈車慘霧生』（同書卷五）

（二十八）耍三台　破潼關『殢風流的明皇駕』（九宮譜卷二十七）

以上便是『漁陽燈火三千丈，統大勢長驅虎狼』云云的祿山起兵與過潼關的一段事了。潼關一破，勢如破竹，不得不『生逼得車駕幸西蜀』。接着便是『馬嵬坡簽抑君王。一聲閫外將軍令，萬馬蹄邊妃子亡』的慘酷絕倫的事發生了。關於幸蜀事，天寶遺事的遺文惜無存者；而關於楊妃的亡與明皇的憶則正是伯成千鈞之力之所集中者；當是遺事裏最哀豔，最着重的文字。這一節故事的遺文，今見存最多；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

（二十九）醉花陰　楊妃上馬嵬坡『愁據雕鞍翠眉銷』（雍熙樂府卷一）

（三十）醉花陰　明皇告代楊妃死『有句衷言細詳察』（同書卷一）

（三十一）願成雙　楊妃乞罪『一壁廂死猶熱，血未乾』（同書卷一）

（三十二）集賢賓　楊妃訴恨『飛花落絮無定止』（同書卷十四）

（三十三）村里迓古　明皇哀告陳玄禮『六軍不進』（同書卷四）
（三十四）勝葫蘆　踐楊妃『是去君王不奈何』（同書卷五）
（三十五）祆神急　埋楊妃『霧昏秦嶺日』（同書卷四）
（三十六）集賢賓　祭楊妃『人咸道太眞妃』（同書卷十四）

楊妃死後，明皇哭之，憶之。高力士也哭之，憶之。這噩耗傳到了安祿山那裏，祿山也哭之，憶之。關於哭楊妃的事，伯成又是以千鈞之力來去描寫的。原來的排列如何，今不可知，姑以哭、憶事爲一類列下：

（三十七）粉蝶兒　哭楊妃『玉骨香肌』（雍熙樂府卷七）
（三十八）新水令　憶楊妃『翠鸞無語到南柯』（同書卷十一）
（三十九）粉蝶兒　力士泣楊妃『若不是將令行疾』（同書卷七）
（四十）粉蝶兒　祿山泣楊妃『雖則我肌體豐肥』（同書卷七）
（四十一）行香子　祿山憶楊妃『被一紙皇宣』（同書卷十二）
（四十二）新水令　祿山憶楊妃『舞腰寬褪觻貂衣』（同書卷十一）
（四十三）夜行舡　明皇哀詔『不覺天顏珠淚籟』（同書卷十二）
（四十四）一枝花　陳玄禮駭赦『錦宮除禍機』（同書卷十）
（四十五）端正好　玄宗幸蜀『正團圓成孤另』（同書卷三）

（四十六）八聲甘州　明皇望長安『中秋夜闌』（同書卷四）

從粉蝶兒套哭楊妃，到八聲甘州套望長安的十則，都祇是寫一個『哭』字，一個『憶』字。更有：

（四十七）新水令　祿山夢楊妃『駕着五雲軒』（雍熙樂府卷十一）

一套，似也可以附在這個所在。

（四十八）一枝花　楊妃綉鞋『傾城忒可憎』（雍熙樂府卷十）

（四十九）賞花時　哭香囊『據刺綉描寫巧伎倆』（同書卷四）

以上二則，便是遺事引裏所謂『愁覩羅韈，痛哭香囊』的二語了；可惜這裏只有關於楊妃綉鞋的一則，卻沒有關於羅韈的。最後尚有一則：

（五十）賞花時　明皇夢楊妃『天寶年間事一空』（雍熙樂府卷五）

從『天寶年間事一空，人說環兒似玉容』起，直說到『貪歡未罷，驚回清夢，玉堦前疎雨響梧桐』，似爲一個結束或一個『引言』。但說是附於『疎雨響梧桐』的一則故事之後的一個結束，大約是不會很錯的。伯成的『疎雨梧桐』的節目，或甚得白仁甫的那一部梧桐雨的雜劇的暗示的罷；正如哭香囊的一個節目之得力於關漢卿的唐明皇哭香囊一劇一樣。但很可惜的『疎雨響梧桐』的遺文，我們却已無從得見了。

洪昇的長生殿，其下卷幾全敘楊妃死後的事，特別着重於『臨卭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云云的一段虛無縹緲的天上的故事。白氏的梧桐雨劇，則截然的終止於『秋雨梧桐葉落時』的一夢，恰正獲得最高超的悲劇的氣氛，遠勝於長生殿之拖泥帶水。伯成的天寶遺事，是否也終止於『秋雨梧

桐』，今不可知，但賞花時『天寶年間事一空』套若果爲一個總的結束，則其『尾聲』當然會是『秋雨梧桐』的一夢的。這部弘偉的天寶遺事諸宮調若果眞終止於此，則其識力，當更過於董解元；其風格的完美，其情調的雋逸，也當更較西廂記諸宮調爲勝。

天寶遺事諸宮調的遺文，除過於零星者不計外，凡得上列的五十四套（連遺事引四套）。可說是已盡了可能的搜輯的工力了。大部分都被保存在雍熙樂府裏。這部空前的浩瀚的『曲集』，其中所收羅着的重要的材料不知凡幾。天寶遺事五十餘套，便是重要的材料的一種。在較雍熙樂府的刊行爲早的盛世新聲及約略同時的詞林摘豔二書裏，天寶遺事的曲子連一套也不曾收着。這眞有點可怪！太和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所收的遺事的曲子，卻又是極爲零星的。九宮大成譜又開始注意到遺事，但所錄遺事的曲文，出於雍熙樂府外者僅二套耳。故輯錄遺事的遺文，終當以雍熙爲淵藪。

這五十四套的曲文，當然不能盡遺事的全部。就西廂記諸宮調有一百九十三套，劉知遠諸宮調殘存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也有八十套的事實看來，天寶遺事大約總也會有二百套左右的吧。今輯得的五十四套，只當得全文的四分之一。最明顯的遺漏是：『曉日荔枝香』、『霓裳舞』、『夜雨梧桐』等等重要的情節。伯成以那末許多套的曲子，來寫明皇的遊月宮，來寫安祿山的離京，來寫楊貴妃的死，來寫明皇等的哭與憶，便知所遺者一定是不在少數。

假如有一天，像發見劉知遠諸宮調似的，也發見了天寶遺事諸宮調的原本，那豈僅僅是一件驚人的快事而已！要是九宮大成譜的編者們不說謊，果眞猶及見到天寶遺事的原書，則在今日（離他們不

到二百年）而若得到此弘偉的名著，恐怕也不是什麼太突然的事罷。天寶遺事很早的便成爲談資；長恨歌以外，宋人已有太眞外傳（樂史著，有顧氏文房小說本）及梅妃傳（無作者姓名，亦見於顧氏文房小說）諸作，頗盡描狀之態。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中，也有

擊梧桐

一本。元人雜劇，關於此故事者更多：於關、白二氏諸作外，更有庾天錫的

楊太眞霓裳怨一本（今佚，錄鬼簿著錄）

楊太眞華淸宮一本（同上）

又有岳伯川的

羅光遠夢斷楊貴妃一本（今佚，錄鬼簿著錄）

而王伯成則爲總集諸作的大成者。其魄力的弘偉，誠足以壓倒一切。像那末浩瀚的一部天寶遺事，在他之前，還不曾有人敢動過筆呢。在他之後，明人之作誠多，若驚鴻，若彩毫，皆是其中表表者，然若置之這部偉大的諸宮調之前，則惟有自慚其形醜耳。

十四

在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的開卷，曾有一段話道：

〔太平賺〕……比前覽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着數。一個個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餘。

〔柘枝令〕也不是崔韜逢雌虎，也不是鄭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銀瓶，也不是雙女奪夫。也不是離魂倩女，也不是謁漿崔護，也不是雙漸豫章城，也不是柳毅傳書。

在這裏，我們可得到不少的諸宮調的名目：

（一）崔韜逢雌虎諸宮調

（二）鄭子遇妖狐諸宮調

（三）井底引銀瓶諸宮調

（四）雙女奪夫諸宮調

（五）倩女離魂諸宮調

（六）崔護謁漿諸宮調

（七）雙漸趕蘇卿諸宮調

（八）柳毅傳書諸宮調

這些，全部是與西廂同科的『倚翠偷期話』，而非『朴刀桿棒，長槍大馬』之流。

又，在石君寶的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劇裏，由韓楚蘭的口中，也可以搜到下列幾種的諸宮調的名目：

（一）三國志諸宮調

（二）五代史諸宮調

（三）雙漸趕蘇卿諸宮調

（四）七國志諸宮調

其中除了第三種雙漸趕蘇卿諸宮調已見於董解元所述者外，其他幾種，都完全是『鐵騎兒』或『長槍大刀』一類的著作。

周密武林舊事（卷十）所載的諸宮調二本：

（一）諸宮調霸王

（二）諸宮調卦舖兒

其性質不很明瞭，但其爲最早期的諸宮調則可斷言。

始創諸宮調的孔三傳，所作唯何，今不可知。耐得翁都城紀勝：『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則其所編撰，當必不止一二種。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有『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語，與『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並舉，則『耍秀才』如果不是人名，便當是諸宮調名了。

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引，有云：

〔三煞〕好似火塊般曲調新錦片似闘目强，如沙金璞玉逢良匠。愁臨阻嶮頻搔首，曲到闘情也斷腸。雖脂粧，不比送君南浦，待月西廂。

——雍熙樂府卷七引

『待月西廂』指的當然是西廂記諸宮調了；『送君南浦』的情節，見於琵琶記，難道趙貞女蔡二郎事，也曾見之於諸宮調麽？

永樂大曲所載張協狀元戲文，其開頭便是彈唱一段諸宮調，說：『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廝羅響。賢門雅靜，仔細說教聽。』當時或者竟有全部張協狀元諸宮調也說不定。

輟耕錄所著錄的『院本名目』拴搐豔段一部裏有『諸宮調』一本。然不詳其名。

關於諸宮調的著錄，殆已盡於此矣。茲更分別著之於下，並略加說明。諸宮調的書錄其將以此爲發端歟？

一　耍秀才諸宮調　　孔三傳著

『耍秀才』不似人名，故列於諸宮調之首。此作內容未詳。大抵以『秀才』作嘲笑的對象罷。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中有『襤哮負酸』、『秀才下酸擂』等以『酸』爲名者五種。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中有『合房酸』、『麻皮酸』以至『哭貧酸』、『酸孤旦』等以『酸』爲名者又十二種。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據明刊本）謂：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擧是也。

是『酸』正指『秀才』，那十餘種以『酸』爲名的『雜劇詞』與『院本』當皆係以『秀才』爲登場的人物。輟耕錄『院本名目』中，在題目院本名下，有呆秀才一本，又別有『秀才家門』一類，所列自

大口賦，拂袖便去，到看馬胡孫，凡十種。當也都是要秀才一流的東西罷。

二　諸宮調霸王

無名氏作

『霸王』之名，在『雜劇詞』及『院本』裏頗爲常見。大抵是叙述項羽的事的罷。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於此本外，又有：

霸王中和樂　入廟霸王兒　單調霸王兒　霸王劍器等四本。

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則別有霸王院本一目，中有：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等六種。更有霸王草一種，見於『衝撞引首』一類之中。當皆是以霸王這個人物爲中心的。王國維以爲：『愚意霸王亦調名，因創調之人始詠霸王，即以名其調，故有范增霸王，三官霸王等異名。』（見晨風閣本曲錄卷一附註）但『霸王』若果爲調名，將何所解於諸宮調霸王的一個名稱呢？我的意思，以爲，正以有范增霸王、悲怨霸王、散楚霸王等等不同的題目，足以見出所叙者皆爲『霸王』事。這些事與霸王皆有關係；並非以毫不相干的故事附上去也。且輟耕錄所分的『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題目院本』及『諸雜大小院本』等等皆係以『類分』，以『事分』，以『人分』，並無以『調分』者。『霸王院本』當不會是一個例外。

元雜劇敘霸王事者有

禹王廟霸王舉鼎（高文秀撰，今佚）

霸王垓下別虞姬（張時起撰，今佚）

第二本。明傳奇有千金記，亦敘及霸王事。又雍熙樂府載十面埋伏、小十面等套數不下十餘，皆與霸王事有關。

三　諸宮調卦舖兒　無名氏作

『卦舖兒』不知何意義，其名屢見於武林舊事所載的『官本雜劇段數』及輟耕錄所載的『院本名目』裏。武林舊事所載，以『卦舖兒』名者，於諸宮調卦舖兒一本外，有：

兩同心卦舖兒　一井金卦舖兒

滿皇州卦舖兒　變貓卦舖兒

白苧卦舖兒　探春卦舖兒

慶時豐卦舖兒　三哮卦舖兒

等八本。輟耕錄所載，則有下列二種：

卦舖兒（諸雜大小院本）　調猿卦舖（諸雜院爨）

大約『卦舖兒』云云，與『打三教』、『鬧三教』之類是很相同的，所敘的都是當時人所喜聽的『卦舖兒』的故事。輟耕錄院本名目裏，又有：

一名，『卦舖兒』或是其同類罷。或疑『卦舖兒』爲曲調名，但既有諸宮調卦舖兒，則其非曲調名可知。

說卦家（列良家門）

四　崔韜逢雌虎諸宮調　　無名氏作

崔韜逢雌虎的故事，見於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三（出集異記）。崔韜，蒲州人，旅遊滁州，曉發，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至二更，韜方展衾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便有一好女子。奇麗嚴飾，昇廳而上，就韜衾而睡。韜出問之：『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說是：『家貧，欲求良匹，無由自達，乃夜潛將虎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托身以備灑掃。』韜乃納之。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妻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爲虎，跳躑哮吼，奮而上廳，食韜及子而去。

這一則故事，乃是獸妻型的民間故事之一；其棄衣於井的一段事，更大類鵝女郎型的故事，不過其結局較任何鵝女郎型故事祗更爲悲慘耳。

這故事，在宋、元之間，似流行甚廣。在周密所叙的官本雜劇段數裏，有：

崔智韜艾虎兒

一本，又有：

雌虎

一本，原註云：『崔智韜』。當皆係叙崔韜逢雌虎的事。陶宗儀所載的院本名目裏，有：

虎皮袍（在『唱尾聲』一類）

一本，不知與崔韜事有無關係。賈仲名續錄鬼簿所附『諸公傳奇，失載名氏』的雜劇名目裏，有：

盜虎皮（人頭峯崔生盜虎皮）

一本，則崔韜事也並有元劇了。

五　鄭子遇妖狐諸宮調　無名氏作

鄭子遇妖狐事，見於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二任氏條。此傳爲沈既濟作。既濟，唐大歷間蘇州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有枕中記，極有名。妖狐事，叙次也極婉曲可喜。任氏爲一女妖。遇一貧苦的少年鄭六，便嫁給了他。鄭六寄食於妻族，與妻族中韋崟者交厚。崟豪邁，好飲酒。見任氏，爲其色所醉，愛之發狂，乘鄭六他出逼之。任氏力拒不獲，然神色慘變。長嘆道：『鄭六可哀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貧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崟聞其言，遽置之，謝曰：『不敢！』自此時相過往，狎暱甚歡，惟不及亂而已。任氏也力爲崟求得其所欲得的美人。後歲餘，鄭六授槐里府果毅尉，邀與

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六乃求崟資助。崟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與崟大笑之。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皋。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値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欻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覩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

這故事頗爲人知，然宋、金、元間的作者們以此爲題材者則絕少；其名目不見於周密及陶宗儀所載的『官本雜劇段數』及『院本名目』裏，也不見於元人所作劇中。即宋、元、明的戲文、傳奇以此爲題材者也沒有。祇有此諸宮調一本耳。

六　井底引銀瓶諸宮調　　無名氏作

此本不知敍述什麼故事。白居易新樂府有金井引銀瓶一題。在元白仁甫的裴少俊牆頭馬上（亦名鴛鴦簡牆頭馬上）雜劇裏，也有遊絲引銀瓶，到金井中汲水的一段話：

〔鷹兒落〕似路人坑千火穴，勝滾浪千堆雪，恰纔石頭上損玉簪，又教我水底撈明月。

〔德勝令〕冰絃斷便情絕，銀瓶墜永離別，把幾口兒分兩處，誰更待雙輪碾四轍？……

與白氏新樂府所敍的故事正同。難道這部諸宮調敍的也便是裴少俊的故事？敍述裴少俊事的曲文見於

周密武林舊事所載者，有：

　　裴少俊伊州

一本，見於陶宗儀輟耕錄所載者，有：

　　鴛鴦簡（見於『諸雜大小院本』一類裏）

　　牆頭馬（見於『諸雜大小院本』一類裏）

二本。明徐渭南詞叙錄所載『宋元舊篇』的戲文名目裏，也有：裴少俊牆頭馬上一本。是這故事所侵入的範圍竟極廣的了；其所寄托的文體，由『雜劇詞』至雜劇、戲文，幾無不有。這部諸宮調之也爲叙述裴少俊事，當然是很可能的。

七　雙女奪夫諸宮調　　無名氏作

『雙女奪夫』的故事，在宋、金時代當甚爲流行，一提起來便無人不知，正如今日我們一提起了『待月西廂』，便無不知其爲崔、張的故事一樣。可惜這故事究竟說的什麼，今已無法知道。周密武林舊事所載的『官本雜劇段數』裏有：

　　雙旦降黃龍

一本，那是以降黃龍的一個曲調，詠唱『雙旦』的故事的，但是否爲『奪夫』的事，則不可知。又在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的『院本名目』裏有：

　　雙捉婿（見『諸雜大小院本』類中）

一本，頗像是演唱『奪夫』的故事的。賈仲名續錄鬼簿載明初唐以初所撰雜劇：

四女爭夫（陳子春四女爭夫）

一本，也大似這故事的同類，惟由二女而增爲四女，情節更爲複雜耳。在元人雜劇裏，叙述『雙女奪夫』之事者頗多。最著者爲趙貞女型的一類雜劇，像：

楊顯之：臨江驛瀟湘夜雨（元曲選本）

尙仲賢：海神廟王魁負桂英（作者編元明雜劇輯逸本）

等等。又關漢卿的雜劇：

詐妮子調風月（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也是寫的『二女奪夫』的事。宋、元戲文裏，有關於趙貞女型的故事更多，於蔡二郎、王魁外，別有所謂：

陳叔萬三負心（南詞叙錄著錄）

崔君瑞江天暮雪（南詞叙錄著錄）

林招得三負心（南詞叙錄著錄）

李勉負心（見沈璟南九宮譜引無名氏集古傳奇名散套正宮刷子序曲）

等等；又有：

鶯燕爭春詐妮子調風月（見永樂大典目錄，及南詞叙錄）

一本，當與漢卿的雜劇敘述同一故事。像這末許多的『奪夫』的故事，這部諸宮調所採用的究竟是那一個呢？這只好是付之『缺疑』的了。

八　倩女離魂諸宮調　無名氏作

『倩女離魂』的故事，見於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八，題爲王宙，蓋卽陳玄祐所作之離魂記。玄祐，爲唐大歷間人，生平未詳。王宙幼聰悟，美容範，與舅張鎰之女倩娘，自幼相愛。倩娘亦端妍絕倫。二人長成後，常私感想於寤寐。然鎰竟許倩娘於他人，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托以當調，竟赴京。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遂同行，至蜀，凡五年，生兩子。後倩娘思家，宙乃與俱歸。然室中乃別有一倩娘，病臥數年不起。聞倩娘至，乃飾粧更衣，出與相迎，翕然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

此故事不見於『官本雜劇段數』及『院本名目』中，殆第一次被寫入諸宮調裏的罷。元人雜劇有：

棲鳳堂倩女離魂（趙公輔撰，今不傳）

迷靑瑣倩女離魂（鄭光祖撰，有元曲選本）

各一本，皆敍此事。宋、元戲文裏也有：

迷靑瑣倩女離魂（見沈璟南九宮譜所載南鍾賺『集六十二家戲文名』）

一本。大約自諸宮調彈唱着之後，這故事便成了很流行的一個題材的了。

崔護事見本事詩（據歷代詩話續編本），知者已多，無煩再引。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其中有關於崔護事者二本：

崔護六么

崔護逍遙樂

元人雜劇裏也有敍述崔護事者二本：

崔護謁漿（白仁甫撰，今佚）

崔護謁漿（尙仲賢撰，今佚）

明人孟稱舜也有雜劇一本：

人面桃花（盛明雜劇初集本）

這些皆是敍述崔護事的『雜劇詞』與『劇本』，並這部諸宮調而共有六種矣。

十　雙漸趕蘇卿諸宮調　無名氏作

雙漸蘇卿事爲宋、元人所最豔稱。雍熙樂府中，詠雙漸蘇卿事者無慮十餘套。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裏有：

調雙漸（在『諸雜大小院本』類中）

一本。宋、元南戲中，有：

蘇少卿月夜泛茶船（見永樂大典目錄及南詞敍錄）

一本。元人雜劇裏，也有王實甫所撰：

蘇少卿月夜販茶船（今佚，有殘文見作者的元明雜劇輯逸中）

一本，及庾天錫所撰：

蘇少卿麗春園（見錄鬼簿，今佚）

一本。這些作品的時代，類皆在這部諸宮調後，多少總當受有她的影響的，雖然未必定是像王實甫西廂記雜劇之出於董西廂似的那末亦步亦趨的。自關漢卿以下，凡是元劇說到妓女文人的相戀，便莫不引雙漸、蘇卿事爲本行的典故。這故事竟成了宋、元時最流行的人人皆知的一個典實了。石君寶的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也說到這部諸宮調。最有趣的是，在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全傳裏，有一段說到白秀英作場說唱『雙漸趕蘇卿』的事：

> 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台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詩，便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籍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
>
> ——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在英雄譜本的水滸傳裏，這段事是第四十七回（雷橫枷打白秀英），所叙的與一百二十回本無甚出入。在這一般話裏，可注意的是：白秀英說唱的乃是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的話本。但她雖是『說了開話

又唱，唱了又說』的舉動，卻似專注重在唱，故以說爲『閒話』，而聽衆所喝采者也當然是注意在她的歌聲；且下台聚錢時，也必待要『唱到務頭』處。這種種，都可證明她所說唱的『話本』並不是一部什麼平常的流傳於宋、元間的話本（宋、元話本裏也夾着唱，但究竟是以說爲主，非以唱爲主）。或者，她所說唱的竟是一部雙漸蘇卿諸宮調也說不定。就其說唱的情形看來，大有是在說唱諸宮調的可能。至於話本二字，意義本甚含糊，其所包括也甚廣泛。傀儡戲有話本，影戲也有話本（都城紀勝云：『凡傀儡敷演烟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甚至說經，說參請，商謎等等也各有其話本。話本的意義既可以包括到傀儡戲乃至影戲的劇本，又何不可並包括到諸宮調呢（董解元也自稱其所作爲話本）？

十一　柳毅傳書諸宮調　　無名氏作

這部柳毅傳書諸宮調，其故事當然是本之於唐李朝威的柳毅傳的，柳毅傳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九。朝威生平不可知。這故事在宋、元間流傳得很普遍，於這部諸宮調外，尚有：

柳毅大聖樂（見周密武林舊事）

洞庭湖柳毅傳書（尚仲賢撰，有元曲選本）

柳毅洞庭龍女（此爲南戲文，見南詞叙錄，今佚）

等作。龍女爲印度的產物，但在我們的故事裏，卻引起了不少的波瀾，柳毅事特其一耳。

以上十一種，並皆爲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以前的或同時的著作；除孔三傳一人外，其他著作者今皆不可知。僅知其皆爲宋及金代的人物耳。其著作的時代，最早約始於宋神宗熙寧（公元一〇六八年）間（碧鷄漫志卷二，謂孔三傳爲熙寧、元豐間人，見上文），而止於金亡（公元一二三四年）。宋與金雖南北阻隔，然說唱諸宮調的風氣卻當是南北相通的。這時代可稱得起是諸宮調的黃金時代。再加上劉知遠諸宮調及西廂記諸宮調，這時代便共佔有十三種的那末弘偉的著作了。誠足爲一代的光榮！這十三種偉大的諸宮調，如果放在千百種的元雜劇、明傳奇之前，是一點也不會有什麼愧色的！

底下的五種，時代不可知。然其四種既著錄於石君寶和王伯成的所著裏，則至遲也當是元初（約公元一三〇〇年以前）之物，與以上的十餘種的時代，相差當是不很遠的。張協狀元一作，時代更難決定。惟張協狀元的戲文，既被稱爲『宋元舊篇』而著錄在南詞叙錄裏，則這部諸宮調的時代，當也不會是更後於元代中葉以下的。所以我們以爲諸宮調是一〇六八到一三〇〇年間的產物，大約是不會很錯的，自此以後，諸宮調便永絕跡於文壇上了，元末明初人，似已鮮知其體製。其生命不過一個半世紀耳！可謂短促之至！然一個光榮的時代，未必便是很長的，希臘的悲劇時代，英國的莎士比亞時代，又何嘗會延長到一個世紀以上呢。諸宮調的生命雖短，卻已深刻的印下了一個最光榮的足跡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了。

十二　三國志諸宮調　　無名氏作

這部諸宮調當然爲長篇巨著。以三國故事的浩瀚，簡短的篇幅是難以容納得下的。三國事，早

已成爲民衆所嗜愛的一個『故事中心』。唐末及北宋時，已有敷演三國事爲通俗的講談之資者（小說考證引交翠軒筆記云：『東坡集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嚬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是北宋時已有衍說三國野史者矣。又李義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日俳優，已有以孟德爲戲弄者。』）都城紀勝載有霍四究者，專以『說三分』爲業。及元代而益盛，既有三國志平話的一部小說，更有許多的雜劇，像關漢卿的：

關大王大刀會（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關張雙赴西蜀夢（存於同上雜劇集中）

高文秀的：

劉先主襄陽會（錄鬼簿著錄，今佚）

周瑜謁魯肅（有遺曲見作者的元明雜劇輯逸中）

武漢臣的：

虎牢關三戰呂布（錄鬼簿著錄，今佚）

王仲文的：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七星壇諸葛公祭風（錄鬼簿著錄，今佚）

等等，列舉是不能一時盡的。也是園書目更將無名氏所作雜劇，關於三國事的，別列爲三國故事一類，這類裏，共凡有二十一本之多，也可見其在元代劇壇上的氣焰之高張了。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裏，也有關於三國故事的六本：

赤壁鏖兵

刺董卓

十樣錦（大約說諸葛論功的事罷）

襄陽會

大劉備

罵呂布

在元代之末，著名的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便也出現。明代關於『三國』故事的傳奇也不少；於王濟的連環記，鄒玉卿的青鋼嘯外，尚有無名氏之古城記及三國記（明傳奇三國志之名，見於綴白裘，係雜湊單刀會劇及古城記曲而成者，靠不住，恐無此書）。這部諸宮調恰出現於極盛的時代的中間，恰足爲說唱者最易號召的資料。

十三　五代史諸宮調　　無名氏作

五代史故事與三國志故事，都是宋代講壇上的驕子。都城紀勝載有尹常者專以『賣五代史』爲業，與霍四究的『說三分』，恰是專門的講史書的雙璧。尹常的五代史今絕不可見。然流傳於世者乃

有五代史平話一種，雖未必便是宋代的東西，卻至遲也不會是出於元代以後的（五代史平話有武進董氏刊本，有商務印書館新印本。關於此書的年代問題，我將有一篇論文說到它）。在諸宮調的一方面，既有劉知遠的一部偉著，復有綜攬五代史事的此作，其活躍的程度是很爲可觀的。我們想像，若李存孝、王彥章之流，其英姿翩翩的從女流說唱者的滔滔的講談裏，被傳達出來，誠不知要迷醉了多少的聽衆！此外據陶宗儀所載，更有所謂：

斷朱溫爨

黃巢

史弘肇

的三種『院本』，那大約都是很簡短的東西。又在元劇裏，關漢卿曾寫了一本：

鄧夫人哭存孝（錄鬼簿著錄，今佚）

白仁甫也作着一本：

李克用箭射雙雕（見作者的元明雜劇輯逸）

也是園書目所載關於『五代故事』的無名氏雜劇凡六本：

李存孝大戰葛從周（今佚）

狗家疃五虎困彥章（後來五代殘唐傳的『五龍困死王彥章』的一段有聲有色的爭鬥，當由此劇演變而來。）（今佚）

朱全忠五路犯太原（今佚）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今佚）
飛虎峪存孝打虎（今佚）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今佚）

彷彿皆是以李存孝及王彥章的故事爲中心似的；大約在講唱五代故事裏，其最有聲色的，除劉知遠、李三娘的悲歡離合之外，便要算是存孝、彥章的戰蹟了。關於存孝、彥章事當是『鐵騎兒』的一流；而劉知遠事則另闢一格，大類『烟粉』故事。劉知遠諸宮調的離開了五代史諸宮調而獨立，當是此故吧。在石君寶的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劇裏，我們也可明白看出，五代史諸宮調乃是『鐵騎兒』。

十四　七國志諸宮調　　無名氏作

七國故事沒有三國和五代的故事那末風行，然孫、龐鬬智，樂毅圖齊，亦復爲職業的說唱人所豔稱。元人所刊全相平話五種，中有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一種，由其開卷所敍推之，則其『前集』當必爲『孫、龐鬬智』的故事。今日流行之前後七國志（亦名劍鋒春秋），所敍亦孫、龐及樂毅諸人事，不過更加上了始皇滅六國的一段總結帳耳。也是園書目所載關於『春秋故事』的無名氏雜劇中，有：

後七國樂毅圖齊

一本，其所演述者當與那部同名的元人平話不會相差很遠的。元人的樂毅圖齊平話，支蔓荒誕，鬼話連篇；以明人的封神傳較之，封神還覺得荒唐得不够到家呢。七國志諸宮調所述，或不至於那末離奇

得可笑的罷。

十五 趙貞女諸宮調 無名氏作

王伯成天寶遺事引裏有『不比送君南浦，待月西廂』語。『待月西廂』，自然是人人所知的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送君南浦』當也會是趙貞女、蔡二郎的故事罷。今琵琶記有南浦送別一齣，是常見之於劇壇上的東西。趙貞女、蔡二郎的戲文，今已絕不可得見，然就各書（像南詞敘錄）所述，知其情節與今傳琵琶記相差得不甚遠。是則『南浦送別』的事，或是『古已有之』的罷。

趙貞女、蔡二郎事，南宋已甚流行於世，故陸放翁有：『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詩。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裏，也有：

蔡伯喈

一本，是蔡二郎的故事，未必沒有更侵入諸宮調的領域內的可能。

十六 張協狀元諸宮調 無名氏作

這部諸宮調的一段，已見於張協狀元戲文的開卷。惟世間究竟有無這部諸宮調出現過，則爲不可知的事。或竟是張協狀元戲文的作者故弄玄虛，特地要換換聽衆的口味，故而『出奇制勝』的在戲文的開場，說唱這一段諸宮調罷。這是很有可能的事。

以上十六種的諸宮調，加上了西廂、劉知遠和天寶遺事便共有十九種了。假如這十九種諸宮調全部流傳於世，那不是一件什麽細小的事；中國文學史或將因之而有所改觀呢。我們不能沒有希望：於

現存的三種之外，或將更有第四種、第五種、第六種……爲我們所發見的罷——不管在上述的十幾種名目以內或以外，將都會是文學史上極重大的消息。

十五

諸宮調的影響，在後來是極偉大的；一方面把『變文』的講唱的體裁，改變了一個方向，那便是不襲用『梵唄』的舊音，而改用了當時流行的歌曲來作彈唱的本身。這個影響在『變文』的本身上，幾乎也便倒流似的受到了。我們看『變文』的嫡系的兒子『寶卷』，在襲用了『變文』的全般體格之外，還加上了金字經，掛金索等等的當時流行的歌曲（今日所見的寶卷，以作者所藏的元、明間鈔本的目蓮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爲最古，其中曾雜用金字經、掛金索二調），這不能不說是諸宮調所給予的恩物或暗示。本該是以單調的梵唄組成的諸佛名經等等，今所見的永樂間刊本，卻全是用浩瀚的歌曲組織成功的。這大約也是受有諸宮調的暗示的可能。在南戲方面，諸宮調也頗有所給予（參看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第十四章）。

但諸宮調的更爲偉大的影響，卻存在元人雜劇裏。元代雜劇、宋代的『雜劇詞』並非一物。這在我的幾篇論文裏，已屢次說到（參讀作者的雜劇起源論一文，又宋元明戲劇的演進一書〔中國歷史叢書之一〕，惜此二文均未印出）。就文體演進的自然的趨勢看來，從宋的大曲或宋的『雜劇詞』而演

進到元的『雜劇』，這其間必得要經過宋、金諸宮調的一個階段；要想躐過諸宮調的一個階段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說，如果沒有諸宮調的一個文體的產生，爲元人一代光榮的『雜劇』，究竟能否出現，卻還是一個不可知之數呢。

元人雜劇，在體製上所受到的諸宮調的影響，是極爲顯著的。我們都知道，諸宮調是由一個人彈唱到底的，有如今日流行的彈詞鼓詞。凡是這一類的有曲有白的講唱的敍事詩，從最原始的變文起，到最近尙在流行的彈詞鼓詞止，幾乎沒有一種不是『專以一人』『念唱』的。這既已在上文說得很明白。這一點，在元人雜劇裏便也維持着。元劇的以正末或正旦獨唱到底的體裁是最可怪的，與任何國的戲曲的格調都不相同，與任何種的文體也俱不同類。但卻獨與諸宮調的體例極爲符合。宋代的雜劇詞或大曲是否爲一人獨唱，今不可知。以理度之，或有一人獨唱的可能。但其對於元劇的影響卻是很微細的。如果元劇的旦或末獨唱到底的體例是有所承襲的話，則最可能的祖禰，自爲與之有直接的淵源關係的諸宮調。戲曲的元素最重要者爲對話，而元劇則對話僅於道白見之，曲詞則大多數爲抒情的一人獨唱的。雖亦有與道白相對答的，卻絕無二人對唱之例。這種有對白而無對唱的戲曲，誠然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宋、元的戲文，其體例便與之截然不同。但這體例，這格式，決不會從天上落下來的。諸宮調的那個重要的文體，恰好足以供給我們明白元劇所以會有如此的格例之故。更有趣的是：在宋、金的時候講唱諸宮調者，原有男人，有女人。元人雜劇之有旦本（卽以正旦爲主角，獨唱到底者），有末本（卽以正末爲主角，獨唱到底者），也當與此有些重要的關係罷。否則，在旦末

並重的情節的諸劇裏，爲何旦末始終沒有並唱的呢。

僅有一點，元人雜劇與諸宮調是不同的；卽前者的唱詞是代言體或以第一身的口吻出之的，後者的唱詞卻是第三身的敘述與描狀。但卽在這一點上，元劇也還不曾『數典忘祖』。在好些地方，能够用第三身的敘狀的時候，元劇的作者便往往的要借用第三身的口吻出之。這種格局，不僅在表演舞台上不能或不便表現的情狀時用之，卽舞台上儘可表演的，也還要用到它。最明顯的例子，像描狀兩個武士狠鬬的情形，元劇作者們總要借用像探子的那一流人物的報告（此例，元劇中最多，像尙仲賢的尉遲恭單鞭奪槊、漢高祖濯足氣英布等等皆是）。又無名氏的貨郎担一劇（見元曲選），其第四節正旦所唱的九轉貨郎兒一套，更是正式的敘事歌曲，與諸宮調的格調無甚歧異的了。

在歌曲的本身，諸宮調所給予元劇的影響尤爲重大。錄鬼簿在董解元的名字之下，註云：

以其創始，故列諸首云。

其意，大概是說，董解元爲北曲的『創始』者，故列他於『前輩名公有樂章傳於世者』之首。太和正音譜也說：『董解元，仕於金，始製北曲。』其實，董解元雖未必是唯一的一位北曲的『創始』者，他和其他的諸宮調的諸位作者們，對於北曲的創作却是最爲努力、最爲有功的，如果在北曲創作的過程裏，沒有那幾位諸宮調的作者們出現，其情形一定是很不相同的，或者竟難能有所謂北曲的一體出現於歌壇上也說不定。我們先看，在西廂記諸宮調裏，所用的曲調，除『尾』不計外，共計有一百三十九種。見用於北曲中者竟佔四十九種之多。換一句話，卽每三調裏必有一調流傳下來。這可見北曲與

諸宮調之間，其關係是如何的密切。

下表是北曲所沿用的西廂記諸宮調中的曲調名目：

賞花時　點絳唇　勝葫蘆　天下樂（以上仙呂）　瑤台月　一枝花　應天長（以上南呂）　侍香金童　喜遷鶯　四門子　柳葉兒　快活年　出隊子　黃鶯兒　降黃龍　刮地風　賽兒令　神仗兒（以上黃鐘）　牆頭花　牧羊關　喬捉蛇　石榴花　迎仙客　粉蝶兒　踏莎行（以上中呂）　應天長　甘草子　脫布衫　梁州（以上正呂）　伊州滾　驀山溪　玉翼蟬　還京樂（以上大石調）　哨遍　耍孩兒　牆頭花　急曲子　麻婆兒（以上般涉調）　牧羊關（高平調）　玉抱肚　文如錦　（以上商調）　鬬鵪鶉　青山口　雪裏梅（越調）　荳葉黃　攪箏琶　慶宣和　文如錦　月上海棠（以上雙調）

我們再看劉知遠諸宮調。就這部殘缺到一半以上的諸宮調的『殘本』看來，其所載的曲調，除『尾』外，凡四十八種，卻竟有二十種是爲北曲所沿用的，卽其曲調流傳於北曲中者竟佔百分之四十一·六以上（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作於元代，與元劇及散套相同之處更多，故這裏不舉）。茲並列一表於下：

六么令　勝葫蘆（以上仙呂）　瑤台月　一枝花　應天長（以上南呂）　願成雙　快活年　出隊子（以上黃鍾）　柳青娘　牧羊關（以上中呂）　應天長　甘草子（以上正宮）　伊州令　玉翼蟬（以上大石調）　牆頭花　耍孩兒　哨遍（以上般涉調）　玉抱肚（商調）　踏

陣馬（越調）　喬牌兒（雙調）

這與唐、宋『詞調』實際上應到北曲裏的成數之少的事實，比勘起來，誠足以令人吃驚於諸宮調與元雜劇之間的關係的密切。這還是單就曲調一面而言。若就所謂套數而立論，則使我們更感覺到這層的關係。

諸宮調的套數，結構頗繁，而承襲之於北宋時代的唱賺的成法者尤多，這在上文也已說明過。唱賺的曲調組成法，有纏令、纏達二種。纏令最流行於諸宮調裏。纏達較少，像西廂記諸宮調卷三所載的一套六么實催，劉知遠諸宮調第一『則』所載的安公子纏令大約都是的罷。像這兩種的套數的組成法，今見於諸宮調裏者，究竟是否與唱賺的成法完全相同，已不可知。然若與元劇的套數較之，則元劇套數的組成法之出於諸宮調卻是彰彰在人耳目間。諸宮調的套數，短者最多；於纏令、纏達外，其餘各套，殆皆以一曲一尾組成之，像：

〔中呂調〕牧羊關……尾

——見劉知遠諸宮調第二

這似乎在北曲裏較少見到。然其實，諸宮調在這個所在，其所用之曲調，殆皆爲同調二曲之合成，有如『詞』的必以二段構成，或如南北曲的換頭、前腔或么篇。故上面的一套也可以這樣的寫法：

〔中呂調〕牧羊關……么……尾

以這樣簡單的曲調組成的套數，在元人裏也不是沒有，像：

〔般涉調〕哨遍……急曲子……尾聲

——北詞廣正譜九帙引朱庭玉喚起瑣窗套

至於『纏令』則大都較長，至少連尾聲總有三支曲調，加上么篇也至少有四支至五支曲調。像西廂記諸宮調卷四的侍香金童纏令：

〔黃鍾宮〕侍香金童纏令……雙聲疊韻……刮地風……整金冠令……賽兒令……柳葉兒……神仗兒……四門子……尾

則簡直可以與元劇裏最長的套數相頡頏的了：

〔越調〕鬬鵪鶉……紫花兒序……小桃紅……東原樂……雪裏梅……紫花兒序……絡絲娘……酒旗兒……調笑令……鬼三台……聖藥王……眉兒彎……耍三台……收尾

——楊梓豫讓吞炭劇

〔黃鍾宮〕醉花陰……喜遷鶯……出隊子……刮地風……四門子……古水仙子……寨兒令……神仗兒么……掛金索……尾……側磚兒……竹枝歌……水仙子

——鄭德輝倩女離魂劇

這數套，其曲調之數都是在十支以上的。若楊顯之的瀟湘夜雨劇內：

〔黃鍾宮〕醉花陰……喜遷鶯……出隊子……么……山坡羊……刮地風……四門子……古水仙子……尾聲

楊顯之的酷寒亭劇內：

〔雙調〕新水令……沈醉東風……喬牌兒……七兄弟……梅花酒……收江南……尾聲

關漢卿切膾旦劇內：

〔雙調〕新水令……沈醉東風……雁兒落……得勝令……錦上花……么……清江引

等套，其曲調皆在十支以內，其格律是更近於諸宮調內所用的各套數的了。

至於纏達的一體，也曾經由諸宮調而傳達於元劇的套數裏。直接的像那末除一引一尾外，中間『只以兩腔遞且循環間用』者，元劇裏原是不多；然在正宮裏的許多套數的組織裏，我們還很明顯的看出這個影響來。試舉關漢卿的謝天香劇爲例：

〔正宮〕端正好……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窮河西……滾繡毬……倘秀才……呆骨朶……倘秀才……醉太平……三煞……煞尾

其以滾繡毬、倘秀才二調『遞且循環間用』正是纏達的方式。不僅漢卿此劇這樣。凡正宮端正好套，用到滾繡毬及倘秀才幾莫不都是如此的『遞且循環間用』的，惟其中並用『窮河西』，醉太平等等他曲，則與纏達有不盡同者，此蓋因中間已經過諸宮調的一個階段之故。

大抵連結若干支曲調而成爲一部套數，其風雖始於大曲（或雜劇詞）及唱賺，而發揮光大之，使之成爲一種重要的文體者則爲諸宮調無疑。元劇離開北宋的大曲及唱賺太遠。其所受的影響，自當得之於諸宮調而非得之大曲及唱賺（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其套數的組成法，已轉受元劇的若干影

響，故這裏不著）。

最後，更有一點，也是諸宮調給予元雜劇的不可磨滅的痕迹；那便是，組織幾個不同宮調的套數，而用來講唱（就元雜劇方面說來，便是扮演）一件故事。在大曲或唱賺裏，所用的曲調惟限於一個『宮調』裏的；他們不能使用兩個宮調或以上的曲子來連續唱述什麽。但諸宮調的作者們卻更有弘偉的氣魄，知道連結了多數的不同宮調的套數，供給他們自由的運用。這乃是諸宮調所特創的一個敍唱的方法。這個方式，在元雜劇裏便全般的採用着。雜劇至少有四折，該用四個不同宮調的套數；但像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劉東生的嬌紅記雜劇等，其卷數在二卷以上者，則其所需要的不同宮調的套數，往往是在八個乃至二十幾個以上的。這全是諸宮調的作者們給他們以模式的。

以上所述，係就雜劇受到諸宮調影響的各個單獨之點而立論，其實，那些影響原是整個的，不可分離的，不可割裂的。元雜劇是承受了宋、金諸宮調的全般的體裁的，不僅在支支節節的幾點而已；祇除了雜劇是邁開足步在舞台上扮演，而諸宮調卻是坐（或立）而彈唱的一點的不同。我們簡直可以說，如果沒有宋、金的諸宮調，世間便也不會出現着元雜劇的一種特殊的文體的。這大約不會是過度的誇大的話罷。鍾嗣成、涵虛子敍述北雜劇，都以董解元爲創始者。這是很有見地的。不過以董解元的一人，來代替了自孔三傳以下的許多偉大的天才們，未免有些不公平耳。

本文的草成，爲力頗劬。文中各表，皆不是幾天工夫所能寫就的。諸宮調的研究，除王國維氏引其端外，

今代尙未有他人着手。本文或足爲後來研究者的一個比較有用的參考物罷。

再者，本文將近草成，趙斐雲先生又示我以日本青木正兒氏所著的劉知遠諸宮調考一文。『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眞想不到恰於此時而有此一位同調的異國人在也！斐雲云：我們所傳錄的劉知遠諸宮調也係由青木氏之手而得。果爾，則誠當有『同氣相求之感』焉！青木氏中，精闢之見不少，惜不及引入本文中，這是很可惜的事。關於劉知遠諸宮調的年代問題，青木氏以爲要比董西廂爲古，這結論頗使我心折。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一日於北平。

盛世新聲與詞林摘豔

一

在雍熙樂府㊀未刊行之前，選錄南北曲最富的曲集，要算是盛世新聲和詞林摘豔了。楊朝英陽春白雪㊁十卷，載套數五十餘章，小令四百餘闋；他的太平樂府㊂九卷，載套數一百三十餘章，小令若干闋。其他像樂府羣玉㊃（五卷），樂府新聲㊄（三卷）等等，則所錄更少了。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㊅著錄無名氏南北宮詞十八卷，中州元氣十冊，似卷帙較多，卻絕不可得見，不知所載元人曲究有

㊀ 雍熙樂府十二卷，郭勳輯，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刊。

㊁ 陽春白雪有徐氏刊本，散曲叢刊本。

㊂ 太平樂府有四部叢刊本。

㊃ 樂府羣玉有傳鈔本，散曲叢刊本。

㊄ 樂府新聲有四部叢刊本。

㊅ 補元史藝文志，有原刊本，局刊本，二十五史補編本。

若干篇。

第一次著錄盛世新聲和詞林摘豔的書，當爲明高儒的百川書志：㊀

盛世新聲九宮曲九卷

盛世新聲南曲一卷

盛世新聲萬花集一卷

大明武宗正德年人編，三集總大曲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

詞林摘豔南北小令一卷

詞林摘豔南九宮一卷

詞林摘豔北八宮八卷

嘉靖乙酉吳江張祿校集；以盛世新聲博取欠精，速成多誤，復正魯魚，損益新舊小令，百九南調，百七十有七北調，南九宮五十三，北八宮兼別調二百七十八。詞林之精備者。㊁

高儒編輯此書目的時代，在嘉靖間，蓋和詞林摘豔的編者張祿同時；離開正德——盛世新聲的編輯時代——也不過二十餘年。崇禎間，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㊂也著錄：

㊀ 百川書志二十卷，有葉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

㊁ 見百川書志卷十八，頁十至十一。

㊂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有張氏適園叢書本。

盛世新聲九宮曲九卷，又南曲一卷，又萬花集一卷，正德中人所編，不知名氏。張祿詞林摘豔北八宮八卷，又南九宮一卷，又南北小令一卷，吳江人。㊀

錢遵王也是園書目㊁亦著錄：

詞林摘豔十卷

盛世新聲十二卷

高儒和黃虞稷都以為盛世新聲是十一卷，獨錢遵王作十二卷，正和今日所見諸本合。清初，庭臣們纂修明史，其藝文志全據千頃堂書目，㊂而獨削新聲、摘豔諸書不載。自此以後，新聲、摘豔便不復為人所知。諸清代藏書家書目，也無復有著錄之的。不料消聲匿迹二百五六十年後，忽復先後出現於人間。使我們有機會對於元、明間的散曲作一番更精密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幸運！

詞林摘豔的出現，似先於盛世新聲。吳瞿安先生最着急於曲集的收藏。我很早便知道他藏有此書。後來他將所藏交涵芬樓刊為奢摩他室曲叢，摘豔亦收入曲叢中，始得為我所讀到。我到北平，曾懇諸主藏者將摘豔及沈璟的南詞韻選二書見假。幸獲假得，置之案上者近一年，均得錄副（北平圖書館

㊀ 見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二，頁十七至十八。

㊁ 也是園書目見玉簡齋叢書。

㊂ 張鈞衡跋千頃堂書目云：『後本朝修明史，藝文一志，以此書作根柢而潤色之。』

也由我那裏錄一副本而去）。一二八之役，涵芬樓及其所藏，胥化爲灰燼，吳氏藏曲也多半失去，致瞿安先生有『曲者不祥之物也』㊀之嘆。然此二書獨以伴我北去而獲全。吳氏所藏摘豔，爲張祿原刊本（刊於嘉靖乙酉），㊁最爲罕見，聞他又藏有他本，爲萬曆間（？）徽藩所刊。惜未獲讀，不知有無歧異處。

我最初見到的一本盛世新聲爲周越然先生得之中國書店者；凡十二卷，有南北小令二卷，而無萬花集的名目。㊂曾向越然先生假得，窮二月之力，將其與詞林摘豔及雍熙樂府不同處，一一錄出。用力至劬，而自覺不爲無益。

後來，在北平故宮博物館圖書館又見到萬曆二十四年內府重刊的盛世詞調（卽盛世新聲）及萬曆二十五年重刊的詞林摘豔二書。前年，內府重刊本的詞林摘豔曾出現一部，爲琉璃廠邃雅齋所得。頗思獲得之，而終歸北平圖書館，心裏殊爲耿耿！而同時劉氏嘉業堂所藏重刊增益詞林摘豔㊃也影印了出來。去年春天，到了上海，在商務印書館藏書室裏，獲覩福州龔氏大通樓所藏殘本盛世新聲，㊄後竟附有萬花集二卷，爲之大喜欲狂！雖在上海僅有數日留，而不惜費一個整天的工夫，將萬花

㊀ 見吳氏敘盧前選曲（？）。

㊁ 嘉靖四年，卽公元一五二五年。

㊂ 周氏藏本盛世新聲首頁有孔昭燦之藏印，蓋係由山東孔氏藏書散出的。

㊃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印出。僅印百部，印工很壞。

㊄ 此殘本分訂二十册，存南曲二册，正宮二册，仙呂二册，中呂三册，南呂二册，雙調二册，越調二册，商調二册，萬花集三册。

集全部錄目而去。至是，關於新聲、摘豔二書，乃有充分的材料，足以供我們作比勘的研究了。

二

新聲、摘豔的關係究竟如何呢？我們都知道摘豔是增刪新聲而編成的。但其間，有多少的歧異呢？且此二書，坊間每多僞本，往往張冠李戴，將摘豔數卷混入新聲，或名爲新聲而實則仍爲摘豔。㊀這種種都有待於仔細的比勘與精密的研討的。

先講盛世新聲。

高儒和黃虞稷都以爲盛世新聲爲正德間人所編，不知名氏。周氏藏本，有新聲引：

夫樂府之行，其來遠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傳自漢、唐，北曲由遼、金、元至我朝大備焉。皆出詩人之口，非桑間濮上之音，與風雅比興相表裏，至於村歌里唱，無過勸善懲惡，寄懷寫怨。予嘗留意詞曲，間有文鄙句俗，甚傷風雅，使人厭觀而惡聽。予於暇日，逐一檢閱，刪繁去冗，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題曰：盛世新聲，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庶使人歌而善反和之際，無聲律之病焉。時正德十二年歲在彊圉赤奮若上元日書。㊁

㊀ 北平圖書館藏盛世新聲十二卷，題作張祿輯；實則不過混入摘豔數卷而已；又周氏所藏新聲疑亦混入摘豔數卷。

㊁ 正德丁丑，卽公元一五一七年。

在這『引』裏，編者自已不署名。張祿序詞林摘豔云：『正德間，哀而輯之爲卷，名之曰盛世新聲』，也不說是什麽人編的。劉楫爲摘豔作序，則云：『頃年，梨園中人，搜輯自元以及我朝，凡辭人騷客所作長篇短章，幷傳奇中奇特者，宮分調析，萃爲一書，名曰盛世新聲，版行已久。』這裏祇斷定了是梨園中人所輯，也沒有說出主名來。龔氏大通樓書目著錄此書，作：

盛世新聲二十卷，❶明戴賢刊本，白綿紙。

但原書題的是：

樵仙、戴賢、愚之校正刊行。

則刊行者仍不知其名氏；戴賢乃是爲之『校正』的。高儒離新聲的編成，不過二十餘年；張祿序摘豔時，離新聲的刊行，祇有八九年。在那時候已經不知道編刊者的名氏，現在更是『文獻無徵』。但我們若將『校正』者的戴賢卽作爲編者，當不會是很冒昧的。

盛世新聲的版本，今知者有：

（一）有『正德十二年序』本；

此本十二卷全，今藏周越然先生處；初以爲必是正德間原刊本。但有二可疑處：（1）通體卷帙不一律，或作『子集』、『寅集』、『亥集』，或作『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十一』；

---

❶按此實殘本；應作二十册。非原書有二十卷也。

（２）全部本無各曲作者名氏及劇曲原名，但到了末後數卷，忽增入作者名氏及雜劇名目。故疑是明代翻刻者將盛世新聲原書卷帙闕缺處，補以摘豔作爲全書刻出。更有一旁證：凡增入作者名氏及劇名的數卷，其內容文句也和摘豔竟無兩樣。刊工草率。

（二）正德間戴賢校正本；

此本今藏福建龔氏大通樓，殘存南曲一卷；正宮、仙呂、中呂、南呂、雙調、越調、商調各一卷；萬花集二卷；闕黃鍾一卷；大石調一卷。此本疑爲原刊本，正符百川書志及千頃堂書目所著錄的『九宮曲九卷，南曲一卷』之數，且萬花集自成一部分，別立名目，也正相合（惟卷數是二卷，非一卷；疑百川、千頃堂諸目誤）。刊工至精。

（三）重刊盛世詞調本；

此爲萬曆二十四年，內府所刊，刊工甚精，今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凡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

（四）張祿輯盛世新聲本；

今藏北平圖書館，凡十二卷，嘉靖刻本；中雜詞林摘豔若干卷，而將中縫挖改重印，故將新聲竟作爲『張祿輯』的了。此是僞本，最不可據。

除了第四本不必注意之外，其餘三本都可加以仔細的比勘。

（１）『子集』正宮，周氏藏本凡錄端正好『享富貴受皇恩』以下套數三十章。

戴賢校本同上。
『詞調』本同上。
（2）『丑集』黃鐘宮，周氏藏本凡錄醉花陰『國祚風和太平了』以下套數二十五章。
戴賢校本闕此卷。
『詞調』本同周藏本。
（3）『寅集』大石調周氏藏本凡錄『空外六花番』以下套數十四章。
戴賢校本闕此卷。
『詞調』本同周藏本。
（4）『卯集』仙呂，周氏藏本凡錄『花遮翠擁』以下套數二十七章。
戴賢校本同上。
『詞調』本同上。
（5）『辰集』中呂，周氏藏本，凡錄『裹帽穿衫』以下套數三十一章。
戴賢校本同上。
『詞調』本同上。
（6）『巳集』南呂，周氏藏本，凡錄『皇都錦繡城』以下套數五十三章。
戴賢校本同上。

『詞調』本同上。

（7）『午集』雙調，周氏藏本，凡錄『碧天邊一朶瑞雲飄』以下套數三十三章。

戴賢校本同上。

『詞調』本同上。

（8）『未集』越調，周氏藏本，凡錄『四海安然』以下三十二章。

戴賢校本凡錄三十四套。

『詞調』本同戴本。

這一集，周本最可怪，每套下皆注明作者及題目，且全同摘豔所注者。疑係『盛世』原版闕失，故以摘豔版拼合補足之。

（9）『申集』商調，周氏藏本，凡錄『黃梅細絲江上雨』以下套數三十三章。

戴賢校本同上。

『詞調』本同上。

（10）『酉集』南曲，周氏藏本，凡錄『喜逢吉日』以下套數四十六套。

戴賢校本僅有三十六套，疑此本闕失了一部分。

『詞調』本亦爲四十六章。

（11）『戌集』，周氏藏本，凡錄『南呂一枝花』『絲絲楊柳風』以下套數十二章，普天樂『洛陽

花梁園月』以下小令一百四十九闋（周氏藏本南北小令名目，亦不另立其他名目）。

戴賢校本，此集爲『萬花集』前卷，當是原本的面目。

『詞調』本（作亥集）凡錄曲牌五十一個，小令數目當時未及記下（原書在北平，未能查考）。

（12）『亥集』，周氏藏本（南北小令不分，亦不另立其他名目），凡錄折桂令：『想多情恨殺薄情』以下南北小令三百五十九闋。

戴賢校本，此集作『萬花集後』。

『詞調』本（作戌集）凡錄曲牌五十三個，小令數目未詳（當時未及錄下）。

『詞調』本『戌』、『亥』二集，當係將萬成集前後卷裏的南北小令，清理出來，將南小令及北小令分別各列一集；當時翻刻此書時，必受到摘豔影響很大。

把上面各本的異同比勘了一下之後，我們可以知道，新聲十二卷的面目，是各本大致相同的。周氏藏本及『詞調』本雖無萬花集的名目，但萬花集全部實已包含於其中。我們嘗憾不得一見所謂萬花集者，今則，此謎可以釋然了。假如我們不發見了戴賢本新聲，這個結論是永遠不會得到的。綜上三本盛世新聲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凡包括：

九宮曲九卷，計套數二百七十八章；

南曲一卷，計套數四十六章；

以上共套數三百二十四章；

萬花集二卷，計套數十二章，小令五百零八闋，和原序所謂：『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及百川書志所謂：『三集總大曲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者略有不符。今本小令固有『五百餘闋』，而套數（大曲）則各本皆僅『三百二十四章』，和所謂『四百餘章』者，相差甚遠。或係編者所謂『四百餘章』，乃是擧其『成數』，誇大的言之歟？

萬花集內容最爲複雜，錄小令，也錄套數，疑原係獨立的一書，被新聲編者采來附錄於後的。

三

盛世新聲編刊於正德十二年，但過了九年（嘉靖四年），張祿的詞林摘豔便也刊行了。詞林摘豔只有十卷，但在實際上其篇幅是不比盛世新聲少的；新聲裏萬花集分前後二集，摘豔卻把她合併爲『南北小令』一卷了。

編摘豔的張祿，其名氏是不大爲人所知的。百川書志以他爲吳江人，他自己也自署爲『東吳張祿』，自序末，又有一塊圖章，字爲『吳江主人』。劉楫爲摘豔作序云：

> 康衢擊壤之歌，樂府之始也。漢魏而下，則有古樂府，猶有餘韻存焉。至元、金、遼之世，則變而爲今樂府。其間擅場者如關漢卿、庾吉甫、貫酸齋、馬昂夫諸作，體裁雖異，而宮商相宜，皆可被於絃竹者也。我皇明國初，則有谷子敬、湯舜民、汪元亨諸君子，迭出新妙。連篇累牘，散處諸集，好事者不能遍觀而盡識，往往以爲恨。

> 頃年梨園中搜輯自元以及我朝，凡辭人騷客所作長篇短章，并傳奇中奇特者，宮分調析，萃爲一書，名曰、盛世新聲，版行已久。識者又以爲泥文彩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彩。下此，則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心綉腹之爲懿。吳江張均天爵，好古博雅之士，間嘗去其失格，增其未備，訛者正之，脫者補之，粲然成帙，命之曰：詞林摘豔。將繡梓以傳，而求序於余。余嘉其志勤而才贍也。使此集一出，江湖遊俠，長安豪貴，欲求樂府之淵藪，一覽可見，豈不爲大快哉！故不辭而爲之序。時嘉靖乙酉歲仲秋上吉野舟劉楫識。

這序裏，對於張祿的生平，並沒有給我們以多少的光明，只知道他字天爵，是一位『好古博雅之士』。吳子明的後跋云：

> 詞林摘豔一書，命名者取其收之多而擇之精也。野舟劉子序之詳矣，余復何言。然觀其所載，固多桑間濮上之音，而閨閣兒女之言，亦有托此諭彼之旨；間又有忠臣烈士，信友節婦，形容宛轉，雜出於其間，皆可以興發懲戒，有關於風化，不獨爲金樽檀板之佐而已。此則集書者之微意。故於末簡跋而出之。
>
> 皇明嘉靖乙酉中秋前一日
>
> 康衢道人吳子明書於南華軒中

這跋更怪，連『集書者』的名氏都不曾表白出來。難道張祿乃是一位書估之流的人物，故學士大夫們便不屑提及其姓氏麼？

張祿自己的序，也只是敘其成書的經過，俾觀者『幸憐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

他家裏似是很有些財產的，有所謂友竹軒，㊀汚隱軒，㊁蒲東書舍㊂諸建築，故他又自號友竹山人、蒲東山人。㊃我們所知道的他的生平，僅此而已。重刊增益詞林摘豔上面，另有他一篇序，末署『吳江中汙張祿天爵』，則他的軒名汚隱，是從中汙這個地名出來的。

詞林摘豔的版本，今知者有：

（一）嘉靖乙酉（四年）張氏原刊本，凡分甲、乙等十集，每集有小引一篇。今藏長洲吳氏。此是原刊本，最精工可靠（每頁二十行，行二十字）。

（二）嘉靖己亥（十八年）㊄張氏『重刊增益』本；分十卷，無小引。今藏吳興劉氏嘉業堂（每頁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三）萬曆間（？）徽藩刊本（未見），今藏長洲吳氏。

（四）萬曆二十五年內府重刊本（每頁十八行，行二十一字）。

今有兩本，一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藏北平圖書館。

㊀ 見摘豔丁集小引。

㊁ 見摘豔乙集小引。

㊂ 見摘豔壬集小引。

㊃ 見摘豔乙集小引。

㊄ 嘉靖十八年，即公元一五三九年。

第二本，即所謂張氏自己（重刊增益）本，頗可疑。其序也和嘉靖乙亥刊本大同小異：

詞林摘豔序

今之樂，猶古之樂，殆體製不同耳。有元及遼、金時文人才士，審音定律，作爲詞調。逮我皇明，益盡其美。謂之今樂府。其視古作，雖曰懸絕，然其間有南有北，有長篇小令，皆撫時即事，托物寄興之言。詠歌之餘，可喜可悲，可驚可愕，委曲宛轉，皆能使人興起感發，蓋小技中之長也。然作非一手，集非一帙，或公諸梓行，或秘諸謄寫。好事者欲遍得觀覽，寡矣。正德間，裒而輯之爲卷，名之曰盛世新聲，固詞壇中之快覩。但其貪收之廣者，或不能擇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訛舛。見之者往往病焉。余不揣陋鄙，於暇日正其魚魯，增以新調。不減於前謂之林，少加於後謂之豔，更名曰詞林摘豔，鋟梓以行。四方之人，於風前月下，侑以絲竹，唱詠之餘，或有所考，一覽無餘，豈不便哉！觀者幸憐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時嘉靖乙酉仲秋上吉東吳張祿謹識。

重刊增益詞林摘豔敍

蓋聞今樂猶古樂也，殆體製有殊，音韻有別，故胡元、遼、金騷人墨客，詳審音律，作爲九宮樂府。逮我皇明，益盡其美。亦有太平樂府，昇平樂府，使小民童稚，歌於閭巷，以樂太平之治化。作非一人，集非一手，或梓行謄錄，欲遍覽而寡矣。正德間，分宮析調，輯之爲卷，曰：盛世新聲，固詞壇中之快覩者。但貪收之廣而成之速，未暇詳考。見者病之。予又不揣鄙俗，即於暇日復證魯魚，增以新調，易之爲詞林摘豔，行之亦久。況今時音有變，收覽未備，須少加焉。更名爲增益詞林摘豔，命工鋟梓以行。與四方騷人墨士，去國思鄉，於臨風對月之際，詠歌侑觴，以釋旅懷，豈不便哉！見覽者幸勿以狂妄見咎！時嘉靖己亥仲春五日吳江中汙張祿天爵謹識。

這兩本刊行的時代相距十五年，張祿是頗有自加『增益』的可能的。但『增益』的編輯，便草率得多了；差不多加入的曲子大半是沒有作者的名氏的。我很懷疑這一本也許是書估冒名的東西。如果是張氏自加『增益』，那篇序不應該那末雷同；有許多話差不多都是重敘一遍的——雖然更易了幾字數語。

甲集『南北小令』；南小令原刊本凡錄一百零九闋，『增益』本則增加了一百零四闋，共有二百十三闋。北小令原刊本凡錄一百七十七闋；『增益』本闕。

乙集『南九宮』，原刊本凡錄套數五十三章，『增益』本則錄五十四章，增出了香遍滿：『柳徑花溪』及一江風：『景無窮』二章，而刪去了繡帶兒：『乾坤定民生遂養』一章。

丙集『中宮』，原刊本凡錄粉蝶兒：『萬里翺翔』以下套數三十八章，『增益』本完全相同。

丁集『仙呂』，原刊本凡錄點絳脣：『爲照芳妍』以下套數二十九章，『增益』本凡錄三十四章，多出了：

（一）『發憤忘食』，（二）『國泰隆昌』，

（三）『月令隨標』，（四）『穀雨初晴』，

（五）『金谷名園』。

等五章。

戊集『雙調』，原刊本凡錄新水令：『燕山行勝出皇都』以下套數三十四章，『增益』本凡錄四十三章，多出了：

(一)『酒社詩壇』，(二)『朝也想思』，
(三)『碧天邊一朵瑞雲飄』，(四)『鬱葱佳氣靄寰區』，
(五)『萬方齊賀大明朝』，(六)『花柳鄉中自在仙』，
(七)『爲紅妝曉夜病懨懨』，(八)『燕鶯巢強戀做鳳鸞帷』，
(九)『枕痕一線界胭脂』。

等九章。

己集『南呂』，原刊本凡錄占春魁：『金風送晚涼』以下套數四十一章，『增益』本凡錄六十五章，多出了：

(一)『箭空攢白鳳翎』，(二)『海棠嬌膏雨滋』，
(三)『心如明月懸』，(四)『玉溫成軟款情』，
(五)『玳筵排翡翠屏』，(六)『霜翎雪握成』，
(七)『恰三陽漸暖辰』，(八)『溫柔玉有香』，
(九)『鋤瓜畦謗邵平』，(十)『雨堤煙柳垂』，
(十一)『黃花助酒情』，(十二)『烏鬢綰髻移』，
(十三)『蜂黃散曉晴』，(十四)『眉巃翠葉凋』，
(十五)『瘦身軀難打捱』，(十六)『瑤池淡粉妝』，

(十七)『鴻鈞轉管莩』，(十八)『三春和暖天』，
(十九)『久存忠孝心』，(二十)『珍奇上苑花』，
(二十一)『休將斑竹題』，(二十二)『乾坤旺氣高』，
(二十三)『草廈底茅庵小』，(二十四)『象牙牀孔雀屏』，
(二十五)『夷山風月情』。

等二十五章，但刪去了原刊本裏的『月明滄海珠』一章。

庚集『商詞』，及刊本凡錄河西後庭花：『走將來涎涎鄧鄧冷眼兒睖』以下套數三十章，『增益』本凡錄四十章，多出了：

(一)『倚蓬窗慘傷秋暮早』，(二)『萬方寧仰賀明聖國』，
(三)『想雙親眼中流泪血』，(四)『乍離別這場憔悴損』，
(五)『金殿上慶雲祥霧遶』，(六)『花影月移風弄柳』，
(七)『柳眉攢倦聽簷外鐵』，(八)『二十年錦營花陣里』，
(九)『貪慌忙棘針科抓住戰衣』，(十)『殿頭官恰纔傳聖勑』。

等十章。

辛集『正宮』，原刊本凡錄端正好：『墨點柳眉新』以下套數三十五章，『增益』本凡錄三十四章，刪去了『享富貴受皇恩』一章。

壬集『黃鍾附大石調』，原刊本凡錄黃鍾願成雙：『春初透，花正結』以下套數二十九章，又大石調驀山溪：『冬天易晚』套數一章，共三十章，『增益』本凡錄套數三十二章，多出了：

（一）『滿腹內陰陰似刀攪』，　（二）『日月長明興社稷』。

等二章。

癸集『越調』，原刊本凡錄鬬鵪鶉：『百歲光陰』以下套數三十五章，『增益』本凡錄三十六章，多出了：

（一）『舉意兒全別』，　（二）『聖主寬仁』，

等二章，但刪去了『講燕趙風流莫比』一章。

經過了仔細校勘之後，便可以斷定，這『增益』本決非張祿所編，那篇『序』也是假冒的。原來乃是某一位書估取摘豔的殘本而以盛世新聲的一大部分的東西併合了印出來的，故摘豔原有的反被刪去（或闕佚）一些，而盛世新聲有的卻往往都加入了；其每章多無題目及作者姓氏之處，也顯然是照鈔盛世新聲的。我很懷疑：這一位編者簡直不曾費力，乃是收買了摘豔和新聲的兩副殘版，合併了印出，而强冠以『增益詞林摘豔』之名以資號召的。但也有可能的是：摘豔刊行了之後，刪去了新聲裏的好些曲子，不爲一部分的讀者所滿，故書估遂乘機再將新聲所有的，刊入於摘豔之內，而名之曰『增益』。張祿是一位很有眼力，很富學識的人，決不會自己破壞了他自己的選擇的標準的。

第三種徽藩刊本，我未見，不知內容如何；至第四種內府重刊本，則內容又和原刊本及『增益』

本不大相同，不僅所收曲子數目相殊，卽其次序也前後不同；㊀惜此書在北平，不能見到，難以再作仔細的比勘。

摘豔版本的問題，比新聲更爲複雜；內府重刊本增出了曲子不少，不知依據何書採入。今所能執以和新聲作比較研究的，自當據張氏原刊本。把摘豔本身的版本問題，留待將來有機會再說。

四

詞林摘豔凡錄『南北小令』二百八十六闋，『南九宮』套數五十三章，『北九宮』套數二百七十二章；總凡套數三百二十五章，較之盛世新聲所載，小令減少了二百二十二闋，幾刪去了半數；套數則相差無幾。㊁然其中或刪，或增，內容卻不大相同。

摘豔究竟刪去了些什麼呢？張祿評新聲道：『但其貪收之廣者，或不能擇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訛舛。』則其所『去』者乃是其『粗』者，『訛舛』者或『失格』者。這刪去的南北九宮的套數部分，凡有六十五章，又萬花集套數四章：

㊀ 萬曆二十五年內府重刊詞林摘豔目錄。（甲集）黃鍾三十五章；大石調八章；（乙集）正宮四十一章；（丙集）仙呂四十章；（丁集）中呂四十九章；（戊集）南呂六十六章；（己集）雙調五十三章；（庚集）越調四十六章；（辛集）商調四十三章；（壬集）南曲八十一章；（癸集）南小令五十四調，北小令四十七調。

㊁ 新聲連萬花集共錄南北套數三百三十八章，較摘豔多十三章。

(一)『南九宮』部分刪去香遍滿『柳徑花溪』及一江風『景無窮』二章；

(二)『仙呂』部分刪去『發憤忘食』，『國泰隆昌』，『月令隨標』，『穀雨初晴』，『金谷名園』等五章；

(三)『雙調』部分刪去『碧天邊一朵瑞雲飄』，『鬱葱佳氣靄寰區』，『萬方齊駕大明朝』，『花柳鄉中自在仙』，『爲紅妝曉夜病懨懨』，『燕鶯巢强戀做鳳鸞帷』，『枕痕一線界胭脂』等七章；

(四)『南呂』部分，刪去了『箭空攢白鳳翎』，『海棠嬌膏雨滋』，『心如明月懸』，『玉溫成軟款情』，『玳筵排翡翠屏』，『霜翎雪握成』，『恰三陽漸暖辰』，『溫柔玉有香』，『鋤瓜畦訪邵平』，『雨堤煙柳垂』，『黃花助酒情』，『烏髮縮髻鴉』，『蜂黃散曉晴』，『眉麄翠葉凋』，『瘦身軀難打捱』，『瑤池淡粉妝』，『鴻鈞轉管莩』，『三春和暖天』，『久存忠孝心』，『珍奇上苑花』，『休將斑竹題』，『乾坤旺氣高』，『草廈底茅庵小』，『象牙牀孔雀屏』，『夷山風月情』等二十五章，算是刪得最多。

(五)『商調』部分，刪去了『萬方寧仰賀明聖國』，『想雙親眼中流泪血』，『乍離別這場憔悴損』，『金殿上慶雲祥靄遶』，『花影月移風弄柳』，『柳眉攢倦聽簷外鐵』，『二十年錦營花陣里』，『貪慌忙棘針科抓住戰衣』，『殿頭官恰纔傳聖勑』等九章。

(六)『黃鍾附大石調』部分，刪去的也不少。『黃鍾』部分只刪了『滿腹內陰陰似刀攪』及『日月長明與社稷』二章；『大石調』部分則盛世新聲所錄『空外六花番』(青杏子)等十四章，只選了『冬天易晚』(驀山溪)一章，其餘十三章全被刪去。

（七）『越調』部分，刪去了『舉意兒全別』及『聖主寬仁』二章。

『正宮』和『中呂』兩集則沒有被刪去的。

在被刪去的曲子裏，儘有很好的，像雙調新水令：『爲紅妝曉夜病懨懨』一章內的：

〔七弟兄〕這愁悶漸漸，旋添上眉尖；我將他模樣心坎兒上頻頻念，小名兒不住口中呫。相思病害煞何曾厭！

〔梅花酒〕任傍人語句兒拈，我也索等等潛潛，搯搯拈拈，眼角眉尖。到如今祆神廟烈火燒，藍橋下水沖淹，並頭蓮手內撏，隔紗窗透銀蟾，金錢卦懶去占。門半掩簇珠簾，消蘭麝倦重添。

像南呂一枝花：『蜂黃散曉晴』『眉黛翠葉凋』等都可算是絕妙好辭，不知張氏爲什麼棄去了她們。但大部分被刪去的卻都還是些無謂的頌揚的和寫景應時的曲子，陳腐的情歌豔語，以及無病呻吟的『便休題半星兒蠅利蝸名』那一套的『休居樂府』式的文字。

在當時張氏選擇取捨的時候，是頗費苦心的；他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批評見解，自己的鑑賞標準；而對於曲律的『合格』與否，也是他的最主要的取捨之準的之一。就他所棄去的南北九宮部分的套數六十五章（佔全書五分之一），萬花集裏的套數四章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氏乃是一個正統派的批評家，最謹嚴的守着曲律，努力於保存典雅的作風，而排斥嘲笑粗野以及無聊的篇什的。但有一部分情辭，時令曲，頌聖語卻還不能完全去掉，恐怕這是因爲：那些篇什傳唱頗盛，而詞林摘豔卻是供給歌唱者參考的書的緣故。❶

❶ 摘豔，南呂一枝花，春情『風寒翡翠幃』一章下注云：『此詞不工，因俗搬演，姑載於此。』類此之說明，不止一處。

其實，一部分張氏所認為嘲笑、粗野，不登大雅的篇什，卻正是民間野生的最好的抒情歌曲。這一部分的被割棄，確是很可遺憾的。

五

摘豔所增入的『新調』究竟有多少呢？在『小令』部分，南小令增了些，而北小令則刪得多而增得少。⊖『套數』部分，增入的很不少，恰好可以和刪去的數目略相等。

『南九宮』部分增入了九章：

（一）山桃紅：『暗思金屋配合春嬌』，　（二）畫眉序：『元宵景堪題』，

（三）二郎神慢：『從別後正七夕』，　（四）畫眉序：『盛世樂昇平』，

（五）掛眞兒：『鸞凰同聘』，　（六）風入松：『聖明君過禹湯』，

（七）香遍滿：『因他消瘦』，　（八）八聲甘州：『眠思夢想』，

（九）繡帶兒：『乾坤定民生遂養』。

這九章，像『暗思金屋配合春嬌』（無名氏散套），『因他消瘦，春來見花眞個羞！羞問花時還問柳。

⊖ 關於南北小令部分的增刪問題，別見作者跋萬花集一文，這裏不列舉。

柳條嬌且柔，絲絲不綰愁；幾回暗點頭，似嗔我眉兒皺』（陳大聲，春情），都是寫得很深刻的；但像『元宵景堪題』，『盛世樂昇平』，『聖明君過禹湯』一類卻便是『應景』『頌揚』一流的陳腐、無聊之作了。爲了這一類『曲集』，原是供『四方之人，於風前月下，侑以絲竹，唱詠之餘，或有所考』的，故於這一類流行之曲便也不能不收入。

『中呂』部分，增入了七章：

（一）『萬里翺翔』，（二）『江景蕭疏』，
（三）『皓月澄澄』，（四）『驕馬金鞭』，
（五）『三弄梅花』，（六）『執手臨歧』，
（七）『守道窮經度日』（搬涉調哨遍）。

『江景蕭疏』是元大都歌妓王氏作的散套，其中：

〔鬪鵪鶉〕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個心上才郎，多一個脚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飯，百無是處；交我那里告訴！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獄。

一曲最爲人所傳誦。『皓月澄澄』爲無名氏雲窗夢雜劇第三折，『守道窮經度日』爲明呂景儒散套（莊子歎骷髏），都是很罕見的。

『仙呂』部分也增入了七章：

（一）『爲照芳妍』，（二）『春光豔陽』，

（三）『楊柳絲柔』，（四）『淑氣融融柳吐烟』，
（五）『月朗風淸』，（六）『紅雨紛紛』，
（七）『驕馬吟鞭』。

『爲照芳姸』，題作『十美人賞月』，元王伯成作，蓋卽天寶遺事（諸宮調）裏的一章。

『雙調』部分增入了八章：

（一）『燕山行勝出皇都』，（二）『碧桃花外一聲鐘』，
（三）『枕痕一線印香腮』，（四）『新夢靑樓一操琴』，
（五）『翠簾深護小房櫳』，（六）『霽景融和』，
（七）『紫簫聲斷彩雲低』，（八）『有石奇峭本天成』。

『南呂』部分增入了十二章：

（一）『金風送晚涼』，（二）『鳳臺寶鑑分』，
（三）『風流誰可如』，（四）『衰香綿柳絮輕』，
（五）『薔薇滿院香』，（六）『金風凋楊柳衰』，
（七）『靑山失翠微』，（八）『絲絲楊柳風』，
（九）『月明滄海珠』，（十）『左右依兩壁山』，
（十一）『西風昨夜生』，（十二）『風寒翡翠幃』。

『商調』部分增入了六章：

（一）『走將來涎涎鄧鄧冷眼兒睞』，

（二）『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三）『剔團圞月明天似洗』，

（四）『寒風布野』，（五）『瑣窗寒井梧秋到早』，

（六）『碧天晴著殘秋漸交』。

『正宮』部分增入了六章：

（一）『墨點柳眉新』，（二）『一枕夢魂驚』，

（三）『不覩事折鸞凰』，（四）『一班兒扶社稷衆英賢』，

（五）『正團圓成孤零』，（六）『美甘甘錦堂歡』。

『黃鍾』部分增入了七章：

（一）『春初透花正結』，（二）『行李蕭蕭倦修整』，

（三）『羞對鶯花綠窗掩』，（四）『窗外芭蕉戰秋雨』，

（五）『殢酒簪花異鄉客』，（六）『春意融和鳳城裏』，

（七）『破鏡重圓帶重結』。

『越調』部分增入了五章：

（一）『百歲光陰』，（二）『院落春餘』，

（三）『良友會題』，　（四）『燕燕鶯鶯』，

（五）『講燕趙風流莫比』。

以上共增入『南北九宮』六十七章。

這些『增入』的曲子，有許多是非常的重要的；有不見於其他曲集的東西；有已佚的雜劇殘文；也有許多無名氏的作品，原是最好的民歌，如果沒有張氏把他搜輯起來，到現在我們是永遠不會讀到的。但其中『中呂』的『驕馬金鞭』一章，『雙調』的『枕痕一線印香腮』、『新夢青樓一操琴』二章，『南呂』的『金風送晚涼』、『鳳臺寶鑑分』、『絲絲楊柳風』三章，『黃鍾』的『春初透花正結』一章，『越調』的『講燕趙風流莫比』一章，原來都是萬花集裏面所有的，張氏卻把它提到『北九宮』裏面去了。故實際上，他所增入者只有五十九章。

萬花集一部分，原是最雜亂無章的，有套數，也有小令；後集裏南北小令又混雜在一處，分別不開。張氏卻把它們仔細的清理一過，將套數提歸到前面應該歸列在那裏的地方；同時，將南北小令也各從其類，分了開來。這樣，眉目便清楚得多了。

茲將新聲和摘豔的增刪的關係，列一表如下：

	盛世新聲	詞林摘豔	刪	增
正宮	29	35	0	6

南北九宮										萬花集			
黃鍾	大石調	仙呂	中呂	南呂	雙調	越調	商調	南曲	總計	套數	小令		總計
											前	後	
25	14	27	31	53	33	34	33	46	325	12	49	359	508
											北小令	南小令	
30	1	29	38	41	34	35	30	53	326	(選8)(已計入前)	177	109	286
2	13	5	0	25	7	2	9	2	65	4			
7	0	7	7	12	8	5	6	9	67				

六

關於『訛者正之』（張氏所謂『正其魯魚』）的部分，我曾經費了兩個月的工夫從事於此；將摘豔各曲和新聲字句不同處，一一爲之校注出來。[一] 大抵張氏所改正者，以屬於訛字，或別字爲最多。

『箏』張改正作『箏』（正宮）
『淅淅』張改正作『淅淅』（黃鍾，國祚風和）
『心懷悒快』張改正作『心懷悒怏』（黃鍾，鴛鴦浦）
『自村量』張改正作『自忖量』（同前）
『解雨花』張改正作『解語花』（黃鍾，寶髻高盤）
『十二簾籠』張改正作『十二簾櫳』（仙呂，花遮翠擁）
『天心照鑒』張改正作『天心昭鑒』（仙呂，書來秦贏）
『剛來札』張改正作『剛半札』（仙呂，嬌豔名娃）
『藜藿』張改正作『藜藿』（中呂，裸帽穿衫）

[一] 見作者盛世新聲校注一文。

『花須開榭』張改正作『花須開謝』（中呂，花落春歸）

『馬啼兒』張改正作『馬蹄兒』（中呂，鷹犬從來無價）

『酒廬』張改正作『酒壚』（越調，簑笠做交遊）

『望百蝶』張改正作『望百堞』（越調，帝業南都）

『重伊州』張改正作『重伊周』（南呂，心懷雨露恩）

『語善聲低』張改正作『語顫聲低』（南呂，蹙金蓮）

以上是隨意從校勘記裏舉出的十多個例子。那些訛字，在盛世新聲裏是觸處皆是的，這部書大約是梨園刻本，故訛字、別字不能免。張氏在這一方面盡了不少的改正之力。但摘豔也偶有刻錯的字，像：

『因信全無』『波濤萬仗』（以上均見中呂，畫閣消疎）

『急急似漏網』（仙呂，秦失邦基）

『一般楊春』（仙呂，十載寒窗）

等等，那些錯誤都是顯然可見的。

其次，襯字的增刪或更改處也頗不少；惟在這一方面，是非卻很難講了。不知張氏所改，有無以其他善本爲依據。如果僅憑個人的直覺的見解去臆改，那是很危險的。

『呀我則見』張無『呀』字（中呂，寶殿生涼）

『更那堪』張改作『捱不的』（中呂，銀燭高燒）

『強如俺那塵世好』張無『那』字（黃鍾，國祚風和）

『再誰想』張改作『何時再』（黃鍾，風擺青青）

『這些時琴閑』張無『這些時』三字

『則我這身心』張無『則我這』三字（以上南呂，風吹楚岫）

『你看那桃紅』張無『你看那』三字（南呂，花間杜鵑）

『怎對人呵暗沈吟』張無『怎對人呵』四字（商調，猛聽的）

『尋一個勝似你的』張無『尋一個……的』四字（商調，迤邐秋）

張氏對於『你看那』『這些時』那一類的襯字，是頗不以爲有什麼作用的，故都刪了去。這對於原文至少是不忠實，——不必說是：去了這些襯字會失了什麼婉曲的韻味了。

在曲調一方面，張氏對於盛世新聲，也有增刪、更改及前後移動之處。

所謂增刪者，像南曲『幽窗下』裏，盛世僅作『十樣錦』一名，張氏明增出各曲調名；『群芳綻錦蘚』裏，張氏增出『么篇』一曲；萬花集『鳳臺寶鑑分』裏，張氏增出『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三曲。

所謂前後移動者，像南曲『花月滿春城』裏，第二畫眉序本在第一神仗兒之後，張氏則顚倒之。

所謂更改者，像『南呂』『銀杏葉』尾聲，張氏作黃鍾尾聲；萬花集裏，有一『水仙子』，張氏改

作『凌波仙』。南曲裏，『喜遇吉日』的尾聲，張氏改作『餘音』；『花底黃鸝』的尾聲，他也改作『餘音』。

張氏在這一方面的功罪不易論定。他難免沒有師心自用之處；這對於原文的完整的美，常要有所損害。好在原文具在，今日尚可加以比較，原文的眞樸之美，尚不至於因經了潤飾之後而盡失其本來面目。——張氏所改尙少，他還可算是一位謹愼小心的編訂者；到了郭勛編刊雍熙樂府時，便不客氣的用大刀闊斧來增刪原文了。

七

張祿改訂新聲爲摘豔，最有功者爲加注作者姓氏及雜劇戲文名目的一點。楊朝英的太平樂府及陽春白雪均注出作者姓氏；涵虛子的太和正音譜於所引雜劇名目及散曲作者也均極仔細的一一注出。但像新聲和雍熙樂府等書，便只錄『曲』子，不問來歷了。作者的姓氏既全不注出，又喜亂改原文，於是有許多明明是元人的曲子，卻被硬生生的將『元』作『明』，㊀儼然成爲明人的著作了。又有許多雜劇既被埋沒了原名，又被妄增上『題目』，彷彿便變成了『散曲』。㊁這些妄作胡爲之處，對於

㊀ 如關漢卿南呂一枝花：杭州景中有『大元朝新附國』語，雍熙樂府竟將『大元朝』改作『大明朝』變成不通了。

㊁ 絲竹芙蓉亭雜劇，雍熙樂府擅增『題情』的題目於前，便變成了散曲了。

讀者最爲有害。不知曾貽誤了、迷惑了多少研究者。但有了張祿的這一番『加注』的工作，不僅使新聲有了嶄新的面目，把她從黑漆一團的伶人的脚本書裏救出，而且使我們研究雍熙樂府的人，也可以從這裏獲得了不少的幫助。詞林摘豔之所以有勝於新聲而爲我們所特別注意與感謝者，這一點當爲最大的原因。

摘豔所錄戲文，爲數不多，總計不過七套；所錄戲文名目，僅爲：

（一）下江南戲文，（二）玩江樓戲文，
（三）拜月亭，（四）南西廂記，
（五）王祥戲文，

等五本，均爲無名氏作，其中南西廂記共選三套，爲最多。這部南西廂記和今日所見的李日華改編的及陸采所作的均不相同，當是最古的一本了。

雜劇所錄獨多；我們可以在那裏獲得了不少元及明初人雜劇的遺文逸曲。在所錄雜劇三十四本裏，今有全本見存者不過麗春堂、梧桐雨、漢宮秋、虎頭牌、翰林風月、倩女離魂、追韓信、范張雞黍、兩世姻緣、金童玉女、氣英布、風雲會、抱妝盒、貨郎擔等十四本耳。其餘二十本皆爲令我們見之驚奇的新發見的名劇。這二十本雜劇，多者選至三折，則全劇所殘闕者不過四之一耳。但以僅選一折者爲最多；而卽此四分之一的戲文的保存，對於我們研究元劇者已不無很大的幫助。我們在那裏可以得到不少的漂亮文章；像：

王實甫的販茶船、絲竹芙蓉亭；

白仁甫的流紅葉、箭射雙雕；

高文秀的謁魯肅；

費唐臣的風雪貶黃州；

鮑吉甫的死哭秦少游；

無名氏的蘇武還鄉、杜鵑啼。

都是讀之惟恐其欲盡的；而讀了這殘存的一二折，更令人想望其亡佚了的部分的『絕妙好辭』的不可得見而抱憾無窮。我們實不能不對臧晉叔這位『孟浪漢』有些不滿。元人百種曲下駟之作不少，他爲何棄此取彼，實不可解！

其他像李取進的欒巴噀酒、石子章的秋夜竹窗夢、趙明遠的范蠡歸湖、劉東生的月下老問世間配偶等都還不失爲佳作。

關於散曲一部分，張氏用力尤劬。戲曲部分，合戲文雜劇計之，僅錄劇三十九本凡有套數五十七章，僅佔全書六之一耳；其餘六之五以上，皆散曲也。

南曲部分，無名氏之作最多；文獻無徵，故作者最不易考。南曲套數全部不過五十三章，而無名氏之作已佔三十八章，其中以陳大聲之作爲最多。

元人所作南曲，最不易得見，而這裏錄趙天錫、李邦祐、杲元啓諸人南小令，至十餘首之多；實

爲我們研究南曲最好的資料。

張祿所選『黎陽王太傅』，當卽爲王越（越濬人，濬卽黎陽）。所謂『太原寧齋老人』，疑卽是『寧獻王』朱權。權久封大寧，頗有自號寧齋的可能。

北曲部分所選，元人之作不少，明人尤多不見於他書者。元人入選的有：

關漢卿、王元鼎、王伯成、吳昌齡、貫酸齋、孛羅御史、童童學士、馬致遠、杜善夫、李文尉、李致遠、李好古、李邦甚、李子昌、李愛山、庾吉甫、商政叔、趙明道、馬昂夫，里西瑛、馬九皐、侯正卿、宋方壺、胡用和、孫季昌、趙彥輝、徐甜齋、鄭德輝、喬夢符、曾瑞卿、周仲彬、張碧山、呂止庵、范子安、沈和甫、高栻、方伯成、葛石斧、楊景賢、王廷秀、歌妓王氏，致坊曹氏，黑老西、杲元啓、張小山、周德淸、劉廷信、蘭楚芳等四十餘人。李文尉、李好古、沈和甫、吳昌齡、劉廷信、蘭楚芳等十餘人均未見於他書。

明人入選的有：

誠齋、寧齋、恆齋老人、王越、唐以初、張鳴善、陳大聲、呂景儒、王舜耕、王文擧、丘汝成、丘汝晦、王子一、王子章、王子安、楊彥華、湯舜民、劉東生、谷子敬、賈仲名、楊景言、曹孟修、臧用和、史直夫、侯正夫、耿子良、陳克明、胡以正、段顯之、徐知府、瞽者劉百亭及吳江張氏（按卽張祿）等三十餘人，其中十之七八皆他書所未之見者。

在這裏，張祿確爲我們保存了不少的『曲子』的史料，其功不可沒。惟亦有失於稽考及前後

牴牾處。像王伯成，明明是元人，有時卻訛作『皇明』，張鳴善原冠以『皇明』，有一處卻忽將他作爲『元』人；陳克明本是元人，卻又將他作爲『明』人了。那末著名的馬致遠的天淨紗：『枯藤老樹昏鴉』一闋，張氏卻將她歸入無名氏作品之列了。王實甫的絲竹芙蓉亭：『天霽雲開』一折，張氏作爲無題，也無作者姓氏。要不是李開先詞謔指出，幾於無人知其爲此劇的殘文。風雲會爲羅貫中作，鴛鴦塚爲朱仲誼作，張氏皆作爲無名氏的東西。抱妝盒雜劇，張氏已選其一枝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一折，而對於傳唱最盛的新水令：『後宮中推勘女嬌姿』一折，卻反不注明是抱妝盒之曲文。這種種，都是令人不無遺憾的。

但在明人編的曲集裏，張氏的摘豔可算是最爲謹愼小心的，且也是最爲正確的一部了。

元明以來女曲家考略

一

詞曲作家，幾盡爲男子所包辦。蓋以此種體裁的抒情詩，取徑較窄，女作家遂鮮揷手於其間。然宋詞極盛難繼，尙有魏夫人、李易安、朱淑貞諸大家挺生於世，所作不僅不遜於男子，且卓然足爲一代名手。元代的散曲，則全然爲男子的活動的世界，幾不見一重要的女作家的足跡。卽有之，亦僅見一鱗一爪而已。無論未有曲中的李易安，卽求和魏夫人般的作曲家，也沒有遇到過。鍾嗣成的錄鬼簿紀載元代曲家至一百五十餘人，朱權的太和正音譜所記元代作曲者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並無一婦人。僅太平樂府、陽春白雪、樂府羣玉、樂府新聲諸『元人選元曲』裏，也罕見傳錄女作家的散曲。僅太平樂府於入選的八十五人的姓氏裏，最後附有『行院王氏』及『珠簾秀歌者』二人的名字耳。

明、淸二代的女曲家們也寥寥可屈指數。而堪稱作手者，於楊夫人、范夫人、吳蘋香外，更鮮同儔。

論列元以來的女曲家們的著作時，誠不禁有寂寞之感！然數年來搜輯所得，亦覺裒然成帙，可資觀覽。姑就其中較爲重要的若干人，論述之如下。

二

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嘗述一事：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趙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此小詞未知何調）

這首詞恐是元代閨人所作的罕見之名篇，是那樣的情眞語切！然於此詞外，管夫人似未傳他作。

元代比較的能作曲的婦人們，大多數還是行院的歌女們或女伶們。因爲她們每以侑觴唱曲爲業，耳濡目染之餘，便也往往的自己會唱幾句。其間有聰明才智的歌女們，寫的還眞不壞。在元末黃雪簑著的青樓集，所記能製曲的婦人們便不下七八人。像梁園秀、張怡雲、珠簾秀、劉燕歌、張玉蓮、一分兒、般般醜等等，其詞也有見存於今的，也有僅傳數詞半語的。今並錄於下：

梁園秀，姓劉行四。黃雪簑謂她『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抝塼兒、寨兒令等，世

所共唱之。』然今卻一語未見。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像這樣的韻事是文士們所稱道不置的。堯山堂外紀也收入（卷六十九），傳布遂廣。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黃雪簑稱其『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青樓集）然不言其能製曲。楊朝英太平樂府（卷二）選入珠簾秀歌者和盧疏齋相贈答的壽陽曲二首：

疏齋

〔別珠簾秀〕纔歡悅，早間別。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舡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珠簾秀歌者

〔答前曲〕山無數，烟萬縷，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此『珠簾秀歌者』，當卽爲青樓集的珠簾秀無疑。又萬曆刊本的詞林白雪嘗選入珠簾秀的醉西施：『檢點舊風流，近日來漸覺小蠻腰瘦』一套。似不可靠。

劉燕歌善歌舞。有送齊參議還山東的太常引一篇：

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

黃雪簑云：『至今膾炙人口。』（北宮詞紀也選入）

張玉蓮，人多呼為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為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逾六十矣，兩鬢如黧，容色尚潤，風流談諧，不減少年時也。

此事亦見堯山堂外紀。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此劉五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見畢，

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傳。』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堯山堂外紀也記此事，當係由黃氏之書錄入。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尙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歟歷臺省，但未免躭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尙書淸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靑靑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斂袵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靑靑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在這些靑樓的作曲者裏，劉婆惜之事，似最爲悽惋可憐。元劇裏屢提及受過官刑的妓女，不能爲士人妻妾，似當時實有其例。

三

太平樂府又載大都行院王氏的寄情人的粉蝶兒一套，卻爲元代女作家裏最高的成就。此套亦見於

詞林摘豔及雍熙樂府。王氏未知何名，生平亦不可知。青樓集所載王姓歌者，有王金帶、王巧兒、王奔兒、王玉梅等四人，皆不言其能作曲。惟上文所列的一分兒，亦姓王氏，卽在丁指揮宴席上歌沈醉東風一曲者，殆卽其人歟？然未得他證。

王氏的此套粉蝶兒，所謂寄情人，卻是托之蘇卿的口吻以寫唱出來的。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身世的情況相同，其陳述自然是更爲沈痛悱惻的：

〔粉蝶兒〕江景蕭疎，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風柳敗荷枯。立夕陽，空凝竚，江鄉古渡。水接天隅，眼瀰漫晚山烟樹。

第一曲便是佈置着蘇卿在秋江的孤寂的情況的。其後數曲，最沈痛的，像：

〔鬬鵪鶉〕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個心上才郎，多一個角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飯，百無是處；交我那里告訴！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獄！

〔普天樂〕腸中愁，詩中句；問什麼失題落韵，跨騾騎驢。想着那得意時，着情處。筆尖題到傷心處，不由人短嘆長吁。囑付你儈人記取：蘇卿休與，知它雙漸何如？

〔上小樓〕怕不待開些肺腑，都向詩中分付。我這里行想行思，行寫行讀，兩淚如珠，都是些道不出，寫不出，憂愁思慮，了不罷啼哭！是他爭知我嫁人。他應過夆，番做了魚沈鴈杳，瓶墜簪折，信斷音疎！咫尺地半載餘，一字無！雙郎何處？我則愛隨它泛茶舡去！

這樣沈痛的描寫，殆是她自己的血和淚！其尾聲尤爲淒涼：

比我這淚珠兒何日乾？愁眉甚日舒？將普天下煩惱收拾聚，也似不得蘇卿半日苦。

元人最愛詠唱雙漸、蘇卿的故事。劇曲中有之，散曲裏更多。當是青樓歌伎們所最喜歡的題材之一。然見於雍熙樂府裏的許多套的雙漸、蘇卿曲，其情緒的纏綿悱惻，都不及王氏的這一套。蓋出於歌女她自己的手下，當然會比文人學士們的擬作更加眞情充溢的。

四

明代的女曲家，仍以妓女們爲中心。然高出於她們之上而成爲曲壇的兩個重鎭者，則爲楊夫人和范夫人的兩位閨秀作家。

楊夫人爲楊愼的繼室，姓黃氏，遂安人，尙書珂之女。升菴謫戍滇南時，夫人隨之戍所。後升菴奔父喪返滇，夫人卻獨留於蜀。在他們別離的期間，夫人所作寄外詩是很著名於世的。在她的詞曲裏也浸潤着這種愁悶的情調。惟世所傳楊夫人詞曲的散曲，中多和升菴的陶情樂府相複見。其未見於陶情樂府的曲子，僅數十首耳。在這數十首裏，卻也足見其絕世的才情，而小令尤多雋作。像：

〔落梅風〕樓頭小，風味佳，峭寒生雨初風乍。知不知對春思念他！背立在海棠花下。

〔又〕春寒峭，春夢多；夢兒中和他兩個。醒來時空牀冷被窩。不見你，空留下我！

都是絕好的情語；質直而又婉約，明暢而又深刻。不是多情的人說不出來。有名的雨中遣懷的黃鶯

兒：

積雨釀輕寒，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

亦見於陶情樂府。然明明是楊夫人的口氣，不知爲何被編入升菴集裏。南宮詞紀、堯山堂外紀、吳騷二集及詞林逸響諸書，並皆屬之楊夫人，必有所據。是夫人散曲之誤被竄入陶情樂府者必也不少。固不能執陶情樂府以選剔夫人散曲也。

范夫人較後於楊夫人，姓徐氏，名媛，嫁范允臨，有絡緯吟十二卷，中多詩，散曲僅附於後，非其專長。太霞新奏云：『徐工於詩，樂府偶拈耳，然能不落調。彼自號詞家者，可愧矣。』她的春日書懷的綿搭絮套『薄寒輕惜，紅雨染春條，翠襯香芸，一片烟絲軟蝶嬌』，最爲有名，卻也祇是工穩而已。其成就遠及不上楊夫人。

萬曆時有揚人張少谷妾方氏，也善於作曲；少谷集中嘗附刊之。太霞新奏載她的秋閨曉思的集賢賓套：『高城漏盡天漸啓，疎簾殘月依依？此際愁懷無可比。早擔憂，長日遲遲憑誰訴你！但獨對空房摸擬！（合）還自悔：緣底事，輒教分離？』雖是離情的熟調，卻很輕倩可愛。

吳江沈氏，自詞隱開山後，不僅男子多才，卽女子亦多作曲者。詞隱季女靜專，字曼君，著適適草。巢逸孫女蕙端，字幽芳，適顧來屏，也能寫散曲。沈自晉的南詞新譜嘗選入她們數曲。惟其曲集惜不傳，未能覩見其全貌而作評論。

五

太霞新奏又載蘄州妓作詠風月擔兒的黃鶯兒一曲：

風月擔兒拴，上肩時難上難。挑得的便是眞鐵漢。壓得人腿酸，喘得人口乾，半途中還恐怕繩兒斷。耐些吹，一場辛苦，脫卸了不相干！

亦見於雍熙樂府；則此妓當爲明初時人；惜未知其姓名。語短心長，當是厭倦風塵已深。

吳騷二集嘗選入蔣瓊瓊、謝雙、景翩翩三人之作，殆皆青樓中人。青樓韻語則未錄蔣瓊瓊與謝雙，而於景翩翩外，別有顧長芬、鄭雲璬、馬綬、董如瑛、董貞貞、薛素素數人。這些青樓的作曲者，所作的，左右不過閨思離情之什。在其中，蔣瓊瓊的桂枝香的四季及曉夜的六『思』，似最爲質直而流暢，確像妓女的口吻，不類文人學士們的代作。擧其春思及夜思的二首於下：

春思

澄湖如鏡，濃桃如錦，心驚俗客相邀，故倚繡幃稱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爲君高韻，風流淸俊。得隨君半日桃花下，强如過一生！

夜思

堦前落葉，烟中唱嗚，牕含萬叠靑山，簾捲半湖初月。倚紅樓正思，倚紅樓正思：此心如結，金錢懶跌。喜君車

扶醉還來也，忙將繡被揭。

六

清代女曲家最少。——本來清代的散曲作者們便已寥寥可數。勉强的說起來，只有吳綃、吳藻、顧貞立以及末年的俞慶曾諸人而已。王筠嘗作繁華夢、全福記二傳奇，而其散曲卻未之見。吳綃生於清初，字冰仙，一字片霞，又字素公。長洲人，通判吳水蒼女。後嫁給常熟許瑤。她工小楷，善畫，兼擅絲竹。詩詞皆清麗，足自成一家。而其情感又是那末眞摯奔放，不自檢束。他的嘯雪庵詩餘裏，儘有許多纏綿悱惻的情語。遂有種種的蜚語流言傳於世。殆和李易安、朱淑貞同爲身世不幸之女作家。

她的散曲，在她的一切著作裏，最爲駑下，且並不多。在嘯雪庵詩餘之末，附有黃鶯兒十首，皆詠花草者，情態索然，總緣無話可說，敷衍成章耳。姑舉其一：

畫蘋果花

別樣不勝嬌，輭絲絲綴碧條。海棠姿態些兒較：嫩紅酥欲消，澹燕支帶潮。香生玉靨輕含笑，最難描。風情無限，半晌卻停豪。

雖是輕蒨的詠物小詞，然較之她的詞，像『萬斛閒愁渾不了，無聊自把寒衾攬』（漁家傲，春曉）；『茶

飯誰餐？伏枕知何計？王孫不來儂自來，游魂頃刻追千里』（蝶戀花，病懷）；『粉蝶不知人意，紛紛來往綢繆。雙眉常自曲如鉤，莫說忘憂』（畫堂春，萱草）等來，卻使人有把捉不到什麼之感。

顧貞立生於康熙中。原名文婉，字碧汾，自號避秦人。無錫人，顧貞觀姊。嫁給同邑侯晉。詩詞極多。徐乃昌嘗刊其栖香閣詞二卷於閨秀百家詞中。栖香閣詞末，附有步步嬌等四曲，並自製曲桃絲、翠淩波二篇。（此自製曲，蓋仿白石道人等的『自度曲』而作，體格是詞而非曲，未必能唱。）那四曲似套數而又不像套。然像下面的一曲．

駐馬聽

宿雨朝煙，露浥胭脂紅數點。閑庭寂寞，惜花人起夢尤淹。停粧台幾度懶臨鸞，整淩波款步青苔蘚。笑嫣然，看朝陽一朵春光綻。

卻文情歡暢光明，活畫出閨中的懶散豐潤的生活的情態來。較之文士們代作的『閨情』曲，當然要出色當行些。

從康熙到乾隆，女流曲家卻寂然無聞。道光間有仁和吳藻出，稍振其緒。藻字蘋香，作香南雪北詞，後附散曲數套；又作飲酒讀騷圖傳奇。香南雪北詞後所附諸曲，很少可注意的，到是那本飲酒讀騷圖，雖是短短的一篇劇曲，卻全然自抒懷抱，亢爽悲壯，不能不算她為整個的一首抒情歌曲。她托名為謝絮才，改扮男裝，對影自嘆：『若論襟懷可放，何殊絕雲表之飛鵬；無奈身世不諧，竟似閉樊籠之病鶴。』在舊社會的禮教壓迫之下，她是那樣可憐的自慰着：竟以對男裝畫像，飲酒讀離騷為幻

想中的滿足。然這滿足究竟是落了空，遂不得不對自己的畫像自弔，自輓了：

……能幾度夕陽芳草，禁多少月殘風曉！題不盡斷腸詞稿，又添上傷心圖照。俺呵，收拾起金翹翠翹，整備着詩瓢酒瓢，呀，向花前把影兒頻弔。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

天雨花、筆生花諸彈詞所描寫的女主人翁的活動，也是在這樣的被壓迫的情懷之下，反激的寫就的。道光之後，又是若干年的空白。光緒中，有德清俞慶曾的，爲俞樾的孫女，字吉初，作繡墨軒詩詞稿。其詞稿後附散曲二套。一爲仿吳藻的香南雪北詞餘者，只是試筆之作，無甚重要。其晝長無事偶譜此曲以遣悶懷一套，卻彈奏出一種『閨怨』的別調來：

〔二郎神〕重門閉，把百樣思量總不甚宜。造化無端將人戲，原知不解那懨懨惜惜！無聊問：何日心頭能稱意！豈堪說此中情理！魂銷矣！這一個愁字在眉間，事事非。

〔集賢賓〕紅塵久住眞沒味，自憐身世支離。顧後思前無一計，眞好比風中飛絮！香篝倦倚，當日事般般都記。重簾底，鎮日價無情無緒。

明白如話，遠非黃夫人以來諸女作家的嬌輭婉約的作態；寫無聊的閑愁，出世的思想，如此的曉暢無隱者，女作家裏似僅見她一人而已。

清曲本爲元、明散曲的殘蟬的尾聲。除了徐、鄭的道情曲，朱、厲等曲集外，所可稱者惟民間小曲的搜輯耳。而幾個女流作家，插身於其間，更是遼小寥落得可憐。故今之所得，僅此而已。

如在諸小說傳奇以及筆記裏去爬搜，原也可以再尋得若干女作家的曲子來。惟往往只有一曲數語，爲細過甚，姑不置論。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作

明代的時曲

一

所謂時曲，指的便是民間的詩歌而言。凡非出於文人學士的創作，凡『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調，明人皆謚之曰『時曲』。故在時曲的一個名稱之下，往往有最珍異的珠寶蘊藏在那裏。馮夢龍嘗搜集、刊印，乃至摹擬掛枝兒時曲。凌濛初在南音三籟所附的論曲雜劄裏，也極口恭維着流行於民間的時曲，以為有勝於陳陳相因，毫無生氣的文人的散曲。連正宗派的王伯良見了他們也不能不為之心折：

> 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即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違也。
>
> ——王伯良曲律卷四

這裏所謂『吳中新刻一帙』，大約指的便是馮生掛枝兒。所謂枕頭，今惜不得見。噴嚏一首，今尚

存，確是妙曲：

對粧台忽然間打個噴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
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
自從別了你，
日日淚珠垂。
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
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掛枝兒的馮氏刊本，覓之已久而未得。惟明刊浮白山人七種裏，有掛枝兒在着，又淸初板的萬錦淸音裏也附有掛枝兒數十首；大約便都是從馮氏的本子出來的罷。往年泰東書局出版掛枝兒、夾竹桃合刊，每首皆附有無聊的批語，殊爲可厭。華通書局版的掛枝兒，所錄凡四十首，無批語，比較的讀得順適些。如今此書並不難得。

在陳所聞的南宮詞紀卷六裏，錄有汴省時曲（鎖南枝）二首，其中的一首寫得很生動！

傻俊角，我的哥，
和塊黃泥兒揑咱兩個。
揑一個兒你，揑一個兒我。
揑的來一似活托，揑的來同床上歇臥。

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
再揑一個你，再揑一個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又同書同卷裏錄有孫百川的嘲妓、黃鶯兒二十九首，又亡名氏同題五首，氣息卻極爲惡劣；都是就很可憐的無告人的缺點而加以嘲弄的。我不忍舉出什麼來，浮白山人七種中的黃鶯兒一種，也便是孫氏諸人所作的嘲妓的總集。相傳徐文長也作有嘲妓、黃鶯兒若干首，已佚。

明刊本（約萬曆時所刻）摘錦奇音裏，也載有時興各處譏妓耍孩兒歌數十首，自臨清姐兒，揚州姐兒以至襄陽、汴梁、雲南、廣東、潭城等的妓女都曾被譏嘲到。大約明人對於妓女的嘲笑的時曲，是很流行的，也許便流行於妓院之中，以供嘲謔之資。

在萬曆間閩建書林葉志元刊行的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裏載有新增楚歌羅江怨、時尚急催玉、時尚鬧五更哭皇天及劈破玉歌四種，共凡一百餘曲，其中儘有極雋妙的民間抒情歌曲在着。

青山在，綠水在，寃家不在；
風常來，雨常來，情書不來；
災不害，病再不害，相思常害。
春去愁不去，
花開悶未開！

倚定着門兒，手托着腮兒。
我想我的人兒。
淚珠兒汪汪滴，
滿了東洋海，
滿了東洋海！

——時尚急催玉

爲寃家淚珠兒落了千千萬，
穿一串寄與我的心肝。
穿他恰是紛紛亂，
哭也由他哭，
穿時穿不成！
泪眼兒枯乾，
泪眼兒枯乾；
乖！你心下還不忖，
你心下還不忖！

——劈破玉歌

萬曆板的玉谷調簧（書林廷禮梓行）也有所謂『時興妙曲』、『海內妙曲』幾種；在時尚古人劈破

玉歌裏，大部分是詠古傳奇，和古人的事蹟的，無甚意義。但像娘罵女、女問卦等，也還寫得不壞。

沈德符的顧曲雜言有一段關於時曲的很重要的記載（雖然他對於時曲並不是一位欣賞家）：

>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紋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歎！

這位『道學先生』的這一席話，把明代時曲流行的情形，說得總算是有頭有緒的了。傍粧台，嘉靖時最流行。李開先嘗作了百首，王九思也和之百首，今有刊本傳於世。（李氏原刊本，未見，今有崇禎張宗孟刊王渼陂全集本。）駐雲飛、耍孩兒等，盛世新聲、詞林摘豔、雍熙樂府諸散曲總集中多載之。成化間，金台魯氏嘗刊行單本時曲不少，每本約十五六頁，共約一二百首。民國二十一年春間，北平圖書館曾以高價購得魯氏在成化七年所刊的駐雲飛、賽駐雲飛、賽賽駐雲飛等四種，可算是見存的最早之單刊本的時曲集了。

跋掛枝兒

前四年時，偶從小書攤上見到一本小書，題爲掛枝兒。我彷彿在什麼地方見到過這『掛枝兒』三個字，便不甚經意的將這本小書購下。當時將它雜置於亂書堆中，也沒有時間去讀。後來，偶然於收拾書册時，匆匆的將它翻閱了一遍，便覺得這並不是一本尋常的小書，也並不是一本尋常的小曲選本，好幾次將它示給幾位與我同嗜民間歌曲的人看，他們也都十分的贊美嘆賞。這本小書並不是什麼難得的書，所以我絕無將它付印的意思，但經了好幾位友人的幾番搜索而皆無所得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書也並不是一部易得的書了。因此，便將它收入鑑賞叢書之內印出。

這本小書原是一部選本，只有四十一首的掛枝兒曲子。掛枝兒原來究竟有多少首，我們已無從知道，選者也並不曾提起過他的來源，所以我們也不能知道他究竟是從全部的原書中選下的，還是從他自己所搜集到的許多掛枝兒小册子中選下的。

現在既不能得到掛枝兒原集，或許多掛枝兒小册子，則只好先就這現有的四十一首付印了。我很希望能够得到所謂掛枝兒原集，或許多民間印的掛枝兒小册子，這個希望我相信並不是不可能

的。讀者有所見或有所知時，盼望他們能够通知我或將原書寄給我。將來或想再行出版同樣的一冊或二冊。

掛枝兒本是有一部集子的，我知道。我曾在一部雜記中，見作者說起過掛枝兒的事。這一則事也選入明代軼聞中。（但軼聞也並不注明出處。）從那裏，我們知道，當崇禎中，有一位放浪不羈的才士，名叫馮夢龍的，曾『作』了一部掛枝兒小曲。『馮生的掛枝兒樂府』一時大行於時，人人皆能唱之。這部馮氏『作』的掛枝兒，不知今尙可得到否。也許已經泯滅於人間，也許原『作』者的『馮氏』已無人知之，而此書卻仍存在着也未可知。馮氏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貢生，知壽寧縣。他常用的筆名是龍子猶。入清，尙在。他著的書不少。也很喜改訂他人的著作。所作有雙雄記、萬事足諸傳奇，又訂定量江記、牡丹亭（改名風流夢）、一捧雪等作，合爲墨憨齋傳奇十餘種。又增改平妖傳及其他小說；編智囊、情史、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諸書。他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文士之一。像這樣的一個着意於傳奇小說的人，其『作』掛枝兒小曲當然不僅僅是『可能』的事。

然掛枝兒的來歷卻很古，至少這個曲調是盛行於馮氏之前。沈德符的顧曲雜言中，有一段記載，今節錄於下：

嘉隆間乃興鬧五更……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擧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歎。……

據此，則掛枝兒並非馮氏的創作，而實爲民間流行的歌曲之一。我們在此有兩點都可以相信：一是，掛枝兒本爲民間的流行曲子，馮氏僅取而刪改訂定之；一是，馮氏模仿民間流行的掛枝兒曲子，而別創新詞。這兩點都有可能性。在我們沒有得到馮氏的原本之前，實不能下斷語。

在這裏所選入的四十一首中，幾乎沒有一首不是很好的戀歌。一方面具有民間戀歌中所特有的明白如話，質樸可愛，而又美秀動人的風趣，一方面又蘊着似淺近而實懇摯，似直捷而實曲折，似粗野而實細膩，似素質而實綺麗的情調。純粹的民間歌曲，往往是粗鄙不堪，不能成語的，而這些掛枝兒小曲卻與他們很不相同。他們顯然是出於文人學士之手；或者是他規摹民曲而作的新詞，或者是經他刪改潤飾後的民曲新集。所以在這裏的四十一首，我們雖沒有充足的證據，卻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他們是馮氏原本中的一部分。

現在且隨舉一二個例於下：

對粧臺忽然間打個噴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
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
自從別了你，
日日淚珠垂。
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

想你的噴嚏常如雨。

——噴嚏

捎書人出得門兒驟，
叫丫鬟喚轉來。
我少分付了話頭。
你見他時，
切莫說我因他瘦。
現今他不好，
說與他又添憂。
若問起我身體也，
只說災病從沒有。

——寄書

俏哥哥，我分付你再不要喫醉。
今日裏緣何喫得醉如泥？
陪你的想是個青樓妓。
我且饒了你，
你也要自三思，

他若果有（愛）你的心腸也，
怎捨得醉了你。

——嗔妓

像這樣的美歌好曲，當然是要『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了。

掛枝兒中有幾首很與白雪遺音中的幾首相同，其造意遣辭都很相同。例如：

掛枝兒

露水荷葉珍珠兒現，
是奴家癡心腸把綫來穿。
誰知你水性兒多更變；
這邊分散了，
又向那邊圓！
沒眞性的寃家也，
隨着風兒轉。

——荷珠

白雪遺音

露如珠兒在荷葉轉，
顆顆滾圓，
姐兒一見，忙用綫穿，喜上眉尖。
恨不能一顆一顆穿成串，排成連環。
要成串，誰知水珠也會變，不似從前。
這邊散了，那邊去團圓，改變心田。
閃殺奴，偏偏又被風吹散，落在河中間。
後悔遲，當初錯把寶貝看，叫人心寒。

——白雪遺音選六頁

五更雞，

喜只喜的今宵夜，

叫得我心慌撩亂。
枕兒邊說幾句離別言，
一聲聲只怨着欽天監。
你做閏年幷閏月，
何不閏下一更天！
日兒裏能長也，
夜兒裏這末樣短！

——雞

怕只怕的明日離別。
離別後，
相逢不知那一夜？
聽了聽鼓打三更交半夜。
月照紗窗，
影兒西斜，
恨不能雙手托住天邊月！
怨老天，
爲何閏月不閏夜？

——馬頭調

民間歌曲中像這樣的相類似之點是極多的。或者是因了歌辭的『轉變』與『輸入』『採用』之故，或者是在同樣的心理裏所創出的同樣的情緒與想像。這都是不可知的。

掛枝兒中有好些『詠物』曲，包蘊着很有趣的雙關的意思，例如：

金針兒，
我愛你是針心針意。
望得你眼兒穿，
你怎得知！

偶相縫，
怎忍和你相拋棄。
我時常來挑逗你，
你心腸是鐵打的。
倘一綫的相通也，
不枉了磨弄你。

——金針

這樣的詠物曲，使我們不禁的想起了張鷟的『遊仙窟』中的許多詠物詩，例如：

心虛不可測，
眼細强關情。
迴身已入抱，
不見有嬌聲。

——詠箏

這樣的雙關的詠物詩，其來源是很古很古的了。又『金針曲』中，以『針』代『眞』，以『縫』代『逢』，這又是一種很古老的以同音字爲游戲的伎倆，例如牛希濟的『終日劈桃穰，人在心兒里』（生查子，見花間集）以『人』代『仁』之類。

掛枝兒

偶從冷攤上得到了一部掛枝兒。這是一部掛枝兒曲調的選本，只有四十一首。却沒有一首不是極好的戀歌。既具民歌中特有的明白樸質的美，又蘊蓄着似淺近而實深摯，以直捷而實曲折，似粗野而實綺膩的情調。且隨手舉出幾首於下：

寄書

捎書人出得門兒驟，叫丫鬟喚轉來，我少吩咐了話頭。你見他時，切莫說我因他瘦。現今他不好，說與他又添憂。若問起我身體也，只說災病從沒有。

嗔妓

俏哥哥，我吩咐你再不要吃醉。今日裏緣何吃得醉如泥？陪你的想是個青樓妓。我且饒了你，你也要自三思。他若果有你的心腸也，怎捨得醉了你。

問咬

肩頭上現咬着牙齒印，你實說那個咬，我也不嗔。省得我逐日間將你來盤問。咬的是你肉，疼的是我心。是那一

家的冤家也，咬得你這般樣的狠。

掛枝兒並不是近代的產物，在明代便已盛行於時了。沈德符在顧曲雜言上說起過：

> 嘉隆間乃興鬧五更……銀紋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歎。

在別一部雜記（據明代軼聞所引）上，又見到當時盛行『馮生掛枝兒樂府』的情形。所謂馮生，蓋卽馮夢龍。到了馮夢龍的時候，他已經把民間的東西，寫定，或改造成爲馮氏自己的創作了。其中的情調，完全是民間的。大約馮氏卽有所作，也必爲規模民間流行的掛枝兒曲調而作的。——不僅規模她的調子，且也惟眞惟肖的規模着民間的情緒與其語調聲吻。我在別一個地方，曾常常的說起過：純粹民間的曲子，一定是相當粗野的，不大能成辭的，例如敦煌所發見的唐末五代的嘆五更、十二時，近時所流傳的孟姜女皆是。必要到了當代的文人學士採用了這些民間歌曲，而寫定，或擬作新詞時，於是這些歌曲的黃金時代便來到了。他們有的是未曾除盡的民間的眞樸的情調，又有的是遺辭造句，流轉如意的手腕，於是『二美俱』而名作以出了。所謂『馮生掛枝兒樂府』蓋卽這種文學史上的黃金期產物之一，所以能夠這樣的『舉世傳誦，沁人心腑』。掛枝兒調子，聽說尙傳於世，但我沒有聽人唱過。全書當然不會只有四十一首。我很希望能夠得到一部全本。

跋山歌[1]

右童癡二弄、山歌十卷，明馮夢龍編。我們從前只知道『馮生掛枝兒』是風行一時的著作，而以未得讀其全書爲憾。想不到在現在居然發現了掛枝兒姊妹刊山歌了，而且居然有十卷之多！由此我們可想見，今存的掛枝兒的寥寥數十首，實在不過是後人選存的一小部分耳。馮氏自敍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的話，則掛枝兒之爲『童癡一弄』殆無可疑。『馮生掛枝兒』博得一時之盛譽，這當是使他再有勇氣去搜編『二弄』山歌的原因。

這山歌的一部分，我們讀到已久。在浮白山人七種（？）裏，掛枝兒和山歌是同被選載着的。在劇曲選集萬錦清音裏，掛枝兒和山歌又同被收入，作爲附載的東西。明及清初人編的戲曲選，常是附加着許多歌謠笑談以及其他瑣屑的文學，其中歌謠尤多，我嘗輯之成『明代歌謠集』一書，可惜還沒有機會出版。

[1] 此書原本現藏我家。

但在浮白山人七種和萬錦清音裏，山歌也和掛枝兒一樣，只是寥寥數十首的選本。然而已令人驚嘆其眞樸美好。今得讀十卷本的全書，乃知山歌實在是博大精深，無施不宜的一種詩體，固以詠唱『私情』爲主，而於『私情』外，也還可以抒寫任何方面的題材。

不過也和一般的民間歌謠一樣，究以『私情』的詠歌爲主題，而且也只有詠歌『私情』的篇什寫得最好。詩經裏的最好的篇什不是情歌麼？子夜歌、讀曲歌不是情歌麼？唐、宋人詞，元、明人曲裏，許多最晶瑩的篇什，也離不了男女之情的歌詠。

八九年前，我得到一部白雪遺音。那時所見未廣，覺得像這樣的一部民歌集，實在有重印的必要，却又沒有勇氣去全印，因有白雪遺音選一書的編選。

那部白雪遺音選的出版，却遇到若干波折，全部都排好了，而答應出版的那家書店，却老是『束之高閣』，不肯出版。後來打聽到其原因，原來是有幾個主持的人反對出版，說：『像這樣的書，也能出版麼？』過了一年多，開明書店成立了，方才由他們印了出來。

今日究竟是『風氣大開』了，不僅汪靜之先生的白雪遺音續選可以公然刊出，就是山歌這樣的著作，也還有人肯重印。這不能不說是『進步』了。

當初北京大學裏的幾位學者們，研究民俗學，搜輯各地歌謠的時候，僅知道注重於口頭上的採集。其後，乃知注意到粵風、白雪遺音、霓裳續譜一類的古歌謠集。現在乃復推廣到對於明人歌謠集的注意。這也不能不說是『進步』。

由於古歌謠集的多量發現，我們知道有許多口頭上採集的工作，是前人久已做過的，而且有許多歌謠到現在也還活潑潑的在人民口頭上唱着。像馬頭調，像霓裳續譜裏的許多曲調，乃至像盛行於萬曆時代的羅江怨等曲，到現在也還有人在歌唱着。這個古老的社會，誠是最善於保存一切的傳統的東西的！

將這十卷的山歌翻讀了一過，我們知道，不僅題材是異常的複雜，就是歌曲的來源，也不止一端。山歌不全是民間的歌謠，更不全是馮氏從人民口頭上採集來的東西。當然，多數是民間歌謠無疑。我很懷疑馮氏此書是有所本的。像他的智囊、笑府之類都是有所本的。但也有一部分顯然是文人學士的『擬作』、『改作』，乃至『創作』。其中卷一捉奸第三首注云：『此余友蘇子忠新作』，這便是創作了。

去年在北平得到一部胡文煥編的遊覽萃編，中有破踪帽歌，及其他歌詞，亦見收於山歌。這也是創作。馮氏此書所收輯的來源，恐還不止一二書而已。惟馮氏在破踪帽歌下注云：『遊翰瑣言尚有破氈襪歌，無味，故不錄。』按破氈襪歌今亦見於遊覽萃編中。不知馮氏爲何引作遊翰瑣言？豈胡氏的遊覽萃編（萬曆時編）別名爲遊翰瑣言歟，抑遊翰瑣言乃爲後人所改名？今都已不可得知。

童癡二弄今既已在無意中發現。我們很盼望那部想望已久的掛枝兒全書的童癡一弄也能夠早日發現！

亡友馬隅卿先生爲研究馮夢龍的專家，搜集馮氏著作最多，而獨無山歌一書。當他見到這部山歌

的抄本時，我恰好在他家裏，他是那末樣的高興着！而且還答應着爲山歌寫一篇考證。現在山歌出版，而隅卿却已歸道山，——隅卿對於戲曲小說及歌謠研究最深，而不輕於爲文，未完成的著作甚多——能不泫然泣下麼？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

白雪遺音選序

我曾在鑑賞週刊上介紹本書的一部分給大家，現在，爲了索閱全書者的衆多，特將選本全部付印。

誰要喜歡國風中最好的詩，誰要喜歡六朝的子夜歌，讀曲歌，華山畿，對於本書中的許多民歌，便也要十分的喜愛。

本書是根據了百年前（道光八年，公元一八二八年）所刻的一部『白雪遺音』而選錄的。據編輯者的自序，此書的告成，乃在嘉慶甲子（公元一八〇四年）。初僅爲鈔本，大約後來因爲傳寫者過多，便刻了出來。

也許因爲原書中有些猥褻的情歌，被什麼官府禁止發賣或劈版之故，致此書現在絕不能得到。我們很有幸，乃能見到僅存的（？）一部。

此書的編輯者是華廣生。這個編輯者原是一個不大知名之人，然在百年之前，卽知這些民歌之價值與重要，雖未見有別的大著作，他的見解的高明，却已很可使人佩服了。他搜集此書，很費些工

夫，在高文德所作的序上，曾有一段記編者自己所說的話：

> 初意手錄數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後各同人皆問新覓奇，筒封函遞，大有集腋成裘之舉，旦暮握管，凡一年有餘始成大略。（編者在另一個地方，也說：『曲譜四本，乃多方搜羅，曠日持久，積少成多，費盡心力而後成者。』）

在這裏，可以知道此書編輯的經過的一斑。因為非一人所搜羅的，所以所搜羅的範圍頗廣，所搜羅的材料也很複雜，有的是民間戀歌，有的是小劇本，有的是滑稽的短歌，有的是小敍事詩，也有的是很無謂的『古人名』、『戲名』或『歇後語』之類的歌，第四冊中且選入玉蜻蜓的全部，共七百餘篇。編輯者與他的朋友們，都很看重這個歌謠集，高文德說：

> 少愈，勉力閒步至春田處，於案頭翻得詞曲數本。其間四時風景，閨怨情癡，讀之歷歷如在目前。不覺腹中多時積塊，豁然冰釋矣。

常瑞泉說：

> 翻誦其詞，怨感癡恨，離合悲歡諸調咸備，……詞意纏綿，令人心遊目想，移晷忘倦。

他自己說：

> 康衢之祝，擊壤之謠，春女思春之詞，秋士悲秋之詠，雖未能關乎國是，亦足以暢夫人心。

在現在看起來，此書的價值實較所有無病而呻的古典派無生命的詩集，詞集高貴得多多。雖然也許有一部分不大好的東西，然一大部分却可算是好的，實實的，不下於讀曲歌，子夜歌，不下於國

風裏的好詩。如：

我今去了，你存心耐，
我今去了，不用掛懷。
我今去，千般出在無奈；
我去了，千萬莫把想思害。
我今去了，我就回來——！
我回來疼你的心腸仍然在。
若不來，定是在外把想思害。

又如：

喜只喜的今宵夜，
怕只怕的明日離別。
離別後，
相逢不知那一夜？
聽了聽鼓打三更交半夜，
月照紗窗，
影兒西斜，
恨不能雙手托住天邊月！

怨老天，

為何閏月不閏夜？

一類的詩，在此書中是常可遇到的，然而在所謂大名家的詩集，詞集中那裏有如此動人，如此有感情的好詩！像這一類由眞性情中流出的，無虛飾，無做作的詩，乃算是眞的詩，好的詩。我們如提倡無虛僞的眞詩，這個歌謠集便應當為我們所讚許！

我們現在不能印全書，只能將我的選本付印者，第一，原書中猥褻的情歌，我們沒有勇氣去印，第二，許多故事詩，許多滑稽詩，許多小劇本，在考證上儘有許多用處，然却沒有什麼文藝的價値。所以，為了欲此書流行的廣遠，只能就這樣的選本的式樣付印了。

原書具在，將來也許可以有重印的機會，但現在是談不到。

西諦　一九二五・十・二十三・于上海

大衆文學與爲大衆的文學

一　所謂大衆文學

所謂『大衆文學』，乃是所謂『未入流』的平民文學，或『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學的別名。從來文人學士們對於大衆文學是頗加歧視的；有一部分大膽的放蕩不羈的文人們也嘗試要採用了他們的形式與內容，然而往往終於不敢公然的在提倡着。像明末的馮猶龍，總算是一位有膽有識的文士，乃他刻印掛枝兒時，却怕人知道，不敢用眞名。小說戲曲的作者們，直到了淸末，也還大多數用的是筆名。

然而大衆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她生於草野，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廟堂。她本是大多數勞苦的民衆的所有物，却終於常成了文人學士們的新文體的來源。南戲本是野生的，直到了明代的初葉，還不能和北劇爭一日之短長。但到崑山腔出現後，立刻便被攫在文人學士們的手中，一天天的典雅，腐化下去，反而與民衆隔離了。詞調與散曲，其初也是民衆之所有的，等到成了士大夫階

級的筵席上的娛樂品時，民衆便捨棄了他們，而別去成就他們自己的另一種的歌曲。

大衆天然的有需求文學的必要，正像他們之需求空氣與水與食物；所以，卽在貴族時代，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大多數的民衆，也自有其文學，充分的表現着、裝載着他們的悲歡哀樂，他們的希望與冥想，他們的人生觀與天才的成就之文學。不過，往往被壓迫得透不過一絲的氣來。等到他們受文人學士們注意到的時候，往往便會被歪曲了，被改變得成了另一種的東西了。

而且，在幾十年來的威逼、利誘、蹂躪、掃蕩的種種打擊之下，大衆文學是久已被封鎖於古舊的封建堡壘裏，其所表現的，每每是很濃厚的封建的農村社會裏所必然產生的題材、故事或內容；充滿了運命的迷信，因果報應的幻覺。對於壓迫者的無抵抗的態度，對於統治階級的虛華的歆羨，對於同輩的弱者的欺凌，對於女性的蔑視與高壓；差不多是，要不得的東西佔了大多數。我們看了皮黃戲裏的武家坡一齣，有不爲之渾身起寒慄者乎？然而却是一般民衆——連女性們也在內——所最喜愛的一劇。連環套一劇，明明顯得黃天霸是如何的卑鄙齷齪，如何的爲異族作走狗，如何的善於賣友求榮，然而一般民衆——連一部分大學教授們也在內，我自己聽見過徐志摩氏和其他友人們對於楊小樓表演此劇的說不盡的恭維話。却以天霸爲英雄，而以竇二墩爲寇盜。其他小說裏，詩歌裏，也往往裝滿了和大衆文學久已黏着爲一體的許多卑劣不堪的思想與情緒。今日所搜集的許許多多的各省，各縣，各鎭的歌謠，小唱本，鼓詞，寶卷，彈詞等等——我也曾經費了不少的時力在搜集這些東西之上——到底有幾種値得流傳下來的？如果我們不視之爲研究的資料，而欲加以鼓吹、流通，那便眞要『謬種流傳』，

貽害無窮的了。在其中，只有多數的情歌是比較可取的，然而够得上稱爲『名作』的却是少數。

在技巧、描寫的一面講來，我們舊社會的大衆文學，也是渲染着很深刻的古典文學的餘毒的；許多搖筆卽來的陳辭腐語，常是糾繞在他們的筆端，拂拭不去，掃除不盡。

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明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希是去年。夜半歸來月正中，滿身香帶桂花風。流螢數點樓台淨，孤雁一聲天地空。沽酒喚醒店客夢，狂教京起石潭龍。依欄試看青風劍，萬道豪光透九重。剪斷荒言書歸正，內里悲歡兩段情。

——傳鈔本三賢傳（悉照原文抄錄）

夏日薰風暑氣飄，光陰易趲白華韶。少年誰不貪花柳，人到中年萬事消。古今多少奇風月，埋沒誰知此格格。點能識得今和古，萬紫千紅管世民。

——廣東板新運五色荷花全本（悉照原文）

爲求名跋涉山川，沐雨櫛風，披星戴月，遠望帝鄉。（生唱寬板調）在客舍旅放無聊，溫經習史，這乃是芸窗雪案，燈火鷄聲。（生唱寬板觀容）夜靜更深，突聽哭聲，悲哀慘切，惻隱我身。斷續浮沈，聲在比隣，側耳細聽，心實可憐。

——福州唱本三不可（悉照原文）

土生的新文體固常壓迫着文人學士們，要他們去採用，而文人學士們的陳辭腐語，也未嘗不以千鈞之力，壓迫着大衆文學，要他們去收容，去採納。我在中國文學史上曾說過：『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駢儷文，而古文却是他們的「文學的散文」。』（第二册五九三頁）其實宋代的詞，元明的曲又何嘗不是

如此。實際上應用的詞調，乃是柳耆卿的，周淸眞的，康與可的，吳夢窗、周草窗的，而比較的明白曉暢之蘇、辛詞，反不是當行出色的歌筵上之作。同樣的，元、明代當令的應用的歌曲，也祇是濃裝盛飾的：

畫樓頻倚，綉床凝思，靜聽午夜蓮籌，數不盡一春花雨。心中自思，心中自思，與你何時相會，使我芳容憔悴。薄情的約在元宵後，朱明又近矣。

——無名氏，桂枝香，情（見新編南九宮詞）

庭院昏黃，香霧空朦月轉廊。月色侵羅帳，燈影搖書幌。㖿，開宴出紅粧，痛飲何妨，幾夜輕寒，報道花無恙，半醉移燈看海棠。

——陳大聲，中呂駐雲飛，四景（見秋碧樂府）

而張小山、張雲莊、施紹莘的北曲聯小令、休居樂府、花影集之類却反成了文人學士們『孤芳自賞』的文章了。我們如果在舊的平民文學的若干作品裏仔細的爬搜着，便可以發現古典文學的精靈在其中是如何的佔優勢的活動着。

所以，老式的過去的一般的大衆文學之作品，不僅其思想、題材，大多數要不得，卽其被視爲比較沾染古典文學之毒汁最少的技巧方面，也仍是擺脫不了古典文學的影響的。

老實說，古文辭類纂、昭明文選一類的東西，在今日固應該被排斥，就是許多的所謂大衆文學的著作，又何嘗不該被視爲『封建餘孽』而加以掃除。若干的老式的大衆文學的著作，實實在在是要不得的有毒的東西。

二　改良主義的『爲大衆的文學』

然而民衆是需要文學的，正像他們之需要空氣、水和食物一樣，不給他們以新的東西，他們便將要永遠永遠的吃喝那一有毒的大衆文學下去。

很早的時候，在士大夫階級裏，便開始了『爲大衆的文學』的運動。明末清初的文人們寫小說無不用『醒世』、『喻世』、『警世』、『覺世』，乃至『醉醒石』、『石點頭』之名。儘管說的是『男盜女娼』之事，却總要堂堂皇皇的掛上了一塊教訓的招牌，連李笠翁那樣奇幻的戲曲，他也要掛着這樣的招牌：『不關風化事，縱好也徒然！』（琵琶記語）

到了乾隆的時候，藉通俗文學以致道德訓條於大衆之前者，尤爲風行一時。夏倫的惺齋六種曲，那一種是『褒忠傳奇』，那一種是『勸孝傳奇』，他自己便已分配好了來的。而乾隆五十六年刊的娛目醒心編十六卷，更無一卷不是勸世垂訓之作。同治間余治鑒於南方劇場上多表演誨淫誨盜之戲劇，他便大發婆心，連續寫了四十多齣的新戲（名庶幾堂今樂），欲以『此』易『彼』。

民國初元的時候，北平的教育當局，曾經忙碌過一頓，刊印了不少的改良的通俗讀物，聽說還曾召集過唱大鼓詞、說平話的人們，供給他們以新的材料，要他們改良其唱詞，今日梅蘭芳所演唱的『木蘭從軍』，據說便是那時候的改良的新戲之一。

在『黨』治的政府統治之下，據說有的地方，也曾召集了說書者們，要他們向大衆灌輸三民主義的理論。

最近，北平成立了一個通俗讀物編刊社，在三四個月之中，以幾個人的力量，出版了三十餘種的大鼓詞和劇本。完全是舊形式的東西，連封皮、紙張、裝訂，也都是擬仿打磨廠專出鼓詞、唱本的幾家書店所印書籍的式樣的。最先出版的是十餘種的大鼓詞：

宋哲元大戰喜峯口　胡阿毛開車入黃浦
義軍女將姚瑞芳　二十九軍男兒漢
李曉英愛國從軍小段　醒醒醒
漢奸報　五百大刀隊戰死喜峯口
南北英雄　杜泉死守杜家峪
翠紅姑娘殉難記

其後，則專出戲本，但多為改編的舊劇，或揀選和國難有關，或足以刺激、奮發國民的愛國心之皮黃劇本加以翻印，像：

木蘭從軍　大屠宮
貞娥刺虎　岳母刺字
岳家莊　排王贊

煤山恨　　　　　　　　　哭祖廟
明末遺恨　　　　　　　　請宋靈
戰太平　　　　　　　　　守蒲關
昭君和番　　　　　　　　碰碑
寧武關

之類都是，僅有

戰淞滬

一種，是以上海的抗日戰爭爲題材的。這都是一條綫連貫下去的『改良主義』的『爲民衆的文學』。他們都感覺到舊式民衆讀物的有毒與不合時代，他們都要爲民衆預備些新的有益無害的東西，想要代替了那些舊式的有毒之物。他們的目的雖然不很相同，有的是爲了灌輸常識，有的是爲了宣傳黨義，有的是爲了鼓吹愛國思想，然而他們的方法與手段却是同一的；卽要在舊形式的保護色之下，將新的題材灌輸到民間去。他們相信，民衆對於新文體是持着排斥的態度的，至少是感到不合適。爲了要深入民間，故不得不採用了舊形式，甚至像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出版物，其封皮也竟逼眞逼肖的用舊戲照片爲之——連義軍女將姚瑞芳，杜泉死守杜家峪之類，也都借用到舊戲裏，武旦和武生的照片！（祇有宋哲元大戰喜峯口一本的封皮用的是宋哲元的像片。）

這種舊形式，舊文體，果然裝載得了新題材麽？

新題材被裝載在舊形式裏不會感到『削足適履』似的不合宜麼?這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値得仔細討論的。

更重要的是，大衆對於新形式、新文體果眞是持着不可理解的排斥和不合適的態度嗎?大衆所排斥的（假如他們是持着排斥的態度的話），果僅是新形式，新文體呢，還是並新題材而一概加以拒絕?

三　舊形式舊文體果然裝載得了新題材嗎?

現在先討論第一個問題：舊形式，舊文體果能裝載得了新題材嗎?新題材被裝載在舊形式，舊文體裏不會像『削足適履』似的難堪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必多費事，我們有一個最好的例證在這裏。光緒、宣統間，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了許許多多的歐美諸國的小說，引起了怎樣微小的影響，是誰都知道的；連他自己所寫的技擊餘聞，京華碧血錄，新官場現形記也都一點兒不曾有過新的外來的氣息兒。同時的譯者們，用章回體來翻譯什麼外國小說，却更是荒唐了，簡直把外國的原著變成了一種活像姜太公乘坐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羅馬傳奇，將意大利建國三傑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國式的生、末、淨、旦、

丑的衣冠裝扮，顯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黃公度先生的人境廬詩草，在舊詩的形式裏，夾雜了不少的新名辭，雖然有人覺得怪刺眼的，但比較也還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這舊瓶裝新酒的花樣竟成了『獨學無侶』的玩意兒。

中國從事於革新運動，到那時已有了三五十年的歷史，却不曾有過什麼好的成績者，最大的原因便是爲舊形式，舊規模所羈絆；不能自脫，便不能創立一個新的局面。

在舊的酒囊裏永遠裝載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裝載在新的酒囊裏！

所以，從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壇便頓時顯現了從不曾有的銳氣，便創造了從不曾有的許多嶄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囊來裝載的。

大衆文學的問題，也離不開這一般的文學運動的現象與結果。

拋棄了一切舊的形式，舊的文體；勇敢的擔負起新形式，新文體的創作的責任。想利用舊的什麼，結果一定是反會爲舊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種革命運動，如果利用了舊軍閥，舊官僚，結果一定是反會被他們所利用的。——這事實是太明白的呈現於我們之前。

至少，那結果是『四不像』！把現代人硬穿上古裝，背起『軍旗』，戴了戲盔，在舞台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調，够多麼糟！

（吹打介　出兵將　翁上引）鎭守吳淞，衆倭人，膽戰心驚。（坐帳介，衆將參介，翁白）平生志氣斗牛冲，要

學當年趙子龍。可恨日人無道理，奪吾三省擾吳淞。(白)本軍翁照垣，奉令把守吳淞炮台，今日又當開仗之期。衆將官，炮台去者。

(戰淞滬中册第五頁)

(花旦上唱)自幼兒　太嬌癡　風流自賞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誰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撇下了奴獨自凄涼　將身兒　且坐在　棧房樓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劉郎(坐介，白)奴家陸小曼自幼出嫁王郎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　是我一怒　與他離婚……

(戰淞滬中册第六頁)

這幕悲壯的抗日戰爭被這麼一搬到舞台上來，幾乎有變成滑稽戲的樣子了。

多少現代的悲劇不是被搬上了舞台或說書壇而受到了難堪之極的『改造的』。

眞鳥仔，一泊着瓦擀。奸商賣日貨貪臭錢。反日會們奸商受怪汝命，將萬做亡國就在眼前，罰從嚴！

——福州版反日曲調新眞鳥仔一打之一

說書先生們夾雜了新名辭，伶工們插科打諢而運用到現代事，往往會使我們聽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麼樣的不合適與不調和！

舊式舞台上演唱施公案的時候，金大力也還穿淸服，戴翎頂登台呢。而我們今日竟連這代表時代的翎頂胡服也都要除去。

還有一個好例：『一二八』上海戰役之後，出現了不少以舊形式來敍寫，來歌詠這戰役的東西。友人茅盾嘗搜集了這一類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見其思想的荒謬可笑處，和中法戰役、鴉片

戰役之後所刊行的歌曲毫無二致；也正和喧傳了大江以南的閻瑞生、王蓮英一類的小唱毫無二致。當一位賣唱本的小販，敲着一面小鑼，站在街頭街口，以『孟姜女嘆春』的濫調，歌唱着二十九軍大戰喜峯口，或胡阿毛開車入黃浦一類的時事的當兒，只有將那些嚴肅的故事轉變成滑稽的耍笑而已，只有喪失干淨那故事的重要性而垂現着『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的阿Q式的熟識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張：舊的形式，舊的文體，像鼓詞，彈詞，寶卷，皮黃戲，梆子調乃至流行於民間的種種的小調，概不適宜於被用來裝載新題材。這一切，概要排斥淨盡。

我們的新題材的大衆文學，需要新的形式與文體！

在新的文體、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够完全斥去了舊時代、舊社會的封建餘毒，他們是和舊形式舊文體最堅强的膠結在一處的。

四　借用了舊文體便能深入民間麽？

而且，即使借用了舊文體、舊形式，『新的題材』究竟能否輸運到民間去，也還是個大問題。無論在形式上如何擬仿得逼肖逼眞，新題材和大衆的環境與見解，乃至理解力，畢竟是相差到不可以道里計的。新題材以小丑式的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現於大衆之中，其不能適合融洽，其不受歡迎，是不用說的。他們拒絕、他們排斥這些新的題材。他們覺得聽來不順耳，看來不順眼，儘管這些新題

材是被包裹在舊形式、舊文體的保護色之下。他們根本上對於這些新東西便不發生興趣。即使偶然感到一種新的刺激，却是那樣的微弱；過了不久，他們便會忘個干干淨淨。他們仍要回到他們所愛好的武家坡、連環套、秦瓊賣馬、方卿中狀元、陳杏元和番一類的最熟悉的故事上去的。即使因了新題材的輸入，使他們有了一點新的了解，新的常識，那也够危險的！有了『四不像』式的新的見聞與了解，其足以誤事，比沒有更甚——一知半解，反而躭誤了，阻撓了他們正確的領會與了解。

余治的庶幾堂今樂今日在舞台上出現者，恐怕只有一齣碩果僅存的硃砂痣。而教育部所編印的許許多多的鼓詞、戲本，除了木蘭從軍偶爾一見之外，究竟有幾本是尚掛在伶人和說書者的嘴角的？數載的辛勤，抵不了時間老人與社會環境的壓迫，轟轟烈烈的一場改良主義的好夢，竟贏得這樣的無聲無臭的下場。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工作，正以萬鈞之力在進行；然而據經售這些鼓詞戲本的某某書店掌櫃的說，抗日鼓詞之類，老是銷不出去，而能銷的却還是舊戲新印的什麽戰太平、守蒲關、昭君和番以及改排的什麽大屠宮、貞娥刺虎。

這現象已足够昭示我們以前途的所向。

在這種古舊的社會裏，大衆投進了這種輕微的藥劑，儘管是製成丸藥裹以糖衣，無奈何他們是不取來吞下何？

所以，這種改良主義的『爲大衆的文學』，究竟會產生了什麽影響，實在是很可懷疑的。

那末，別有一條大路，是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改良主義的『爲大衆的文學』運動既然行不通，便不得不另外找。在今日托爾斯泰式的農村的啓蒙運動正爲一般人所注意。像定縣的某一機構便是費了很大的力量在『爲大衆文學』的創作之上的。他們明白舊形式的不可採用，所以他們便採用了新形式。他們的刊物，都是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大衆之間的；詩歌，小說，故事，戲曲，圖畫，講演等等都是大衆所不曾熟悉的文體。（間亦採用鼓詞，但只有寥寥數本。）這些新文體如炸彈，如巨石似的投入大衆之間，立刻便被引起充分的注意。這是一種新的刺激，也許有大多數的讀者，感到不合適，感到不慣，感到惶惑與拒絕，也許讀者們還不能越出他們所指導的大衆以外，但至少是給他們一種新的刺激，一種新的波動；反倒要比改良主義之無聲無臭的投入大衆之間，不久便自己消滅了的來得好些。

那種『爲大衆的文學』的創作，出版已有三百餘本，因爲是在試驗中，所以外間不大有人知道。他們在封皮、裝訂等等的式樣上，和舊式刊物都是完全不同的。在九一八的國難之後，他們也出版了一套國難教育叢刊，從第二〇一號到第二二四號，共二十四冊，這一套叢刊是：

二〇一　國難教育歌（詩歌）　　二〇二　中日關係

二〇三　東三省熱河與全中國的關係（講演詞）

二〇四　東三省
二〇五　熱河
二〇六　九一八以後
二〇七　國難鼓詞（鼓詞）
二〇八　國難總帳
二〇九　團結救國
二一〇　偉大的中華
二一一　長城和運河
二一二　拒毒
二一三　健康
二一四　岳飛（故事）
二一五　班超（故事）
二一六　田單（故事）
二一七　趙武靈王（故事）
二一八　文天祥（故事）
二一九　胡阿毛（鼓詞）
二二〇　無名小卒（獨幕劇）
二二一　刀下留人（獨幕劇）

因爲這些是他們特種的刊物，故頗偏重於論文，談話，講演詞的一類，他們平日的刊物是以小說，故事類爲最多的。

他們的成績，據報告，並不壞。他們常在定縣演戲；演的戲可不是崑腔，也不是皮黃戲，更不是梆子調，却是嶄新的近代的話劇。演員是農民們，聽衆也是農民們，每次聽衆都擠得滿滿的，無不裝載得滿意而歸。可見大衆並不怎樣拒絕新的東西，他們所不歡迎的只是似是而非，『掛羊頭賣狗肉』的改良主義的『大衆的文學』。

不要以爲農村裏的大衆和小市民、學生、教員們是不同的人物，小市民們和知識階級感覺到怪不

合式的改良主義的讀物，在農村裏的大衆們，也不會有什麼很好的印象的。不調和、不嚴肅的惡劇、怪戲，到處都要被嫌棄。

從余治以來的改良主義的『爲大衆的文學』往往自然淘汰的消聲匿跡了，當不是沒有緣故的罷。假如我們相信今日未受教育的大衆有需求文學的必要，假如我們相信『爲大衆的文學』的創作，爲今日啓蒙運動所必需，而且，假如我們也是獻身於這個運動的話，那末，我們應該走的路，是很明白的。

大衆並不絕對的拒絕、排斥新的文體和新的形式；大衆肯接受現代的話劇，肯接受電影，便不會拒絕什麼新的小說、詩歌的。他們並不是什麼頑固者的集團。他們是像一張白紙似的潔白無瑕。寫上什麼，便是什麼顏色，什麼花式。

舊形式舊文體是永遠黏膠着舊思想、舊的社會意識的，就使滲合了新題材進去，那新題材便會被扭曲而成爲不倫不類的東西——大衆天然是不會欣賞這一類不倫不類的東西的。

所以，問題還是一個，正像文學革命的初期的情形一樣，我們應該確切的認識：舊形式是絕對裝載不了新題材的；新的『爲大衆的文學』也正像一般的文學一樣，需要一個澈底的革命。

六　『爲大衆的文學』與『大衆文學』

最後，說起『爲大衆的文學』的一個名辭來，在這裏還不得不加些解釋。

彷彿是離開大衆很遠的一批超然的人物，擺出莊嚴的教訓的面目，說是：大衆如何的不幸，如何的應該加以救拔，而第一個條件，便要先灌輸他們一些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文學却是最好的一個工具。他們便找到了文學；寫作了若干的『爲大衆的文學』，完全是爲了教訓，指導大衆而寫的。這態度（救世主式的說教）當然有些令人難堪，而且也有些可笑，而且針對了大衆而實施其『教導工作』之工具的文學，——『爲大衆的文學』——實際上也並不會成爲什麼名著的。所以，『爲大衆的文學』，其壽命並不會怎麼長大；至多，僅在這個短期的過渡時代，能够呈現其作用。一般未受高深教育的大衆，在這個過渡的短時期，確乎是需要一種的『訓導』的，而文學之成爲『訓導』的工具之一，也無可加以非難。故我們對於托爾斯泰式的，或通俗讀物編刊社式的努力，都應該表示相當的敬意。不過，他們的工作，却需要萬分的愼重與考量；如果將有毒的東西仍然夾帶了進去，那影響是很可怕的。

第一，新題材應該是大衆所需要的東西，仔細的審量，保證其爲無毒的；

第二，舊形式、舊文體必須加以排斥；

第三，盡量的向大衆輸入新的形式，像電影、話劇、小說等等；

第四，內容形式，都該以大衆能够了解，而且能够給他們以新鮮的趣味爲前提。

然而『大衆』假定若是需要這一類『爲大衆的文學』却是很不幸的事；我們該希望，眞正的大衆文學的產生；並不希望這種過渡時代的延長。

眞正的大衆文學，便是大衆自己所創作的文學；出於大衆之手筆，而且也專爲大衆自己而寫作，而且是屬於大衆自己的。

爲帝王歌唱着的『宮庭詩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爲貴族的生活的點綴之『行吟詩人』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被壓制在資本主義的近代的創作，是不是也將臨於沒落之境呢？這是一條綫的進步——從帝王的御用之文學到資產階級的歌頌，文學的進展是趨向於大衆化的。大衆文學無疑的將成爲未來文壇的獨子。那末，大衆文學的創造，恰也便是『爲大衆文學』逝去了的時候的事；『大衆文學』自將和『文學』成爲一名辭。

過去的老式的大衆文學，是那麽的迂腐、有毒，要不得。新的大衆文學却是截然不同的東西，將以萬丈的光芒，照臨於我們的文壇上。將爲我們創作了偉大的未之前有的若干名著，這是我們所相信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畢

再論民間文藝

有一位朋友，新從內地出來，我們談了整整半天的話，大半是關於文藝的。

他說，文藝作品總是限於小圈子裏的人看的；新的藝術作品，欣賞的人也不多。最發展的還是戲劇。

我問他，是話劇呢，還是別的戲劇？

他說，都有。話劇也受歡迎，但受歡迎的還是地方戲。

我說，爲什麼呢？

他說，當地的戲，說着本地話，人人都懂得，當然他們的興緻更高了。

我說，京戲呢？

他說，京戲也極受歡迎。他們還特別歡迎老戲。一唱起熟悉的調子來，他們便興高彩烈的，甚至會低低的跟着哼起來。

原來，人類天然有喜愛音樂的性情，對於自己懂得的音樂，或者會自己哼哼的調子，格外覺得有興緻聽。古語云：『好詩不厭百回讀。』其實也可以鈔襲的說道：『好戲不厭百回聽。』南方人叫『看』

戲，北方人叫『聽』戲。他們對於老戲，一擧手，一投足，全都能欣賞的叫好，特別是對於『唱』，差不多是沈醉的閉了眼在『聽』。他們是在欣賞這『唱』的藝術；不論是誰，從黃帶子——指淸末時代而言——到洋車夫，無不同樣的在欣賞着。在北方戲園的組織，也十分的大衆化。有的座位票價很貴，但另有一部分，站在後面『聽』的，其票價却特別便宜。而『聽』衆裏，出不起大價錢的人們到往往是道地的行家。誰好，誰壞，直瞞不過他們。他們喝了采，乃才是眞正的不壞。

要說是藝術大衆化，這樣的情形才是眞正的大衆化。

在京戲裏，有許多齣戲，也很有意義，値得保全。像『打漁殺家』，像『失街亭』之類，也有很壞的有毒的東西，帶着極濃厚的傳統的道德信條的，像『武家坡』之類。我從前一『聽』到『武家坡』便要生氣。那薛仁貴『試』妻够多末可惡！也有的戲，像『連環套』，一部分人也許同情於黃天霸，但他是那末卑鄙的一個賣友求榮的小人啊！一大部分人到確是同情於竇爾墩的。我不喜這戲，但當竇爾墩罵黃天霸道，『你這奴才的奴才』時，我却不由自主的鼓起掌來。其間有很好的喜劇，也有很崇高的悲劇。實在不能因爲他們是『舊戲』便一筆抹殺了他們。

老『聽』戲的人最不喜歡『改良』的東西，他們對於已熟悉了的一擧手一投足的台上的擧動，一點也不肯放鬆。手足一亂，他們便要不悅。他們不需要舒適的座位，也不愛看什麼機關佈景。他們滿足於以鞭來象徵馬，以槳來象徵船，以手勢來表示關門推門。

這傳統的『規則』是否應該『改良』呢？

在原則上，我以爲古老的『規則』能夠保存還是保存的好。許多的技術，有其傳統的授受淵源，不必怎樣去改動他們。重要的是要怎樣灌輸新的內容進去。

利用着古老的唱調，民間熟悉的唱調，而唱出有新的內容的東西，人民們也會很歡迎而不會起拒絕的情調的。

許多大鼓書，相聲，彈詞，說書等等的民間文藝，也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灌輸新的內容進去。當然，好的值得保存的舊的東西還是應該保存着，流行的大鼓書像『長坂坡』之類，他們是不大會有時間性的。

話劇的圈子究竟太狹小，喜歡話劇的人，恐怕只是些受了高等敎育的。一方面鬥不過美國的電影，一方面恐怕也不會鬥得過京戲。

話劇還是新的東西。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別的國家裏，其情形也是如此。在英國，專演話劇的劇場就很少。蕭伯訥的戲，聽的人大半都是老頭子和年輕的姑娘們。易卜生的戲，大都也很少演出。大多數的人們還是去聽『歌劇』和新的音樂劇。其實，『歌劇』也是很高等的，不够通俗。『歌劇』有演出的『季節』。『聽』的人有一部分是裝面子，趕『時髦』，其實也未必眞懂。那些音樂劇，充滿了插科打諢的胡鬧動作的，或以色情爲號召的，所謂『大腿戲』的便是，才是大衆欣賞的東西。整年的演着，同時有幾十個場子演着。

這是什麼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爲人類是喜愛『音樂』的，沒有音樂的戲劇，愛好的人便不多。

我們應該對這種現象有一種深切的覺悟。從事于戲劇運動的人們，應該儘量的吸收民間文藝的好處。有的應該在舊的形式裏給灌輸進新的內容，有的應該把他們加以部分的改革。——雖然老『聽』客不怎樣喜歡任何的改革，但大部分的人當然不會拒絕這種改革的。在上海，什麼諸葛亮招親，火燒紅蓮寺，狸猫換太子，紅羊豪俠傳等等，還不是把新戲的舊規改變得不少麼，而喜歡的人却還不少。

我們並不是說，話劇因爲『曲高和寡』便不該積極從事；我們是說，今日之戲劇運動，並不就是『話劇』運動；話劇無疑的是戲劇運動的中心，但還須抬起眼來望望，還應該分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出來，從事於民間文藝，特別是民間戲劇或地方戲的改革事業。

這改革事業現在已在進行着。我們相信，對於民主的戲劇運動一定會有很成功的結果的。

民間文藝的再認識問題

從前許多朋友們，連我自己也在內，在討論民間文藝問題的時候，總以爲舊瓶不宜裝新酒，把許多流行於民間的歌曲、戲劇的形式及歌調利用了來寫抗戰的情感與故事，我們總覺得不大適宜。當時，我們聽到若干抗戰的詩歌，是用了舊調子來唱的，便覺得格格不能入耳。像北平印行的淞滬戰的皮黃劇本，用『小四卒引翁照垣上』，等等的場面，我們都認爲是不大相宜，而且有點『滑稽相』，會破壞了嚴肅的空氣的。許多改良的皮黃戲，也未能有很好的成就，總不如舊的東西，像武家坡，連環套，玉堂春等等的那末受人歡迎。

當時，我們曾武斷的說道：『舊瓶不宜裝新酒。』

當時我們祇注意到幾個大都市的市民們的反應，却沒有注意到最大多數的農村裏的人民們的情緒。

經過了八年的抗戰，經過了大後方許多次的經驗的所得，這結論是應該變動了。對於各地方的民間文藝的形式我們有再認識的必要。

新的形式，像話劇、電影和小說等，人民們不是不歡迎，但更容易爲其接受的却是舊的形式的民

間文藝。

在大後方，大鼓書和相聲便曾流行得很廣。秧歌也是受很廣大的群衆的歡迎。原來流行的秧歌，其形式是很簡單的，其唱調也是很單調的，但經過了改革，成爲秧歌劇之後，其形式便大大的進步，足以表現任何內容的題材了。

我們在上海，曾經見到『兄妹開荒』的一個秧歌劇，覺得異常的新鮮、感動。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作爲任何民間文藝的改革的範式的。

原來所謂民間文藝，其形式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其本身常常在變易、改革之中。從前流行於全國的高腔（卽弋陽腔）漸漸衰落之後，在崐劇班和京戲班裏，却還有時可以見到其一二齣最流行的東西。崐劇成了曲高和寡的古調的時候，也還有若干齣最好的東西保存在皮黃戲裏，像『林冲夜奔』、『遊園驚夢』之類。

粤劇是常常採用了新的歌調和表演的方式進去的。

『申曲』本來是坐而彈唱的，但近若干年來，也變成了彩排的或走而表演的『申劇』了。可見革新的民間文藝並不是不受歡迎，而民間文藝的形式，其本身原來是常在進步，常在革新之中。我們現在要深入人民大衆之中，便決不能堅守新文藝的壁壘。應該對於舊有的一切民間文藝都有一番新的認識。

我們不能强迫人民大衆們都來接受新文藝的形式。反之，我們應該在舊文藝形式中灌進了民主建

國的思想。這樣，才能發生了廣大的影響與深入的作用。

民間文藝的形式是多樣的，差不多每一個地方都有其不同的歌調與形式。我從前曾收集到各地方的歌曲唱本一萬數千種，自北方到廣州都有。這些，還都是寫印出來的小冊子。其他，口頭上流傳着，不曾寫下來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些唱本可惜在『八一三』的時候全部損失了，否則，倒可以作爲研究的一個基礎的。

舊形式可以保留的，應該無條件的保留下來，像大鼓書、相聲、秧歌調之類。其應該加以改革的地方，也須不遲疑的加以改革，像皮黃戲，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便須加以改變——如『四小卒引翁照垣上』，如果穿了舊戲裝是不合理的，穿了軍裝，也與那種形式不調和，這必須加以改革，使之適合於這劇本的內容的情調。例如，把上場詩及行卒之類廢除掉，而布置成『話劇』那樣的佈景和場面，便可比較的能够協調了。

我們應該開始工作。第一步，把各地方的唱本，小劇本，以及其他凡有文字寫下來，印出來的東西，全部收集起來，成立一個民間文藝的圖書館，作爲一個應用的和研究的基礎。像李家瑞『北平俗曲略』裏的東西，在北方便可開始大規模的搜集着。許多潮州調，福州調，申曲，粵調，揚州歌曲等等，便可以在當地搜集着。不妨多搜集若干份，把中心放在上海及北平等若干大都市，而本地也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圖書館。

第二步，應該有若干人在人民大衆的口頭上搜集若干流行的歌曲而把他們寫了下來。這件事比較

困難，但實行起來，也還簡單。要有若干組，每組若干人，分散在各地搜集，寫定。寫下來的東西，也便可以歸藏到各圖書館裏去，作爲資料。這種活的材料，較之已印行出來的，更爲有用，更可以作爲應用的基本東西，還可以揀選若干印行流通。

第三步，把搜集到的材料，加以研究，加以擬作，把新的精神和內容放了進去。必須注意到那歌曲的本來情調，是抒情的或是敍述故事的，是靡靡之音或是慷慨激昂的調子，都要有個明白的辨別。應該革新的地方，不妨大膽的改革着；應該保留的地方，也不妨盡量的保留着。

文藝如何與廣大的人民們打成一片，是今日談民主文藝的人所必須注意到的問題。

文藝作家們不應該再停留在窄小的新文藝的圈子裏。應該從寫字檯上站起來，看看中國，看看人民大衆的需要而寫作着。

這並不是說，凡一切文藝作家們都要放棄了他們所能寫作的東西，而勉强的去模擬民間文藝的形式。這祇是一個呼籲，想請求一部分對於民間文藝的形式有研究，有興趣的人來從事於這一部分的工作。

文藝的範圍是很廣泛的，繁賾的。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我們對於一切從事文藝工作的人都尊重其成就。不過，在今日苦難重重的中國，應該怎樣爲人民大衆而服務，却是每一個有藝術良心的作家所應有的問題。而這個關於民間文藝的再認識的問題，對於一部分人或一大部分人，却是一個很值得仔細討論的課題。要和人民大衆們打成一片，這民間文藝的形式便不能不加以接受和應用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聯合日報

佛曲俗文與變文

我在前幾年寫佛曲敍錄一文時，曾將燉煌石室文庫中所發見的維摩詰所說經變文、佛本行集經變文、八相成道經變文諸種，以及後代的目連救母寶卷、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等等，皆作爲『佛曲』。佛曲這個名辭原是羅振玉氏刊行燉煌零拾時所給予他所藏的三種變文的總名，我也沿其誤而未及發覺——許多研究佛曲的人，如徐嘉瑞君、向覺民君，也都沿其誤。去年，我着手寫中國文學史中世卷，其中有一章是俗文與變文。因爲對於俗文與變文有了一番很淺薄的討究，便察覺出俗文與佛曲乃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種東西，不能相提並論的。後來的寶卷，乃是俗文或變文的支裔，所以與佛曲亦相差同樣的遠。

『俗文』或『變文』乃是韻文與散文聯合組成的一種演說佛家故事的文體。其韻文的格式有好幾種的體裁：（一）是全體七言到底的，（二）是七言之中，雜以三言的，（三）是四五七言的雜體。這一種韻文，當然是預備歌唱或朗誦用的，如後代的寶卷與彈詞中的韻文一樣。至其用何種曲調歌唱，或用如何方法朗誦，我們却已無從知道。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們儘是用佛曲調子來唱的。但即使他

們是用佛曲的曲調來唱，也變更不了他們不是佛曲的一個定論。因爲佛曲只是一種曲調；使用這種曲調組合而成的作品，任他們如何的布置結構，却已不是『佛曲』而是另一種新的東西了。例如將北曲組合成了『董西廂』，却成了『西廂搊彈詞』；將北曲組合成了『王實甫西廂』，卻成了『西廂五劇』，那是完全兩樣不同的東西。

佛曲的來歷，較之變文爲早。變文，據我們所知，是唐末盛行的一體，其起源大約必更早於此時。佛曲則在六朝時代已經有之了。隋書音樂志敍西涼部的樂曲，其中有『于寘佛曲』一名。唐會要諸書中亦載有『龜茲佛曲』諸名。陳暘樂書及文獻通考的樂考中則於所載胡曲調二十九曲中，竟有二十六曲是有佛曲之名的：

> 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總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並入婆陁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陁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陁佛曲、月光騰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
> ——陳暘樂書卷一五九。

南卓的羯鼓錄，所附諸宮曲名中，又有諸佛曲調十一曲。大約這些佛曲是十分流行於唐代的。

佛曲叙錄

小引

佛曲爲流行於南方的最古的民間叙事詩之一種；彈詞及鼓詞等，俱從此變演而成。其歷史至少有一千餘年。今知最古之佛曲乃爲燉煌石室所發現之『八相成道經俗文』等數種。此種有很大影響於民間的文學作品，向未有人注意到過。今將我個人所得到的佛曲，作爲提要如下。這些作品都不是什麼難得的，絕版的東西。如果費工夫到小書攤上及善書坊里去找，都可以找得到的。這次所發表的，祇是我現在所能得到的一部分的佛曲的提要。將來如有機會能够得到更多的這一類的東西，當再把提要續寫下去。

佛本行集經俗文

佛本行集經俗文爲燉煌石室所出佛曲之一，今藏京師圖書館，未有刊本。敍佛從兜率降人間。爲

淨飯國王太子，生時，從母右脅而出，備諸祥瑞。到了太子長大應婚之時，出外遊歷，到於東門，見一人忙忙急走。問其故，答言因家中有一生母，欲生其子，痛苦非常。太子爲之不樂，回宮而去。次日，又到於西門，見一老人，白髮面皺，形容憔悴。太子問之，具道年老之苦，太子又悶悶不樂而回。又次日，到於南門，見了病人之苦，又悶悶不樂。明日，到於北門，卻又見屍身脹爛，臥於荒郊。於是太子經見了生老病死之苦，決意棄國棄家，出去修行。原文殘缺太多，僅有數段可以完全辨認。

八相成道俗文

八相成道俗文亦爲京師圖書館所藏燉煌佛曲之一，今無刊本。敍：釋迦如來於過去無量世時，不惜生命，常以己身及一切萬物給施衆生。某日，我佛觀見閻浮提衆生業障深重，苦海難離，欲擬下界，拔超生死。遂托生於迦毗衛國爲太子。生時從母氏右脅而出。既生之後，九龍吐水沐浴一身，舉左手而指天，垂右臂而於地，東西徐步，起足蓮花。諸大臣卻以爲太子本是妖精鬼魅，存立人間，必定破國滅家。當時文殊卽化爲一臣，越班奏對，救全了太子。太子十九歲時，戀着五慾，虧得天帝釋勸化了他。某日，太子去巡遊四門，天帝釋遂各化一身於此四門，令太子悟出生死之道。在東門他化爲一人，匆匆而走，說出生之苦；在南門，他化爲一個老人，說出老之苦；在西門，他化爲一個病夫，

說出病之苦；在北門，他化爲一個屍身，倒於地上，使太子悟出死之苦。於是太子遂決心到雪山去修道。

京師圖書館又藏一本八相成道俗文，文句與此本大同小異，頗可相證。惟僅至太子至東門見一人行色匆匆，說知家新婦難產爲止，此下皆闕。

維摩詰所說經俗文

維摩詰所說經俗文亦京師圖書館所藏燉煌佛曲之一，未有刊本。僅存第二卷持世井，其他並闕。這一卷中，敍的是持世井堅苦修行，魔王波旬，欲破壞其道行，便幻爲帝釋之狀，從萬二千天女，鼓樂弦歌，來諧持世井修行之所。這些天女，一個個都是如花似玉之貌，或擎鮮花，或獻異香，或合玉指而禮拜，或出巧語而勸告，『或擎樂器，或卽吟哦，或施窈窕，或卽唱歌』，任伊鐵作心肝，見了也須粉碎。持世井不識魔王，錯認作帝釋，與他談了許久。魔王說，『將天女一萬二千奉上師兄，可酬說法，幸望慈悲鑒納。』持世卻堅辭不受，說：『我是修行菩薩，我是出世高人，一身尚自有餘，何要你許多天女。』第二卷至此卽止。

佛曲一種

此佛曲一種，未知何名，見燉煌零拾中，原蹟藏上虞羅氏，乃燉煌石室所發見佛曲之一。全文首

尾不全，僅餘中段；敍舍利佛與六師鬬法事；波斯匿王令佛家立於東邊，六師立於西畔。六師先化出寶山一座，頂侵天漢，頂上隱士安居，更有諸仙遊觀，駕鶴乘龍，仙歌撩亂。四衆誰不驚嗟，見者咸皆稱嘆。舍利佛雖見此山，心裏卻無畏難。須臾之頃，忽然化出金剛，其大無比，口猶江漢之廣闊，手執寶杵，杵上火燄衝天。用此杵打山，登時粉碎，莫知所在。原文至此卽止，底下並皆殘闕。

文殊問疾第一卷

此亦爲上虞羅氏所藏燉煌石室中發見的佛曲之一種，今刊於燉煌零拾中。敍佛使文殊到維摩詰處問疾事。佛先在會上，問五百聖賢、八千菩薩誰能前去，皆曰不任。無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殊。於是佛告文殊曰：『吾爲維摩大士染疾毗耶，汝今與吾爲使，親往毗耶，詰病本之因由，陳金僊之懇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辭。』文殊乃合十指掌，立在筵中，說道：『去卽不辭爲使去，幸憑聖力賜恩憐。』原來維摩辯才無礙，詞江浩浩，『能談妙法邪山碎，解講眞經障海隈。』故大衆俱怕去。今見文殊肯去，無不欣慰。於是文殊遂別佛而至維摩方丈處。原文至此而止，底下尙未完；也許這第一卷巳完，而第二卷則未見。

佛曲一種

此亦爲上虞羅氏所藏燉煌佛曲之一，與上列二種同見燉煌零拾中。原文未有標題。敍西天有國名歡喜國，有王名歡喜王。王之夫人有名有相夫人者，容儀窈窕，如春日之夭桃。自入宮中，極稱王意。正當富貴歡悅之極處，於某日歌舞方酣之際，國王見夫人面上身邊氣色，知其只有七日之命，卽當身亡。於是不禁淚下。夫人見王忽然下淚，再三詰問，王只得以實告，於是夫人乞歸辭別父母。父母聞知此事，亦大驚失色，力求救治。聞有石室比邱尼有威德，欲往求之，以延身命。石室比邱尼卻勸夫人了敎求生天，莫求浮世壽。於是夫人日歸，便乃日亡，生在天中，受諸快樂。原文至此，下闕。

香山寶卷

香山寶卷爲許多最流行的寶卷中之最古者。相傳爲宋普明禪師於崇寧二年（卽公元一一〇三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者。一名觀世音菩薩本行經簡集，共二卷，有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民國三年出版。又有觀音濟度本願眞經一種（咸豐壬子，上海翼化堂刊行），內容事實與結構俱與香山寶卷相同，僅改作觀音菩薩的自敍傳的口氣而已。

迦葉佛時，須彌山西，有一興林國，人皇婆伽，年號妙莊。人民安樂，國土闊大，只苦未有太

子，皇后寶德連生二女，名妙書、妙音。到妙莊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又生一女，名爲妙善。此公主並非常人，乃是仙女轉世。妙善不覺到了十九歲，每告上蒼，願捨皇宮，出家奉佛。宮娥綵女見她在宮中修行學道，盡都笑她。一日，妙莊皇帝坐朝，想及尙無太子，心中抑抑不歡。羣臣跪奏，三位公主，青春正當，合招駙馬，亦可繼後。皇帝便下令爲三位公主招駙馬。大公主招一位文人，二公主招一位武將，惟有三公主立意修行，不肯招夫。皇帝大怒，便囚禁她於後花園。公主卻喜得出宮門，如鳥出籠，如囚脫枷，反爲自在無憂。一月之後，皇后想念女兒，求皇帝寬赦了她。皇帝便叫她及二女和宮娥，逐一的去勸說妙善，要她回心轉意。不料妙善固執如故。半載後，妙善便到了白雀寺修行。皇帝叫尼僧勸她回來，不然，便將燬寺滅尼。尼僧設計磨難她。公主在寺喫了許多苦，都能容忍。尼僧無法勸她，也無法逐她，便去回報皇帝。皇帝大怒，起兵圍寺放火，虧得公主刺血，向空噴一口，卽時成爲紅雨，滅了大火，保全了尼僧與庵寺。皇帝更爲憤怒，便派兵捉拿了公主到京。用刀斬她不死。公主禱天容其一死，免與父王鬬氣。再用弓弦絞定咽喉，便卽氣斷命終。當時，山崩樹倒，海乾河竭，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本國他邦之人無不悲嘆。突然的有一隻猛虎跳出，銜了公主屍身到黑林中去。於是公主魂遊地府，以其慈悲大願，救度了不少惡鬼超生。閻王恐怕地獄爲虛，便送她還陽。公主還陽，獨自在林中悲哭。因了太白金星的提示，便到了香山縣巖洞中去修道。九載之後，便成了道，名曰觀世音。這時，玉帝以與林王毀佛滅法，勅差瘟部行病使者送病與他。於是妙莊皇帝得了不治之症，痛苦難忍。香山公主已知其事，便化身爲僧人去救他，說須用不嗔人手眼，和合靈丹去醫

治。同時，並叫他們到香山懸巖洞去求不嗔人手眼，果然得了她的手眼，治好了病。國王與皇后便親到香山謝她。不料捨手眼的仙人，卻是自己的女兒。皇帝禱求『再生手眼如舊日』，果然，她的手眼復生了。於是妙莊皇帝及皇后宮妃俱改行修道，崇信佛法，得歸淨土。

魚籃寶卷

此卷一名魚籃觀音二次臨凡度金沙灘勸世修行。凡一卷，上海翼化堂刊行，民國八年出版。卻說宋朝時，海門金沙灘住戶數千家俱爲惡人，玉帝大怒，欲令東海龍王水沒沙灘，將衆靈魂打入地獄。恰逢南洋教主，即觀世音菩薩前來朝帝，聞知此事，心中不忍，奏道：『請寬限數月，臣士願往金沙灘勸化凶徒。』玉帝准奏，大士便到了金沙灘，變作賣魚婆，沿街叫賣，卻並無人理會。於是又一變而爲青春女郎，手提魚籃。這次卻驚動了全村。有一個馬二郎，綽號螞王，是惡人之領袖，便出來盤問她的來歷，並勸說她嫁人。大士道：『我有誓願在先，無論何人，念得蓮經甚熟，喫素行善，則願與他爲妻。』於是她便在晴天寺內教衆念誦蓮經。果然許多惡人都放了他們的作惡的事業而專心去念經，欲背誦得爛熟，取得這娘子爲妻。一月之後，大士向馬二郎吹了一口氣，他便能熟背蓮經如流行了。於是馬二郎便打點與賣魚女郎結婚的事。正在結婚之夜，娘子忽然腹痛而亡。臨終之時，她說明自己乃是爲了救金沙灘人民之苦難而下世的。馬二郎悲哭甚哀，自此改行爲善，勸人修道。二年有餘，此

村竟成爲善地。某一日，馬二郎忽想起娘子有云，觀音救衆，違了玉旨，降凡三載，至今已滿，何以未見升天。大士被他此念驚動，便化身爲一僧，去對馬二郎說，賣魚女郎乃是其妹，欲開墳驗看。墳一掘開，材蓋昇空，化爲一道彩雲，娘子手提魚籃，與和尚攜手騰空，二身歸一，坐在雲端，又勸化衆人一番而去。馬二郎遂雕木爲魚籃觀音像，日夜禮拜。家家戶戶俱倣之，遂流傳至今。

孟姜仙女寶卷

本書題『雲山風月主人編輯』；通行本有二：（一）上海翼化堂刊本，壬子年出版；（二）上海文益書局出版，石印本。二本文句略有異同，首尾情節則完全是一個樣子。

此書所敍孟姜女故事，較之其他民歌及故事所敍的頗有不同。玆略述之，以作參考。

秦始皇統治人間時，造阿房，築長城，多行無道。某一日，恰是天宮冬至佳節，諸仙俱去朝賀。有一位芒童仙官見下界穢氣冲天，便發大願心，欲下去解救萬民之難。他對仙姬宮的第七仙姑說知此事。七仙姑勸他莫管閑事。但仙童卻一徑下凡去，到蘇州去投了生，名爲萬喜良。仙姑不忍坐視，亦到了人間，遁身入大冬瓜中。後爲姜氏婆婆及孟員外剖瓜得見，互相爭奪，依了縣主的調解，作爲孟姜二姓之後，故名孟姜女。卻說玉帝一日坐朝，知芒童、仙姑私自下凡，頗爲惱怒，便決定把救民大事，成就在他身上。就命太白金星到人間，傳童謠道：

姑蘇有個萬喜良，一人能抵萬民亡，後封長城做大王，萬里長城永堅剛。

此謠傳到始皇耳中，他便懸賞捉拿萬喜良。喜良只得離家逃難在外。一天，到了蘇州，進了孟員外花園之中。恰遇孟姜女遊園跌入水中，喜良把她救出。孟員外因此把她許他爲妻。正當二人結婚之晨，兵隸來捕了喜良去。喜良被埋到長城下，代替了萬民之死，始皇封他長城萬里侯。那邊孟家卻還不知喜良死耗。孟姜女正要親自送寒衣到長城，喜良卻在夜間托夢給她，說自己被埋而死事。孟姜女便到了長城，哭倒了長城，露出喜良屍骨。始皇見她美貌，欲叫她入宮。她提出了三個條件，一爲喜良造大坵墳，二造萬王廟，三御駕親祭王墳。始皇一一依允。到了墳廟俱成，始皇御祭時，孟姜女卻跳入焚化紙錠的火中而去。於是芒童、仙姑始得玉帝之寬恕而歸位，並度了兩家父母爲仙。

消災延壽閻王經

此名爲『經』，實則體裁全爲寶卷。常州樂善堂刊印，光緒癸未出版。以岳傳中胡迪見岳飛被殺，而秦檜卻安榮尊貴，心中未免憤憤不平，直到閻王殿，大罵善惡無報，將神像打壞事爲綱領。因此，他的魂被引到地獄，周歷十殿，考察因果報應之事實。中間卻不甚寫胡迪之事，也不以胡迪爲遊歷的中心人物，僅詳敍十殿審判並責罰罪人的情況，直到了最後，方再提起：『胡迪遊過地府，觀看十殿善惡昭彰，絲毫不爽，見過岳王父子上升天堂，秦檜夫妻墮入地獄，醒來時候，已一天一夜矣。』且

便以此爲結束。結構實極鬆散，不能算它爲敍述故事的作品，只可歸入勸世文之一類中。以其體裁爲寶卷，故姑列於此。

鸚哥寶卷

此卷凡一冊，鎭江寶善堂刊行（光緒辛巳出版）；又有鸚兒寶卷一冊，常州樂善堂刊本（光緒辛巳出版），二本情節結構俱極相同，僅文句略有歧異而已。此卷目的在勸孝，而借白鸚鵡的故事爲勸化之工具，情節很有趣，頗與一般可厭之善書不同；我們常在觀音大士的畫像上，見她的頭上，有一隻白鸚哥口銜一串念珠，在那裏飛翔着。這就是這個故事中的主人翁。白鸚哥的母親，因夫病死，悲抑成疾，思食東土櫻桃，小鸚哥便欲去採來奉母。不料他飛到了東土，卻墜入衆獵戶手中。他口吐人言，說明自己原爲母病採櫻桃而來；衆人頗覺心驚，鸚哥又念勸孝文，衆獵戶因此改惡向善。但不肯放他回去，要帶他上十字街前勸化一切人。鸚哥無法，只得如言說偈勸人。那邊，老鸚哥卻一天天的病體沈重，終日思念孩兒，不久便亡故了。這邊，小鸚哥卻又爲一個任員外搶去，鎖在籠中，也思念母親不已，但一面卻仍不斷的勸化世人。一天鸚兒掛在大門門樓，忽擡頭見達摩祖師從西而來，便求他傳授脫籠之計。後來，鸚哥依計，亂跳一番，死於籠中。員外把他取出，放在樓上，他卻乘機一展翅飛回西域去了。到了窩巢一看，不見老母，心中苦悶，作詩一首，昏死在地。適圓通教主在廬山赴

蟠桃大會，路過此地，將淨瓶甘露救活了他，並超度他的父母投生人身。鸚哥自己卻跟隨了菩薩，到南海去，跟他護法把法參，『永脫輪迴生死苦，不生不滅不臨凡』。

延壽寶卷

延壽寶卷一卷，上海翼化堂於宣統元年刊行。大約是預備在人家壽筵時宣唱用的。也是一部勸世文，卻結構得很好，並不討人厭。宋仁宗時，有一長者金良，四十無子，因廣行善事，感動上天，送了一子與他。此子取名金本中，注定九歲夭亡。不料到九歲時，金良夫婦大病一場，本中剖心療親，因此上帝使他延壽十年。到了本中十九歲時，三曹親身去追取他，卻又爲他善念所感動，奏明上帝，又延壽十年。到了他二十九歲時，中了狀元。他父親要他去討債，他卻把帳簿取來都火焚了。因此，又得延壽十年。到了三十九歲，他因無子，娶了一妾，不料此妾乃是淸官之女，他便送她還家，還贈錢給他們。有了此善，又得加壽二十，賜生三子。二十年之後，他又因不責婢女打碎玉碗之故，再得加壽十年。到了他六十九時，有六賊偷去了他佛像上之明珠，但他並不責備他們，反送錢給他們，勸化他們去邪歸正。因此，賜他九孫，又增十年壽，到了七十九歲，他又啓建念佛善會，無常二鬼要去捉他，卻已不能近身。嗣後，遂活到百歲，坐化而被接引到西方去了。

珍珠塔寶卷凡二卷，光緒庚寅杭州景文齋刊行。此書先已有彈詞盛行於世，此係從彈詞重述者。明時，河南祥符縣有一人名方卿，世代爲高官，不幸父爲奸臣害死，家又數遭回祿，因此，母子二人只得同住墳莊中。某一天，他動身到襄陽去探望他的姑爹姑娘，想他們總可有些照應。不料，方卿到了襄陽，姑夫陳廉雖有意照應他，他的姑娘卻忮刻的把他趕逐門外去了。陳廉有一女，名翠娥，知道了此事，心甚不安，便把一座珍珠串成的塔，暗藏於點心中，送給方卿。陳廉自己知道了此事，也大怒，立刻宣誓不再與妻見面。方卿走到中途，取出點心一看，見了珍珠塔，不免喫了一個大驚，但他當然明白了他表姊的好意，正當他在路亭中休息時，他姑爹又追了來，安慰着他，且把翠娥許給了他爲妻。方卿繼續上路，卻遇着了强人邱六喬奪去了珍珠塔。方卿幸爲提督畢雲顯所救，同到雲顯家中；雲顯又把他的妹子許給了他爲妻，一面，他在畢府讀書，一面差人送銀子回家，接他母親出來。不料，差人吞沒了銀子而中途逃走，他母親卻只始終在家中等候着她兒子的歸來。最後，卻不得不自己出去尋找她的兒子。到了襄陽，住於尼庵中，與翠娥等相見了。那時，搶珍珠塔的强盜已捉住正法，他們都還以爲方卿已喪於强盜之手，甚爲悲哀。然方卿這時卻正中了狀元，爲七省查盤御史。他到了襄陽，假裝了一個以唱道情爲生的道士，見了他的姑娘，調侃了一番才顯出他的尊榮富貴的眞

相。於是他們母子夫婦便於此團圓了。

如如寶卷

如如老祖化度衆生指往西方寶卷一卷，杭州瑪瑙經房印行。有一得道和尚，名喚如如，立願要度盡衆生。一日在山打坐，見大賢縣有一王文，家中富足，卻並不好善。如如知他前身是個化主道人，便要下山去度他。王文卻不聽他的勸說。後來經了許多次的感化，王文便終於跟了他到山上去修行。不料他還有四個幫閒兄弟，見他去了，無人依靠，便又到山上巧辭勸他回家。不料他到了家，其靈魂卻爲閻王所招去，遊歷遍十殿，如如祖師趕去救他，直到了望鄉臺方才追到了他，而得到閻王的寬恕。王文既回生，遂普勸世人修行。後來遂坐化而去，其妻張氏亦坐化歸西。至於那四個惡友呢，他們卻俱先後受了應受惡報。

五祖黃梅寶卷

五祖黃梅寶卷二卷，杭州瑪瑙經房印行。黃梅山上有一黃梅寺，原是佛祖出世之地，始以一祖傳於二祖，二祖傳於三祖。今那四祖神通廣大，佛法無邊。一天，他出靈見五祖在世爲張懷，混跡紅塵，不思修道。就令二僧下山，指引修行。果然，張懷被他們一勸說，便決心要去修道。任家中妻子

如何的勸阻，他都不聽。他到了黃梅寺，參見四祖，四祖叫他到寺後山中，栽松千株，日日挑水澆松，並做諸苦工。張懷並不怨苦。他妻子於某時來看望他，見他憔悴不堪，爲之大哭，以死勸他還家。張懷卻呼感天神，把他們母子二人攝回家中。他們見佛法如此廣大，便也都去修行。六年之後，四祖命張懷向西南方而去。他便於濁河邊，投入祝員外之女身中爲胎。祝小姐因此受了千千萬萬的苦。她的二哥勸父親殺她，虧得爲大哥及母所救，出居於外。後來，竟沿街求乞。五祖，卽張懷，乃於此時出生於此。到了四祖歸西時，衆僧便迎了五祖主持黃梅寺。祝員外這時忽生了惡瘡，到黃梅寺去求藥。五祖乃對他說明了他母親乃是貞女及他自己出生之始末，於是祝家父子兄妹便復團圓而俱去修行了。

梁山伯寶卷

梁山伯寶卷二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某一個七夕，天上的牛郎、織女忽動思凡之念。玉帝大怒，貶責他們下凡。於是牛郎投身於梁家，是爲梁山伯，織女投生於祝家，是爲祝英台。在梁山伯十八歲而祝英台十六歲時，杭州開設了一所書塾，山伯由家赴杭，進去讀書，英台改扮了男裝，亦去讀書。她嫂嫂譏刺她，但她卻不顧一切而去。他們在中途相遇，結拜爲兄弟。同在書塾中，攻讀了三年。這三年中，二人同桌讀書，同牀睡眠，但祝英台卻總不露出女兒的眞相來。偶然的，山伯亦微猜到她是女身，卻總爲英台掩飾過去。最後，英台恐她的眞相要被發現，便辭別了他們而歸家。臨別

時，方告訴師母說，她乃是女子，叫山伯到她家中去求婚。山伯送了她一程道，她屢次點明山伯，要他明白她是女人，但山伯的靈魂現在卻爲太白金星所收去，所以變爲不動情的，毫不明白她的帶挑撥的話語。不料英台到了家後，父母卻把她許給馬天榮之子馬文才爲妻了。英台聞知此事，哭得求死不能。恰好山伯從師母處，果然得了英台要他去求婚的消息，便趕到了祝家，卻已太遲了，太遲了！英台對他說明了一切，山伯回家便得了很沈重的病，不久，便死了。英台知道了這個噩耗，昏暈了好幾次，恰好，那時，馬家又擇了吉日來迎娶。英台便要求身着素服，先到山伯墳上去祭弔。父母答應了她。她在墳前，哭了又拜，拜了又哭，忽然山伯顯靈，把墳裂開。英台立刻攢進墳中。墳隨卽復合。待了頭們連忙去扯她時，人已不見，只賸了裙子在外了。這時馬文才也死了，到了陰司去控告山伯劫奪他的妻。閻王把前因後果告訴了他，並說他們將化蝶上天。他才明白一切，而又還魂回人間了。員外聽他如此說，甚以爲異，因差人把墳掘開來看，果然不見了山伯及英台之屍體，只見雙蝶翩翩的由墳中飛出，飛到天上去了。

還金得子寶卷

還金得子寶卷與昧心惡報寶卷合刊爲一冊，上海仁記書局石印本。有兄弟三人，呂玉、呂寶、呂珍同居。呂寶生性不良，把呂玉之子喜兒拐去賣錢。呂玉念子悲戚，便出外貿易，以便尋訪。數年之

後，一無音耗。一天，他在坑廁上拾到二百餘金，失金之人，正欲自縊，卻爲他所救，且還了他的金。他們同到自縊者之家中，卻尋見了喜兒。父子二人同歸，中途見一渡舟翻了，呂玉取出五十兩白銀懸賞救人。救了人起來，其中的一個卻是自己的兄弟呂珍。原來呂寶在家無所不爲，又要逼呂玉之妻改嫁，故呂珍出來尋找呂玉。不料卻在此相見。家中，呂寶果然設計要偷偷的把呂玉妻嫁了，不料錯忙中，卻把自己的妻嫁去了。那時，恰好呂玉、呂珍同歸。呂寶無顏相見，遂逃出投江而死。

昧心惡報寶卷

金鐘性情慳吝，見妻齋僧，便生惡念。到藥店買了些砒霜，和入麵中，做了四個燒餅，預備送給和尚喫。那和尚一時因病未喫。恰好金鐘二子到了寺中游玩，和尚便把餅給他們。二子喫了，一時俱中毒而死。他的妻亦啼哭悲傷而亡。金鐘終於自己對衆懺悔了一回，也自殺了。

伏虎寶卷

此卷題平江于少山編，石印本，不知出版處。敍的是伏虎羅漢的故事。清順治時，有一人名王老虎，生平無惡不作，害了不少的良民貧人。某一日，到鄉間去收錢糧。正欲强迫田戶們賣女售雞償

還，忽然，在夜間，他聽見田戶的雞，在雞罩內說話，說因爲王老虎，她將被殺供饌，小雞們均將被賣，且不僅此，主人之女，亦將出賣。老虎聽了，喫了一個大驚。第二天淸晨，問田戶時，果有此事，便代他們完納了錢糧，心中悶悶不樂的回家，並立意要去修行。他到了寺中，和尙卻怕他，不敢收留。他不得已，獨自悽迷的走到了山嶺之中，天色已黑，小雨如絲的落下，只得坐在石上。忽然一陣狂風，來了一隻白額大虎，張牙舞爪，向他而來。他自知作惡多端，卻叫老虎來喫他。不料這虎卻絲毫不動，馴伏如家狗。於是他遂帶了這虎，同行修行。這次和尙念他志誠，卻收留了他。於是他便天天偕虎出寺，到村中化齋，到了第三年的元旦，衆人見他騎上虎背，忽然一陣狂風，他與虎俱昇空而去。這古蹟至今尙存。

立願寶卷

此卷爲上海翼化堂石印，出版於光緒丁酉。敍李寶山常常朝山進香，某一次，卻遇一道士，指點他進香拜懺之眞義，並交給他一本寶卷，就是這立願寶卷。卷中共說明十四大願，都是勸化世人的，如孝順父母，勿溺女嬰，敬惜字穀，戒殺放生，勿喫牛犬等等。並不能算是一部故事，乃是純粹的教訓文，不過用寶卷的式樣寫下而已。

趙氏賢孝寶卷

趙氏賢孝寶卷二卷，係重述有名的傳奇琵琶記之故事。陳留蔡邕，字伯喈，因父母年老，不欲出去應試。但他父親則盡力掇他去。這裏寫伯喈別母及妻，與其母之戀子不忍別的情況，寫得很不壞。伯喈到京，果然中了狀元，但爲丞相牛祝所留住，逼他與牛小姐結婚。他不得已只好允許了他。但心裏卻時時刻刻記掛着家中之父母及妻。牛小姐曾一度勸她父親放伯喈回去，但牛丞相卻斷然的不許諾。後來不得已，只好答應差一個下人送伯喈的信及銀子到他的家。不料這個差人卻中途逃去，並不把信送到。這裏伯喈是享着富貴榮華，而他的家中卻貧苦不堪，又遇着荒年。完全靠了他的妻趙五娘之苦心經營，始得勉强度日。後來，蔡公、蔡婆又相繼而死。她賣髮買棺，以蔴裙兜土造墳。葬事旣畢，便畫了公婆眞容，背了琵琶。沿路唱勸世文爲生，而到京中去尋夫。她先與牛小姐相見了，二人結爲姊妹，然後才見到了伯喈，數說他的不顧家庭之罪及家中之苦況。伯喈上表陳情，始得回家祭墓，趙五娘與牛小姐俱得了封贈。

金鎖寶卷

金鎖寶卷一卷，光緒庚子常州孔湧興重刊行，係關漢卿有名之雜劇竇娥冤故事的重述，但頗有不

同處，尤其是結局；竇娥冤結局是很悲楚的，這裏卻仍改爲團圓的局面。悲劇的趣味，當然是減削了不少。蔡廷文乳名鎖兒，因幼時打有金鎖鎖其頸上，故名叫鎖兒。曾聘定竇天章之女竇娥爲媳。不料鎖兒過黃河，因與東海龍王公主有三年之姻緣，遂溺於水，暫住於水晶宮中。同時，竇天章因欲赴考，把竇娥送到蔡家爲養媳，借了幾兩銀子爲路費。天章剛把女兒安頓好而去，而鎖兒的凶聞已至。婆媳二人痛哭了一回，相依爲命的度着日子。某日，蔡婆因盧醫欠她銀子，去問他追討，不料盧醫卻誘她到了曠野，要把她勒死。虧得張留兒經過救了她。自此留兒及其母遂住於蔡家，他見竇娥貌美，常常調戲她，但都爲她所嚴斥。他因向盧醫處取了砒霜，要毒死蔡婆，以便與竇娥爲婚。不料卻毒死了自己的母親。他到官府控告，竇娥受了殺人之罪。但當她於六月處決時，天卻下了紅雪，因此停刑。恰好她父親天章到此，審明了這案，把留兒殺了。同時，蔡廷文亦由水府回到人間，中了狀元；乃得與竇娥團圓。

妙英寶卷

妙英寶卷一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宋太宗時，東京徐文慶生一女名妙英，自幼持齋念佛。徐員外無子，欲將女兒招一門女壻，以接香煙。妙英執意不從。徐員外生了一計，騙她到城裏看燈，卻用一乘小轎把她送到夫家去了。其壻王承祖正在逼她成親時，卻起了一陣大風，妙英在風中乃爲天神所保護，而攝送到白雲山石洞中修行去了。這裏，徐員外卻不信女兒爲神風所攝去，只當是王承祖所

殺。承祖因此被定罪充軍。解差押他經過白雲山時，恰遇妙英在修行。他便看破紅塵，拜她爲師，改名妙靜。後來，解差回去一傳說，太守及王、徐二家父母以及當今皇上、滿朝文武都去山上修行。寅年正月初三日，妙英乃得白日昇天，成爲白衣大士。

劉香女寶卷

太華山紫金鎭兩世修行劉香女寶卷二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宋眞宗時，山東太華山紫金鎭上有開酒飯店的名劉光，生一女，取名香女。劉香女自幼持齋把素。感化了她的父母，使他不殺生物，改設素麵館。有一天，有劉員外到麵館吃飯，見了香女，便訂爲第三子馬玉之媳。後來，香女父母同時坐化，馬家便來娶了她去。馬玉也受了她的感化。但結婚不到三天，卻被兩個伯姆在婆婆面前挑撥是非，使她不得與丈夫見面。又時時毒打她。後來叫香女住到墳堂上去，卻又受了不少苦。這時，馬玉已中了狀元，將次回家。兩個伯姆，怕她回家爲誥命夫人，便假做了她在外與人通奸的謠言。婆婆把她叫了回來，毒打了一頓，逐她出門。她只得沿街抄化度日。常常使惡人改行向善。馬玉回家，知他妻子受了許多苦，大哭了一頓，定要尋她回來。香女回了家，卻不肯與她丈夫同住；他父母遂勸他又娶了金枝小姐，二人同赴潮州太守之任去了。香女卻仍在外居住。某一日，馬家全家都因吃了一個團魚而被毒死，只有一個婢女，向來喫素的，得免於難。香女因回家殯殮了他們。同時，馬玉在潮州

忽然叫喊一聲，暈絕倒地；他的靈魂到地獄游歷了一遍，親見父母兄嫂等在那裏受罪之狀。醒來之時，恰值香女報喪之信至。遂是夜奔喪回去，追薦亡人，使一家亡人都得離罪超升。許多年之後，香女、馬玉及金枝等俱得坐化昇天，馬玉爲無愚佛，香女爲寶月尊。

藍關寶卷

韓湘寶卷一名藍關寶卷凡二卷，上海翼化堂光緒甲午重刊本。韓湘子度韓公故事，初見劉斧的青瑣高議中。後有小說，又有道情。這部寶卷乃是道光辛酉時，煙波釣徒風月主人把小說譯成了的，分十八回。韓湘子乃是白鶴童子，由鍾呂二仙送給韓會爲子。會弟愈，字退之，乃是天上冲和子被貶下凡。韓湘子長大之後，努力修行，見其叔父愈沈溺塵世之富貴中，乃設種種方法去度化他。經過了十二次的度化，最後才告成功。於是韓氏全家俱成了正果。韓湘子亦成爲八仙之一，與鍾離、洞賓、鐵拐等並列仙班。

白蛇寶卷

白蛇寶卷凡二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宋眞宗時，峨嵋山中有一條白蛇，修鍊一千七百餘年。某一次蟠桃大會，觀音菩薩帶挈她赴會。卻爲西池金母娘娘道破機緣，說：『凡爲仙者，必要酬恩報

德，方可位列仙班。你的恩人，在一千七百年前救你性命的，現世在杭州，姓許名漢文，你去報答了他，再來赴會。』那白氏卽到杭州，收服了青蛇爲婢，名爲小青。後來，果遇到了許漢文（卽許宣），以借傘爲由，與他訂了婚約。但因盜了官庫內元寶給他，卻使他被判決充軍到蘇州去。白氏主婢追到了蘇州，與許宣成了夫妻。某一個端午節，白氏因飮雄黃酒，現了原形，嚇死了許宣。她冒了千艱萬險，到南極宮中盜了仙草去救他。中途，被鶴童所追，幾乎喪了性命。自此，又安居了一時。一夜，白氏又與小青攝來了三百擔檀香；客人投江自殺，爲金山寺僧法海所救。法海知道此物爲白蛇所攝，便到許家求布賜檀木刻佛像。許宣全數捐了給他。佛像造成之後，許宣偷偷的到了寺中，法海便把他留住。白氏與小青追到了寺中，要喚回許宣。但法海任憑她懇求都不管。她便使神通，水漫了金山。因終於敵不過法海，便逃到杭州去。法海因許宣孽緣未了，又把他送到斷橋，使他與白氏相會。不久，白氏便生了一子。生子之後，法海卻來收服了她，把她鎭壓在雷峯塔下。白氏所生之子名夢蛟，後來中了狀元，到塔邊去祭母親，又遇到法海，方欲爲母報仇，這次，他卻釋放了白氏，與她各駕祥雲，向空中渺渺而去。許宣剃度爲僧，也成了正果。

目蓮三世寶卷

目蓮三世寶卷凡三卷，上海翼化堂刊行本。此本格式很古，似其出現乃在傳奇目蓮救母之前。傳

員外娶妻劉青提。他一生好善，生了一子，取名蘿蔔，又名目蓮。不久，他便坐化升天而去。目蓮請僧追薦了父親後，亦辭母出家爲和尙。劉氏有兄弟劉賈，力勸姊姊開葷。劉氏聽從了他，因此暴死，且被拘到地獄受罪。目蓮自從母親身亡之後，日夜啼哭，不知她可曾到西天，有好處否。因此，立願到西天去尋她。經過天河，脫了凡胎。他到廬山，佛告訴他，她乃在地獄中受罪。於是他趕速的追去。佛並給他九環禪杖，以便點開地獄門，救出他母親。目蓮到了鬼門關，經過孽鏡臺、破錢山、剝衣亭、寒冰池、神雞山、血汚池、滑油山、望鄉臺、枉死城、刀山、惡狗村、孟婆店、奈何橋，歷經地獄各處，察看各種慘怖之刑罰，總追他母親不到。直到了阿鼻地獄，才知她在獄內。於是目蓮手執禪杖，用力向獄門一戳。不料獄門大開，裏邊衆孤魂都逃了出去。目蓮母子方才相見，卻被十獄閻王扯到地藏王菩薩處。菩薩叫目蓮先把放出之八百萬孤魂收回來再說。於是他出生在人世，成爲黃巢，在唐末起兵擾亂天下，殺死了八百餘萬人，卽把他所放走之孤魂都收了回來。但閻君又要他收回猪羊性命。於是他又出世爲屠夫賀因，生平屠殺猪羊無數。到了功行滿時，卻改行向善，爲觀音菩薩所引去，參透機關，方知是目蓮投胎。於是又去見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哀求赦母超升。這一次，得了他的許可，祇用禪杖輕輕的向獄門三點，母親才得釋放出來，與傅員外及目蓮同登天堂。

還金鐲寶卷一卷，丙辰年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崑山王御家貧，父母早亡，僅與一書童壽三同居於墳堂。他托伯父昆友去向岳父高爺借貸，以便赴京考試。不料高爺不肯。虧得岳母私自借了金錢緞匹給他，卻又爲一惡友汪桐所竊去。小姐因此帶髮在尼庵修行。王御取了原來聘禮黃金鐲一隻而上京去求功名。不料，他卻下第而歸。以後，再到京城，又因貧受人困逼，便自縊於大悲閣上奎星之前。閣後卻是李東陽所住。他救了王御，代他揄揚。果然，王御終於中了狀元，榮歸而與高小姐結婚。

何仙姑寶卷

呂祖師度何仙姑因果卷凡二卷，上海翼化堂刊行。呂巖字洞賓，身列仙班。一日忽然想起，上八洞下八洞神仙班中，各有一個女仙人（卽驪山老母及麻姑），好到王母臺前敬酒，獨有他的中八洞，卻缺少一個女仙，於是不免下凡一趟，要去度一個女子爲仙。到了杭州時，忽見一道白光衝上虛空，擋住他的去路。他撥開雲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子在修行念佛。他便變一個雲遊道人去試她。她原來姓何，是一家開藥店的女兒。她父母不許她修道，她因此受了不少苦，卻始終志道不懈。呂仙試了她幾次，也見她道念甚堅。於是呂仙便度了她去。不料她的師兄黃龍卻駕雲要去追她回來。他與呂祖鬬了一場法，虧得觀音大士把他性命保存了。後來他眞心修行，何員外夫妻也修行念佛，持齋戒殺。終於由何仙姑度了他們升天。

秀女寶卷

秀女寶卷一卷，杭州瑪瑙經房刊行。隋煬帝時，山西陶惠生有一女，名秀女，自出母胎，便不喫葷腥，陶家一家也都好善。某一天，他們到白衣庵中去拜佛，卻被强盜天壽王通把秀女騙去，賣到劉文家中爲妾。這裏，陶惠傷心萬狀，出賞格尋秀女，也始終不曾尋到。秀女在劉家拒絕與劉文成親，爲大娘虐待萬端。丫頭秋蘭和她很好，沈香則爲她對頭。後來，秋蘭私和平媽媽同到陶家去報信。這裏，秀女卻被大娘用滾湯冲死，魂遊地府，重復還陽。又得何仙姑度她成仙眞。她復回劉府，見雷打死沈香，又感化了劉文和大娘向善。恰好這時，陶惠尋到了劉家。他們遂一同回去。天壽王通這時才見尋女賞格，又想得錢，便去報信，不料乃自入羅網。後來，秀女與父母及秋蘭俱得道西行。

雌雄杯寶卷

雌雄杯寶卷凡二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周僖王時，有交趾國獻送瓦杯一對，一雌一雄能高奏歌唱。僖王付與蘇后掌管。有梅妃與后爭寵，騙后將雌雄杯帶至妃宮，卻把這對杯打碎了。因此，僖王把蘇后宣告了死刑。虧得有一位大臣潘相，忠於國事，把蘇后暫送至家中藏匿，而使他的第三夫人寶金蓮去代死。正當行刑之際，天神把她救了，送到一個庵中存身。這裏，梅妃打聽出蘇后實是藏匿

在潘府，便帶兵來搜查，卻爲潘相設計解脫。不久，潘相又設計把蘇后送到外縣。恰好在庵中與竇金蓮相見，二人遂同住一處。這時，蘇后恰生了一子。過了十餘年，梅妃之奸謀乃發露，僖王又迎了蘇后還宮，而以她的子爲太子。

希奇寶卷

希奇寶卷一卷，蘇州元妙觀得見齋同治丙寅刊本。趙培基家境寒苦，生了一子，因孝母之故，致無餘食給子喫。他便爬出去喫狗屎。以後則成了一個習慣。人人都叫他狗郎。他有知覺後，常以此責駡他父母，他父母只默默無言。到了他十八歲時，這個習慣才更改，而趙家同時也漸漸的寬裕了。

現世寶卷

現世寶卷凡二卷，杭州瑪瑙經房光緒五年重刊本。唐太宗時，月宮中有玉英，因見凡間恩情，動了思凡之念，與天篷元帥笑了一笑。上帝便把他們二人貶到下界爲人，玉英投生何家爲女，天篷元帥投入單姓爲子，名惠先。玉英父母死亡，一惡叔因賭輸，正想把她賣去。恰好遇見善人富氏，把她救了。單惠先是做裁縫的，某日到富氏家中，與玉英相見，便互相睠戀。富氏卽把她嫁給惠先了。快活

的同居了數載之後，又因惡覇錢都大之見色起意而把二人分開了。都大假裝請他去做裁縫生活，卻把給他的綢緞暗中調換了石子，因此逼他賠償而捉進監獄中。虧得縣主賢明，出私銀把惠先的賠款代付了，而放他回家。錢都大這時爲惡奴錢福所毒斃。這惡奴又欲想娶玉英。遂買通大盜，誣報惠先，把他囚入監中。但有同監大俠李同卻處處的看顧他。他定罪充軍廣東，玉英守節訓子以待其歸。後其子單天保中了狀元，求赦了惠先歸家。但同時，玉英卻因尋夫出外，中途遇險死去，遊歷了地獄一遍而還陽。後終於在一個善人家中，夫妻母子重復團圓。因這故事中所有惡人都當場受到報應，故謂之『現世寶』，大約卽『現世報』之意。

醒心寶卷

醒心寶卷凡二卷，常州樂善堂光緒癸巳刊本。這部寶卷敍次至爲凌亂，有聖諭廣訓、有呂祖師戒氣文、有三官大帝醒世文，其大部分乃都爲雜敍種種的故事，如岳飛、玄奘、許仙等等，而加以勸諭的唱句，訓世的話語。

眞修寶卷

眞修寶卷一卷，上海翼化堂刊印本。又有同書局石印之鍼心寶卷一卷，亦卽爲本書，不過文句略

有異同而已。以廣信從到茅山進香，遇到一個老香客，談論孝順父母，和穆兄弟，善待媳婦等等的勸世文，卻以二人問答之語式出之，頗覺得結構嚴密，而敍述亦因此較其他同類之作爲有生氣。

楊公寶卷

楊公寶卷一卷，蘇州瑪瑙經房光緒三十三年重刊本。有楊將軍者，借其仇人之再世身葉聯璧之手，敍述出這一部勸世文，沒有什麼深意，不過是雜述世人之種種過惡，而勸他們改過向善，並以地獄因果之說聳動他們而已。

梁山伯還魂團圓記

後梁山伯祝英台還魂團圓記，一名三美圖，上海槐蔭山房石印本。事實與前卷不大相接，而加進了不少陳腐的刻板式的佳人才子之故事。卻說馬德芳（前卷作馬文才）正開墳欲尋山伯、英台之屍，黎山老母與呂洞賓卻把二人乘機救回山去了。數年之後，二人俱學會奇術，有呼風喚雨之能。英台下山，救了山伯之叔母於强徒之手下。又殺了白虎關田總兵，占住此關，自稱都督祝將軍。這時山伯亦下山，訂下了路丞相之女路鳳鳴爲妻。他上京考試中了狀元。奸臣馬方欲將女兒配他，他不肯從命，

因上表薦他去平北海之北平王。他既平了北平王，又領兵去打白虎關。這裏，路鳳鳴小姐卻改裝了男子，改名路達春，到京去應試，也中了狀元，爲玉淸王公主紅瑞彩球所中，卽與之結婚，卻夜中衣衫並不脫去。三日之後，馬方又薦他運糧接濟山伯。山伯與英台打了一次仗，才知原來是一家人，於是合兵在一處。這時，馬方把君殺死，自立爲王。山伯回師殲滅了他，扶立太子卽位。於是山伯被封爲定國王，有了三位夫人——英台、鳳鳴、紅瑞。富貴榮華，世無與比。

嘆世寶卷

嘆世寶卷一卷，金陵一得齋光緒丁未重刊本。此爲不敍故事的勸世文；雜談因果。勸人爲善，勸人不要殺生，不要忤逆父母，勸人要趁早修行。一切世間錢財富貴，夫妻子女都是空的，『惟有那修行之人不落空處，念彌陀能歸到極樂乾坤。』

龍圖寶卷

花枷良願龍圖寶卷凡二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宋仁宗時，富豪林福生了一子，王春生了一女。二人曾指腹爲婚，後來，林福家境一天天的窮苦了；到了他的兒子招得十六歲時，他們只好以挑

水賣人度日。王春見他們如此窮苦，便欲悔婚。請了林福去，逼他寫一張退婚書。不料小姐出來把這張契字扯得粉碎，他立志要嫁林家。後來暗中又差丫頭送了銀子衣服給招得。不料在夜間，這些東西，又被一賊都偷去了。某一日，小姐又約招得於夜間到花園中來，要再將黃金三百兩贈他。到了夜間，招得卻沈沈的睡着了，忘記了如時赴約。送黃金的丫頭卻被一個更夫所殺，劫銀而去。等到招得去花園中時，卻染了一身血跡，帶了一心驚慌回來。那時開封府包龍圖恰恰到陳州賑饑，由薛振掌印。他糊糊塗塗的把招得捉來定罪，並受了王春的賄金，要把招得於某一日中午斬決。正當行刑，忽然天烏地黑，狂風四起，包龍圖又由陳州回來。於是此案由他重審而明白了眞相，釋放了招得而殺了更夫。後來，夫妻二人修行得道。王春死後卻進地獄，賴其女救之得出。

正德遊龍寶卷

正德遊龍寶卷一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寶卷中以滑稽的文筆寫之者絕少，這一部卻是一篇很流動的滑稽故事，完全是以蘇州口語寫成，這也是寶卷中少見的。明武宗喜微行出遊。某一次，扮作軍民，出京到潼關外面去，恰好大雪飛揚，天氣甚冷，四處又無酒館旅店，於是只好到一家村莊中借宿了一夜。那家姓周，有一老媽媽，又有一子，名周玄，打柴爲生，癡呆過人。但因此卻敢直言無忌，說朝中之劉瑾焦芳爲大奸臣。他母親殺了老母雞給正德帝喫，他卻哭道，喫了他的妻。原來，他以爲

由這隻雞生蛋積財，可以娶一房妻子，如今卻是無望了。正德當時便慰安了他，說：一定可以送一房妻子給他。當夜就在他家借宿。在夜中，忽聽見有打更之聲。第二天起來，問了周玄，才知道是本地曹太史僱的。曹家在此地頗爲橫行。於是正德便寫了一封詔書，叫周玄送到曹府，要把曹太史的女兒配給他爲妻，曹太史見了詔書，無法可想，只得從命。在結婚中，這個癡呆女壻卻鬧了不少笑話。到最後，卻也福至心靈。正德回京後，殺了劉瑾、焦芳，又以周玄爲指揮。

何文秀寶卷

何文秀寶卷凡二卷，亦名恩寃寶卷，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明嘉靖時，有何顯爲學臺，生一子名文秀。文秀因到華山進香，留戀於揚州蘭花院中。這裏，何顯因事與知府陳練相忤，一病而亡。陳練借端覆滅了何氏全家，還出榜圖形，捉拿何文秀，文秀在妓院中衣敝金盡而出，卽爲差役所獲，虧得遇善人把他釋放了。他逃到蘇州，以唱道情爲生，遇王國老之女蘭英。二人一見有情，約會於花園敍談。正在黑夜談心之時，他的父親王元回家了。他知道這事，大怒不已，把他們二人放於袋中，丟入江內。虧得他母親派人救了他們，並送銀子與他們逃生。他們遂結爲夫妻，相偕至海寧。有惡霸張堂、張興主僕二人，見蘭英美貌，便設計醉文秀以酒，誣他殺了婢女，把他囚禁於獄，解押到杭州定罪。杭州知府恰好是他仇人陳練。他卽判文秀以斬罪。獄官王某，哀憐他的無辜，把自己的聾啞兒子

代替了他的死，而放他逃生。他中了進士，爲浙江十一府巡按。這時，蘭英因楊婆婆的保護，已脫離了張堂之逼害，而住於鄉村中。文秀遂報前仇，把陳練、張堂等都殺了，而與蘭英重復團圓。

明宗孝義達本寶卷

明宗孝義達本寶卷凡二卷，題『新安善明居士翻譯』。無出版處。所謂翻譯者大約是把佛經典譯爲佛曲之意。佛在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集會四衆人等，聽受如來妙法。說經已畢，阿難尊者扭膝問佛，三界之中，唯何恩重最大。世尊便將母親生子育子之苦細說一番，以明人應如何報答親恩。以後，便轉入戒殺、勸善等等；下卷便完全是宣揚佛典之要義的，正是所謂『說經』之意。

龐公寶卷

龐公寶卷凡二卷，有文益書局石印本。龐公名蘊，生有一男一女，合家四人俱好善念佛，慈悲喜捨。有五百阿羅漢者，因往地獄參觀，遇見造酒仙人杜康，因創造酒類，犯罪陷於地獄，罰他把酒飲盡。他因哀求五百羅漢各飲一巡，救他出罪。五百羅漢發了慈心，開了酒戒。卻不知乃因此不得再入天門。佛命他們投身於東土爲螺師百天，該歷火、湯、刀三途之苦。五百羅漢托夢給龐公求他援救。

龐公第二天到了街上，買了一籮螺螄，數了一數，果只五百個，不多也不少。他就把這五百螺螄放於池中了。羅漢們百天之難滿後復得升天，遂送聚寶盆及搖錢樹給龐公。他自此大富，廣行善事。但因爲金錢太多了，卻又時時感受困惱。他要將錢送於某寺中，寺的住持又不收。他和兒女遂拜這住持爲師，各各修行。其僕二人，因偷錢而互殺而死。龐公不欲將金錢貽害世人，遂乘船將所有之錢俱沈入海中了。不久，家中卻失了火，他們遂無立錐之地。然合家四口俱能各食其力以謀生。後龐小姐又度了丹霞和尚。不久，合家四口遂於一日之間，先後化去，到極樂國中受福。

雙貴圖寶卷

雙貴圖寶卷又名仁義寶卷，題朱芝軒校正，有文益書局石印本。明時，開封府有蘭芳草者，妻已死，續娶許氏。前妻生二子，仲林、仲秀，許氏又帶來一子，名繼子。仲林也娶了王氏爲妻，生一女名桂姐。仲林、仲秀到京去求功名，許久未回，也無消息到家。適值年時饑饉，蘭芳草自己也到湖廣去收討賬目。許氏在家，很虐待其媳王氏，不時打罵，又迫她到磨房去磨粉。又叫桂姐到江邊去挑水。桂姐正在江邊，爲繼子所見，探知其由，乃將她送至她外婆家中寄養。又到磨房去看她嫂嫂王氏，代她磨粉。但許氏大不滿意，生一惡計，欲在夜間把磨房放火燒了，將王氏活活燒死。此計爲繼子所知，他又救了王氏出來，把她寄居於鄉下空房中。因恐他母親責罵，遂偷了些東西和一隻雞出來，要到京

中去找哥哥，他在空房中，殺了雞，雞血染在小衫上，請嫂嫂拿去洗，而自己卻動身走了。許氏趕到空房，見她兒子的小衫上有血，便誣王氏殺她兒子。王氏被判定死罪。正在她將被斬，芳草和她母親及桂姐俱來送她時，而繼子已找到了兩位大貴之哥哥而先回家了。因此，救了王氏之死。後王氏削髮修行。仲林另娶一妻，仲秀也結了婚。合家受王氏影響，俱念佛修行。惡姑許氏則至死無人理睬他，死後則其魂被送入地獄。

從變文到彈詞

在一般文學史中，文體分類不外詩歌、小說、戲曲、散文四種。今所論者，乃此四種以外之另一種文體，亦講亦唱，兼含韻文、散文的二體者。

先述今尚存在之彈詞與寶卷。二者深入民間，特別對於家庭婦女，其影響遠過於小說與戲曲。寶卷已成家庭敬神之工具，至今『宣卷』在江浙尚成爲一種職業，其勢力且大於說書。重要著作有香山寶卷、魚籃觀音寶卷、梁山伯祝英台寶卷數十種。每見婦女聽宣香山寶卷竟有爲觀音受難而墮淚者。回想兒時居鄉，合村公請一盲者宣卷，遠近咸至，返家競相轉述，當時情緒之激漲，今猶歷歷如在目前。彈詞有兩種。一種光是看的：有人專門出租此種本子，書殼甚厚，上蓋借閱日期及不許謄抄等字樣。一種是實際彈唱的，福建江浙一帶，今尚流行。中國女子自己爲吐洩不平之氣而作，又復爲歷來婦女間最流行之讀物者，此爲僅有之文體，如天雨花、筆生花等書，咸記女扮男裝，中狀元，出將入相一類故事，皆一種下意識的反抗，於想像中求夢境的滿足。故彈詞可認爲女子的文學。如安邦志，如天雨花，如北史遺文，如倭袍傳，皆個中名作；就中尤以倭袍傳，其每一開篇，皆絕妙抒情詩。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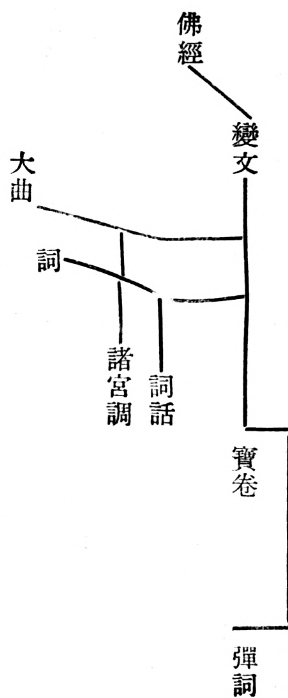
惜今之文人學士，皆鄙寶卷、彈詞爲不足道，至今尚無人作專門之研究，致其源流演變之跡，湮沒不彰。實則凡一文體，必有其淵源，必有其前身，斷無從天而降者。然則寶卷彈詞之前身果何物耶？

王國維著曲錄時，尚不知董西廂究屬何體；迨其著宋元戲曲史，始確認之謂諸宮調，此爲文學史上一大發現。諸宮調在金、元時極流行，至明而中絕，其性質頗近彈詞寶卷，但較重唱。名作除董西廂外，尚有天寶遺事諸宮調，劉知遠諸宮調等，而繆荃孫刻煙畫東堂小品，內有京本通俗小說二冊，此類宋人詞話，王國維曲錄亦將彼歸入戲曲。其實乃是小說。但曷爲不名小說乃名之曰詞話乎？詞話命意之大明，則又數年後事也。其時，亞東圖書館刊宋人平話八種，因八種中之一——金主亮荒淫，語多猥褻，被工部局勒令燬版。不久，北平書籍刊行會又影印淸平山堂話本其中有一篇曰刎頸鴛鴦會，正於文裏插入醋葫蘆小令十二首，每首之前，皆有『奉勞歌伴再和前聲』等句。又有一篇曰快嘴李翠蓮記，更大半爲唱詞，其體尤近彈詞。可知詞話者，蓋兼講唱二者，詞以歌唱，話以講述者也。與諸宮調正相類。彈詞，寶卷意當肇原於此乎？然諸宮調與詞話等等，却更自有其更古的來源在。

一九〇七年五月，匈牙利人史坦因（A. Steine）從甘肅敦煌千佛洞新被發見之石室文庫中運去二十四箱古代寫本及四箱圖畫繡品。其後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復刼去古代寫本不少。今北平圖書館所存者，已爲殘餘之殘餘，然仍有八千餘卷。敦煌寫本中除民間俗曲、寫本佛經及詞調外，尚有重要的一種文件，爲從來所未見。此種文件，從前或名之曰佛曲（羅振玉），或名之曰俗文（北平圖書館），或名之曰唱文，其實都不是原名。自舜子至孝變文、目蓮救母變文、降魔變文陸續發見，其上

皆明書『變文』，始知變文卽其本名。有人譯變文爲演義，實得妙諦。唐代每一廟宇壁上，皆繪有『地獄變相』一類之壁畫，可知變相、變文，唐時蓋並甚流行也。變文之組織，是一種韻、散相間體。其歌唱部分以七言爲主，雜以五言，六言，或三三四言，實韻文變化之最高階段，今之皮簧唱詞猶其遺跡。其敍述部分則泰半爲肌體豐腴之對偶文。唐以前之文體，或爲純粹韻文，或爲純粹散文，並無韻散合組之體，韓詩外傳一類書之引詩，列女傳一類書之有讚，皆不過附加以作說明而已。變文之淵源，不能不求之於印度。彼邦重要佛教經典，如本生經（Jataka），如本生鬘論（Jataka-mala），皆由韻散聯合組成。但佛教文學之翻譯，其途徑與輓近歐美文學翻譯一樣，皆先意譯而後直譯。故佛經之翻譯遠在後漢三國，而佛經文體之摸擬，則似當始自唐代。可知變文產生之時代，最早不能前於隋代。又降魔變文序中有對『開元天寶皇帝』之頌聖語，可知其產生至遲不能後於玄宗。大約在初唐盛唐之間。其中絕對年代不可考，至宋代卽已不見經傳。但據考證結果，彈詞始於元代，寶卷則南宋卽已發軔，變文雖因五代之亂僧侶西徙而掩埋於西陲之斗室，但其精靈實蛻化於諸宮調、寶卷、彈詞之中，影響至今不泯。陸續搜求所得，今存變文尙有四十餘種，最重要者爲敍述佛經故事之變文，像維摩詰經變文，降魔變文，目蓮救母變文等；非佛教故事則有列國志變文，明妃變文，舜子至孝變文等數種。列國志中以藥名作文字游戲，與張文成游仙窟所應用之文字游戲方法頗相類。明妃變文上卷之末，有云：『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後世說部乃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套語。宋人話本之由變文演變而來，此亦例證之一。

以上略述變文、諸宮調、詞話、寶卷、彈詞之大概。今將諸種文體之流變列爲一表如左：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在北京大學演講（汪偉筆記）。

西諦所藏彈詞目錄

爲彈詞作目錄，恐將以此爲第一次。彈詞的重要，決不下於小說與戲曲，其中幾部著名的作品也可與小說戲曲中之最好者相提並擧。但在今日以前，似沒有什麽人注意到這一類的文藝著作。數年來，我曾在上海、蘇州、杭州、南京、揚州各處，陸續的搜羅了百餘種的彈詞，今先編成這個目錄。彈詞至少有三百餘年的歷史，其已刊行及有鈔本流傳者，想決不止此百餘種。希望同志能在各處搜羅，或以購得之書見讓，或以目錄見示，俾將來能成一更完備的目錄，且能爲一番有系統的研究，則不獨我個人之幸也！

彈詞之影響，在南方諸省最大，正如鼓詞之在北方諸省；然鼓詞之著作，殊少重要者，彈詞則其中可稱爲『名著』者，至少有十餘種。中國小說之最長者，不過一百二十回，一百四十回，戲曲之最長者，不過四十齣，一百齣（目蓮救母行孝戲文有一百齣，此外未見有如此浩長者），論其冊數，最多不過二十冊左右而已，彈詞則其最長者，可以有三十冊以上，如天雨花有四十冊，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之『三部曲』，合之得七十餘冊，眞可謂之中國文藝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

彈詞之敍述與描寫，較之好逑傳、隋唐演義諸書，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卽較之紅樓夢、金瓶梅諸書之喜敍瑣事者，亦更以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見長。以前，有人說過一個笑話，他說，聽人說唱彈詞，敍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俯下身體去扣上，說了一夜兩夜，這婦人的鞋帶還沒有扣好；這當然是含有些嘲笑之意的，然彈詞敍寫之細膩深切，於此益可見之。

在彈詞中，有一部分可稱爲『婦女的文學』，如天雨花、筆生花、玉釧緣之類皆是；一面出於女作家之手，一面亦爲婦女所最喜讀，眞是 by the women, for the women 及 of the women 之書。

這個目錄裏的彈詞，完全依據於我個人所收藏的而編成。凡我所沒有的彈詞，雖曾在他處見到，或聞知其名目，皆不錄。

廿一史彈詞註　楊愼著張三異註　雍正五年刊本　十冊

明史彈詞註　張三異著　雍正五年刊本　二冊

廿五史彈詞輯註　孫畏侯註　求古齋石印本　四冊

再生緣　侯香葉夫人著　舊鈔本　二十冊　道光三十年三益堂刊本　四十冊　普新書局石印本　二十冊

再造天（再生緣續集）　侯香葉夫人著　道光八年香葉閣刊本　八冊　錦章書局石印本　八冊

天雨花　陶貞懷著　道光辛丑刊本　三十冊

安邦志　無著者姓名　道光己酉學海主人刊本　二十冊　章福記石印本　二十六冊（連定國志鳳凰山）
定國志　無著者姓名　坊刊本　二十冊　章福記石印本
鳳凰山　無著者姓名　同治癸酉文聚堂刊本　三十二冊　章福記石印本
七夢緣　無著者姓名　舊鈔本　十冊
玉姻緣前後集　無著者姓名　舊鈔本　三十六冊
　右二種爲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三書之異本，字句間歧異甚多，故另列之。
珍珠鳳　無著者姓名　嘉慶壬申飛春閣刊本　十六冊
義妖傳　陳遇乾編　光緒丙子刊本　六冊　又一部　十二冊　文益書局石印本　八冊（有後集）
雙金錠　陳遇乾編　嘉慶癸酉裕德坊刊本　八冊
玉釧緣　無著者姓名　石印本　二十四冊　道光二十二年文成堂刊本
果報錄（一名倭袍傳）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　十二冊
醒世全傳（卽果報錄）　石印小字本　十二冊
　因略有刪節，故另列之。
節義緣（一名玉蜻蜓）　無著者姓名　咸豐間刊本　十二冊　振軔書局石印本　八冊
芙蓉洞　陳遇乾編　道光丙申重刊本　十冊　坊刊本　十冊

本書卽節義緣之改本，惟主人翁之名，已更易過。

筆生花　邱心如女士著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一冊

三笑新編　吳信天編　嘉慶癸酉刊本　十二冊

換空箱　愚溪著　咸豐七年吟香書屋刊本　四冊　石印本　四冊

笑中緣金如意（一名三笑八美圖）　無著者姓名　天華書局石印本　四冊

雙珠鳳　無著者姓名　石印本　六冊　同治癸亥淨雅書屋刊本　十二冊

珍珠旗　無著者姓名　雲龍軒刊本　八冊

本書爲五虎平西續集；五虎平西未見。

福壽大紅袍　廢閑主人著　道光辛巳刊　十四冊

描金鳳　竹亭居士重編　光緒丙子刊本　六冊　又一部　十二冊

描金鳳　馬如飛編　光緒丙午海左書局石印本　八冊

珍珠塔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　八冊

珍珠塔　馬如飛編　石印本　四冊

麒麟豹（珍珠塔續集）　廢閑主人編　道光壬午刊本　十冊

陶朱富　無著者姓名　乾隆丙子起秀堂刊本　六冊

轘龍鏡　無著者姓名　道光辛巳集賢齋刊本　六冊

本書爲鸞鳳圖後集；鸞鳳圖未見。

黃金印　無著者姓名　同治壬子刊本　六冊　文益書局石印本　四冊

合同記　無著者姓名　文益書局石印本　四冊

水晶球傳　無著者姓名　嘉慶庚辰悅成閣刊本　六冊

一捧雪　無著者姓名　嘉慶己卯澄碧軒刊本　八冊

一文錢　無著者姓名　蘭蕙軒刊本　四冊

文明秋鳳　無著者姓名　蘭蕙軒刊本　八冊

十五貫　鴛湖逸史著　同治六年重刊本　四冊

荆釵記全傳　無著者姓名　光緒丙子古虞喜雨山房刊本　八冊

燕子箋　無著者姓名　咸豐乙卯刊本　四冊

雙冠誥　無著者姓名　光緒四年玉積山房刊本　四冊

一箭緣　環秀主人著　嘉慶二十三年環秀閣刊本　四冊

蘊香丸　無著者姓名　嘉慶二十三年雅賢堂刊本　四冊　又一部　四冊

雙玉盃　郁惠嘉評本　嘉慶辛未清夢軒刊本　六冊

雙玉盃　醉墨齋主人著　恆德堂刊本　八冊

風箏誤傳　無著者姓名　嘉慶十五年漱芳閣刊本　四冊

玉連環（一名鍾情傳） 朱素仙著 道光癸未亦芸書屋刊本 八冊
玉連環 無著者姓名 上海書局石印本 六冊
此石印本與上一部雖同名，內容卻完全不同。
錦香亭 徐品南著 嘉慶七年刊本 四冊 掃葉山房刊本 四冊
錦上花（一名錦箋緣又名金冠記） 修月閣主人著 同治十年寶樹堂刊本 十二冊 共和書局石印本 八冊
還金鐲 夏棐文著 舊鈔本 四冊 道光元年吾馨軒刊本 八冊
還金鐲 吹竽先生編 道光癸巳刊本 八冊
龍鳳金釵 無著者姓名 咸豐八年刊本 二冊
劉成美 無著者姓名 道光壬寅友于堂刊本 十二冊
英雄奇緣傳 無著者姓名 文海書局石印本 六冊
英雄譜 無著者姓名 昌明書局石印本 十六冊
眞金扇（一名梅花韻） 無著者姓名 道光元年雲龍軒刊本 十冊 鴛湖刊本 十冊
珠玉圓 柳浦散人著 同治壬申樂善堂刊本 四冊
雙玉鐲 無著者姓名 乾隆丁亥刊本 八冊
落金扇 吹竽主人著 同治癸酉重刊本 八冊

龍鳳姻緣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　四冊

劉海台　無著者姓名　琴天閣刊本　四冊

盜金刀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　六冊

盤龍鐲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　四冊

碧玉環　無著者姓名　光緒乙未上海書局石印本　六冊

晝錦堂　無著者姓名　舊鈔本　十六冊

鳳凰釵天緣珮　無著者姓名　舊鈔本　八冊

北史遺文　無著者姓名　舊鈔本　四十冊

雙魚傳　無著者姓名　舊鈔本　八冊

九品蓮臺記　無著者姓名　同治辛未刊本　六冊

天寶圖　隨安散人著　同治庚午刊本　十冊

馬如飛開篇　光緒十二年刊本　二冊

來生福　橘中逸叟著　坊刻本　二十四冊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二冊

娛萱草　橘道人著　光緒甲午刊本　六冊

雙翦髮傳　無著者姓名　光緒戊寅刊本　四冊

玉鴛鴦　無著者姓名　同治五年中華堂刊本　十冊　同治七年刊本　六冊

繪眞記　邀月樓主人著　嘉慶壬申刊本　十二冊　上海書局石印本　四冊
中外緣（一名六美圖）　無著者姓名　進步書局石印本　二冊
百鳥圖　無著者姓名　同治癸亥刊本　四冊
百花臺　鴛水主人著　光緒元年刊本　六冊　坊刻本　四冊
金臺全傳　無著者姓名　光緒辛巳墨海堂重刊本　十二冊
文武香球　二樂軒主人編　光緒庚寅三樂軒刊本　六冊　蔣春記石印本　六冊
海公奇案玉夔龍　無著者姓名　光緒壬辰紫雲軒刊本　十六冊　上海書局石印本　六冊
四香緣　無著者姓名　光緒甲午上海書局鉛印本　四冊
六月雪　無著者姓名　錦章書局石印本　七冊
水怪貪歡緣　無著者姓名　文元書局石印本　二冊
鳳凰圖　無著者姓名　坊刻本　六冊　啓芳堂石印本　六冊
潘必正尋姑　無著者姓名　雲記書莊石印本　二冊
回龍傳　無著者姓名　章福記石印本　四冊
玉堂春　無著者姓名　共和書局石印本　四冊
採金桃　無著者姓名　中西書局石印本　六冊
六美圖　無著者姓名　同治庚午刊本　八冊

雙帥印　無著者姓名　務本堂刊本　二冊
鬧廬莊　無著者姓名　務本堂刊本　四冊
九龍陣　無著者姓名　務本堂刊本　四冊
右四書合爲一種『四部彈詞』。每部都曾標明『亨集』、『利集』、『貞集』字樣。惟首集六美圖刊本不同，未標明。
夢影緣　鄭澹若夫人著　光緒二十一年竹簡齋石印本　十六冊
萬花樓（一名雙連峯）　無著者姓名　光緒丙子玉蘭軒刊本　六冊　又一部　六冊
意中情　袁昭著　嘉慶甲子刊本　八冊
想當然　袁昭著　嘉慶元年仁德堂刊本　八冊
四美圖傳（想當然後集）　袁昭著　嘉慶辛酉仁德堂刊本　四冊
九美圖（一名合歡圖）　曹春洲編　道光癸卯四美軒刊本　十二冊
此書與三笑新編同爲敍述唐伯虎及秋香之事者，惟二書文句完全不同。
玉蜻蜓　無著者姓名　同治癸酉刊本　四冊
此書亦敍申貴升事，惟篇幅極短，僅薄薄的四冊，文句與原刊本、改訂本及石印本俱不同。
雙珠球　黃松筠著　光緒三年刊本　十冊
十美圖　無著者姓名　光緒戊寅三餘堂刊本　四冊

十美圖（一名沈香閣）　無著者姓名　合州閔忠恕堂刊本　四冊

以上二書同名，事亦同，惟文句歧異極多。

鳳雙飛　程蕙英著　海左書林石印本　二十四冊

雲中落繡鞋　無著者姓名　上海書局鉛印本　四冊

庚子國變彈詞　李伯元著　世界繁華報鉛印本　六冊

聊齋志異彈詞　沙源遺老著　吳聲報社鉛印本　一冊

玉鏡臺　映淸女士著　有威書室鉛印本　一冊

哀梨記　程瞻廬著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一冊

孝女蔡蕙　程瞻廬著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一冊

明月珠　程瞻廬著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一冊

藕絲緣　程瞻廬著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二冊

同心梔　程文棪著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一冊

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

相同的神話、故事與傳說，每在各地流行着。譬如印度有一則故事，在歐洲也有着；歐洲中世紀的傳說，在波斯也流行着；中國的一段神話，在西伯利亞也被人發見。在十九世紀以前，極少人注意到這件事實。自『比較神話學家』出來，取了各地相同的傳說、神話、故事而加以比較的研究之後，乃發見他們是如此的相同，竟難使人不相信他們不是同出於一源的。因此他們便提倡着『故事的阿利安來源說』。換言之，即說一切歐洲的神話與傳說，其源皆出印度，或出於阿利安民族未分家之前。後來，專門研究民間故事的人，便根據了這種的理論，用精細的考察手段，去證明歐洲中世紀的許多傳說、寓言、故事，皆係從印度的來源轉變而來。W.A. Clouston 寫的兩大冊的民間故事與小說(Popular Tales and Fictions)，便是這個研究的集大成者。『轉變』說在歐洲至少風行半個世紀，甚至影響到中小學的教科書裏。

然而這個學說果有根深柢固、顚扑不破的理論麼？沒有！他們的理論是站在十分脆弱的基礎上的，是經不起打擊的。自從最近半世紀，對於人類的史前文化及生活，以及原始人的生活與文化研究

大為發達之後，一切學問幾乎都換了一副眼光。人類學家便運用了他們的尖銳的兵器，向比較神話學者進攻。自人類學派的巨子 A.Lang 和比較神話學派的巨子 Max Müller 打了幾次筆仗之後，Müller 幾乎無以自圓其說。因此，似乎壟斷了神話與故事比較研究的 Müller 派，從此便失去了他們的信徒，一蹶不復再振。開口閉口『阿利安來源』的笨話，再也無人提過。試想，今有一個故事，流行於歐洲，也流行於美洲土人之間，那還會是一個轉變麽？當然是決不可能的。

如今，正是人類學派的故事與神話研究者的專斷時代。他們說的很好：自古隔絕不通的地域，却會發生相同的神話與故事者，其原因乃在於人類同一文化階段之中者，每能發生出同一的神話與傳說，正如他們之能產出同一的石斧石刀一般。而文明社會之所以尚有與原始民族相同的故事與神話，却是祖先的原始時代的遺留物，未隨時代的逝去而俱逝者。

他們的話不錯。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明白。神話與故事往往有很顯著的綫索可證明其為同出一源，或係由某一源轉變而來者。所以，轉變說並不是什麽完全無根據的理論。T.A. Macculloch 的小說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Fiction)便很公允的並採了變遷說與人類學家的必然的巧合說。

以上不過是一個引子。本文的目的却要使大家依據了兩個理論去猜一兩個謎。底下有兩個故事，或一對的謎，請大家猜猜看，這兩對的故事或謎，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第一個謎是所羅門與包拯。所羅門是古猶太的一位最敏明能斷案的王；包拯是中國宋代最精細的法官。關於所羅門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所羅門遇到一件不易解決的案件。有兩個婦人同居在一處，他們各有一個幼子。某一晚，甲婦不小心壓死了她的兒子。第二天起來，她却爭奪着乙婦的活孩子以爲是她的。乙婦當然不肯讓與。二人便扭控到所羅門那裏去。所羅門想了一會，便想出一個計來。他命武士取了一柄刀來，說道：『將孩子中剖爲二，每個婦人各取一半去。』甲婦聞判默默不言。乙婦却大哭起來，自已聲明敗訴，情願將活孩整個的送給甲婦。所羅門至此乃判明活孩是乙婦的，而治甲婦以誣控之罪。

關於包拯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包拯正坐在開封府的堂上。有兩個歷審未能判決其是非的婦人又來控訴了。她們之中，一個是妾，一個是大婦。妾生了一子，自幼被大婦抱去撫養。到了丈夫死後，大婦却霸占着財產與兒子，欲逐妾出門。妾自然不服而去控告。但大婦却賄了鄰居與收生婆，命他們證明這個兒子是她自已生的。這案件到了包拯的手中，他立刻設了一計。他命人在地上用灰畫了一個欄圈，將孩子立於圈中。他命令兩個婦人道：『誰能將孩子奪出圈外者卽爲眞正的孩子的母親。』她們用力的奪。孩子哭了，要受傷了。妾心裏不忍，只好放了手；哭道：『送給她了吧，不要害苦了我的孩子！』包拯立卽認出了眞的母親來，便將這孩子判歸了妾，而歸罪於大婦及那些僞證人。（此事見於元曲灰闌記，却不在七十二件無頭案或包公案裏。）

大家看，這兩個故事不太相同了麼？中國的故事，與古猶太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 * *

第二個謎是眞友誼與殺狗勸夫。『眞友誼』的故事，見於歐州中世紀的有名故事集羅馬人的行蹟

(Gesta Romanorum) 中。『殺狗勸夫』的故事，則初見有元人蕭德祥的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再見於明初人徐仲由的殺狗記傳奇中。蕭、徐二氏所述的本事，大致相同。先述『眞友誼』的故事：——

某王有一個獨子，甚爲鍾愛。這位太子意欲旅行各地。得了他父親允許之後，便動身了。七年之後，他歸來了。他父親問他這七年之中有結識什麼朋友沒有。兒子說道：『有三個。第一個我愛他過於愛自己，第二個我愛他和自己一樣，第三個我不大愛他，或不當他什麼密友看待。』

他父親答道：『但在你需要他們的幫助之前，最好先去試試他們。你去殺一隻豬，將牠放進布袋中。在黑夜裏到你所最愛的那位朋友家去，對他說，我不幸誤殺了一個人。如果這屍身被人發見，我便將被處極刑。你懇求他，如果他愛你，便要在這次危難中幫助你。』兒子照他的話辦去。那位朋友却答道：『你殺了人，自然要償命。但因爲你是我的朋友，我將送你一二丈布疋，以包裹你的屍身。』

少年很不高興的又到第二個朋友那裏去求助。他像第一個朋友似的對待他，說道：『你以爲我瘋了，要讓我自己去冒這個危險麼？不過，我曾當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伴送你到十字架去，沿途竭力的安慰你。』

太子不高興聽下去，便到第三個朋友那裏對他說道：『我不幸誤殺了一個人了！』那位朋友答道：『我的朋友，我將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護你。如果你眞死在十字架上，則我必爲你而死，或者和你同死。』於是經此一試，眞的朋友被他發見了。

關於殺狗勸夫的故事是這樣的：

孫大有一個兄弟，名叫孫二。孫大富而孫二窮。孫大不肯容他兄弟入門。他自己另外有兩個好朋友在着。這兩友天天引他喝酒閒遊，吃他的，喝他的。他唯他們的話是聽。孫二受了不少的磨折。孫大的妻楊氏看不過，便設了

一計，買了一隻黑狗殺了，裝入一只麻袋中，假裝是人屍，去嚇他酒醉的丈夫。他果然害怕起來，向他兩位朋友求計，要幫同滅屍。他們却同口一聲的拒絕着。他又去求他的兄弟孫二。孫二却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二人共同埋了此屍。自此，孫大與孫二和好如初，孫大不再理會他的兩位好友。二人因此懷恨，去告孫大殺人滅屍。官吏去掘屍時，原來却是一隻狗屍。於是二人乃被責。

這兩個故事，又不是十分的相同麼？中國中世紀的故事與歐洲中世紀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大家將怎樣來解答此謎呢？

螺殼中之女郎

螺是田間河旁叢生的小動物。常見有許多人立在小河中，用小網摸取螺螄，拿去販賣，以此為生。然卻有一部分人絕對的不吃螺螄，那就是吃觀音齋的人，及相信螺是觀音菩薩的頭髻所化的傳說的人。這種傳說，由於見螺的形狀，甚似女子之髻而起；下面的一個傳說，卻又以為螺會幻化為少女。

有一個農夫，家中甚貧苦，娶不起親。一個人耕種了田，還要回家自己燒飯吃。某天，他歸來時，卻見鍋中的飯已經燒好了。他非常的詫異，不知是誰來幫助他的。接連的三四天都是如此。於是他立意要窺探這事的究竟。一日，放下了田工而潛藏在屋的左近。到了炊煙起時，向廚間一張望，原來卻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在執炊。約在正午飯熟時，這個少女卻退到水缸旁不見了。他到了缸旁一看，只見有一個大田螺在那裏。他是很狡猾的人，便於第二天乘女郎正在執炊時，掩進屋裏，而把田螺殼藏去了。女郎大驚，退身無所，只得做了他的妻。幾年之後，生了一個孩子。再幾年之後，這孩子也會幫他父親耕種田地了。他父親於高興時歌道：『田螺娘，田螺娘，田螺生兒會種田！』孩子回去告

訴了母親，她便迫丈夫把田螺殼取出來看看。丈夫只得取了出來，她把螺殼擲入水缸中，自己也隨之而跳入。因此，便永遠的不再出現了。

這個故事流傳於浙江、永嘉一帶。偶閱搜神後記（卷五），敍侯官人謝端事，與此絕相類，不過結果略異。言端於發見女後，女便說明自己是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端少孤恭愼自守，故使她權爲守舍。十年之中，使端居富得婦。她形已見，不宜復留。端請留，終不肯。當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後端果稍富，且仕至令長。述異記（卷上）亦記此事，主人翁亦名謝端，惟其事頗不同：『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這三個故事顯然是同源的，是由一個故事蛻化而來的。許多民間故事都是民衆的口傳的文學，但亦有從古代書籍中重述的。（那是由讀書人講給他們聽的。）如上面螺之民間故事，頗有可能是搜神續記那一則故事的重述。但搜神續記所記載的，其故事的本身却必定是由一個民間口頭傳說寫下來的。一個民間口頭傳說，流傳了數百年乃至千把年，流傳到鄰近的地區，乃至很遠的地區，是十分可能的。

中山狼故事之變異

中山狼的故事，有馬中錫的中山狼傳、康海的中山狼雜劇、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但在印度、高麗各處，也有與此大同小異的民間傳說。這是屬於忘恩之獸的一系的傳說。大概忘恩的獸，不是狼，必是虎之類的猛鷙動物，施恩的必是一個慈善的人。先是，人把在困阨中的猛獸放了，然後牠卻負恩的要想把人吃了。於是人只得求牠先向三個人或物去評評理，如果他們說他可以被牠吃，他便死而無怨。不料遇到兩個物，卻都是說獸可以吃了人。最後，遇到一個有智慧的人或物，設了一個計，纔把人救了，而使那個忘恩之獸受到了應受之罪罰。這個故事的程序，不外如此，不過故事中的人物略有不同而已。今將所知各地流傳的這個故事的大要，列表於下：

故事來源	施恩的人	忘恩的獸	獸所遇之困阨	初次遇見之二或三物	最後遇見之人或物
中山狼傳及中山狼雜劇	東郭先生	狼	趙簡子打獵	牛，杏樹	杖藜老子
中山狼院本	東郭先生	狼	趙簡子打獵	牛，杏樹	土地神

列那狐的歷史（文基譯本）	人	蛇	落於網中	烏鴉，熊與狼	狐
Steele 的潘約的故事	婆羅門	虎	落於陷阱中	pipac 樹，水牛	豺兒
西伯利亞故事	Kirghiz	蛇	鸛的捉食	牛，楡樹	狐
高麗的神仙故事（Griffih）	和尙	虎	落於陷阱中	大樹，石神	青蛙
Asbjörnsen and Moe 的挪威民間故事		龍	被壓於大石下	狗，馬	狐

在以上所述的之外，我還見過一篇南斯拉夫的故事，亦與此同類，因爲記不淸楚了，原文又一時尋不到，姑不列在此表內。其實各地所傳與此同類的故事想必更有不少，獨惜耳目未周，不能作更詳備的搜羅耳。

就上面的七則看來，我們已可見他們的故事是如何的可驚異的類似。不必說施恩的人與忘恩的獸是差不多相同，卽所遇之物，亦於七則之中，四則有牛，五則有樹。如非同出一源，必無如是之巧合吧。（其中高麗的傳說一則，情節略異，係敍大樹與石神皆勸導虎不要吃人，與其他六則他們之允虎狼或蛇之吃人者不同。）於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因了地方之不同，而他們是如何的變異。

把中國各地傳說依同樣的方法去硏究其根源與變異，那不也是一件很偉大、很有趣並且很有意義的工作麼？

榨牛奶的女郎

聽明人的故事和愚人所鬧的笑話，同樣的爲許多人所愛談、所愛聽。聽聰明人的故事，如啖哀家梨，其爽脆甜凉的味兒直沁入肺腑，久不易忘。聽愚人所鬧的笑話，則如目睹到一件可笑的事，稱心稱意的笑個痛快，也許避了人，獨居深念時，還要吃吃的笑個不已。關於愚人的故事，二十餘冊的巨大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卽天方夜談）裏，曾有不少節。卽在中文選本，奚若譯的四冊的天方夜談裏，我們也還可以見到薙髮匠諸人的幾節絕妙的趣事。假如你在吃飯時讀到他們，我敢擔保你一定要忍俊不禁，噴飯滿案。印度的巨大故事集故事海中，以及魔鬼的二十五故事，鸚鵡的七十二故事，五經書中，也都各有極可笑的愚蠢人的笑話在着。寫過二大冊的民間故事與小說的 W. A. Clouston 曾著有一小本的愚蠢人的書（Book of Noodles），收集了這一類的故事不少。

在許多愚蠢人所鬧的笑話趣事之中，有一個型式，差不多是普及於全個世界的；這一個型式，以伊索寓言中的榨牛奶的女郎爲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一個農人的女兒，從田間把一桶牛奶帶到屋裏去。她在走着的時候，心裏很高興的想道：『這一桶牛奶賣了

出去，至少可以買回來三百個雞蛋。這些雞蛋，除掉不幸的損失，至少可以孵出二百五十隻小雞。等到雞價高漲的時候，這些小雞就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賣。到了年底，我的額外的津貼，便可以購買一件新衣了。我穿了新衣，上聖誕節的宴會中去。那時候，所有的少年一定會向我求婚。我那時只把頭一別轉，一個個的拒絕他們。』這時候，她跟着把頭一別轉，那一桶的牛奶立刻傾在地上，她的幻想的計劃便告了終結。

在西凡提司的名作吉訶德先生裏，也曾說起過，吉訶德住在一個旅邸中，一心只想和一個巨人爭鬥，而奪回他心中所幻想的一位公主。他在朦朧的半醒半睡時，看見巨人的一張大臉，便挺起了一把劍，與他決戰。他一劍刺過去，正中了巨人的臉部，鮮血涔涔的滴下，他的勇氣頓增百倍。正在這時，店主人為他的喧聲所驚，執燈進房一看，只叫得一聲苦，原來他所刺中的却是主人掛在牆上、滿盛着酒的一個皮袋！少時，又曾聽見過一個乞丐，拾到一個瓦罐，他便自己幻想着，由了這一個瓦罐，可以使他漸漸成了一個大富的人。又幻想他在那時，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一日，他的妻少忤其意，他便伸手撻之。不料他打的却是這個瓦罐；瓦罐鏗的一聲應手而碎，他的幻想也隨之而去。

像這樣的一種故事，其骨子裏總是寫愚人以幻想為眞實，一旦忘其所以，便連他所得的最小的東西，卽他的幻想的起原物，也竟成了他幻想的犧牲。

在中國的筆記裏，還有兩則很可笑的這類的故事：(一)江盈科雪濤小說：見卵求夜，莊周以為早計。及觀恆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一日偶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

卵，借隣人伏雞孵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擧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與爾優遊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吾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眞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早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則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二) 青城子，志異續編卷七：貧人某，日販燒酒果蔬，沿村逐蝿頭利以贍朝夕。一日，時方二更，婦遺牆下，見有光煥發，趨告夫，往掘之，得白鏹千餘。夫婦大喜，運至內室，置案上。夫俵分一堆，曰：『以此置田產。』又俵分一堆，曰：『以此起房屋。』又俵分一堆，曰：『以此置裘馬。』顧鏹尚有餘，曰：『可納粟以炫耀鄉里。』因笑謂婦曰：『我與爾素不解馳驅，明當市良馬，恐不善騎，爲人竊笑，須演習而可。』乃以高木凳爲馬，覓竹枝爲鞭，自乃作攀鞍勢，聳身而上，按轡執鞭，顧盼自喜。良久乃下。稍頃，又上。如是者再。令婦亦習。婦不欲，固强之。……於是出敝布裹鏹，藏於笥中。將欲寢，夫疑曰：『萬一胠篋發匱者至，奈何？』婦曰：『曷置牀頭？』夫曰

『善。』始寢。寢未幾，夫曰：『終恐探囊者至，歸烏有也。可藏於牀之上，席之下。子臥內，我臥外。此則萬無一失矣。』於是夫婦俱起，再藏。藏訖，將寢。夫曰：『我與子終身貧苦，今始有此得意事。家中現有酒殽，不可不一暢飲。』……婦辭以醉，强逼飲之。無何，婦已倒地矣。夫亦漸不能支，蕁頹然臥地上。夫婦各大吐狼藉，縱弛如死。不意有盜負梁上，自掘鏹時，卽已歷覩。見其各已大醉，乃騰身下，席捲一空而去。後盜亡至鄰境，醉後，舉以告人云：『見其跨凳時，竊不能忍笑，幾墜梁下。』聞者莫不大笑。惜不聞其夫婦醒後作何情狀也。

英國有一個俗諺說：『不要在雞蛋沒有孵化時先計算小雞。』恰可作爲雪濤小說中的這一則故事的注脚。大約，這一類的故事，其敍述的層次與結構都是很相同的，不過因爲時與地的不同，所以其主人翁或爲榨牛奶的女郎，或爲乞丐，或爲掘發藏鏹的貧人，或爲拾得雞蛋的市人，或爲吉訶德先生；其所得、所持、所有的對象，或爲一桶牛奶，或爲一個酒袋，或爲一個瓦罐，或爲一個雞蛋，或爲千餘白鏹；其打破他幻想的人，或爲他自己，或爲逆旅主人，或爲偷兒，實則皆是表面上的歧異人而已。

韓湘子

韓湘子是『八仙』之一。他的故事盛傳於民間。除了呂洞賓之外，只有他可要算是『八仙』中最重要，故事流傳得最廣的了。韓湘子的故事，其中心在於『度韓公』。韓公，卽韓愈。他本是最不相信神、佛，然而却偏有不少神、佛、仙家的故事攀附於他的身上。韓湘子故事的最早來源本出於唐。我彷彿在一部唐人小說（已忘其名）上，見其說起過，湘子是愈的遠房的同宗。他寄食於愈宅，愈並不甚重視他。有一次，他見有人送花的，便告訴愈說，他要變一個戲法，以博一笑。他便將花種於土坑中，坑外圍以障物，不使人窺，日日以彩色水澆之。到了七天之後，花却變成燦爛的各種顏色了。花上寫着：『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乃是愈的詩句。因此愈頗爲之驚詫。後來他辭去，不知所往。

最早的韓湘子的故事不過如此而已。到了北宋時，在劉斧著的青瑣高議前集（卷九）裏，這個故事卻有了一個新的開展。湘子已成了愈之姪，且係『幼養於文公門下』。七天使花變色的事却成了在頃刻之間，『取土聚於盆』，便可開出二朵比牡丹還大的美花來。花上也有着『雲橫秦嶺家何在』二語，

然而這二語却不是韓愈自己的詩句，而是一個讖語。這個讖語直到韓愈以言佛骨事，貶潮州，在途中方才確切的實現了。地名恰是藍關，那時也恰在下雪，正合了『雪擁藍關馬不前』之語。湘子在這時，更出藥送給愈，說道：『服一粒可禦瘴毒。』劉斧在這裏並沒有說湘子是度韓公的，然而這個『雪擁藍關』却又成了後來作者的度韓公的幾幕故事中最重要的一幕了。以後，在

（一）雉衡山人著的韓湘子（小說，天啓癸亥刊本）

（二）無名氏著的韓湘子九（？）度韓公（道情，約爲道、咸間刊本）

二書之中，湘子却不僅一度而且再度、三度韓公了。湘子和韓公的前生也都是很有來歷的人了。這故事愈轉變愈繁複；也愈近於俗套的小說傳奇。

第五卷

中國文學雜論

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卷頭語

古時有兩個武士相遇于一株大樹之下。一個武士開口道：『你看見樹上掛的那面盾麼？』別一個武士答道：『看見的，那是銀的盾。』前一個武士說道：『不，不，你錯了，這盾是金的。』後一個叫道：『不，不，錯的是你，明明白白是銀的。』這二人始而鬥口，繼而各拔出刀來，爲他們所信的眞理而戰，結果各受了不很輕的傷，倒在地上不能動彈。但當他們倒下時，機會使他們見了這盾的眞相，原來是一面金，一面銀的。他們各只見了盾的一面，却自以爲自己是對，別人是錯，枉自鬥了一場，受了重傷。

近來爲中國文學而爭論的先生們，不有類于這兩個武士麼？有的說，中國文學是如何如何的美好、高超，那一國的作品有我們的這麼精瑩。有的說，我們的都是有毒的東西，會阻碍進步的，那裏比得上人家，最好是一束一束的把他們倒在垃圾堆中。他們眞的還沒有見到這面盾的眞相。這面盾原是比之武士們所見的金銀盾，構成的成分更複雜，而且更具有種種迷人的色彩與圖案的。

這是我們的區區願望，要在這裏，就力之所能及的範圍內，把這面盾的眞相顯示給大家。我們的

能力不大充裕，也許不能完全達到我們的願望，也許要把牠的小斑點，牠的圖案的一勾一勒遺漏了，或看錯了。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對于這面盾的全體圖案與構造與色彩是不會有什麼看錯了的地方。

這是一個初步的工作，這是艱難而且偉大的工作。我們的只是一個引子，底下的大文章，當然不是我們這幾個人所能以一手一足之能力寫成了的。

——一九二七年小說月報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一　鑑賞與研究

濃密的綠蔭底下，放了一張藤榻，一個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聲的咿唔着一部詩集，那也許是李太白集，那也許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沈浸在詩的美境中了；頭上的太陽的小金光，從小葉片的間隙中向下睞眼窺望着，微颸輕輕地由他身旁呼的一聲溜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他受感動，他受感動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說不出的靈感，一種至高無上的靈感，他在心底輕輕歎了一口氣道：『眞好呀，太白這首詩！』於是他反復的諷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麽？不，那是鑑賞，不是研究。

膩膩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燈光，喧嘩的談聲，那幾位朋友，對於文藝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在談着，在辯論着，直到了酒闌燈炧，有幾個已經是被阿爾科爾醉得連舌根都木强了，卻還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强勉的打疊起精神，絮絮的訴說着。

『誰曾得到老杜的神髓過？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個說。『杜詩還有規矩繩墨可見，太白的詩，才是天馬行空，無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學杜者多，說自己學太白的卻沒有一個。』鄰座的說。

這樣的，可以說是在研究文學麼？不，那不過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燈，一個學者危坐在他的書桌上，手裏執的是一管朱筆，細細的在一本攤於桌上的書上加註。時時的誦着，復誦着，時時的仰起頭來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藍的夜天，鑲滿了熠熠的星。蟲聲在階下唧唧的鳴着，月華由東方升起，庭中滿是花影樹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這個學者由他斗室內誘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隨卽用硃筆在書上批道：『妙語在一開字』，又在『開』字旁圈了兩個硃圈。再看下去，是一首詠蟬的絕句，他在『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個圈，又在詩後註道：『於清物當說得如此。』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不，這也不過是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別有一間書室，一個學者在如豆的燈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舊的意見而加以駁詰或讚許或補正。他搜集這個詩人，那個詩人的軼事，搜求關於這首詩，那首詩的掌故，他又從他的記憶中，寫出他的師友的詩稿，而加以關於他們的交誼及某一種的感慨的話語。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於是他成了一部書；那書名也許叫作某某齋詩話，也許叫作某某軒雜識。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不，這還是鑑賞，不是研究。

原來鑑賞與研究之間，有一個深嶄的鴻溝隔着。鑑賞是隨意的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卻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觀照不可。鑑賞者是一個遊園的遊人，他隨意的逛過，稱心稱意的在賞花評草，研究者卻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不是爲自己的娛樂而去遊逛名園，觀賞名花的，他的要務乃在考察這花的科屬、性質，與開花結果的時期與形態。鑑賞者是一個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來，是爲了自己的舒適，他見一塊懸巖，他見一塊奇石，他見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的讚賞的眼光去對待牠們。研究者卻是一個地質學家，他要的是：考察出這山的地形，這山的構成，這巖這石的類屬與分析，這地層的年代等等。鑑賞者可以隨心所欲的說這首詩好，說那部小說是劣下的。說這句話說得如何的漂亮，說這一個字用得如何的新奇與恰當；也許第二個鑑賞者要整個的駁翻了他也難說。研究者卻不能隨隨便便的說話；他要先經過嚴密的考察與研究，纔能下一個定論，纔能有一個意見。譬如有人說，西遊記是邱處機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終於找出關於邱處機的西遊記乃是長春眞人西遊記，並不是敍說三藏取經，大聖鬧天空的西遊記。那末，這部西遊記是誰做的呢？於是他便再進一步，在某書某書中找出許多旁證，證明這部西遊記乃是吳承恩做的，於是再進一步，而研究吳承恩的時代，生平與他的思想及著作。於是乃下一個定論道：『今本西遊記是某時的一個吳承恩做的。』這個定論便成了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這便是研究！

文學的自身是人的情緒的產物，文學作家大半是富於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學研究者卻是一個不同樣的人，他是要以冷靜的考察去尋求眞理的。所謂文學研究，也與作詩作劇不同。宅乃是文學之科

學的研究。

二　未經墾殖的大荒原

中國曾被稱爲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眞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萊，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長的不過起於中世紀，那時我們卻正是唐詩宋詞元曲將他們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於地平上的時候；最短的不過一世紀，那時我們是在嘉道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眞繁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着這末繁富的文學作品的之中，我們卻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所謂文史類的著作，發達得原不算不早；陸機的文賦，開研究之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繼之而大暢其流。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雖然後來詩話文話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煥的歷代詩話載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種，丁氏的續歷代詩話，所載又二十八種，淸詩話所載，又四十四種；然這些將近百種的詩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說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說是有一篇

二篇堅實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將詩文評（卽『文史』）分為五類：

（一）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文心雕龍。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詩品。

（三）備陳法律者——皎然詩式。

（四）旁採故事者——孟棨本事詩。

（五）體兼說部者——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

除了第一，第二兩類之著作以外，其餘的都不過是瑣碎的記載與文法的討論而已（像第一第二兩類的著作卻僅有草創的文心雕龍與詩品二種）。間有單篇論文，敍述古文或駢文之源流，敍述某某詩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討論某個文學問題的，或討論什麼文章之得失的。然卻是太簡單了，不成為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評家出來，頗換去了傳統的腐氣，而易以新鮮的批評式樣，可惜他們的途徑又走錯了；他們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與前人一樣，被誘惑入邪僻的羊腸鳥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滸，表章西廂，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說戲曲，從無量數的詛咒鄙夷的磚石堆中掏揀出來，其功不可謂不大。然他卻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眞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然於句評字註；例如，他於『認得是獵戶摽兔李吉』（水滸傳）之下註道：『筆勢忽振忽落』，於『只見那個人』下註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下，又註道：『分付

得作怪。』諸如此類，全書皆是。這當然是學步鍾惺諸人批詩評文的辦法，而全書卻被他句分字解；有類於體骸一節一節被拆開了，更有類於一刀刀的把書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滸、西廂何罪，乃受此種凌遲析骸之極刑！這一派勢力頗不小。也有了不少書受到了這個無妄之災。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帶領了大衆走研究的正軌的可能，他卻反把他們帶入『牛角尖裏』去了。

統而言之，自文賦起，到了最近止，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過。關於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鑑賞的漫談的或逐句評註的態度去對待牠的，無論牠是二十字的五言絕詩也好，長至百十萬字的小說也好。關於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譜』一類的著作，詳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遊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爲研究的最好的參考資料外，其餘便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爲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的文學的，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有見過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詞』或『詩』或『小說』的起原與歷史的，至於統括全部歷史的文學史的研究，卻大家都不曾夢見，近來雖有幾部名爲『中國文學史』的東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鈔的是日本人的東西。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品研究的東西。例如關於水滸傳，至少要有一部水滸傳之形成，一部水滸傳及其續書，一部水滸傳之思想與其影響等等；這幾個題目，每一個都可以成功一個巨冊。至於如文選；如樂府詩集，如西遊記，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聲猿等等，那樣重要的巨作，無一種無不需要多方面的專門研究。至於那些古舊的紅樓夢索隱，西遊眞詮，水滸評釋之類，卻都是可棄的廢

材。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傳，一部杜甫的時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響，一部杜甫及其詩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敍事詩等等；此外，至少還有百個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這些研究，每一個又都可各成一巨册。至於那些古舊的陶淵明年譜，李義山年譜，東坡先生年譜之類，只可作爲研究的參考資材，卻不能卽算作一種專門研究的結果。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個重要的文學時代，都要有各種的特殊研究；例如關於五代至少要有一部五代文學的鳥瞰，一部五代花間派的詞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屬詞臣，一部蜀中文士等等，這些東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爲一巨册或至三四巨册的。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每一種文體之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戲曲，至少要有一部戲劇史，一部戲劇概論，一部演劇史，一部中國舞臺之構造與聽衆，一部傳奇的研究，一部皮黃戲之沿革與歌者，一部崑曲與衰史，一部臉譜及衣飾之變遷等等；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裝載之的。至於那些以前的無數詩話，詞話，四六話，曲話之類，都只好作爲極粗製的研究原料，卻全不是所謂研究成熟的工作。

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綜敍全部中國文學之發展的文學史，或詳的，或略的，或爲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不少獨特之創見的，或爲極詳明的集合前人各種特殊研究之結果，而以大力量融合而爲一

的，或爲極精細的搜輯不少粗製的材料而成爲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麗可愛的技術而寫作出來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中國文學的辭書，類書，百科全書，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她的參考書目，研究指導，等等。

這一切應該有的東西，我們都沒有！

中國文學眞是一片絕大的荒原，絕大的膏沃之土地，向未經過墾殖的，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從前曾一度播種過一小方地的種子，然其遺跡卻早已泯滅於蓬蒿蔓草中了，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在如今正奮起着肩了犂耙去墾種，然他們是如此寥寥的幾個，那裏能把這絕大的荒原墾殖遍？

每個人都有在這個大沃原中自由墾殖的可能，無論他要多少田地都可以，只要他對於這個農事有興趣，肯下苦功去割除野草，播植種子。

我曾見一幅秋郊試馬圖，畫的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清晨，四野靜穆無比，有人膝那末高的野草，正爲晨風所吹而偃倒下去，獨在這郊原上的是一個騎在一匹駿馬上的少年；他愉悅着，躊躇着，正控着馬韁，欲發未發的打算在這大平原上任意的馳騁。眞的，我見了這畫，不自禁的也起了躍躍欲試的野心，雖然從沒有學過馳馬。

這大荒原似的中國文學的氣象，正是一幅『秋郊試馬圖』，誰見了，能不興了要在那裏自由的騁跑，隨意的奔馳的雄心麼？

三　研究的新途徑

但農夫卻也不易爲。他要去墾殖，便要先有鐮刀去割除野草，再有犂耙去掘鬆泥土；這就是說他要有耕田的工具。如果他赤手空拳的跑去耕種，卽使他有熱烈的心，堅勤的意志，也只好眼睜睜的立在那裏乾着急的望着而無從下手。同樣的，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鐮刀與犂耙，那便無從動手。舊的研究，原是無結果的無方法的，正像赤手空拳一樣。我們現在如果要研究，便先要執了鐮刀與犂耙去，換一句話說，便是要有研究的新途徑與新觀念。

我們要走新路，先要經過接連着的兩段大路；一段路叫做『歸納的考察』，一段路叫做『進化的觀念』。這兩段大路是無論什麼人，只要他是一個研究者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沒有捷途，也沒有旁道、支徑可以跨越過牠們的。所謂墾殖的犂耙與鐮刀，也便是牠們。原來這兩個主要的觀念，歸納的考察與進化，乃是近代思想發達之主因，雖然以前文學上很少的應用到他們，然而現在卻已成爲文學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觀念了。

四　歸納的考察

自歸納的考察方法創立後，『無徵不信』便成了諸種學者的一個信條。他們懷疑，他們虛心的去

考察，直等到有了種種的證據，充分的足以證明某一個東西的眞相是如此時，他們纔肯宣言道：某件東西的眞相是如此如此。牛頓（I. Newton）之發明萬有引力說，達爾文（Darwin）之著物種由來與人類起源二大著作，都是經過了千辛萬苦，搜集了種種的證據，而把他們歸納了起來，才得到了一個結果的。

文學的研究之應用到歸納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學之後。有了這樣的研究方法與觀念，便再不能稱臆的漫談，不能使性的評論了，凡要下一個定論，凡要研究到一個結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迴百折的自喊道：『拿證據來！』

等到證據搜羅得完備了，等到把這些證據或材料歸納得有一個結果了，於是他的定論纔可告成立，他的研究纔可告終結。所以他們不輕信，他們信的便是眞實的證據；他們不輕下定論，他們下的定論便是集合了許多證據的歸納的結果。例如，關於李白的死的問題，或以爲病死於當塗，或以爲是喝醉了酒，欲去江中捉月而落水溺死的。那一說是對的呢？於是我們去搜羅許多關於他死的記載，關於他晚年的生活與遊蹤的記載，關於他的墓所在地的記載，然後再去分別出這些記載那些是最靠得住的，那些是其次的，那些是完全虛妄的，出於想像的。於是，再把可靠的材料歸納了起來，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得到關於李白之死的正確記載了。

又如，關於續金瓶梅的作者，據原題是紫陽道人編。這紫陽道人到底是誰呢？原書的篇首曾有一篇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着『魯諸邑丁耀亢參解』。在全書中處處都可見出作者的見解，與丁氏

的有異常相同之處。於是我們猜想，『所謂紫陽道人者，大約是丁氏的筆名吧。』於是我們再翻檢原書，到了第六十二回，其中偶然的有一句話說，『丁野鶴自稱紫陽道人』，耀亢的別號恰是野鶴，有了這一個强有力的據證，便可以生出一個結論：

『續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名耀亢，字野鶴，筆名紫陽道人的丁氏。』

沒有人能够推翻這個確切的決定，除非他有了別的什麼更有力更重要的證據。

研究紅樓夢的人眞不少，以致『紅學』成了一個專門的名詞；一派說賈寶玉是清世祖，林黛玉是董小宛，又一派說紅樓夢是一部清康熙時的政治小說，林黛玉是朱彝尊，薛寶釵是高士奇，而寶玉則指廢太子。再有一派卻說賈寶玉就是納蘭容若，紅樓夢敍的是明珠家事。但他們這些話都不過是牽强附會的話。他們把路走錯了，走入荆棘中了，所以他們的研究成了如猜謎似的戲擧。有人在紅樓夢考證用的卻是比較新的方法，是歸納的研究方法，首先把著者是誰的問題解決了。既知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於是又進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既知他是曹寅的孫子，家業很繁盛，到了他的後半生很窮苦；於是與紅樓夢中所記的事蹟細細的對照一下，便可知道他備記的『風月繁華之盛』，乃是他所身歷的，回首當年，作者眞不禁要『洒一把辛酸淚』。

紅樓夢的眞面目與其在文學上的眞價，至此始完全發現。我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部具有無數『謎』的書，其中的每個人物，背後並沒有什麼黑影子在內，他們都是眞實的人，並沒有戴上了什麼假面具的。

這個歸納的觀念眞是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發見於文學的研究上的。有許多未決的文學問題都可

以用了這個方法去解決，用了這個方法去解決的事件，其所得到的結果，至少是『雖不中不遠矣』，決不會有以前『紅學家』那末樣的附會的結語與研究的。

附言： 文學評論的作者，尤其是以前的，往往不會用這個歸納的研究法，然而卻仍不失一般讀者的讚許，那是因爲作者的美麗的才華，或因爲作者的懇摯動人的講述；有許多的文學評論都不過是文學的鑑賞，或不過她的自身可當做文學作品，而不能稱作文學的研究的。

五　進化的觀念

文學史上的許多錯誤，自把進化的觀念引到文學的研究上以後，不知更正了多少。達爾文的進化論，竟不意的會在基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種種錯謬的思想。

許多人都相信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都是元朝人流傳下來的。但有了進化觀念的人，卻很懷疑，當那時，中國長篇小說方纔萌芽之時，乃竟會有這樣完美的作品產生。到了近幾年來，西遊記的底本，卽楊致和的四十一回本的西遊記，有人知道了，取來和一百回本的現在流行的西遊記一對讀，乃知二本之間，在描寫的技術，有如何的詳密與拙笨之差異，同時在別一方面，又知道了百回本西遊記乃吳承恩所作的，於是此問題始完全解決了。最近，在日本，又發見了一部三國志平

話，那又是一部今本流行的三國志演義的祖先；在二本事實之詳略，描寫技術之疏密之間，我們便可明顯的看出其著作時代之前後來。至少，有了這部三國志平話，從前所公認的三國志演義爲元人作的話是該取消了。水滸傳雖尙未發見其最初底本，然依據種種的證明，讀了許多元明人關於水滸故事的雜劇，及明人的好幾種簡本水滸傳之後，可知現在的一部最好的水滸傳亦決不是元時的著作。

在這個地方，我們有了進化論的觀念的幫助，便可以大膽的改正一般文學史上把小說當做元人的盛業的謬誤了。

在中國，進化論更可幫助我們廓淸了許多傳統的謬誤見解。這些謬誤見解之最大的一個，便是說：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東西總是不如古代的。明淸之詩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漢魏，這是他們所執持着的議論。進化論的觀念，不是完全反對他們，乃是告訴他們以更眞確的眞理。原來，文學的東西，本不能以時代的古今，而比較其優劣，說古代的東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與說近代的東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樣的錯誤。所謂『進化』者，本不完全是多進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眞相顯示出來，使人有了時代的正確觀念，使人明白每件東西都是時時隨了環境之變異而在變動，有時是『進化』，有時也許是在『退化』。文學與別的東西也是一樣，自有他的進化的曲綫，有時而高，有時而低，不過在大體上看來，總是向高處趨走。如小說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初，在搜神記，世說新語諸書中，原有不少的小說材料，然而其敍述是如何的簡單！到了唐時，卻有唐人傳奇繼

之而起，已漸漸有了描寫，有了更婉曲的情緒了。到了宋人的平話，其描寫卻更細膩了。明人的小說較之更進一步，宋元人二卷四卷的小說，他們都演化之而爲百回，百二十回。在結構上，在描寫的技術上，都有了顯著的進化。再如戲曲，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在元曲中，其結構與人物都甚簡單：每劇只有四五齣，每劇中只限一個主要的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傳奇卻大爲進步：齣數多至三十四十，人物也多了不少，每個人物都可以歌唱，有時是合唱，有時是互接的唱，這使劇場熱鬧了許多，確是一個大進化。

在這種地方，最容易看出『進化』的痕跡來。

再試取幾個故事來看一下。同是一個故事，在最初總是很簡單的，描寫也必很質樸，漸漸的卻變得內容更複雜，描寫更細膩了。由琵琶行（白居易）變而爲青衫泪（馬致遠），再變而爲青衫記（顧大典），愈變愈煩愈細。琵琶行裏的女子，只是一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不相識者，在青衫泪中卻成了白居易的舊相知裴與奴，二人中途離散，因聞琵琶聲，而始得重圓，完全有了一個故事的骨架了；在青衫記中所寫的事實卻更曲折，描寫也更深入了，在那裏加上了典贖青衫的故事，加上了兵亂，加上了小蠻與樊素，鴇母的手段益毒，裴與奴的節操也被寫得更貞固了。

由李娃傳（白行簡）變而爲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寶），再變而爲繡襦記（薛近袞），這其間又是如何的進步。李娃傳的敍寫本不壞，曲江池又細了一層，繡襦記所寫的妓院情形，卻更足以動人了。亞仙在傳中不過是一個有才能及不忍之心的妓女，在雜劇及傳奇中則成了一個完人；鄭元和唱輓

歌，傳中本寫得很悽苦，雜劇中卻加倍的寫着，傳奇中更加倍的烘染着，眞是一步更進一步。

由唐無名氏的白蛇記，變而爲西湖佳話中的雷峯怪蹟，再變而爲無名氏傳奇雷峯塔，再變而爲陳遇乾的彈詞義妖傳，這其間又是如何的進化。白蛇記寫的白蛇，完全是個害人的妖魔，她幻變了一個年青的美孀，誘惑了李𤦎，致他回家時身體消化而死。（記中又記一則變異的同樣傳說，說那少年是李琯，第二天歸來，便腦疼而死，然以白蛇爲妖魔則與前說一樣。）到了雷峯怪蹟中的白蛇，她的事蹟卻變更了，她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殺人巨魔，乃是一個戀着許宣的有情的女妖。在怪蹟中，法海與小青第一次出現，後來傳說中之許宣二次發配，亦始見於此。白蛇記不寫白蛇的結果，怪蹟則說白蛇與青魚終爲法海的鉢盂所捉，幽禁於雷峯塔下，百世不得翻身。在傳奇及彈詞中，白蛇卻更得人同情了；無端的加了報恩之說，無端的加了水漫金山之一幕大戰，無端的加了盜仙草救夫之冒險而眞情的一段故事，無端的加了白娘娘懷孕，生了一個貴子出來。這使白蛇更具有人間性，更使人敬愛，她不是一個可怖的妖，而是一個眞摯的癡情女郞，其行事處處都可得人憐愛的了。許多人見到她之冒萬險以救夫，冒萬險以奪夫，都會不禁的加入她的一邊，而怒許宣之卑怯，恨法海之强暴，在斷橋重遇之一段，在她生子後懼怕法海之復來的一段，無論誰都要爲之感泣的。於是她之幽囚，便爲多數人所不滿而增出了『仙圓』的最後一幕，敍她因貴子而終於得救。這是一個如何有趣的進步呢？

這些也都是很顯著的『進化』。

同時，更可以因此打破了一班人摹擬古作的風氣，這個風氣惟中國最盛，且至今還是最盛。把進

化的觀念引了進來，至少可以減少了盲從者在如今還學着做唐宋古文，做唐詩宋詞，做唐人傳奇體的小說，做『卻說』『且聽下回分解』的章回體小說的迷信。他們相信的是：『古是今之準的』。而進化論告訴我們，文學是時時在前進，在變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不顧當代的情勢與環境而只知以擬古爲務的，那是違背進化原則的，那是最不適宜於生存的，或是最容易『朽』的作家。

六　文學的外來影響

執持了以上兩個基本觀念，即進化的與歸納的觀念，如執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犂耙，有了他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無論爲一個作家的研究，一個作品的研究，或進而爲一個時代，一個全史的研究，都可以有得到比前很不同的好結果了。但荒地是太大，蔓草是太多，我們還要急其所當先，最好能把向來最未爲人所注意，蔓草最多的地方先開闢起來。這些新開闢的研究，一面自然格外有清新的趣味，一面卻也足幫助作品作家及文學史之研究的迷難的解決，正如在海濱或河岸築堤，不僅裨益了海濱之田，卻也使隣近諸田野都受了益處。

這樣新開闢的研究的途徑，共有三個。

第一個便是中國文學的外來影響考。換一句話，就是說，要研究中國文學究竟在歷代以來受到外

來的影響有多少，或其影響是如何樣子。這種研究是向來沒有人着手過，甚至於沒有人注意過的。這是一種新鮮的研究。

無論什麼人，都曾異口同聲的說過，中國的文學乃是完全的中國的，不曾受過什麼外面的影響與感化的。這乃是愛祖國的迷霧，把他們的心眼朦蔽了。只要略略的考察一下，便可知我們的文學裏，有多少東西是由外面販買來的。最初是音韻的研究，隨了印度的佛教之輸入而輸入。而印度及西域諸國的音樂，在中國樂歌上更占了一大部分的勢力。其後，佛教的勢力一天天的膨漲了，文藝思想上受到了無窮大的影響。雖然韓愈曾努力的闢佛以保障儒道，踵其後的古文家也曾時時的爲此同樣的舉動，然而他們的力竭聲嘶的防禦的筆戰，僅足證明佛敎思想之如何偉大而已，毫不能給他們以致命傷。在後來的重要文藝作品上，幾乎有一半是印上了這種印度思想的沙痕的，這是文藝思想上的話且不多說；在其後，還有更大的影響呢。而這個更大的影響，又是由印度傳來的。我們往往有一個疑問：在宋元之前，爲什麼中國沒有發生過戲劇和小說的大作品？爲什麼這些重要的作品，直到了宋、元之時，纔突然的如雨後的春筍般的紛紛產生？許多文學史家對於這疑問都沒有注意過。最近，有一部分人用文學的眼光去研究印度的文學，尤其是她的小說與戲曲，於是纔發現他們的戲曲與小說，其體裁與結構，與中國的有驚人的共同之點。卽以小說而論，印度的作品，開頭往往是『如是我聞』，漢譯出來恰正是『卻說』『話說』之意；又他們每當形容或論斷一個事物，必要引古詩句或諺語爲證，恰正如我們之小說家，常常用『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諸樣的成語一般。據新近由印度歸

來的友人說，他們的『說話人』到現在還存在着，大都在廟宇中說着書，給大家聽，也正與我們蘇州玄妙觀中之說書人一模一樣。而他們的小說與戲曲的產生時代卻較我們早得多了。當然的，中國與印度交通那樣的周密，這些作品之輸進而引起模擬是毫不足異的。友人許地山君近來很專心研究這一方面的東西，這裏不多說，我們且看他的詳細的報告吧。（他有一篇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的點點滴滴可見一斑。）

還有，我們重要的民間文學，如彈詞，佛曲與鼓詞，也都是受印度影響而發生的。這個外來感應的痕跡，比之小說與戲曲尤爲明顯。在燉煌石室發見的許多抄本中，我們見到好幾種佛曲；文殊問疾等三種，見上虞羅氏刻的燉煌零拾中；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等四五種，現存京師圖書館中。這就是後來佛曲的祖先，而彈詞與鼓詞卻又是完全由佛曲蛻化而成的。

這都是僅僅略爲提一提的，然而已足使迷信國粹的先生們喫一個大驚了。將來如果有一部中國文學外化考出來，恐怕材料將要搜集得更多。至於西歐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影響，乃是最近的事，大家都知道，不必談。

七　巨著的發見

這個研究在文學史上是大有功績的，且至少可以間接的幫助許多研究別的東西者的忙。

第二個開闢的研究的新途徑，便是新材料的發見。

我們向來不僅研究的方法未備，卽研究的對象也很狹小；其初我們僅知以詩、古文詞爲研究的標的，所謂文學史者，不過是一部詩歌及古文的發展史而已。到了後來，加進了詞；到了後來，再加進了戲曲，但那已是很近代的事了。在十八世紀紀昀他們編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還不承認戲曲是一種有可以收入四庫之價值的著作。他們只收曲譜、曲律，而不收劇本。到了後來，纔更加入了小說。所以最近，最開明的中國文學史，所敘的乃是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的歷史的發展。但此外，中國文學裏，還有別的東西麽？有的，當然是有的。中國文學乃是一個大海，乃是一座森林，在其中未被發見的巨著還多着呢，還多着呢。

變文或佛曲是一種並非不流行的文藝著作；自唐五代以來，時時有作者，其中頗有不少好的東西，如梁山伯祝英臺，如香山寶卷，其描寫都很不壞；其及於民間的影響卻更不小，有多少婦人村夫是虔敬的聽着這些故事，爲之喜，爲之憂，爲之哭泣，爲之發奮的，有不少婦人村夫是於無形中深深的受到他們的敎訓的。一爐香焚了起來，宣卷者朗朗的背誦着，一家人，也許還有不少鄰居，圍住了聽，此景此情，到如今還未變更呢。然而卻沒有一個研究者曾留盼及於這些文藝作品的。文學史上，要見到佛曲作家之名，卻更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自燉煌石室中發見了好些佛曲抄本之後，談者雖略略的有幾個，卻都只知所謂燉煌佛曲而已，那些後來的更重要的，更有影響的作品，他們卻連提起也不曾。

彈詞，又是一種被籠罩於黑霧之間，或被隔絕於一個荒島中而未爲人發見的文藝支幹。彈詞卻並不是很小的或很不重要的文學支幹呢！她有不少美好的東西，她有不比小說少的讀者，她的描寫技術，也許有的比幾部偉大的小說名著還進步。夏天，夜色與涼風俱來時，天空只有熠熠的星光，一個盲者挾一面鼓或三絃，登上支搭於街頭巷尾的木臺上，彈着唱着，四周是有了無數的婦人與男子，靜靜的坐在自備的木凳上聽着。他們不比宣卷那末容易終篇(他只須一夜就够了，或一夜可宣三四卷)，每聽一部彈詞，那是一件不容易完功的大事，無論是玉簪緣，天雨花，或三笑新編，都至少要有半個月或十天八天纔能終畢呢；然而聽者卻始終沒有怠惰過。黑漆漆的夜裏，黑壓壓的一羣人，鴉雀無聲的，在聽着一個人揮着弦朗唱着，間時間時的有大蒲扇子噼啪噼啪的搧動之聲；直到了盲者住了弦聲唱聲而去喝一口茶時，大衆方纔也吐一口氣。這情景不用閉眼想，便會想出是如何的動人，眞的，如果彈詞沒有動人的地方，也便不會如此的動人了。如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再造天，夢影緣，義妖傳，節義緣，倭袍傳以及『三部曲』之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等等，都可算是中國文學中的巨著。其描寫之細膩與深入，已遠非一般小說所能及的了。有人說，中國沒有史詩；彈詞可眞不能不算是中國的史詩。我們的史詩原來有那末多呢！談彈詞的人，如今也還沒有。

鼓詞流行於北方，大都取小說中之最動人的一段一節而演述之，當然是加上了不少的潤飾，但還不曾有什麽巨大的著作出現。北方人之受鼓詞之陶冶是至深且普遍的，正與南方人之受彈詞的感化一樣；許多人不會看三國，水滸，但他們知道魯肅，孔明，周瑜，知道奸詭的曹操，知道忠勇的李逵，

知道有神力的公孫勝，那都是說鼓詞者敎導他們的。

此外，還有皮黃戲的劇本，還有各地的小唱本，小劇本，還有各地的民間故事，還有灘簧一流的敍事詩，還有各地的民歌，如粵謳，如吳歌之類，都有待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自己努力去掘發，去搜尋；那裏有無數的寶物在，有無數的巨著在，只要費工夫去尋找。這也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一條新路。任取一種研究之，都可以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來，爲文學史增添了不少的記載材料，爲中國文庫增添了不少的珠璣珍寶。

八　中國文學的整理

第三個開闢的研究的新途徑，便是中國文學的整理：這條路原是很舊很舊的了，但在我們卻還可以算是新的。許多人對於文藝的界說，至今還不明瞭，許多人對於中國文學的分類，至今還認別不淸；例如，某某人的小說叢考，某某人的小說考證，都把小說與傳奇雜劇混在一處，即把燕子箋，桃花扇，一捧雪與水滸傳，紅樓夢同放在一起。名爲小說叢考或小說考證的一書，其實乃大部分講的是戲劇，其中還雜有幾部彈詞。某某人編曲目，某某人編一部戲劇叢書一類東西的曲叢，又都把元明的小令散套集混在雜劇傳奇的一堆；把吳騷合編，陽春白雪，或江東白苧與漢宮秋，西廂記，一笠庵四種曲同列在一處。誰都知道這兩種是根本不同的東西，一種是詩歌，一種是戲曲，然而他們卻認這些

東西都是『曲』，只爲了雜劇傳奇是用了『曲』去寫故事的。就是在許多的圖書館書目中，卻也是如此的混淆着，小說依四庫提要分爲雜事，異聞，瑣語之三類，因把西遊記與搜神記同列在一櫃，把紅樓夢與板橋雜記並存在一架，其他彈詞之類無可列入者，則也勉强附庸於小說類中。像這樣不淸不楚的分類，與混雜的硏究，頗足以迷亂了後來者的心目，所以把中國文學的內容整理了一下，使某類歸於某類，某種歸於某種，同類者並舉，異體者分列，也是當今硏究中國文學者之急務。如能編一部如朱彝尊經義考之類的文學考出來，那當然是不朽之作，即作了一部簡簡單單的文學書目，把中國文學的內容分疏整理了一下，卻也頗可以有影響。

這種『書目』，其分類當然不能如四庫總目提要似的，集部只錄着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之五類（所謂曲，也聲明只錄論曲之書，不列傳奇雜劇），而小說則列於子部，不收西遊記，水滸傳，而只收世說新語，朝野僉載，教坊記，異苑，還魂記之流；當然也不能以圖書館最常用的杜威十類法，依了他而分爲詩歌，戲曲，小說，論文，演說，尺牘，諷刺文與滑稽文，雜類等八類；因爲這個分類也未妥，且有許多東西也不能被列入於這樣的一個分類中。我們要有的是一種新的分類，明瞭而妥當的分類。

底下是我個人擬的一個分類的大綱，雖不怎麼周密，卻頗明瞭簡當暫可爲一個勉强可用的分類。且依了這個分類至少可以把中國文學的向來的混淆的內含，澈底的整理了一下。這個分類法，把中國文學分爲九大類別：

第一類是『總集及選集』　如詩文混雜的選本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及總集如漢魏百三家集等都可列入。關於個人著作的總集，如船山遺書，坦園叢書等等，亦可附錄於此。

第二類是『詩歌』　這更可分爲左列的數小類：

(甲)總集及選集　詩經，楚辭，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全唐詩，彊村叢書，詞苑英華，宋詩鈔，陽春白雪等。民歌亦可列入於此類。

(乙)古律絕詩的別集　四庫中集部別集類的一大部分。

(丙)詞的別集　東坡樂府，稼軒長短句，漱玉詞，飲水詞等。

(丁)曲的別集　喬夢符小令，江東白苧(梁辰魚)，花影集(施紹莘)，海浮山堂詞稿(馮惟敏)等。

(戊)其他　會稽三賦(王十朋)，汴都賦(周邦彥)，等之辭賦一類，以及竹枝詞，宮詞，雜事詩，新興的白話詩，都歸入此類。

第三類是『戲曲』　這更可分爲下列的數類：

(甲)戲曲總集及選集　元曲選，六十種曲，盛明雜劇，及納書楹曲譜，集成曲譜，綴白裘等。

(乙)雜劇　雜劇十段錦(朱有燉)，四聲猿(徐渭)，後四聲猿(桂馥)，臨春閣(吳偉業)，吟風閣雜劇(楊笠湖)，坦菴四種(徐石麟)，瓶笙館修簫譜(舒位)等。

(丙)傳奇　琵琶記，荊釵記，殺狗記，玉茗堂四夢，桃花扇，一笠菴四種，李笠翁十種曲，紅

雪樓九種曲等。

(丁)近代劇　復活的玫瑰，咖啡店之一夜等。

(戊)其他　皮黃戲之劇本庶幾堂今樂（奈治）（戲考當歸於甲總集及選集一類中），各地流行之民間劇本，梆子調劇本等。

第四類是『小說』　這亦可分爲下列各類：

(甲)短篇小說　有如下之三大派別：（像世說新語，搜神記，閱微草堂筆記等之許多瑣屑的故事集，只可附歸在第一派內。）

（第一派）傳奇派　唐之李娃傳，霍小玉傳，靈感傳，柳毅傳，及裴鉶之傳奇，吳淑之江淮異人傳，蒲松齡之聊齋志異等。

（第二派）平話派　如京本通俗小說，醒世恆言，拍案驚奇，石點頭，醉醒石，西湖佳話，西湖二集，今古奇觀，今古奇聞等。

（第三派）近代短篇小說　隔膜，超人，綴網勞蛛等。

(乙)長篇小說　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綠野仙蹤，蟫史，儒林外史，海上花列傳等等。或更把他們分爲歷史小說，神怪小說，人情小說等等，我們卻以爲可以不必。

(丙)童話及民間故事集　近來出版頗多，如中國童話，世界童話，徐文長故事，鳥的故事等

等，都應歸入此類。

第五類是『佛曲彈詞及鼓詞』　這三種作品，體裁都很相近，卽都是以第三人的口氣來敍述一件故事的，有時用唱句，有時用說白，有時則爲敍述的，有時則代表書中人說話或歌唱。不類小說，亦不類劇本，乃有似於印度的拉馬耶那，希臘的依里亞特，奧特賽諸大史詩。這更可分爲下列之數類：

（甲）佛曲　文殊問疾，香山寶卷，白蛇寶卷，孟姜女寶卷，藍關寶卷，王氏女三世寶卷，秀英寶卷，地藏寶卷等。

（乙）彈詞　廿一史彈詞，再生緣，陶朱富，義妖傳，雙珠鳳，描金鳳，珍珠塔，天雨花，倭袍傳，節義緣，夢影緣，筆生花等。

（丙）鼓詞　乾坤歸元鏡，寶蓮燈，饅頭菴，十三妹三刺年羹堯，八鎚大鬧朱仙鎭，白良關父子相會等。

（丁）其他　類於上列三種之各地小唱本，以及『灘簧』等。

第六類是『散文集』　這可包括詩集外之一切四庫中之別集類，及總集類之一部分，可更分爲：

（甲）總集　全上古六朝文，全唐文，古文辭類纂，六朝文絜，四六法海，駢體文鈔，唐宋八大家文鈔等。

（乙）別集　韓昌黎集，曾子固集，歸震川集，姚姬傳集等。

第七類是『批評文學』　這亦可分下列之數類：

（甲）一般批評　如文心雕龍等。
（乙）詩話　詩品，漁隱叢話，詩話總龜，六一詩話，后山詩話等。
（丙）詞話　碧雞漫志，西河詞話，詞苑叢談等。
（丁）曲話　曲話（梁廷枏），雨村曲話（李調元）等。
（戊）文話　四六叢談，論文集要等。
（己）其他　關係作家之研究（如陶淵明，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關於作品的研究（如紅樓夢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如中古文學概論）以及批評論文集等均可列於此。

第八類是『個人文學』　這是關於作家個人的著作，如日記，尺牘，自傳等。可更分為下列數類：
（甲）自敍傳　在中國，只有很短很短的自敍傳，如五柳先生傳之流，卻不曾有過可獨立為一冊的著作。
（乙）回憶錄及懺悔錄　在中國，這一類的著作也絕無僅有。
（丙）日記　曾國藩日記，越縵堂日記等。
（丁）尺牘　蘇長公表啓尺牘，惜抱先生尺牘，春在堂尺牘（俞樾），歷代名人書札等。

第九類是『雜著』　凡不能列入於上面諸類者，或不能自成為一大類者，俱歸入這一類內。
（甲）演說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李石岑講演集等。
（乙）寓言　百喻經，中國寓言等。

（丙）遊記　徐霞客遊記，焦山記遊集（馬曰琯）等。

（丁）制義　欽定四書文，船山經義，榕村制義（李光地）等。

（戊）敎訓文　宗約歌（呂坤），閨戒（呂坤），戒賭文（尤侗）等。

（己）諷刺文　熱風（魯迅）等。

（庚）滑稽文　遊戲文章等。

（申）其他　古謠諺，越諺等等。

依了這個分類，而把中國文學的重要作品，重新編列了一下，頗足以使久困於迷霧中的人眼目爲之一明；這對於作品的研究，作家的研究，以及其他的專門研究，都可有不少的幫助。也許在細小的節目上還有應該更動的地方，但這些更動，對於分類的大體上卻是不會有什麼大影響的。

附言：『互見』是書目上不可免的手續，鄭樵在他的通志校讎略上曾再四的說到『互見』的重要。然而今之編書目者，却很少有應用到『互見』之例的。在上面的分類上，別的都沒有問題，只有處置四庫中的『別集』卻是一個大困難。譬如把李白，杜甫，陶淵明諸人的別集放在『詩歌』一類中，把柳宗元，歸有光，姚姬傳諸人的別集放在『散文集』一類中，那都是不會有問題發生的，但如江淹，蘇軾，黃庭堅，諸人之詩與文俱著的，將如何的編列呢？這只有用到『互見』例了。把他們的集子，在『詩歌』中，在『散文集』中都列入，那便可解決了。這一點恐怕有人要懷疑，故特說明一下。

又，關於文學概論，文學史及文法，辭典一類的書，應歸入全部書目之『文學總類』中。故上文未列入。

九　結論與希望

就以上三個新闢的研究途徑來着手做工，其重擔已非幾個人所能擔負。如僅就搜集民歌或民間故事而言，已是一個人一生做不完的事業了。若再進一步而去墾殖別的田地，那更是非有多數人的工作不可了。詩經的研究是一生的工作，樂府古詩的研究，也是一生的工作；戲曲的研究，只其中『崑劇』的一部分，也已足够消磨了一生，皮黃戲的研究，也是至少要消耗了半生去低頭工作，並忙碌的出入於劇場之間的。

專門的研究是最難的研究，也是最有興趣的研究，研究而有了一個結束，研究而偶然發現了一個眞理，或一件別人未見到的事物與見解，其愉快是非身歷其境者不能知道的。研究者發明一個有力的證據，或得到一個圓滿的結論，其本身的快樂，與天文家之發現一顆慧星實在沒有什麼差異！

中國的文學曾因與印度的文學的接觸，而生了一個大時代。現在卻是與西方文學相接觸了，這個偉大的接觸，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更偉大的時代出現的。文藝復興的預示，已隱隱的現於桃紅色天空的雲端了。

在這個將來的大時代，將來的文藝復興期中，每個努力於文藝者，都會有他的一分的供獻，都應該有他的一分的供獻。翻譯者在介紹着，詩人在吟詠着，小說家在創作着，戲曲家在寫着，在監督着演奏，而研究中國文學者，也自應努力去研究，去建造許多古所未有的專門的功績，去寫作許多古所

未有的批評著作，去把向來混濁不清的文藝思想與常識澄清了。

大時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們有我們的一分工作，我們不能放棄了我們應做的工作！

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裏去？

這是一個嚴重而難解決的問題：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里去？換言之，即他們應該怎樣進行其研究工作呢？

許多中國文學研究者往往會被所研究的對象迷醉住了；陷溺於中，不知所返。他們論曲，便以爲南北曲是中國文學裏的最光耀的遺產，值得昌明光大之的；而作『國歌』乃至新的歌劇，都非用這種體裁不可。他們念了多少本，搜得若干部的明末才士們的小品、尺牘的集子，便以爲天下的文章，皆在斯矣。而這類小品文，是如何的值得表彰，值得追摹，值得提倡。於是極平常的幾句通候的信札，也成了奇花異卉似的，被捧出來陳列。

總緣所見太小、太少，故易於『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以爲馬腫背。』從前我們老勸人不要『迷戀骸骨』。這種現象不是『迷戀骸骨』是什麼！

古文家們提倡古文義法，要以朗誦顯示出文章的情態與神氣來，於是便搖頭擺腦的在一遍兩遍的讀。

我們曾經譏笑過這一類的古老無聊的舉動，然而我們的工作，是否有陷溺於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險？

我們必須自省；必須以更廣大、更近代、更合理的眼光與心胸來研究這瘡痍滿體的中國文學。單是平淡無奇，無所發明的寫着什麼杜甫評傳，白居易的生平，王漁洋的詩之流的著作，這時代似已遠遠的過去了。

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要在那些平凡庸腐，無所發明的工作之外，給我們些新鮮而有用的什麼。中國文學的著作是夥多到難以清理，就以明人的詩文集而論，千頃堂書目之所載，決不足以盡其所有（明史、藝文志是根據千頃堂書目的）。北平圖書館所得天一閣散出的一部分詩文集，便有許多不在其中的。時時的還有不少很重要的集子出現於世，——萬曆以後的尤多。清代的總集，別集更是多到不容易搜羅和統計。就以詞集而論，爲數總不會在千以下的。他若戲曲、小說，也常感到搜羅的困難與不全不備。

在這許多『生材料』或面目全生的作品裏，我們將怎樣開始並進行我們的工作呢？

一方面是感到無可措手或不易下手的困難，同時却也會充滿着新鮮的趣味，覺得自己是在陽光滿地的新園地上工作着，耕耘下去，必定會有結果的。

許多方面的學問，具有這樣任情所欲，馳騁自如的未墾發的荒原者，恐怕是除了中國文學的園地之外，是不會有。

有了那麼許多未被墾發，而又急待耕耘的荒原等待着我們去工作，爲什麼我們還要躊躇着，還要老退回到古舊的不易有發展的園囿裏去徘徊、留戀着呢？

我以爲：我們現在該做的工作，是向不曾有人着意的荒原上去墾發耕耘。並不是好奇也並不是要人棄我取。實在是，未墾發，未耕耘的土地太多了。待整理的，待研究的，待把他們從傳統的灰堆裏扒掘出來的，幾乎所在都是。如入寶山，滿目皆是珠光寶氣，實在沒有工夫再去顧視向來天天陳列在外面的東西。

例如，關於中國文學所受到的外來的影響的一個問題，就够我們研究的了。六朝音韻學者所受到梵音的影響，六朝及唐代故事所受到的印度故事的影響，宋、元戲曲所受到的外來的影響，這一切，都值得我們費許多工夫去解決的。

又如尚未成爲一般人的研究的目標之變文、諸宮調、彈詞、鼓詞等等的文體，那一種不是值得我們開始去注意，去仔細的研求的。雖然有人看不起維摩詰經變文，劉知遠諸宮調，以爲不及唐詩，宋詞，那準保他是不曾見到這些偉大的作品過！也可以說，他是不曾見到過唐詩、宋詞的眞正好處。只是傳統的觀念在作怪罷了。我們並不否認唐詩宋詞的重要與偉大。但表彰了變文、諸宮調，並不就是壓低了詩、詞的身份。這並不是『有你沒我』的敵國相爭的事；而只是發現了，添加了若干偉大的著作，使唐、宋的文壇更爲光彩燦爛些耳。

這是其一。

再有，過去的許多關於中國文學的研究著作，大都只是述而不作，沒有發現過什麼新意，或什麼新的問題。年譜、傳記都不過是『生材料』，祇是掇拾些東鱗西爪的史料，用最省力的方法，排比之，重寫之而已。懨懨無生氣的，讀之並不感到一點的興奮或有所得。譬如什麼杜甫評傳、白居易生平（只是隨手取譬，並非實有其書）之類，都不能夠把杜甫、白居易的偉大處或其在那時代的影響或其所產生那種詩歌的社會的原因表現出來——甚至連杜甫或白居易的爲人也還不能夠描寫得使人感動。這一類『生材料』，仍還祇是『史料』，並不能算是成熟的研究成果。——也許連當作『史料』還不大妥當，因爲這一類文章，遺漏、謬誤、疏忽之處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多。

所以，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題材』，也是有重新再行估價，或使用新的方法來研究的必要。

至於那新的方法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方法呢？這當然各人的『師授』不同，不能執一而論。惟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品的產生，不單只該讚頌那產生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還該注意到這作品的產生的時代與環境，換言之，必須更注意到其所以產生的社會的因素。

元劇鼎盛的原因，不祇是關漢卿、馬致遠的那些天才作家們的努力的結果。他們之所以努力於作劇，自有其重大的經濟的因素與時代的背景的。同樣的，莎士比亞的戲曲之所以產生於十六世紀的英國者，也自有其重要的社會的因素在着。

也許，這已是老話了，但還不曾有什麼重要的論文，在這見地上出發的。

這是其二。

我們到底向那裏去呢？

向新的題材和向新的方法裏去，求得一條新路出來，這便是我們所要走去的。

雖然未必便達到目的，然若果然『心嚮往之』，便總會有好的成就出現的。

——一九三三年『文學』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中國文學的遺產問題

許多人提出了『文學遺產』問題。人類的文明有一部分是以人類的血與肉，淚與汗建築起來的。當我們徘徊於埃及荒原上的金字塔旁，或蹈上了羅馬鬥獸場的石階，或躑躅在雅典處女神廟的遺址而不忍離開的時候，我們曾否想到：這些弘偉壯麗的先民的遺產，乃是以無量數的奴隸的血與肉，淚與汗所堆砌而成！這可怕的膏血塗抹的遺產，顯示出來的是蹂躪與鞭打，鐵鎖與飢餓，他們無限悽涼的被映照在夕陽的金光裏，彷彿每一支斷柱，每一塊巨瓦廢磚，都會開口訴述出人類是如何的在驅使、鞭策、奴役自己的圓顱方趾的兄弟們。差不多，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的所在，沒有一所不是可以使我們想像到那可怕的過去的。

文學的遺產在其間却是最沒有血腥氣的——雖然有一部分也會被嗅到一點這種氣息，和顯露出些過去文士們的諛媚的醜態。

一部人類的歷史，便是一本血跡斑斑的相斫書，或可以說，人類的歷史，是以血寫成的。這相斫書到什麼時候才告個了結，這歷史，到什麼時候才不再會以血去寫牠，那是，誰也不能知道。——然

而有人是在努力着，在呼號着，想要把血淋淋的筆從薩坦手上搶去了；而用自己的和平的心，清瑩的墨水，去寫成自己的歷史；雖然他們還不曾說服了大多數的爲魔鬼的狂酒所醉的帝國主義者們。但在其間，人類的文學的歷史，却比較的是以具有偉大心胸的文士們的同情的熱誠的筆寫成的；——雖然也有一部分是曾被媚嫉諛媚、憤咒的煙氣糾繞於中。

所以在人類的許多遺產裏，文學的遺產也許是最足以使我們誇耀自己的文明與偉大的。我們憧憬於歌中之歌的景色。我們沉醉於依利亞特、奥特賽的歌唱。我們被感動於釋迦摩尼的自我犧牲的『從井救人』的精神。我們爲希臘悲劇所寫的人與運命的爭鬥，生命與名譽或正義的選擇的糾紛，而興奮，而慷慨悲歌。

我們也爲無窮盡的冗長而幻怪百出的印度、阿剌伯的故事所迷惘。我們也爲吉訶德先生傳而笑樂，而被打動得欲泣。爲韓米雷德、爲麥克伯、爲仲夏夜夢而惹得悲鬱的想，或輕鬆的笑。爲神曲、爲新生、爲失樂園、爲仙后、爲剛脫白萊故事、爲十日談而感受到新鮮的弘偉的感覺。我們也爲歌德、席勒、拜崙、雪萊、盧騷、福祿貝爾諸人的作品，而感泣，而奮發，而沈思，而熱情沸騰。

我們也爲囂俄、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易卜生、柴霍甫、狄更司、高爾基、高爾斯華綏諸人的小說、戲曲所提醒，所指示，而憤懣，而悲戚，而欲起來做些事。

乃至奥維特的變形記，中世紀的玫瑰與狐狸，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史格得的薩克森劫後英雄略

等等，也各給我們以許多的問題，許多的資料，和許多的愉快的感覺。

這些，都足以表示我們的人群裏，自古來，便有許多不是渴欲飲血，『欲苦蒼生數十年』的英雄的模式的人物。他們具有偉大、和平的心胸，救世拯溺的熱情，精敏銳利的眼光，與乎豐富繁賾的想像，以不忍人之心，發爲不忍人之呼號。他們的工作的結果是偉大而永久的。

在人類的歷史裏，屬於他們的一部分是不被嗅出血腥氣來的。而在想從薩坦手裏奪去了血淋的那支巨筆，不使他們再以人的血書寫下去的人們裏，他們也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這些世界的不朽的文學遺產裏，中國也自有其偉大的可以誇耀的一份兒。但這所謂『以文立國』的古老的國家，究竟產生了什麼呢？

當希臘的荷馬、阿士齊洛士，印度的釋迦摩尼、瓦爾米基在歌唱，在說道，在演奏他們的偉大的著作的時候，我們的孔子和屈原也已誕生於世。這幾千年來，是不斷的在產出無量數的詩歌、戲曲、小說、散文來。

在這無量數的詩、劇、小說與散文的遺產裏，究竟是有若干值得被稱爲偉大的，值得永久的被讚許着的。

碎磚破瓦是太多了，簡直難得一時清理出那一片文學的古址出來。有如披沙掏金似的，沙粒是無量數的多。

假如把沙粒當作了金砂，那不是很無聊的可悲的情形麼？但金砂是永遠的在烱烱作光的，並不難於揀出。

爲了幾千年來，許多的文人學士們祇是把文學當作了宮庭的供奉之具，當作了個人的洩發牢騷，表弄醜態的東西，於是文學便被個人主義與實用主義壓迫得透不過氣來。

『不學詩，無以言』，『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這些便都是淺而狹的實用主義的呼聲。這些作品便佔了我們文學遺產的一大部分。他們祇是皇帝的應聲蟲，祇是皇帝的弄人；被誇稱爲『文學侍從之臣』的人物，原來也不過是優旃、優孟之流，東方朔自訴得最痛快！楊循吉、徐霖輩受不了那不平的待遇，却便抽身跑脫了。（其實也祇是露骨些的不平的待遇。）

然而被籠絡住了的『文學侍從之臣』們，却在自欺欺人的鳴盛世的太平，爲皇家作忠實的走狗；還在洋洋得意的訓誨、教導着無窮盡的青年們走上他們的道路。

然而『登龍無術』的被淘汰了的文人們，爲了身子矮，吃不到葡萄，却祇好嚷着葡萄酸，其實是一樣的熱中！在那談窮訴苦的呼聲裏面，我們看出了他們的希求。只要拋下了一塊骨頭，他們還不爭着搶麼？尤侗寫他的鈞天樂傳奇的時候，是那樣憤懣不平；然而不久異族的皇帝，招他來做『侍臣』了，他便貼然的跪拜嵩呼，而且還將那些『胡服胡冠』，圖而傳之久遠！這還不够使人見了感得渾身不舒服麼？

這些純以個人主義或個人的利祿功名的思想爲中心的作品，又佔了我們的文學遺產的一大部分。

那末，我們所留下的有些什麽呢？還不該仔細的揀選、表彰着他們麽？在無量數的黃沙堆裏，金砂永遠是烱烱的在作光，並不難於把他們揀出。假如我們把黃砂也當作了金粒，而呼號的鼓吹着，那末這錯誤是可以補救的麽？我們要放大了眼光，在實用主義與個人主義以外的作品裏去揀。我們不需要供奉文學，也不需要純以個人的富貴功名爲中心的牢騷文學，我們所需要的是更偉大的更具有永久生命的作品。而這些偉大的作品，在我們的文學遺產裏，却並不是少！

所以，提出了文學遺產問題，並不是說，一切的醜態百出的東西，都可以算作遺產，我們眞正的偉大的遺產，足以無愧的加入世界文學的寶庫中者，還要待我們用敏銳博大的眼光去揀選！至於怎樣的揀選以及揀選的標準的問題，那是另外一會事，需要許多人來合作的。

——一九三三年『文學』中國文學研究號

論文字的繁簡

文字的繁簡，本來不成其爲問題。但我們爲古文家法的遺毒所中已深已久，却要把這個問題不能不當作問題來討論。

沒有人會想到把矮人用機械力拉長了的，也沒有人會用刀斧把長人砍去了頭顱或腿部使之短些的。然而對於文章，却偏要以『短』爲尙。

十幾萬字的一部長篇小說和二十個字的一首五絕，同樣的都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不能以其短而增之，也不能爲其長而減之。凡爲名著，都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的。既不該畫蛇添足，又豈宜削足適履。或可更徹底的說：除了短詩和小品之外，文學作品都是以繁爲尙。在近代長篇小說裏，我們見到了文士們描寫的技巧的如何進步。

有人批評王充論衡，以爲文字冗長，不精彩。然而論衡的冗長，却正是他的『說理明暢』的特點之所在。假如論衡變成了論語式的，或仿論語的揚子法言式的一部書，那還有什麼價値呢？

古文家爲了要求文章的整練肖古，要擬仿古人，强學其皮毛，徒求其形似——故提出一個『簡』字來，極力的鼓吹着。韓愈的古文運動，不單是反抗六朝以來的對偶的駢體文，也是排斥着冗長而浮

華的佛教文學及其他『繁』文的。歐陽修復活了古文運動的時候，便也教人爲文須從『簡』字下手。有人曾把他的一件事當作示範的說着：他有一篇文章，初寫成時有一千多字。他將這篇東西貼在牆上，天天對之讀念，每天都要删去幾個字。後來只剩下五百多字，他方才自認爲滿意。又有一個傳說，是幾個古文家同作一個文題，一個人寫了二千多字，一個人只寫幾百個字。而多寫了若干字的那個人媿然的拜服於那位寫『簡』文的人之前。

這一類的故事，都暗示着後來的人，凡爲古文便必須力從簡古下手。凡懂得古文義法的人，都知道怎樣的去模仿左傳，史記的文章。而所謂歸批史記也者，却是那樣的一章一節，一段一句的鈎勒，批判着，欲『天下士』胥入其彀中。

這樣，不顧文章的內容，不管所寫的是什麼東西，一味的只以『簡』爲第一要義；於是所謂『文學』的散文，便永遠不會走上正道的了。

虧得那些正統派的古文家們，總是鄙夷戲曲、小說爲小道，爲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而不一措手，不一着眼，所以還能够有洋洋百回的三國、水滸、紅樓和三五十齣的還魂、玉簪、紅梨的名作產生出來。否則，如以寫古文之義法來部勒或支配小說、戲曲，則小說、戲曲的生命，早已被其摧殘盡了。

林琴南先生雖是一位服膺桐城義法的古文家，他却有膽識，敢於用古文去譯長篇小說，而且還再三的慨嘆於史各得、狄更司文章的微妙，特別提出他們善於用『繁』，能够把幾位人物，十幾天內的故事，敷衍成數十百萬字；而左傳、史記寫數十年間事的數十人物，却祗是寥寥的數千百語。在這裏，

他看出了中國古文的不及西洋文學最重要的一點。

這確是他識見高邁處。算是古文家第一次的打破義法，爲『外人』張目。而因此，林琴南便永遠的被桐城派的嫡傳的人物（？）目爲『非我族類』，詆爲『野狐禪』——雖然他是那樣的在爲古文作宣傳，而自附於桐城系統裏。

其實，當古文家明目張膽的在提倡古文的『簡古』運動的時候，也未嘗沒有人反抗他們。顧炎武日知錄論『文章繁簡』的一則，是極爲明瞭透切的。吳文祺先生爲我們寫的那篇論文字的繁簡也已把我們所要說的話都說了。

如果就『修辭』的一方面說來，『辭達而已矣』，『不論繁與簡也』。如何能夠成爲一篇沒有疵病的文章，那是有許多必要的條件的，決不能以『繁』『簡』二字來判定其好壞。果欲求簡，則莫如一字不寫。這豈不成爲世間最簡的文字麼？

有人鼓吹日報上文字，要改用白話文。他的理由之一是，白話文並不比文言文繁冗，而且只有更簡約。這是針對了報館老板們怕改了白話文而要增加篇幅的心理而『對症下藥』的。『不足爲訓也』。其實日報記事之所以懨懨無生氣，其病源不僅在記事有公式，什麼：言寒必『朔風刺骨』，記私奔必『雙宿雙飛，儼若鴛鴦』，而且還在求簡。他們只是記帳人，他們的新聞，只是帳簿式的記事，換一句話說，便是，只有記述，沒有描寫。這便是深中了古文家求簡之毒的，或可以說是沒有寫文章能力或描寫一件故事的能力的記者們之遁迹的所在。因爲搖筆卽來的『火光燭天』，『大地銀裝』，寫來多末方

便。挖空心思去想像一個慘怖的火場的景色，或一場新雪的新鮮的感覺，是傻瓜們做的笨重的工作。

所以今日新聞之改革，其必須改用白話文做記事，是無可懷疑的。而其改用白話文之最重要理由之一，便是打破了用文言文的苟簡的公式化的記事，而注重於有描寫的新聞記事的新的道路。如果要把緊要新聞，寫得生龍活虎似的活潑生動，那自然是必須趨重於描寫的，換言之，便必然的要『繁』，要『盡態極妍』的在描狀着。我們必須揭發事實的眞相，無須乎欺騙與誘勸。報館老板們如果感覺到讀者們有必須讀活潑生動的新聞的需要時，爲了維持他們的銷路，他們必定會不惜犧牲其篇幅以刊登『繁』文的記事的。

同樣的，除了小品和短詩之外，求繁差不多是近代文學的特色之一。用數十百萬字，寫一個人一天之內的心理的變化，也不會有人以爲繁的。而吳承恩原本西遊記，其繁處却遠勝於朱鼎臣、楊致和的刪改本。如果有人把紅樓夢刪成兩三萬字的節本，豈不是精華全去，糟粕徒存！所謂近代的短篇小說，也不僅以短爲尙。許多重要的短篇小說，往往是在二三萬言以上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文壇走上了大道，要有偉大的名著出現，那必須提倡一個『繁』字；至少也要掃除了求『簡』的心理。簡便是陋，便是苟。要文章寫得不苟、不陋，那必定得用心在『繁』字上用工夫。

原始的歷史，以數字，數十字，記人的一生。今日的小說却把一日的故事寫成數十萬言。這到底是進化呢，還是退化呢？可不煩言而便能明白的！

——一九三三年『文學』中國文學研究號

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號題辭

在二十多年前，『小說月報』刊出了一個『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在十多年前，『文學』也刊出了一個同名的專號。現在，『文藝復興』又刊行第三次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了。

第一個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成就相當的好。最重要的是，把小說、戲曲、彈詞、寶卷等那些向來被視爲『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學，抬出來和周秦諸子，兩漢文章，唐詩、宋詞，同樣的作爲研究的對象。那時，唐代的講唱文學，稱爲變文的，也開始受到我們的注意。許地山先生在那個專號裏，開始討論着中國文學，特別是戲劇所受到的印度文學的影響。把中國文學的研究，不再侷促於本國的載籍的圈子以內，而能跳出那『迷戀骸骨』的『如來佛的手掌心』之外，知道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裏，並不是孤立的，也並不是獨往獨來，空無依傍的。她和一切文化的產品一樣，也是要受到外來的種種影響而時起變化與進步的。她是世界文學的大家族裏的一員。這個提示是異常的重要的。這個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且還未到達有偉大的結果的階段。

這第一個中國文學研究專號，至少做到了兩點，第一，把中國文學所包羅的範圍放大了，特別是

關於講唱文學的研究的一部分，完全是一個新地；第二，不把中國文學作爲孤立的研究，而知道把她放在世界文學的大家族裏，開始討論着她所受到的外來的影響。

第二個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則已經脫離了前一個專號的啓蒙時代的事業，而做着比較深湛而切實的工作。有好幾篇關於中國文學與外來文學關係的文章，已是相當的專門性的。對於古來文學裏的新發現的研究資料和作品，也有很詳盡的報道。這一個專號在實際上是承繼了第一個『專號』的工作而繼續的發展下去的。

現在，這第三個『專號』，將是怎樣性質的呢？有沒有更新的發展？有沒有獨創的研討？有沒有與前兩個『專號』不同的地方？是繼續着前兩個『專號』的工作呢？還是有所改進和變更？於沒有說明這些問題之前，先要把這十多年來關於中國文學研究的傾向與發展，極簡單的敘述一下。

偉大的抗戰，佔據了十之八的這個時間。中國分成了兩個部分，自由區和淪陷區。在淪陷區裏，除了極少部分的學者們在杜門不出，默默的從事於『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工作之外，其他公開的在敵僞所主持的機關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人』，只是流連過去，談談不關痛癢的古典東西。可以說是，一點創見，一點成績也沒有。沒有靈魂的人如何能够寫得出有靈魂的文章來呢？這裏可以不必費辭的去述及他們。只有開明書店出版的『學林』，和『文學集林』，比較有幾篇結實的文章。

但在自由區裏，情形便不同了。雖然書籍的缺乏，成了普遍的現狀，而在物質條件萬分困難之

下，卻有了很好的成績。郭沫若先生的關於屈原的研究和聞一多先生的『詩經新義』，『離騷解詁』，『天問釋天』等篇，都有很大的影響。聞一多先生的關於唐代詩人的研究，像『杜少陵年譜會箋』、『岑嘉州繫年考證』等尤有新的研究的方法，開闢了一條從前沒有人走過的道路。陳寅恪先生的關於『東城父老傳』等幾篇考證文字，也極有力量。還有很多的學者，也都在流亡與轟炸中成就了不少研究的業績。

勝利以後俗文學的研究也有了一個組織——中國俗文學研究會——並且在報紙上刊印了兩三種的『俗文學』副刊，那努力是很可佩服的。

我們的這一個『專號』，將怎樣的繼續着抗戰時期的成就呢？在研究條件上，復員後是優越得多了。而更重的苦難，又壓在一般做研究工作者們的身上。『從容論道』的機緣是不會有的。然而，許多做研究工作者們還是在喘不過氣來的低氣壓之下，寫出了不少文章。我們這裏儘可能的邀約全國的學者們爲這個『專號』寫出他們的研究的成就的一部分。

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的研究的。吳曉鈴先生對於這一方面，所得的成就甚高。比起第一個『專號』出版時代，僅僅有許地山先生等寥寥幾位，在寂寞的工作着而得不到共鳴的情形來，的確現在是進步得多了。

於外國的學者們研究中國文學的業績，我們也想着做些介紹和批評的工作。外國的學者們的研

究，有時很粗率、浮誇，但也時有深湛而獨到的意見，可以給我們做參考。又我國文學作品曾被介紹到世界文壇裏去的很不少；對於世界文學也相當的發生了影響。在這個『專號』裏，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做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

我們很想對於各地的方言文學下一番工夫，寫出幾篇文章來。這個工作在今日是異常重要的。文學是屬於人民大衆的。但今日的人民大衆，能否接受古典文學和西洋化的新文學呢？所謂『民間形式』的問題，在今日是討論的中心。像『李有才板話』、『劉巧團圓』，曾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辯論，我們很想多介紹些各地的『民間形式』的文學的研究——這在第一個『專號』裏就已注意到的——可惜編者所藏的二萬多本的民間歌謠和小劇本都已燬於戰火，一時也難再收集起來。盼望讀者們和作者們能够供給我們以這一類的材料和文章。

在這個『專號』裏，古典文學的研究並不曾被忽畧。我們很希望能够得到些有新的研究方向的文章。在這裏所收集的好些力作裏，研究的方法並不一定相同。但研究的態度是懇摯的；研究的工夫是深刻的。我們非常的感謝許多友人們的幫助。沒有他們的有力的文章，這個『專號』是不會和讀者們相見的。

這個『專號』將分成二冊或三冊出版。在今天，白紙等於黃金，而印上了黑字之後，却價値一落千丈。出版家們刊印了幾部白紙黑字的書籍是極感困難的。我們在萬分艱難困苦之中，畢竟將這個

『專號』出版了。上海出版公司的好意與努力，我們也應該十分感謝的。

上冊在這裏先行呈獻給讀者們。還有好些篇重要的文章，都留待將繼續刊行的下冊或中下冊裏發表。

讀者們有什麼意見，我們是異常的歡迎的。做研究工作的先生們如有文章見賜，我們也異常高興的接受着。

正當本冊付印時，我們得到了朱自淸先生的噩耗。這似一聲霹靂，把編者震得呆住了。朱先生對於這個『專號』幫助極多。他是編者的三十年來的好友，研究的方向相同的很多。他的逝去，不僅是青年們失去了一個良師，中國文壇裏失去了一個巨人，中國文學研究者們失去了一個好的指導者，同時也是苦難的中國，失去了一個最有良心的好人和學者！謹以本『專號』獻給朱先生之靈！我們還盼望朱先生的『全集』，不日可以問世。

——一九四八年『文藝復興』

我們所需要的文學

一

我們早就聽够了公子哥兒們的小鳥兒似的綺靡的歌聲；

我們早就看够了青年們的無病呻吟的嘆窮訴苦的文學；

我們早就厭膩了誇張，放大的本來不必告訴給大衆知道的個人的故事（例如無希望的戀愛，或其他個人經驗裏的小小的一個風波等等）；

我們早就鄙棄了『有閒』人物的描寫遊山玩水，流連風景的，淺薄無聊的詩文。

然而這些文章却在近幾年的文壇裏佔據了極廣大的地位。一翻開一部雜誌或什麼日報的副刊來看，幾乎大部分的文藝都是這樣令人覺得不耐煩看下去的淺薄無聊的文字。——當然，在其中，也未免有幾篇比較可以滿意的東西，我們不能一概抹殺他們。

別的人感想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己——還有大多數的常常聚談的友人們——則的確對於這些流

行的作品和這種流行的題材，流行的作風，覺得十分的淡漠或十分的不感到興趣。卽使作者的文字寫得十分的漂亮，但在我個人看來，則其骨子裏似乎仍然是很空虛的，無聊的，彷彿是一杯白水，雖然加上了紅的綠的顏料，却依然是一杯淡而無味的東西。

特別是，在『九一八』、『一二八』的接連而發生的大事變以後，不僅是我或我的大多數的朋友們，卽一般的讀者們，對於那些無聊的故事，散文和詩歌等等，似乎也漸漸的感覺到其『無意識』的了。

這是一個大時代，比『五四』和『五卅』都更偉大的一個時代。在這個大時代裏，乃擺放着那許多『無聊空虛』的文學著作在文壇裏，豈不是很可怪的事麼？

然而，公子哥兒們仍在綺靡的唱，青年們仍在對公共嘆窮訴苦；作家們仍在誇大的描寫着個人的小小的經歷；『有閒』人物們仍在做他們的無聊的散文和遊記。

如此偉大悲壯的一個大時代，在許多作家們的身邊，僅輕喟的一聲便悄然的溜滑過去了。

這是一個甚樣大的損失！這是一個甚樣的可悲嘆的現象！

二

『五四運動』曾在文壇上留下了牠的深入的足跡，至少，牠是喚起了一般作家的人道的自覺。當時，曾有許多作家在高喊着『血與淚』的文章，曾有許多作家在高唱着反抗的詩歌。有許多淺薄的作

品，如今是被『年月』所埋葬了，然而老實的說起來，當時的淺薄，却並不就是『無聊』。他們的技術是『淺薄』，但他們的感情和意識却是偉大深厚的，他們的心是熱的；那『淺薄』只不過是初期的改革運動裏的必然的一種現象而已。

當時曾把幾千年來傳統的，冷漠的，個人主義的文學打得個粉粉碎碎，使它一蹶便不再爬起來。『五卅運動』又曾在文壇上留下了牠的深入的足迹——那是一個較『五四』更深入的印下去的一雙足迹。『五四』是一個普遍的思想界的反抗的時代；『五卅』却是一個更偉大的一部分青年的實際行動的反抗的時代。當時的作家們，一部分便在號召着革命，在鼓動着革命運動的來臨。等到革命行動眞實的來到時候，他們便也眞實的放下筆桿子，拿起槍桿子來！等到所謂高潮過去了的時候，他們便又在寫着。這一次却是與前不同了。眞實的經驗，眞實的行動，眞實的反抗，眞實的鬥爭，使他們更深刻了，更熱情了，更偉大了。所以，這時代所產生的文學，當然要較五四時代更來得精深有內容，技術上有時仍不免要淺薄，但精神却是更偉大，情緒却是更熱烈。在實際上說來，文學的技術也實在是在進步。

現在，離開五卅時代還不過三數年；一部分作家仍是在呼號，在努力，在向前。但文壇裏的大多數的作家，却是萎靡了，在退化了，所歌唱所訴說的還祇是個人的小事，無聊的回憶；不僅要回到五卅時代以前，甚且要回到五四運動以前的文壇的情形的了。——幾千年來的文壇上的古舊的精靈又在復活，又在蠢動了。

便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大時代裏，他們也還是依舊的在綺靡的唱着，在悲嘆的訴說着自己的苦；在誇大的描寫着自己的小小的經歷；在做着無聊的散文。

如此偉大悲壯的一個大時代難道便眞的讓它在大多數的作家們身邊悄然的溜滑過去麼!?

三

不！不！我們該提醒他們，我們該呼喚他們。

我們要在他們的耳朶旁邊，懇摯的大聲的提示着：『當前的一個大時代是在走來了；它的沈重的足音已響在你的身旁了。起來，親愛的作家，你不該讓它悄悄的走過去才好！』

我們要繼續不斷的在提示着，呼喚着。總會有幾個人聽得見我們的這樣的呼號的。

不必我們，就是當前的這個大時代它自己，也會以其轟轟的沈重的足音震動着他們的耳鼓，也會以其燦爛得令人目眩的爭鬥的火花刺激着他們的眼睛的。

等着瞧，我們。總會起來的，那一班的作家們，除非他們是麻木到不可救藥，他們的耳或目是聾或瞎到不能聞不能見的地步。

但是，我們要呼喚，要提示！

在當前的這樣的大時代裏，我們是要呼喚，要提示！『時代』和『熱情』逼迫得我們該這樣的做去！

四

我們要明白，文學的感化力是極爲巨大的，深入的；文學的影響，雖然是不易立刻見到，却是無形的普遍與久遠。一首詩的權威，可以壓迫得一個人完全變動了他的人生觀；一篇小說的勢力，可以感動得一個人整個的改換了他的生活的方式。文學在人的思想上的影響，要比哲學不知高到多少倍。人們都是不願意聽敎訓，願意聽友朋們的溫語的，不願意聽說敎義，談哲理，而願意潛移默化於偉大的人格的籠罩中的。文學的作品便是最好的友朋似的溫語，便是最好的給讀者們以偉大的人格的燻染的。

我們該看重，該不輕蔑文學的威力！更要珍愼的使用這種無孔不入的威力！由不良的文學所發生的一切不良影響，我們該一槪的排除、放棄、打倒。易言之，我們該無條件的斥責、掃蕩那些不良的文學！

武俠小說的發展與流行，害苦了一般無充分識別力的兒童們；那一批躺在上海的鴉片煙榻上的不良作家們，在他們的隨了一圈圈的煙圈而糾繞着的幻想裏，不知傳染了多少的淸白無辜的富於幻想的小兒女們。報紙上所記載的許多棄家求道的男女兒童們的可笑的故事，便是他們的最好的成績！

神魔小說像西遊記、封神榜之類其中若干人物，在從前曾成爲義和團所崇拜的人物的一部分，在如今還在中原不斷的創造出什麼紅槍會，綠槍會，以至黑槍、白槍會。他們的最狠惡的成績，便是把

無辜的勇敢的農民們活活的送入了魔術的虎口與絕對走不出去的萬花陣裏去！

超出於這兩派顯著的幻想的文學的毒害以上若干倍的，便是如今流行於文壇的那種『個人中心』主義的作品。

他們看不出有什麼顯著的毒害，但其毒害種在青年們的心理上卻是深之又深，久之又久的；他們原是幾千年來的文壇的精靈的化身。他們使青年們走上『個人中心』主義的路上去！使他們回復到中古時代的生活中去，使他們忘記了現實的爭鬥，使他們離開了現在的社會與世界，使他們聽任大時代在身邊悄然的溜滑過去了而不一動心。總之，是使他們離開了群衆，放下了該做的工作，應盡的責任。

安於小就，專心於小事件，迷戀於小經歷，徘徊於小園地之中，以個人的小小的悲歡，爲人生的整個意義；有狂熱，有追求，有悲歌，有失望，但卻都是侷促於個人的小小的回憶之間的——那便是他們的最高的成就，最後的成就！

一大群一大群的青年們跟在這樣的隊伍後邊走去，那不是一件小事。

我們該喚醒，該提示他們！

五

我們說，偉大的文學並不是那樣的！

偉大的文學永遠是和偉大的時代相合奏的。
偉大的時代永遠是一個群衆抬頭時代。
偉大的作家們從不曾離開群衆過。偉大的作家們更不會是侷促於個人的小天地之間，迷戀、沈酣於小小的個人的悲愉之際遇，與回憶裏的。
抬起頭來；無垠的地平綫上，廣大的群衆在當前。
躲藏起來呢？還是向前走去？爲可愛的群衆、社會效力呢？還是依然的沈迷於個人的小小的悲愉之中？
在這其間，該有個選擇，親愛的作家們！
『五四』是一個思想的改革時代，但並不是革命的行動的時代；
『五卅』是一個實際的行動時代，但還沒有普遍的呼號的力量；
但『九一八』以後却是一個更有力的更偉大的時代。
一個比往常都更重的打擊，從外來的最兇狠的敵人的辣手之下迸過來的，直震動得我們的這一塊大地的心肺都炸裂開了；最惡辣的人道上與文化上的屠殺，直使最溫和的人民也都蹶然的想起來。從海底攪起的大波浪，並不是浮面的瀲瀲波動，這是：
整個的北部與南部的中國人的生活都受到直接的最沈痛的危害。
已經是到了在踢翻你的床榻的時候了，再酣睡下去是不可能的。

眞實的爭鬥，用全力的生與死之間的爭鬥是在前面等候着。
廣大的數不淸的群衆，在吶喊，在騷動，在向前。
親愛的作家們，還能恬然的安居於個人的小小的園地裏面麼？
偉大的作家們永遠是和偉大的時代相合奏的，最偉大的作品也總是爲最廣大的群衆而寫的。
該睜開眼睛看看。當前的大時代在走來，在站在這裏等候着！
在等候偉大的文學的誕生！
力的文學，
爭鬥的文學，
爲群衆而寫的文學，
刺激的，呼號的，熱烈的文學，
這——乃是我們所需要的，
甯願有刺的粗糙的東西，
但決不願意要光滑而空虛的什麼！
五四時代的『血與淚』的文學是幻想中的爭鬥的成績；
五卅時代的革命文學是初期的呼號與努力的結果；
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該有個更偉大的前途。

在這熱烘烘的，火辣辣的偉大時代裏，正是偉大文學的誕生的最適宜的時期。在眞實的生或死的爭鬥的火光裏，照見一個偉大的文學的誕生，而吶喊、衝鋒、炮彈的炸裂便是誕生的賀歌。

而廣大的群衆也正在等候着。

是起來的時候了，親愛的作家們！

抬起頭來；無垠的地平綫上廣大的群衆在當前。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於北平

迎『文藝節』

迎『文藝節』！

全國慶祝『文藝節』，今天是第一次！

我們在淪陷區裏八年，從來沒有慶祝過一次『文藝節』，有的人，甚至連『文藝節』這個名稱，還是現在第一次知道。

把『五月四日』定爲『文藝節』是有其特殊的意義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劃時代的一個運動，其開始是政治的愛國的運動；但其影響，却深滲於思想、文化、科學、文藝各方面，特別是文藝方面受影響最大，其成就也最大。

五四運動使中國急驟的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她的精神是『科學』與『民主』。這精神，到今日也還是我們所要遵循的。

『科學』的精神使我們脫離了過去的玄學的，幻想的，雜亂無章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思想的範疇，而走上一條新的道路。

『民主』的精神使我們脫離了過去的屈辱的，奴隸的，專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的思想的奴化的範疇，而達到了一條自由的人民自主的道路。

在文藝上，特別發揚着這『科學』的與『民主』的精神。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文藝，陷於一種痲痹的狀態之中；沒有一個中心，沒有一個大作家，沒有一個新的風格，沒有一部可稱爲偉大的作品，一切都在一池汚水裏打滾着。不能超越過古文學所賜予的影響。外來文學雖然曾經輸入若干，也不能發生任何重要的作用。

什麽都是沉寂、靜止；偶然也有一陣喧嘩，但那聲音是那末嘈雜而低弱。

文學革命論的起來，無疑的給中國文學注射進一種新的生命。但在『五四』以前，影響並不甚大。從『五四』運動起來以後，這影響方才陪伴着學生運動的展開而急驟的廣播於南、於北、於東、於西，而有了一個決定性的作用。

所以，把『五四』作爲『文藝節』，是有其特殊的意義的。

把『五四』定爲『文藝節』，說明了文藝工作和政治運動，思想運動是分不開的。文藝家絕對的不能把自己關閉在象牙塔裏，在做着白日夢。你雖然想自遠於政治的潮流，想隱居在大都市或小村鎮裏，以寫作爲事業，自鳴淸高，但一擧一動，一呼一吸，『政治』却饒不過你；她一定要拖了你走的；你不向前走，那末，你必須向後退。你一想到在抗戰時期或在敵僞時代，你的寫作是受到如何的不自由的限制與檢查、删改，你便明白，『政治』對於你，是有多末大的作用了。你如果不向前奮鬥，爭

取民主，爭取寫作的自由，那末，你在寫作事業的過程一定會受到無窮的憤怒與壓迫，無量的限制與被支配的。

『思想』是文藝作品的生命；一個偉大的文藝作家，本身便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一部偉大的作品，本身便是一部偉大的哲理書。沒有深邃的思想的作品，便是沒有生命的作品。所以，文藝作家們總是站在思想運動的前面，而作爲其前鋒與其中心的。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不是以米却朗琪羅、但丁諸家爲先驅者，爲中心的麼？

五四運動既以科學的與民主的精神爲目標與方向，那末，我們的文藝作家們自然也離不開這兩種目標與方向了。

所謂科學的精神，在文藝作家們是必需的。文藝批評，已不復能囿於直覺的，欣賞的傳統的狹的籠之內，他們不能像過去似的僅僅尋章摘句，矜一字之奇，賞一句之麗；他們必須以精密的尺度，深刻的思想，來解剖、來分析一部作品；他們不僅要了解作品的本身，還須明瞭那部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創作的過程以及作家的生活與思想等等。那工作是艱鉅的，其艱鉅不亞於化學家的在試驗管，酒精燈旁的工作。

而文藝作家們，在寫作時，如何把社會的現象，人性和事實，加以橫斷面的剖析，加以想像的描寫，其所需要的精密的考察與研究，也決不會是『率爾操觚』的；其事前的研討，與寫作時的謹嚴、愼重的態度，也是不亞於一位科學家的。

福祿貝爾寫他的『薩朗波』時，他的精勤的努力不下於一位考古學者；一位劇作家着手一部歷史劇的寫作，其所需探討的史書與札記、書簡、日記之屬，也是不下於一位歷史家的。

所謂民主的精神，更是我們文藝作家們的起沈起疴，療痼疾的對證良藥。

過去的我們的文人們，寫作的範圍是很窄狹的。除了極少數的作家們以外，最大多數的作家們，不是嘆窮訴苦，自悲身世，便是歌功頌德，獻媚帝王。前者便是所謂草野文學，後者便是所謂廟堂文學。歌功頌德之作品是不會有生命的，讀之令人自有一種不愉快的厭惡之感；連李白上韓荊州書，韓愈上宰相書等都在內——雖然他們不無時代的意義——而嘆窮訴苦之作呢，也多數不過是像伊索寓言裏的狐狸似的，見葡萄架太高，自己吃不到，便是葡萄酸一類的情形而已；身雖在草野，而其心却仍在『魏闕』的。

而今日的文藝作家們呢，那情形却要大殊於前了。他們不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不是像從前所謂『士爲四民之首』，『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一種人物。他們是生於人民之中，爲人民而寫作——也是爲自己而寫作——的一種人了。他們的寫作的範圍與從前不同了；廣大得多，繁賾得多，也不同得多了。他們生存在不同的天地裏，寫作着不同的作品。他們所寫的，常是前人筆鋒所未嘗接觸得到的。他們不是站在象牙塔裏，下望着群衆的疾苦與活動而寫着的。他們身爲群衆中的一人，他們爲自己，也是爲群衆，而寫作着。他們不是一個旁觀者，他們是熱烈的群衆中的最熱烈的一人。

民主的精神，第一，便表現在這種與前代殊異的觀念上。

其次，民主的解放的運動，在今日還在進行着，爭鬥並沒有止息；作爲人民的一員的文藝作家，自須盡其力量，爲此運動而不斷的爭鬥着。

民主運動與文藝運動是分別不開的。

從『五四』以來，別的部門，常常是走着彎曲迴旋的道路的，只有文藝運動却是一直向前走去的，不曾停過步，也不曾走過回頭的寃枉路。

所以，把『五四』定爲『文藝節』，是有着特殊的意義的。

迎『文藝節』！

迎這舉國慶祝第一次的『文藝節』！

發揚『五四』的精神！爲民主運動而爭鬥！

『文藝節』給我們以一種警惕與鼓勵！

我們要記住：文藝運動和民主運動是分不開的！

爭鬥正在進行着！文藝作家們要奮身的投入這個爭鬥中，爲人民的一員，爲民主運動而不停不息的爭鬥着！

『文藝節』在今日是更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的！

譴責小說

大家似乎都以異樣的懷疑的眼光去看小說家。『某人是做小說的』說這句話的人，對於這一位小說家至少總有些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大家都以爲小說家是一位偵探，似欲偵探人家的陰事而寫之於紙上的；是一位輕薄的無賴，常以宣布人家閨閣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爲唯一的任務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傷道德名譽的事，隱約的筆之於書的。當小說家靜聽人談話時，或眼光射到某處時，大家便以爲是在搜尋他的小說材料。

於是大部分的人，對於小說家都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都具有一種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

爲什麼大家對於小說家會有這樣的一種異樣的態度呢，爲什麼他們會如此誤會我們的小說家呢？這有一個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說家，對小說家起這種誤會，其責任的一大部分，應該由近數十年來在那裏做流行一時的『譴責小說』的人擔負。

原來我們中國人的做小說，一向很喜歡用眞實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所謂『演義』自然是以歷史

上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其餘小說，如今古奇觀一類的東西，也有一部分是以當時盛傳的實事爲他們的題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寫的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眞的人，杜少卿、愼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莊徵君就是程綿莊，馬純上就是馮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權勿用就是是鏡，其他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寶鑑是敍畢秋帆、袁子才、蔣苕生、張船山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謂是敍李次青、左宗棠諸人的。因此讀小說的人，養成了每欲探按書中某某人物的背後是某某人的習慣。除了幾十部歷史小說，如北宋楊家將、粉粧樓等，以及其他性質的小說，如包公案、鏡花緣、西遊記之類外，差不多沒有一部小說不被讀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有人猜以爲是嚴世蕃。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有人猜以爲是納蘭容若，有人猜以爲是淸世祖，又有人猜以爲是某一個人。其他林黛玉、薛寶釵，以至襲人、晴雯，也以爲各暗指一個人。總之，由我們的讀者看來，大部分的小說都是有所爲而作的，都是以筆墨報仇的，不是譴責時人，便是嘲罵時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數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實有其人的。到了近來，『譴責小說』的作者日益多，這種小說日益風行，於是益證實我們的讀者的『小說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這個主張的正確。

『譴責小說』大約是始於南亭亭長的『官場現形記』一書罷。此書之出，正當我們厭倦腐敗的官僚政治，嫉惡當代的貪庸官吏之時。南亭亭長的嚴厲的責備，與痛快的揭發他們的醜惡，敍寫他們的『暮夜乞憐，白晝驕人』之狀，使時人的鬱悶的情緒爲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際，飲進了一杯涼的甜水，大家都覺得痛快爽暢。於是這一部書便大爲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及什麼新官場現形記、

續官場現形記之類，都陸續的出來了。留東外史也爲此着而出現，益張『譴責小說』的旗幟。這個時候，小說眞成了譴責的工具，小說家眞成爲人家隱事的偵探者與揭發者了。其流風至於今而未衰。什麼人間地獄、黑暗上海，什麼上海水滸等等，都是以眞實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以譴責的態度，爲他們的敍寫的態度的。於是大家對於所謂『小說家』便有一種異感，以他們爲偵探、爲輕薄的無賴，爲好揭發或造作人的陰私的下流人。

這種的『譴責小說』，可算爲偉大的或上等的小說麼？這種的小說家可算爲偉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說家麼？以我想，決不能的。

我們要知道，小說的重要任務，本不在於揭發或佈露人間的黑幕——至於揭發某某人的陰事，更是『自檜以下』的無聊而且卑下的舉動了。小說家的態度，本不當爲冷笑的，譴責的，嘲罵的。小說家要敍寫實事，要以眞實的人物爲他們的人物，本也無妨。然以冷笑的，譴責的，嘲罵的態度對於他的人物，却是決不可的。以揭發或佈露某某人的陰私爲目的，却更是萬萬不可以有的舉動。這種舉動，使小說的尊嚴，被汚辱了，使尊榮的可愛的小說家，被人看得卑賤了。什麼時候這種小說可以絕迹，什麼時候我們的尊榮可愛的小說家便可以被大家以親切的面目，崇敬的態度相待了，小說的尊嚴，便也可以恢復了。

『那末』有人問，『小說的重要任務，該是什麼呢？小說家的態度該是怎樣的呢？』

把永在的憂鬱與喜悅，把永在的戀愛與同情，寫在小說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歷其境，

又且句句話是他們自己所欲說而未說，而不能說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擴大；人的勞苦，鬱悶，犧牲，自己所未能告訴的，作者已爲他告訴出，敍寫出了。他給讀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心腑，都捧獻出，他有時表滿腔的同情於他所創造的人物，有時完全以旁觀的態度對待他。但止於旁觀而已，卻並不再進的譴責他，冷笑他，嘲罵他。柴霍甫寫他的一個可愛的人，原想把她寫得壞的，結果卻把她寫得異常的可讚頌，異常的可愛。西萬提司寫吉訶德先生，粗看之，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後來，卻什麼人也會爲這個愚而誠的武士所感動了。狄更司的賊史，寫猶太人法金那樣的可惡可恨，他的滑稽外史❶，寫英國某鄉的教師那樣的殘忍下流，然他對他們所持的態度仍是極嚴肅的，不譴責，也不嘲罵。小說的任務便是如此，小說家的態度，便是如此。

沒有一部偉大的上等的小說是專以揭發人的隱事，人間的黑幕爲他的目的的。沒有一個偉大的上流的小說家是持冷笑的、嘲罵的態度來敍寫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爲譴責小說辯護，『他們對於社會上的惡人，不是也可以給些懲戒麼？』

不能的。小說本不是懲戒惡人的工具，惡人也未必因被寫入小說而知所顧忌，我們中國的人本來有喜談人隱事的習慣，本是最沒有同情心的，對一切人，對一切事，都冷笑，譴責，嘲罵。而這種譴責小說恰正是投他們之所好，恰足以助長他們這種的惡習慣與惡態度。我們欲使中國前進，欲使中國

❶ 滑稽外史爲林紓譯的 Nicholas Nickleby 譯名。

人變爲有同情心而懇切，嚴正的，便須先撲除這一類的譴責小說。

我們的小說家，爲什麼不移你們的筆端，移你們的眼光，向更遠大，更可寫的地方望去，寫去呢？永遠的被人視爲偵探，視爲輕薄的無賴，視爲刻毒的下流人，永遠的不能得人親切的同情，這是可以忍受的麼？

我們要光復小說的尊嚴——要改正大家對於小說家的敵視態度——不可救藥的職業小說家也許不足以語此。

論武俠小說

當今之事，足爲『人心世道之隱憂』者至多，最使我們幾位朋友談起來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說的流行，及武俠小說的層出不窮。這兩件事，向來是被視爲無關緊要，不足輕重的小事，決沒有勞動『憂天下』的君子們的注意的價值。但我們卻承認這種現象實在不是小事件。大一點說，關係我們民族的運命；近一點說，關係無量數第二代青年們的思想的軌轍。因爲這兩種東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現出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痲醉了無數的最可愛的青年們的頭腦。爲了挽救在墮落中的民族性計，爲了『救救我們的孩子』計，都有大聲疾呼的喚起大衆的注意的必要。

關於黑幕派小說的流行，我們將別有所論。現在且專論所謂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的流行，並不是最近的事。很遠的，在我們的唐代中葉之時，便已有了這種小說的萌芽在生長着。裴鉶傳奇中的幾篇著名的記載，例如崑崙奴，聶隱娘等，便是這類小說的代表。(後來有人集合這一類小說多篇，名之爲劍俠傳，託名段成式撰。)宋初，吳淑作江淮異人傳，也帶有很深刻的唐人的劍俠小說的影響。此後，幾乎沒有一代沒有這一類的作品出現。最後，便是林琴南氏的技擊餘聞

錄。當文學革命的初期，蔡、胡、陳他們在竭力提倡着國語文學的時候，林氏還寫了一篇類乎武俠小說的文字以爲口誅筆伐呢。較這些傳奇更有影響的，乃是一些長篇小說，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卽七俠五義之原名）以及七劍十三俠、九劍十八俠之類。他們曾在三十年前，掀動過一次軒然的大波，雖然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壓平了下去——那便是義和團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們却仍在我們的北方幾省，中原幾省的民衆中，興妖作怪。紅槍會等等的無數的奇怪的組織，便是他們的影響的具體的表現。

這種武俠小說的發達，當然不是沒有他們的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衆，在受了極端的暴政的壓迫之時，滿肚子的塡塞着不平與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於是在他們的幼稚心理上，乃懸盼着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來無蹤，去無跡的，爲他們雪不平，除强暴。這完全是一種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這種不可能的幻想，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俠小說之所以盛行於唐代藩鎭跋扈之時，與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國之時，都是原因於此。

但這一類『超人』的俠客，竟久盼而未至，徒然的見之於書冊，卻實在並未見之於現實的社會裏。於是，民衆中的强者們便天天在扼腕於自己的不能立地一變而成爲一個俠客，爲自己，爲他人，一雪其不平；同時，黠者們便利用了這一股憤氣與希望，造作了『降神』『授術』『祖師神祐』『槍炮不入』等等的邪說以引誘着他們。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便釀成了『無辜的』大禍。而這禍，却至今還在不斷的蔓延着呢。不知有多少熱血的青年，有爲的壯士，在不知不識之中，斷送於這樣方式的

『暴動』與『自衛』之中。嗚呼，誰想得到武俠小說之爲患有至於此的呢！

在五四時代的初期，所謂『新文化運動』初起之時，『新人們』是竭了全力來和這一類謬誤的有毒的武俠思想作戰的。當時，雖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謂新文化運動至今似乎還只在浮面上的——並未深入民衆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學子，雖然受了新的影響，大部分的民衆却仍然不曾受到。他們仍然是無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着神仙劍客的迷夢等等。

到了今日，『五四時代』似乎已成了過去的史蹟了；『五四』的領袖人物，最重要的幾個，也似乎已經告『老』了。——功成身退了——而並不曾澈底影響到民衆的文化運動，便又頓時鬆懈了下去。於是『國』字號的東西，又蠭然的遭逢時會，一時並起，自國學以至國醫，自國術以至武俠小說。猗歟盛哉，今日之爲一個復古的時代也。

武俠小說的流行於復古時代的今日，又何足爲奇呢！僅在這三四年中，不知坊間究竟出版了多少部這一類的小說。自江湖奇俠傳以次，幾乎每一部都有很普遍的影響。

普遍的影響於是乎來了！

時報的本埠新聞上，曾屢見不一見的刊載着少男少女們棄家訪道的故事。前年記着法租界某成衣舖學徒三名入山學道之事；去年三月中，則有白克路之國華學校學生葉光源等五人欲到峨嵋山學道之事。同年五月四日的報上，又載着西門唐灣小學女生周霞珠等三人，聯袂出門擬赴崑崙山訪道事。時報記者以爲這些都是中了武俠小說及電影之迷。(我上文忘記了述及電影；這乃是一個新式的『文明』

利器，用來傳播武俠思想的力量，似較小說爲尤直接，普遍，偉大！）

不必說小說及電影了；卽小學敎科書上，還不充滿了這一類的謬誤思想麽？（參看小說月報第二十三期從予君的武俠敎科書介紹一文，他在那篇文中，將世界書局的新主義敎科書國語讀本第二册，統計了一下，在三十八課之中，竟有七課是宣傳飛劍之術的。我不知敎育部何以會縱容或竟審査通過這些敎科書在小學校中流傳的！）

小學生的受害，老實說，還是爲害之最小者；其爲害於無知、幼稚、不平、熱血的壯年人，那才不可限量呢！

他們使那些頭腦簡單的勇敢的壯年人，忘記了正當的出路，正當的奮鬥，惟知沈溺於『超人』的俠士思想之中，不僅痲醉其思想，也貽害於他們的行爲與命運。

他們使大多數的民衆，老實說，我們大多數的民衆還都是幼稚而無知的——得了新的證據，更相信劍俠的傳說，更堅決的陷入無知的阱中。

他們把大多數的民衆更痲醉於烏有的『超人』的境界之中，不想去從事於正當的努力，惟知依賴着不可能的超自然力。

總之，他們乃是：使强者盲動以自戕，弱者不動以待變的。他們使本來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無知了，更宴安於意外的收穫了。他們滋養着我們自五四時代以來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

這可怕的反動，曾有人注意到它沒有呢？

武俠小說的作者們，你們在想要收入並不甚高額的酬報，而躺在煙榻上，眯着欲睡的雙眼，於瀰漫的煙氣裏，冥構着劍客們的雙劍，如何的成爲一道兩道白光，而由口中吐出，如何的在空中互鬥不解之時，也曾想到過他們出版的影響麼？

武俠小說的出版家們，你們在欣喜的一批一批印出、寄出、售出這些小說時，又曾想到他們的對於我們民族的將來的危害麼？

武俠電影的編者、演者們，你們又曾注意到你們的勾心鬥角的機關布景與平明白欺人的空中飛行，飛劍殺人的舉動，竟會在簡單潔白的外省熱血的青年中發生出可怖的謬誤觀念出來麼？

在如今『三不管』的時候——政府不管，社會不管，『良知』不管——你們是在橫行無忌着，誠然的。但總有一個時候，將會把你們這一切謬誤行爲與思想，整個的掃蕩而去靡有孑遺的。而這一個時候，我們相信並不在遠。

好些朋友們都說，『五四時代』如今是過去了。但我卻相信，並不完全過去。我們正需要着一次眞實的澈底的啓蒙運動呢！而掃蕩了一切倒流的謬誤的武俠思想，便是這個新的啓蒙運動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

寓言的復興

中國的寓言，自周、秦諸子之後，作者絕少。此正若繁花盛放於暖室，一旦室毀，則羣花在冷露熾日之中，惟有枯死而已。儒家的統一思想，帝政之桎梏人才，都是冷露熾日之流，降射於文藝的花園中，足以使作者情思枯熄，無復有活潑的生氣。後來印度的寓言，雖在六朝時輸入，卻亦不復能燃着中國寓言的美麗光輝。受其影響者，僅有一部分的佛教中人，今其所作，大部見於法苑珠林中。韓愈柳宗元諸作家，似亦頗有意於著作寓言。柳宗元尤爲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驢之類，亦還有趣。在中古時代而見這種作品，有如在北地見幾株翠綠之竹，臨風擺搖，至可珍異，然我們讀這些作品，總覺得他用力太多，不大有自然的風趣。宗元之後，作者更沒有什麼人了。到了明時，寓言的作者，突然的有好幾個出現，一時寓言頗有復興的氣象。可惜只是一時，不久，他們卻又銷聲匿影了。

在這復興時代的寓言作家中，首先使人想到的是馬中錫。中錫作中山狼傳，敍東郭先生救一狼，納之於書囊中。狼脫難時，卻反欲喫先生。先生大懼，要狼先問三老，然後再喫他，狼答應了。後來，遇見了老杏樹，遇見了老牛，問他們，都說該喫。最後遇見了杖藜老子，老子道，須先知狼當初

受苦之狀，才可決定該喫與否。狼答應了，如前的縮入書囊中。老子急叫先生拔刀殺牠。這個故事很有趣味，但文字很冗長，沒有一般寓言的簡捷。據後來的人相傳，馬中錫作這篇傳，原是爲譏諷李空同的。康對山嘗救了李空同，因此一生淪落。後來空同得勢，終不救拔對山，所以中錫不平，爲作此傳，此事確實與否，至今未有定論。然康對山他自己也作了一種雜劇，名中山狼，今見於盛明雜劇第一集中，完全是依據中錫的此傳而作的。又嘗作讀中山狼傳詩道：『生平愛物未籌量，那說當年救此狼。』也許這個刺空同之說，竟不是不眞實的。

陸灼作艾子後語，其中頗有些簡捷而有趣的作品。下舉一例：

>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恆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敎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但像這一類的作品，太帶滑稽的意味，嚴格說來，不能算是眞正的寓言。同時有江盈科作雪濤小說，其中卻多半是好的寓言，且帶着極鮮明的敎訓的色彩。

> 見卵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恆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孵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

雞三百，堪易十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眞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早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頹然無起，則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噫，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又有劉元卿作應諧錄，也有幾則有趣的寓言，今錄二則：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於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飆起，維屏以牆，斯足蔽矣。風其如牆何？名之曰牆貓可。』又客說之曰：『維牆雖固，維鼠穴之，牆斯圮矣。牆又爲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其本眞哉！』

于彈子與友連牀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于彈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慨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彈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

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彈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這一則，讀之可使人發笑。像這種滑稽的故事，當時是很流行的。如耿定向作權子，其中此類故事也甚多，然已不能稱之爲寓言。所以這裏不說起。

如上所舉的幾則寓言，至今還很流傳於中國各地的民間。我在童年時，曾聽到『艾子搥孫』的一則，後來又見到了好多篇近人記錄的民間故事，其事實頗有與上舉者相同者。間亦有情事略異的，顯然的可以看出他們乃是由原文轉變出來的，如算計雞卵的一個故事，或變爲一個乞丐拾到一罐，便幻想大富時之驕貴，一日忽伸手撻其妻，罐乃被打破，一切幻想隨破罐之響聲而俱去，或又變爲一個女子頭頂一籃雞卵出賣，幻想雞卵變雞，雞變爲羊，羊又變爲牛，後乃大富，不料一個不小心，一籃雞卵乃由頭上墮地而俱碎。又如說貓一則，亦變爲一個乞丐，自嘆家苦，乃夢自己爲乞頭、縣官、皇帝、天、雲、風、牆、蛇，而俱不自足，結果乃還爲捉蛇之乞丐，不覺一驚而醒。

我們如一面搜羅各地民間故事，一面求取其來源，一一較證之，也是一種很有趣的工作。

經書的效用

從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到『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一個觀念是始終如一的。『士大夫』階級中既發生出這樣的一種讀書觀來，於是『讀書種子』便綿綿不絕，而國學或聖賢之學的『道統』便也藉此不至中絕。父母伯叔們也常常的說道：『要勤讀，要勤讀！經書不熟（現在是改了英、算了），將來要沒有飯喫呢。』而小小的學童，也居然的知道這些『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一類的格言。經書的效用大矣哉！

但這些都不過是經書的塵世的效用，是經書的現實的效用。經書的效力，決不止於此。他們還有一種神祕的不可知的效力呢。

從『不學詩無以言』到『顏如玉，黃金屋』，與從『顏如玉，黃金屋』到『周易驅鬼，孝經卻敵』，其間的步級，相差並不甚遠。所以相信文字有靈的人們很容易便將經書的塵世的效力一變而爲超塵世的；將經書的現實的效力，一變而爲神祕的不可知的。經書既有能够使人得到『顏如玉』『黃金屋』的勢力，當然也會有能够『驅邪卻敵，保護善良』的勢力了。

經書如何會有這樣的一種神祕的勢力，到不是一個容易解釋的問題。這將待民俗學者、初民文化研究者、宗教學家以及心理學家的專門研究，我在這裏實在不能詳說。但我們可以告訴大衆的是，初民對於名與實，向來是分辨不淸的。他們往往以爲名卽是實，實卽是名；所以初民便相信加害於名，便能加害於實。他們往往隱匿了自己的名字，不讓別人曉得者，卽恐怕他的敵人一知道他的眞實的名字，便將加他本身以危害。又在多虎之地，居民往往諱虎字，而呼之爲山君、山伯伯，因恐牠聞呼其名而怒。而崇信狐狸的地方，居民也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個『狐』字的，他們只稱之爲『仙人』、『大仙』。由了這種的名諱便連帶的發生出了對於字的神祕觀，卽相信名字以外的一切文字，也都具有相當的能力。所以宗敎家念着『願上帝賜我們以福壽平安』的禱詞，卻往往變成了有力的咒語，而淨土宗的佛敎徒，也以爲天天念着『南無阿彌陀佛』便可以往生淨土，建無量善業。經書之所以有神祕的效力，這是其一因。又，大衆既相信聖人是具有無限權威的，既相信他們是一位神、一位宗敎主、一位神祕的救世主，對於他所手訂或編著的『經書』便也會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種神祕的敬仰來了。由了這種神祕的敬仰，便很容易的對於他們生出一種具有魔力，能夠驅邪護正的信仰來。所以一方面，既有了『敬惜字紙』，怕作蹋聖賢的文字的恐懼心，一方面也有了握住了聖經，便具有一種神力，一種不怕邪神惡鬼來侵襲他的信賴心。

這一類的材料，隨手拾來都有。至今我們當中還有將周易放在枕頭箱中的事。英國的農民也常有依仗聖經以退卻諸邪者。蘇格蘭新生了一個孩子，怕惡鬼來偸抱了去，便將一本攤開了的聖經放在孩

子的身邊。回教徒、拜火教徒等等，對於他們的聖經，也都有這同樣的信仰。

近來得到一部來集之編的對山堂續太平廣記，見其中搜集民俗學上的資料不少。其中有一節誦聖經之益，將聖經的神祕的效用搜集得很不少。故乘着一時的高興，寫了上面的一小則文字。今特在下面鈔錄其中幾段最有趣的故事。我們要曉得像這樣的信仰與傳說，在我們的民間並未曾死去。我們費些工夫去搜集他們並不是不值得的。我個人很希望各地方的相識或不相識的友人能夠幫我搜集各地關於這一類的故事。

風俗通：『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江西通志云：『江夢孫字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儒，博綜經史。孝弟高潔。爲江都令。先是，縣廳人每有祟禍。任位者每遷於別廳。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袍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

說頤云：『北齊權會任助教，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齊春秋：『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禳厭而多所全護。有病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

不再鈔下去了。讀書細心的人當可隨處找到這一類的材料。

一九二八，十二，十五。

林琴南先生

一

林琴南先生以翻譯家及古文家著名於中國的近三四十年的文壇上。當歐洲大戰初停止時，中國的知識階級，得了一種新的覺悟，對於中國傳統的道德及文學都下了總攻擊；林琴南那時在北京，盡力爲舊的禮敎及文學辯護，十分不滿意於這個新的運動。於是許多的學者都以他爲舊的傳統的一方面的代表，無論在他的道德見解方面，他的古文方面，以及他的翻譯方面，都指出他的許多錯誤，想在根本上推倒他的守舊的道德的，及文學的見解。這時以後的林琴南，在一般的青年看來，似乎他的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完全動搖了。然而他的主張是一個問題；他的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又另是一個問題；因他的一時的守舊的主張，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壇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沒了他的數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

現在，這位中國的老文學家已於今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的寓所裏逝世了。林琴南先生的逝世，是使

我們去公允的認識他、評論他的一個機會。現在，他的頑固的言論已不能再使我們聽見了，我們所有的是他的三十餘年的努力的成績。『蓋棺論定』，我們現在可以更公正的評判他了。

二

我們要論林琴南，不能不先知道些他的生平。他名紓，別署冷紅生。爲福建省之閩縣人，生於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卽淸文宗咸豐二年），卒時得年七十三。他自己說：『家貧而貌寢，且木强多怒。』（冷紅生傳，見畏廬文集）這是實在的，他性質之剛强善怒，差不多稍親近他的人都知道的。有許多人，頗因此與他疏離。但他雖時時怒責別的人，常使受者難堪，而當他們有危急，有需求時，他卻不惜奔走營求以救其困難。他的熱情，不僅於此可見。差不多他終生都在這熱情的生活中度過；在他的文集中及他的翻譯作品的序上，都可以見到他的異常熱烈的言論。如他在不如歸的序上說的：『余譯竟，若不勝有冤抑之情，而欲附此一伸，以質之海內君子者。……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豢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敎育英雋之士，水師卽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旦之鷄，冀我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攄其胸臆。』由他的許多文字上，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非常熱烈的愛國者。他的熱情直至於七十的高齡還不稍

制學之業，專力於古文。初在北京各學堂如京師大學堂，閩學堂等處教書。後來偶然譯了一部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得了無數人的讚頌；他對於譯書的興趣因之大增。此後便繼續的譯了不少歐洲各國的作品——以英法爲最多——出來。他的後來的生活，即以譯書售稿爲供給。他不懂得任何的外國語，他的譯書，乃由一個懂得原文的譯者，口譯給他聽，他便依據了口譯者的話寫成了中文。他寫得非常的快，他自己說，他每天工作四小時，每小時可譯千五百言，往往口譯者尚未說完，他的譯文已寫完畢。他的譯文謬誤，常所不免。他自己說：『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西利亞郡主別傳序）（此書譯本於公元一九〇八年出版）。他不懂原文，這是他最吃虧的地方；大約他譯文的大部分的錯誤，都要歸咎到口譯者的身上。他的晚年的生活，除了譯書之外，並靠賣畫爲生。有人說，他的畫較他的古文爲好。他當七十歲的高齡時，還是一天站立在畫桌前六七個小時，不停不息的作畫。他實是一個最勞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後輩，顯貴者極多，但他卻絕不去做什麼不勞而獲的事或去取什麼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錢。在這一點上，他實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學者。這種人現在是極不容易見到的。

三

他自己做的作品很多，小說有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寃海靈光，劫外曇花，劍膽錄，京華碧血錄等；筆記有技擊餘聞，畏廬瑣記，畏廬漫錄；傳奇有天妃廟傳奇，合浦珠傳奇及蜀鵑啼傳奇；詩歌有閩中新樂府，畏廬詩存等二種；此外尙有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等三種。

他自作的小說實不能追蹤於他所譯的大仲馬，史各德，及狄更司諸人之後；他的小說每喜取一實在的故事，而以一二個幻造的人物的愛情與遭遇爲全書的脈絡，而此種脈絡又不能聯集於全書之中。如他的金陵秋，本敍辛亥革命的故事，卻以王仲英，胡秋光爲主人翁，以他的二人的戀愛爲全書的脈絡。他的官場新現形記則所敍的是袁世凱稱帝前後的時事及國會議員的事，卻又以王癯仙及鄭素素爲主人翁，以他們二人的戀愛爲全書的脈絡。劫外曇花也是如此（但所敍的是吳三桂事）。京華碧血錄也是如此。他的主人翁差不多與書中所敍的故事無大關係，他的目的好像是敍當時的革命及稱帝等故事，同時又好像是敍主人翁的戀愛故事。我們讀之殊不能尋出他們的頂點與中心思想之所在。他所描寫的主人翁，也都是幻造的，經過林琴南他自己的理想化了的，絕不似一個生人。如官場新現形記中的王癯仙，本是一個儒生，卻又能飛鏢，以及點穴之法，世間決難有此種人。所以他的自作小說實不能算是成功。我們或者可以稱這一類的小說爲『長篇的筆記』，因爲他們極類他的筆記，而絕無他所譯的狄更司諸人的小說的氣氛。至於他的筆記，則完全是舊的筆記，如聊齋誌異之流的後繼者，我們可以不必去注意他們。

但他的小說雖不能認爲成功之作，卻有兩點值得使我們讚頌：第一，中國的『章回小說』的傳統

的體裁，實從他而始打破——雖然現在還有人在做這種小說，然其勢力已大衰——呆板的什麼『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等回目，以及什麼『話說』『卻說』，什麼『且聽下回分解』等等的格式在他的小說裏已絕迹不見了。第二，中國小說敍述時事而能有價值的極少；我們所見的這一類的書，大都充滿了假造的事實，祇有林琴南的京華碧血錄，金陵秋，及官場新現形記等敍庚子義和團，南京革命及袁氏稱帝之事較翔實；而京華碧血錄尤足供給講近代史者以參考的資料（近來很有人稱讚此書）。

他的傳奇也很可以使我們注意。所謂『傳奇』向來都是敍戀愛的，敍『悲歡離合』之刻板式的故事的——只有極少數是例外——林琴南的傳奇則完全不是敍述這些事的。他的蜀鵑啼傳奇敍杭州義和團運動時吳德繡被殺的事，他的天妃廟傳奇敍謝讓遣戍的事，他的合浦珠傳奇敍陳伯澐推產還原主的事。舊的傳奇，必不能無『旦』，第一齣必敍『生』，第二齣必敍『旦』，他的三種傳奇則絕未一見旦角；舊的傳奇必有四十齣或五十齣，他的傳奇則至多不過二十齣，少則只有十齣；他可算是一個能大膽的打破傳統的規律的人。

我們讀蜀鵑啼傳奇，頗可窺見他對所謂『拳亂』看法的一斑：

（丑）下官苞藻夷，夔府人也。以先人百戰東南，得有五等之爵。下官依階平進，得爲巡道。昨奉省中大帥急檄，云是奉旨，將所有教士教民一概斬首。我卻膽小，不敢舉動，已請西安縣吳德繡前來商量辦法。來，你傳西安縣吳老爺到此，吾有交派。（貼）曉得。下面聽者，大人有話。傳西安吳令入見。（外）（冠服上）西安縣知

縣吳德繡進謁大人。（丑）請坐。（外）謝坐。大人有何分付？（丑）本日得省中嚴札，云已奉旨將郡中教士教民一起殲滅，以清亂萌。（外大駭介）大人，這是那裏說起！

〔北罵玉郎帶上小樓〕他多大工夫敢滅除，全胡鬧，恣跳踉。只有包頭赤布日焚香，扇妖氛，觀者如牆。（卑職早有所聞。長夜喊人燒香潑水，聲音慘厲，如鬼師之叫魂，而百姓唯唯。）聽師兄主張，聽師兄主張，瞧着他畫靈符，燬了洋房，（只可憐無故街坊，與洋樓左近者付之焚如。）寄妻兒何方？寄妻兒何方？那個憫窮黎寃狀！那個說團民混帳！好江山誤了端剛，好江山誤了端剛。居然看皇塗荇沮，顚倒朝章。這賊心腸，僉邪放，肆意狂猖。（恨卑職手無權力，把這）鐵布衫，紅燈照，一一掛頭顱市上。

——第八齣，抗檄。

這表明了林琴南先生對於反對義和團的人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他敍義和團殺死吳德繡後的一段對話：

（淨）奸細已死，我們可焚燒教堂，殺盡教士。（丑）大家須仔細，不要累我。（衆）自有朝廷擔此大任，我輩且行吾事。

集中地把當時義和團及若干官吏的心理作了描寫。

在他的閩中新樂府裏，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新黨的傾向。閩中新樂府共五十首，都是他在清光緒中葉——戊戌變法之前——所作的，那時他還住在福州，日與友輩談新政，於是作了這許多首詩，以表示他的見解。現在抄錄數則於下：

村先生　譏蒙養失也

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古人小學進大學，先生躐等追先覺。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躐等追先知。童

子讀書尙結舌，便將大義九經說。誰爲魚躍孰鳶飛，且請先生與式微。不求入門驟入室，先生學聖工程疾。村童讀書三四年，乳臭滿口談聖賢。偶然請之書牛券，卻尋不出上下論，書讀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啓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與辟雍，强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凌駕歐人上。

興女學　美盛舉也

興女學，興女學，羣賢海上眞先覺。華人輕女患識字，家常但責油鹽事。夾幕重簾院落深，長年禁錮昏神智。神智昏來足又纏，生男卻望全先天。父氣母氣本齊一，母苟蠢頑靈氣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兒成無怪爲書癡。陶母歐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掛人口。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學成卽勿與外事，相夫敎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領右職，典籤多出夫人力。不似吾華愛牝雞，內人牽掣成貪墨。華人數金便從師，師困常無在館時。丈夫豈能課幼子，母心靜細疏條理，父母恩齊敎亦齊，成材容易駸駸起。母明大義念國仇，朝暮語兒懷心頭。兒成便蓄報國志，四萬萬人同作氣。女學之興係匪輕，興亞之事當共成。興女學，興女學，羣賢海上眞先覺。

破藍衫　歎腐也

破藍衫，一着不可脫，腐根在內誰能拔。案上高頭大講章，虛題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雜學，先生墨卷稱先覺。腐字腐句呼淸眞，熟字連篇不厭陳。中間能鍊雙搓句，卽是淸才迥出塵。試南省，捷秋闈，綵綸閣下文章靜。事業今從小楷來，一點一畫須翦裁。五言詩句六行摺，轉眼旋登御史臺。論邊事，尊攘敲定春秋義。邊事淒涼無一言，別裁僞體先文字。吁嗟乎，堂堂中國士如林，犬馬寧無報國心。一篇制藝束雙手，敵來相顧齊低首。

我思此際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開。須知人才得科第，豈關科第求人才，君不見曾左胡，嶽嶽人間大丈夫。救時良策在通變，豈抱文章長守株。

在康有爲未上書之前，他卻能有這種見解，可算是當時的一個先進的維新黨。但後來，他的思想卻停滯了——也許還有些向舊的方向倒流回去的傾勢。到了最近四五年間，他更成了一個守舊黨的領袖了。這大約與他的環境很有關係，戊戌之前，他是常與當時的新派的友人同在一起，所以思想上不知不覺的受了他們的熏染；後來，清庭亡了，共和以來，他漸漸的變成了頑固的守舊者了。這樣的人實不僅林先生一個。有好些人都是與他走同樣的路的。

他的古文自稱是堅守桐城派的義法的。但桐城派的古文，本來不見得高明；我們現在不必再去論他。

總說一句，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實不能使他在中國近代文壇上站得住一個很穩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譯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

下面略論他的翻譯。

四

林琴南先生的翻譯，據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起，至最近的翻譯止，成書的共有一

百五十六種；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種是已經出版的，有十種則散見於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小說月報而未有單刻本，尚有十四種則爲原稿，還存於商務印書館未付印。也許他的翻譯不止於此，但這個數目卻是我在現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這一百五十六種的翻譯中，最多者爲英國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種，其次爲法國，共得二十五種，再次爲美國，共得十九種，再次爲俄國，共得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各得一二種。尚有不明註何國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種。這些翻譯大多數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只有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及滑鐵廬戰血餘腥記二書由文明書局出版，靑鐵及石麟移月記（此二書俱爲不註明何國何人所作者。）由中華書局出版而已；至於黑奴籲天錄一書，則不知何處出版。

就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論，則較著名者有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地孚（Defoe），斐魯丁（Fielding），史委夫特（Swift），卻爾司・蘭（Charles Lamb），史蒂文生（L. Stevenson），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史各德（Scott），哈葛德（Haggard），科南・道爾（Conan Doyle），安東尼・賀迫（Anthony Hope）（以上爲英）；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以上爲美）；預勾（V. Hugo），大仲馬（Alexander Dumas），小仲馬（Alexander Dumas, fil），巴魯薩（Balzac）（以上爲法）；以及伊索（Æsop）（希臘），易卜生（Ibsen）（挪威），威司（Wyss）（瑞士），西萬提司（Cerventes）（西班牙），托爾斯泰（L. Tolstoy）（俄），德富健次郎（日本）等。在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譯得最多者爲哈葛德，共有迦茵小傳，鬼山狼俠傳，紅礁畫槳錄，煙火馬等二十

種；其次爲科南·道爾，共有歇洛克奇案開場，電影樓臺，蛇女士傳，黑太子南征錄等七種；再次爲托爾斯泰，小仲馬及狄更司，——托爾斯泰有六種，爲現身說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關頭 (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縷情絲(Krentzer Sonata and the Family Happiness)，羅刹因果錄，社會聲影錄(Russian Proprietor)（以上三種爲短篇小說集）及情幻；小仲馬有五種，爲巴黎茶花女遺事(Le Dame aux Camélias)，鸚鵡緣，香鉤情眼(Antorine)，血華鴛鴦枕，伊羅埋心記；狄更司有五種，爲賊史(Oliver Twist)，冰雪因緣(Dombey and Son)，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兒傳 (Old Curiosity Shop)，塊肉餘生述 (David Copperfield)；再次爲莎士比亞，史各德，華盛頓·歐文，大仲馬——莎士比亞有四種，爲凱撒遺事 (Julius Caesar)，雷差得紀 (Richard II)，亨利第四紀(Henry IV)，亨利第六遺事(Henry VI)；史各德有三種，爲撒克遜刼後英雄略(Ivanhoe)，十字軍英雄記 (The Talisman)，劍底鴛鴦 (The Betrothed)；華盛頓·歐文有三種，爲拊掌錄 (Sketch Book)，旅行述異 (Tale of Travellers)，大食故宮餘載 (Alhambra)；大仲馬有二種，爲玉樓花刼 (Le Chevatier De Maison-Rogue)，蟹蓮郡主傳 (Contess de Charney)；其他諸作家俱僅有一種——伊索爲他的寓言，易卜生爲梅孽 (Ghosts)，威司爲鷓巢記(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西萬提司爲魔俠傳 (Don Quixote)，地孚爲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斐魯丁爲洞冥記，史委夫特爲海外軒渠錄 (Gulliver's Travels)，史蒂芬生爲新天方夜譚 (New Arabian Nights)，卻爾斯·蘭爲吟邊燕語(Tales from Shakespeare)，安東尼·賀迫爲西奴林娜小傳，史拖活夫人爲黑奴籲天錄 (Uncle

Tom's Cabin)，預勾爲雙雄義死錄 (Ninety-three)，巴魯薩爲哀吹錄（短篇小說集），德富健次郎爲不如歸。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爾與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此外，大約是不會再有什麼很著名的作家與重要的作品列於他的『譯品表』之內了。

我們見了這個統計之後，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謝林琴南先生，因爲他介紹了這許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給我們，但一方面卻不免可惜他的勞力之大半歸於虛耗，因爲在他所譯的一百五十六種的作品中，僅有這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中尚雜有哈葛德及科南·道爾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說二十七種，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種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這大概不能十分歸咎於林先生，因爲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國文字的，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與他合作的口譯者之身上，如果口譯者是具有較好的文學常識呢，他所選擇的書便爲較重要的，如果口譯者沒有什麼知識呢，他所選擇的書便爲第二三流的毫無價值的書了。林先生喫了他們的虧不淺，他的一大半的寶貴的勞力是被他們所虛耗了。這實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只有魏易及王慶通是他的較好的合作者。）在林譯的小說中，不僅是無價值的作家的作品，大批的混雜於中，且有兒童用的故事讀本。如詩人解頤語及秋鐙譚屑之類；此二書本爲張伯司 (Chambers) 及包魯溫 (Baldwin) 所編的讀本，何以可算作什麼『筆記』呢！

還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爲他的口譯者所誤的：小說與戲劇，性質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卻把許多的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添進了許多敍事，刪減了許多對話，簡直變成與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

書了。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撒遺事以及易卜生的羣鬼（梅孽）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原文的美與風格及重要的對話完全消滅不見，這簡直是步武卻爾斯·蘭在做莎氏樂府本事，又何必寫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亞』及『原著者易卜生』呢？林先生大約是不大明白小說與戲曲的分別的——中國的舊文人本都不會分別小說與戲曲，如小說考證一書，名爲小說，卻包羅了無數的傳奇在內——但是口譯者何以不告訴他呢？

這兩個大錯誤，大約都是由於那一二位的口譯者不讀文學史，及沒有文學的常識所致的。他們僅知道以譯『閒書』的態度去譯文學作品，於是文學種類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確有不朽的價值與否，足以介紹與否，他們也不去管他；他們只知道隨意取得了一本書，讀了一下，覺得『此書情節很好』，於是便拿起來口說了一遍給林先生聽，於是林先生便寫了下來了。他之所以會虛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譯無價值的作品，且會把戲劇譯成了小說者，完全是這個原因。

林先生的翻譯，還有一點不見得好，便是任意刪節原文。如法國預勾的九十三（Ninety-three），林先生譯之爲雙雄義死錄，拿原文來一對，不知減少了多少。我們很驚異，爲什麼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譯成了中文卻變了一本薄薄的了？——中國的以前的譯者多喜刪節原文，如某君所譯之托爾斯泰的復活（改名心獄）不及原文三四分之一，魏易所譯之狄更司的二城記（Tale of Two Cities）也只有原文三分之一。——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其過恐怕還在口譯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約是口譯者不見全文，誤取了書坊改編供兒童用的刪節本來譯給林先生聽了。至於說是林先生故意刪節，則恐無

此事。好在林先生這種的翻譯還不多。至於其他各種譯文之一二文句的刪節，以及小錯處，則隨處皆是，不能一一舉出。尙有如把易卜生的國籍挪威改爲德國之類，亦係口譯者之過而非林先生之誤。總之，林先生的翻譯，殊受口譯者之牽累。如果他得了幾個好的合作者，則他的翻譯的成績，恐怕決不止於現在之所得的，錯誤也必可減少許多。林先生自己說：『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卽有訛錯，均出不知。』這是如何悲痛的一句話呀！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統計林先生的翻譯，其可以稱得較完美者已有四十餘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所以我們對於林先生這種勞苦的工作是應該十二分的感謝的。

在那些可以稱得較完美的四十餘種翻譯中，如西萬提司的魔俠傳，狄更司的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史各德之撒克遜刼後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譯本。沈雁冰先生曾對我說，撒克遜刼後英雄略，除了幾個小錯處外，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譯文中的人物也描寫得與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樣，並無什麼變更。又如孝女耐兒傳中的一段：

胖婦家向主婦之母曰：『密昔司幾尼溫，胡不出其神通，爲女公子吐氣？』此密昔司圭而追者，卽密斯幾尼溫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況？問心何以自聊！』幾尼溫曰：『吾女之父，生時苟露愠色者，吾卽……』語至此，手中方執一亘蝦，斷其身首，若示人以重罰其夫，卽作如是觀耳。胖婦點首知旨，贊曰：『夫人殊與我同趣。我當其境，亦復如是。』幾尼溫曰：『尊夫美善，可以毋濫其刑。夫人佳運，乃適如吾，吾夫亦

美善人也。』胖婦曰：『但有其才，卽溫溫無試，亦奚不可。』幾尼溫乃顧其女曰：『貝瀏，余屢詔汝，宜出其勇力，幾於長跽乞哀，汝乃不吾聽，何也？』密昔司圭而迫閧言微哂，搖其首不答。衆人咸惱密昔司之柔懦，乃同聲奮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輩之言置若罔聞。且吾輩以忠良相質，弗聽卽爲愎諫。君卽自甘凌虐，亦宜爲女伴衞其垣壁，以滋後悔。』語後，於是爭舉刀叉，攻取麵包，牛油，海蝦，生菜之屬，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氣塡胸臆，幾於不能下咽。』

像這種文調，在中國可算是創見。我們雖然不能把他的譯文與原文一個字一個字的對讀而覺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氣讀了原文，再去讀譯文，則作者情調卻可覺得絲毫未易；且有時連最難表達於譯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譯文中也能表達出；有時，他對於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樣的譯出。這種地方，我們讀上引的一段譯文中頗可看出。

中國數年之前的大部分譯者，都不甚信實，尤其是所謂上海的翻譯家；他們翻譯一部作品，連作者的姓名都不註出，有時且任意改換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變爲他們所自著的；有的人雖然知道註明作者，然其刪改原文之處，實較林先生大膽萬倍。林先生處在這種風氣之中，卻毫不沾染他們的惡習；卽譯一極無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對於書中的人名地名也絕不改動一音。這種忠實的譯者，是當時極不易尋見的。

離開他的翻譯的本身價値不講，林先生的翻譯工作在當時也有很大的影響與功績。這可以分幾方面來說：

第一，中國人的關於世界的常識，向來極爲淺窄：古時以中國卽爲『天下』者無論，卽後來與歐美通商之後，對於他們的國民性及社會組織也十分的不明瞭。他們對於歐美的人似乎以異樣的眼光去看，不是鄙之爲野蠻的『夷狄』，便是崇之爲高超的人種。對於他們的社會內部的情形也是如此，總以爲『他們』與『我們』是什麼都不相同的，『中』與『西』之間，是有一道深溝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繼續的介紹了一百五十餘部的歐美小說進來，於是一部分的知識階級，才知道『他們』原與『我們』是同樣的『人』，同時，並瞭然的明白了他們的家庭的情形，他們的社會的內部情形，以及他們的國民性。且明白了『中』與『西』原不是兩個絕然相異的名詞。這是林先生大功績與影響之一。

第二，中國人自屢次爲歐美人所戰敗後，對於他們的武器以及物質的文明，起了莫大的嚮慕心，於是全國都汲汲的欲設立兵工廠，造船廠，欲建築鐵路，欲研究『聲光』理化之學；他們以爲中國的道德、文學及政治是高出於一切的，不過只有這些物質的文明不如『西人』而已。這時的呼聲是：『西學爲用，中學爲體。』到了後來，大家看出中國的舊的政治組織的根本壞處了，於是又嚮慕歐美的立憲政治與共和政治。他們那時以爲中國的政治組織之腐敗，之不如歐美，是無可諱言的，於是或大呼『君主立憲』，或大呼『革命，共和』。然而大多數的知識階級，在這個時候，還以爲中國的不及人處，不過是腐敗的政治組織而已，至於中國文學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麗的，決沒有什麼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們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紹了不少的西洋文學作品進來，且以爲史

各德的文字不下於太史公，於是大家才知道歐美亦有所謂文學，亦有所謂可與我國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這也是林先生的功績與影響之一。

第三，中國文人，對於小說向來是以『小道』目之的，對於小說作者，也向來是看不起的；所以許多有盛名的作家絕不肯動手去做什麼小說；所有做小說的人也都寫着假名，不欲以眞姓名示讀者。林先生則完全打破了這個傳統的見解。他以一個『古文家』動手去譯歐洲的小說，且稱他們的小說家爲可以與太史公比肩，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自他之後，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自他之後才開始了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說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與影響的。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譯集『點滴』序上說：『我從前翻譯小說，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其實不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譯小說的人，即創作小說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響的。小說的舊體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歐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華盛頓·歐文、大仲馬、小仲馬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爲中國人所認識。這可說，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績。

所以不管我們對於林先生的翻譯如何的不滿意，而林先生的這些功績卻是我們所永不能忘記的，編述中國近代文學史者對於林先生也決不能不有一段的紀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梁任公先生

一

梁先生在文壇上活動了三十餘年，從不曾有一天間斷過。他所親炙的弟子當然不在少數；而由他而始『粗識文字』，粗知世界大勢以及一般學問上的常識的人，當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還只五十六歲，正是壯年的時代；有的人因爲他在文壇上活動的時候很久，便以爲他已是一位屬於過去時代的老將了，其實他卻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緊跟着時間走的壯漢呢。不幸這位壯漢卻於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悵了許久！我們眞想不到這位壯漢會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麼應時的文字，然而對於梁任公先生，我卻不能不寫幾句話——雖然寫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對於他實在印象太深了。

他在文藝上，鼓蕩了一支像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羣的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績；他的勞績

未必由於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爲他的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許多學者，其影響都是很短促的，廖平過去了，康有爲過去了，章太炎過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我們則相信他尙未至十分的過去——雖然已經綿延了三十餘年。許多學者，文藝家，其影響與勢力往往是狹窄的，限於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會，或某一個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與勢力，卻是普遍的，無遠不屆的，無地不深入的，無人不受到的——雖然有人未免要諱言之。

對於與近三十年來的政治，文藝，學術界有那末深切關係，而又有那末普遍，深切的影響與勢力的梁任公先生，還不該有比較詳細的研究麼？

二

說到一個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話，當然是最可靠的。在冠於第一次出版的，卽當梁任公先生三十歲那一年出版的飲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在這一篇自述裏，已將他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時期，卽三十歲以前，辦時務報，時務學堂，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刊行新民叢報，新小說的一個時期的事蹟敍述得頗爲詳細了。本文僅就之而作一番的簡節覆述而已。三十以後的事蹟也多半採用他自己的敍述。又他的淸代學術槪論也略有敍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梁任公先生名啓超，字卓如，別署飲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號。父名寶瑛，字蓮澗，母氏趙。他爲中國極南部的一個島民，卽廣東新會的熊子鄉。熊子鄉是正當西江入海之衝的一個島。他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國受外患最危急的一個時代；也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會政治的組織，自聖經舊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漸漸的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梁氏恰恰生於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爲這一個偉大時代的主動角之一。梁氏四五歲時，『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擧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擧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十五歲，母死。其時肄業於廣東省城的學海堂。學海堂是阮元在廣東時所設立的。他沈酣於乾嘉時代的『訓詁詞章』的空氣中，乃決舍帖括而有意訓詁詞章。十七歲，梁氏擧於鄉。第二年，他的父親偕他一同赴京會試。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許字給他。下第歸，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乃知有所謂世界。這一年的秋天，他和陳千秋同去拜謁康有爲。這是梁氏與康氏的第一次的會面，也卽是使梁氏的生活與思想起了一個大變動的一次重要的會面。梁氏在三十自述裏曾有一段話提到這一次的會面情形，很足以動人：

於是乃因通甫（卽千秋）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憙。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牀，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敎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第二年，康有爲開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的萬木草堂。康氏講述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梁氏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他自己說，他『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著新學僞經考時，他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時，他從事分纂。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與李氏結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學於萬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雖服膺康氏，卻也並不十分贊同他的主張。『治僞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啓超亦不爲然。』（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八頁）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復入北平，『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自述）『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自珍）劉（逢祿）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啓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啓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鉅。』（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九頁）本年六月，中日戰事起，梁氏惋憤時局，時有所言，卻不見有什麼人聽信他。他因此益讀譯書，研究算學史地，明年，和議成。他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

陳時局。康有爲也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梁氏亦從其後奔走。這一次可以說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運動。七月，北平創立强學會，梁氏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强學會被封。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以書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專任時務報的撰述之役。他的報館生活實開始於此時。著變法通議，以淹貫流暢，若有電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達出當時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暢言的政論。這一篇文字的影響，當然是極大。像那樣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筆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辯驚人的嶄新的文筆，在當時文壇上，耳目實爲之一新。丁酉十月，陳寶箴，江標，聘他到湖南，就時務學堂講席。這時，黃遵憲恰官湖南按察使，譚嗣同亦歸湘助鄉治。湖南人才稱極盛。不久，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這更給他們以新的刺激。時務學堂學生僅四十人；而於這四十人中，在後來政治上有影響的卻很不少。助教唐才常爲第一次起義於漢口而不成的主動者。學生蔡鍔則爲起師雲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時，梁氏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及年假，學生各回故鄉，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反動的勢力便一時蜂起。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張之洞著勸學篇，皆係對於梁氏及康氏，譚氏諸人的言論加以掊擊的。當時的康梁，談者幾視之與『洪水猛獸』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病愈，更入北平。時康有爲方開保國會，梁氏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致靖之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

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譚嗣同），暾谷（林旭），叔嶠（楊銳），裴邨（劉光第），以京卿參預新政。』（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盡力。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一個極大的反動；康氏諸行新政者，以德宗爲護法主；舊勢力卻投到西太后那裏去。雙方怒目而視，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恰巧有一個御史，臚擧梁氏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的，具摺揭參。於是，卒與大獄。譚林等六君子於八月被殺。德宗被幽禁。康有爲以英人的仗義出險。梁氏亦設法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以後便入了一個以著述爲生的時期了。他的影響也以這個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或淸議報，新民叢報時代爲最大。十月，與橫濱商人，創刊淸議報，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電力的熱烘烘的文字鼓蕩着，或可以說是主宰着當時的輿論界。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蓋因東籍的介紹，對於近代古代的歐洲思想與政治，很覺得了然，而對於中國的學術歷史，也突然的另感到了一種與前全異的新的研究方法。以後發表於新民叢報中的許多學術論文，皆可以說是受了東籍的感應力的產品。己亥冬天，美洲的中國維新會招他去遊歷。道過夏威夷島，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裏半年。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義和團運動已大起，北方紛擾不堪。梁氏便由夏威夷島復向西而歸。至日本，聞北京失守。至上海時，又知漢口難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殺。他便匆匆的復由上海，過香港，至南洋，經印度，到澳洲。居澳洲半年，復回日本。自此以後便又進入了著述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便是新民叢報的時代。於新民叢報外，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三十自述）這個時代，自壬寅

（一九〇二年）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幾歷十年，中間惟丙午（一九〇六）及己酉（一九〇九）二年所作絕少。其餘幾年則所寫著作極爲豐富，實可謂名副其實的大量生產者。在這個時代，他的影響與勢力最大。一方面結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爲飲冰室文集，一方面則更從事於新方面的努力與工作。除了少數的應時的時事評論及著開明專制論等等，力與當時的持共和論者相搏戰之外，他的這幾年來的成績，可分爲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傳『新民』之必要，欲從國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爲政治改革的入手。他知道沒有良好的國民，任何形式的政體都是空的，任何樣子的改革也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於是他便捨棄了枝枝節節的『變法論』，『保皇論』，而從事於『新民叢報』的努力；所謂『新民叢報』蓋卽表示這個刊物是注重在講述『新民之道』的。他在這個報上，一開頭便著部新民說，說明：『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以後便逐漸的討論到『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治』，『自由』，『進步』，『自尊』，『合羣』，『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私德』，『民氣』等，很有幾點是切中了我們的古舊民族的根性病的。他如大敎主似的，坐在大講座上，以獅子吼，作喚愚啓蒙的訓講。庚戌年（一九一〇）創刊國風報時，他又依樣的以說國風冠於首，說明，『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繫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變幾千年來

怯懦因循的國風。

第二方面是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等的學說；所介紹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盧梭，倍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鳩，邊沁，康德諸人。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節述或譯文。然因了他的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內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彀知道倍根，笛卡兒，孟德斯鳩，盧梭諸人的學說一斑的，卻不是由於嚴復幾個翻譯原作者，而是由於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爲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曉，敍述又簡易無難解之處，也有一小半因爲梁氏的著作流傳的範圍極廣。我常常覺得很可怪：中國懂得歐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歐西學說的專門家都不算不少，然而除了嚴復馬建忠等寥寥可數的幾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無聲無息過去了，一點也沒有什麼表現；反是幾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專門學問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們，倒有許許多多的成績，眞未免有點太放棄自己的責任了；林梁諸人之視他們眞是如巨人之視嬰兒了！卽使林梁他們有什麼隔膜錯誤的地方，我們還忍去責備他們麼？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雖較梁氏多，梁氏的影響似乎較他爲更大。

第三方面，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這樣的見解與方法並不是梁氏所自創的，其得力處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卻能運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敍述力，大氣包舉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舊學基礎，於是他的文章便與一班僅僅以轉述或稗販外國學說以論中國事物的人大異。他的這些論學的文字，是不黏着的，不枯澀的，不艱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卻並不是沒有內容，似若淺顯袒露，卻又是十分的華澤精深。他的文字的電力，卽在這些論學的文章上，仍

不曾消失了分毫。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子墨子學說、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國文語原解、中國古代幣材考等。在其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作尤爲重要；在梁氏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一部著作發見過。她是這樣簡明扼要的將中國幾千年來的學術加以敍述，估價，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的中國學術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於着手呢），也可以說是第一部的將中國的學術思想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的書。雖有人說她是膚淺，是轉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與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此作共分七部分，一，總論；二，胚胎時代；三，全盛時代；四，儒學統一時代；五，老學時代；六，佛學時代；七，近世之學術。梁氏在十餘年之後，更欲成中國學術史的大著，爲深一層的探討，惜僅成一部分——淸代學術概論——而止。今梁氏亡矣，這部偉大著作是永沒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實際的問題。在這個時候，梁氏的政論，已不僅是宣傳鼓吹自己的主張，或攻擊，推翻古舊的制度而已，這樣的時代，卽著變法通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現在是要討論實際上的種種問題以供給所謂『建設時代』的參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紹各國的實例，一方面討論本國的當前問題。在這些問題中，關於政治的，以憲法問題爲中心，關於經濟的，以貨幣，國債問題爲中心。這些問題，都是那個時代的舉國人民所要着眼的問題。關於前者，他著有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壬寅），外官制私議（庚戌），立憲法議（庚子），論立法權（壬寅），責任內閣釋義（辛亥），憲政淺說（庚戌），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庚戌）及各國憲法異同論（己亥）諸作。關於後者，他著有中國國

債史(甲辰)，中國貨幣問題(甲辰)，外資輸入問題(甲辰)，改鹽法議(庚戌)，幣制條議(庚戌)，外債平議(庚戌)諸作。

第五方面，是對於歷史著作的努力。梁氏的事業，除了政論家外，便始終是一位歷史家。他的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歷史家的立場上的。他一方面攻擊舊式歷史的粃繆可笑，將歷來所謂『史學』上所最聚訟的問題，如『正統』，如『書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爲不成問題。他以爲：所謂歷史，不是一姓史，個人史，也不僅僅是鋪敍故實的點鬼簿，地理志而已；歷史乃是活潑潑的，乃是『敍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爲經世之用也。』在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學(壬寅)，中國史敍論(辛丑)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寫出許多的史書，史傳來，以示新的歷史，所謂『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的歷史的模式。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壬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南海康先生傳(辛丑)，李鴻章(辛丑)，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壬寅)，趙武靈王傳，袁崇煥傳(甲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甲辰)，鄭和傳(乙巳)管子傳(辛亥)，王荊公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壬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雅典小史，朝鮮亡國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敍的尋常史傳而已。

第六方面是，對於文學的創作。梁氏在這十年中，不僅努力於作史著論，即對於純文藝，也十分的努力。他既發刊新小說，登載時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以及蘇曼殊諸人的翻譯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此爲翻譯)，十五小豪

傑（此亦爲翻譯）等；又作傳奇數種，如切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雖皆未成，卻已傳誦一時。他的詩詞也以在這個時間所作者爲特多。又有詩話一册，亦作於此時。他對於小說的勢力是深切的認識的，所以他在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文中，說起：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說之支配人道，有四種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說的感化力如此的偉大，所以決意便於新民叢報之外復創刊新小說，然新小說刊行半年之後，梁氏的著作卻已不甚見。大約他努力的方面後來又轉變了。

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說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最勤於發表的時代。我們看民國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編訂的飲冰室文集裏，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强。

新民叢報與新小說創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應美洲華僑之招，又作北美洲之遊。這一次卻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衆國之後，隨筆記所見聞，對於『美國政治上，歷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結果便成了新大陸遊記一書。

在這一個時期內，還有一件事足記的，便是從戊戌以後，他與康有爲所走的路已漸漸的分歧，然在表面上還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篇保敎非所以尊孔論後，便顯然的與康氏背道而馳了。他自己說：『啓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僞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爲大倡設孔敎會，定國敎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啓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清代學術概論二百四十三頁）世人往往以康梁並稱，實則梁氏很早便已與康氏不能同調了。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執着的，不肯稍變其主張，梁氏則爲一個流動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軍起於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隨武昌而被革命軍所佔領。梁氏在這個時候，便由日本經奉天而復回中國。這時離他出國期已經是十四年了。因爲情勢的混沌，他曾住在大連以觀變。南北統一以後，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任，以司法次長招之。梁氏卻不肯赴召。這時，國民黨與『進步黨』（民元時代名共和黨）的對峙情形已成。袁氏極力的牽合進步黨，進步黨也倚袁氏以爲重。梁氏因與進步黨關係的密切，便也不得不與袁氏連合。他到了北平與袁氏會見。會見的結果，卻使他由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爲實際的政論家。自此以後，他便過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這七年的政治生活時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時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產量最減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可分爲三期：

第一期是與袁世凱合作的時代。癸丑（一九一三）熊希齡組織內閣，以梁氏爲司法總長；這是戊

戌以後，他第一次的踏上政治舞臺。這一次的內閣，卽所謂『名流內閣』者是。然熊氏竟無所表見，不久竟倒。梁氏亦隨之而去，這一次的登臺，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然他卻並不灰心，也並未以袁世凱爲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爲，欲有所表見，欲有所救益。這時，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財政問題。梁氏在前幾年已有好幾篇關於財政及幣制的文章發表（這時他的文章多發表在庸言報上），這時更銳然欲有以自見，著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發表他的主張。進步黨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出於他的手筆。袁世凱因此特設一個幣制局，以他爲總裁（一九一四年），俾他能彀實行他的主張。然梁氏就任總裁之後，卻又遇到了種種的末之前遇的困難；他的主張一點也不能施行。實際問題與理論竟是這樣的不能調合。結果，僅獲得余之幣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辭職以去。自此，他對於袁氏方漸漸的絕望了，對於政治生涯也決然的生了厭惡，捨棄之心。他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卽：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懇摯的說明，他自己是很不適宜於實際的政治活動的。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爲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爲貴。吾立於政治當局，吾自審雖蚤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於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既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於國家者，不有以加於今日！』他更決絕的說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他這樣的痛切

的悔恨着過去的政治生涯，應該再度的入於『著述時代』了。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卻恰恰與他當面。歐戰在這時候發生了；繼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機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權利；繼之而帝制運動突興，袁世凱也竟欲乘機改元洪憲，改國號中華帝國，而自爲第一代的中華帝國的皇帝。種種大事變緊迫而來，使他那末一位敏於感覺的人，不得不立刻興起而謀所以應付之。於是他便又入於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護國戰役』時代。他對於歐戰，曾著有歐洲大戰史論一冊；後主編大中華月刊，便又著歐戰蠡測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與時人一樣的受了極大的刺激。他接連在大中華上寫著極鋒利極沉痛的評論，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戰耶諸作。及這次交涉結束之後，他又作痛定罪言，傷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過什麼悲苦的文字，然而這次他卻再也忍不住了！他說道：『吾固深感厭世說之無益於羣治，恆思作壯語留餘望以稍蘇國民已死之氣。而吾乃時時爲外境界所激刺，所壓迫，幾於不能自舉其軀。嗚呼！吾非傷心之言而復何言哉！』（傷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運動，又使他受了極大的刺激。他對於這次的刺激，卻不僅僅以言論而竟以實際行動來應付他了。帝制問題其內裏的主動當然是袁世凱，然表面上則發動於古德諾的一篇論文及籌安會的勸進。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間的事。梁氏便立刻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於大中華。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憲論的主持者，然對於這次的政體變更，卻期期以爲不可。他的理

由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裏說得又透澈，又嚴肅，又光明，又譏誚。他以爲自辛亥八月以來，未及四年而政局已變更了無數次，『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作帝制論者何苦又『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並爲袁氏及籌安會諸人打算利害，以爲此種舉動是與『元首』以不利的。當時他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爲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以上引文皆錄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時，袁氏已有所聞，曾托人以二十萬元賄之。梁氏拒之，且錄此文寄袁氏。未幾，袁氏又遣人以危辭脅喝他，說：『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的人語塞而退。這時，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從前的學生蔡鍔，革命後曾任雲南都督，這時則在北平。於是梁蔡二氏便密計謀實際上的反抗行動。在天津定好後此的種種軍事計畫，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二人並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他們便相繼祕密南下。蔡氏逕赴雲南，梁氏則留居上海。這一年十二月，雲南宣布獨立，進攻四川。廣西將軍陸榮廷則約梁氏赴桂，同謀舉義事。他說道：『君朝至，我夕卽舉義。』許多人皆勸梁氏不要冒險前去，然他卻不顧一切的應召而去。丙辰（一九一六）三月，梁氏由安南偷度到桂，時海防及其附近一帶鐵路，袁政府的偵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車，而間道行入鎮南關。至則廣西已獨立。不久，廣東亦被迫而獨立。然廣東局面不定，梁氏冒險去遊說龍濟光，幾乎遇害。兩廣局面一定，他便復到上

海，從事於別一方面的活動。這時才知道他的父親寶瑛，已於他間道入廣西時病歿了。這時，情形已大爲轉變。浙江，陝西，湖南，四川諸省皆已獨立；南京的馮國璋也聯合長江各省謀反抗。正在這個時候，袁世凱忽然病死。於是這次的『護國戰爭』便告了結束。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組織內閣，梁氏則實踐初出時的『決不在朝』的宣言，並不擔任政務。然不久，卻又有一個大變動發生，又將梁氏牽入旋渦，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第三期是『復辟戰役』時代。當歐戰正酣時，中國嚴守中立，不表示左右袒的態度，雖日本在山東佔領了好幾個地方，以攻青島，我們也只是如在日俄戰爭時代一樣的置之不見不聞。到了後來，德國厲行潛水艇海上封鎖政策，美國首先提出抗議。中國的抗議也繼之而提出。德國方面卻置之不理。於是中國便進一步而與德奧絕交，協約國極力勸誘中國也加入戰團。梁氏承認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以增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並可以收回種種已失的權利，便極力的鼓吹對於德奧宣戰。他在大戰的初期，著歐洲大戰史論及歐戰蠡測之時，雖預測德國的必勝，然在這個時候，他已漸漸的瞧透德奧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這個時候，黎元洪與段祺瑞已表示出明顯的政爭情態。實際上是總統與總理的權限之爭，表面上卻借了參戰問題，做政爭的工具，段氏主張參戰，黎氏則反對參戰。梁氏因段氏的主張與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的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這次的政爭愈演愈烈；參戰問題始終不能解決，而內政問題卻因黎氏的決然免去段職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瀾。

段氏免職之後，繼之而有督軍團的會議，而有各省脫離中央的宣告，而有張勳統兵五千入北京，

任調停之舉。這個『調停軍』的內幕，卻將黎段兩方都蒙蔽了。原來，張勳此來，係受了康有爲諸人的慫慂，有擁宣統復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覺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至張勳到了天津，復辟的空氣十分濃厚。他們才十分的驚惶。於是梁氏與熊希齡急急的欲謀補救，宣統復辟於六年七月初成事實。梁氏乃極力的遊說段祺瑞，要他就近起來反抗。馬廠誓師的壯舉，一半是梁氏所慫慂的。梁氏自己也於七月一日發表了一篇反對復辟的通電，持着極顯白的反抗態度。他陳說變更國體的利害，十分的懇切動人，較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尤爲直捷痛切。他說：『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覺悟，洗心革面，則雖歲更國體，而於政治之改良何與者。若曰建帝號則政自肅，則淸季政象何若，我國民應未健忘。今曰蔽罪共和，過去罪將焉蔽。況前此承守成餘蔭，雖委裘猶可苟安，今則師悍士狡，挾天子以令諸侯。謂此而可以善政，則莽卓之朝，應成郅治。似斯持論，毋乃欺天！』這些話，都足以直攻復辟論者的中心而使之受傷致命的。梁氏又說：『啓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舍口誅筆伐外，何能爲役。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抑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必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然這事不必望之於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筆而興了，他自己已不徒實行着口誅筆伐，而且躬與於『討伐』之役了。這時，他與康有爲已立於正面的對敵地位。自戊戌以後，梁氏與康氏便已貌合神離，爲了孔教問題，也曾明顯的爭鬥過。而這次卻第二次爲了政治問題而破臉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終是一位政論家，不適宜於做政治上的實際活動。他非到於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肯放下政論家的面目而從事於政治家的活動。這一次，與護法戰役之時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來活動

的。他帶着滿腔的義憤，與段祺瑞會見於天津；他說動了段氏，擧兵入北平。在這時，似乎也只有段氏一個人比較的可以信托。其他的督軍軍人們都是首鼠兩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張勳減少了不少的隨從。段氏便很快的得到了成功，撲滅了以張勳康有爲爲中心的清帝復辟運動。張康等皆逃入使館區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這是第二次。他對於共和政體的擁護，這也是第二次。

段氏復任總理，黎氏退職，由副總統馮國璋就大總統任。段氏既復在位，對德奧宣戰，便於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實行。梁氏這次並不曾於功成後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內閣的財政總長（一九一七）。他很想發展他的關於財政上的抱負，然而在當時的局面之下卻不容他有什麽主張可以見之實施。不久，他便去職。經過這一次的打擊之後，他的七年來的政治生涯便眞的告了一個終結。自此以後，他便永不曾再度過實際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後，即自戊午（一九一八）冬直到他的死。便入於他的第二期的著述時代。

第二期的著述時代綿亙了十一年之久。這個時代，開始於他的歐遊。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和會開始。抱世界和平的希望的人很多，梁氏也是其一。他既倦於政治生涯，便決意要到歐洲去考察戰後的情形。他於民國七年十二月由上海乘輪動身。他自己說：『我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爲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爲這次和會，眞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寃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梁任公近著第一輯卷上七十三頁）在船

上，他本着第二個目的，曾做兩三篇文章，爲中國鼓吹，其中有一篇是世界和平與中國，表示中國國民對於和平會議的希望。後來譯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幾千本。他在歐洲，到過倫敦，巴黎，到過西歐戰場，到過意大利，瑞士，還到過爲歐戰導火綫之一的亞爾莎士，洛林兩州。這一次的旅行，經過了一年多。民國九年春天歸國，他自己曾說起對於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國的第二個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圓滿達到；第二是他『自己學問，匆匆過了整年，一點沒有長進。』在這一年中，眞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歐遊心影錄之外，別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寫；而到了回國以後所著作，所講述的仍是十幾年前新民叢報時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時代所注意，所探究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產生。此可見他所自述的一年以來『一點沒有長進』，並不是很謙虛的話。

然他回國以後所講述，所著作的東西，題材雖未軼出十幾年前新民叢報時代所探討的，在內容上與文字、體裁上卻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他如今所研究的較前深入，較前專門；已入於謹愼的細針密縫的專門學者的著作時期，而非復如從前那末樣的粗枝大葉，一往無前的少年氣盛的態度了。所以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的一篇長文，在當時可以二三個月的時間寫成之者，如今則不能不愼重的從事；經過了好幾年的工夫，還只成了清代學術概論的一部（卽中國學術史第五種），中國佛敎史（學術史第三種）則已半成而又棄去。他自己雖說『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清代學術概論第二自序），然其他幾部卻始終不曾出現。其他著作也均有這樣的謹愼態度。第二，他的文字已歸於恬淡平易，不復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氣勢，窒人呼吸的電感力了。讀新民叢報的文字，我們至今還要感到

一種興奮，讀近年來的梁氏文字，則如讀一般的醇正的論學文字，其所重在內容而不在辭章。第三，他的文章體裁也與從前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從前他是用最淺顯流暢的文言文，自創一格的政論式的文言文，來寫他的一切著作的，在這個時代，他卻用當代流行的國語文，來寫他的著作了。此可見梁氏始終是一位脚力輕健的壯漢，始終能隨了時代而走的。

但很有些人卻說梁任公此後文字的不能動人，完全是因爲他拋棄了他所自創的風格而去採用了不適宜於他應用的國語文之故。這當然是一種很可笑的無根的見解。以梁氏近七八年來的態度與見解，而欲其更波翻雲湧的寫出前十七八年的新民叢報時代的論文，怎麼還會可能的呢？且第二期的著述時代的作品也不盡是以國語文寫成的。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氣勢雄健，一往無前，波跳浪湧，水聲雷轟，一切山石懸岩，皆只足助其壯威，而不足以阻其前進；及其流到了平原之地，則聲息流平，舒徐婉曲，再也不會有從前那末樣的怒叫奔騰了。這便是年齡，便是時代，便是他本人的著作態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並沒有什麼別樣的理由。

他從歐洲歸後，至民國十一年雙十節前，所著述的約有一百萬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著第一輯的序上統計過：『已印布者，有清代學術概論，約五萬言，墨子學案約六萬言，墨經校釋約四萬字，中國歷史研究法約十萬言，大乘起信論考證約三萬言。又三次所輯講演集約共十餘萬言。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示的情感約五萬言，國文教學法約三萬言，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教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約三十餘萬言，

輒輯爲此論，都合不滿百萬言，兩年有半之精神，盡在是矣。』

此時以後的著作，則有陶淵明（單行）、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人生觀與科學、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說方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等等。尙有中國文化史的未定稿一篇、社會組織篇，亦已印行。

綜觀這個『第二著述時代』的梁氏的著作，其研究的中心有四。第一，是對於佛敎的研究。這是他將十幾年前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中，關於佛敎的一部分放大了的。他的中國佛敎史雖未完成，然已有好幾篇很可觀的論文告畢的了；如在庚申（一九二〇）所寫的佛敎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敎與西域、印度史蹟與佛敎之關係、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皆是；其所着意乃在於『佛敎的輸入』史一部分。在這部分上，他的研究確是很深邃的，其材料也大都是他辛苦收集得來的。與前十幾年之稗販日本人的研究結果的文字完全不同。第二年（一九二一），他在南京東南大學講演，同時又到支那內學院，研究佛敎經典。大乘起信論考證卽作於是年。壬戌（一九二二），又寫了一篇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可以說是研究佛敎的餘波。

第二，是對於先秦諸子的研究。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中關於先秦思想的一部分放大了的。然其研究的面目，與前也已十分的不同。庚申（一九二〇）年寫成的有老子哲學、墨子年代考、墨經校釋等，第二年（辛酉）又寫成墨子學案一書。梁氏對於墨子本來研究得很深。從前有過一部墨學微出版。這一次的研究，則『與少作全異其內容』。先秦政治思想史則出版於壬戌年。

第三，是對於淸代學術思想的研究。這也是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一文中，關於淸代學術的一部分加以放大的。在這一方面，他自己說：『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爲精密。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淸代學術概論自序）淸代學術槪論出版於庚申，是他對於淸代學術的有系統的一篇長論，但多泛論，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的結果。獨有對於康有爲及他自己今文運動的批評，卻是很足以耐人尋味的。此外對於戴東原的研究也是他的一個專心研究的題目。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皆作於癸亥）都是他研究的結果。又有明淸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甲子）及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癸亥）亦可歸入這一類。

第四，是對於歷史的研究。這又是將十幾年前他所作的新史學等文放大的。關於這一方面，所作有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甲子），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壬戌），歷史統計學（壬戌），中國歷史研究法（壬戌），說方志（甲子）等。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他的中國文化史稿的第一篇。他的中國文化史，其規模較他的中國學術史爲尤大。除此作外，尙成有一部社會組織篇，惟未公開發表。

這些都是與他十幾年前的研究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第二期著述時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過是第一期著述時代的研究的加深與放大而已。但也有一部分軼出於這個範圍之外；一是幾篇關於人生觀與科學（癸亥）的論文，二是幾篇對於中國詩歌的研究，如屈原研究、情聖杜甫、陶淵明、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皆作於壬戌）等等。他的關於時事論文，這時所作很少。眞可以說

是實踐他前幾年在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中所說的『吾自今以往，不願更多爲政譚。非厭倦也，難之，故慎之也。政譚且不願多作，則政團更何有』而未能實踐的話。

他在卒前的二三年，雖仍在清華學校講學不輟，然長篇巨著的發表已絕少。最後的幾年，可以說是他生平最銷沉的時代。這一半是因爲他的夫人李氏在民國十六年得病而死，他心裏很不高興，一半也因爲他自己有病，雖曾到北平的一家醫院裏割去過一隻內腎，而病仍未痊愈，最後還是因此病死去。他自己說：

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俚。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極人間未有之痛苦，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喪事初了，愛子遠行，中間還夾着群盜相噬，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會嗒然氣盡了。(痛苦中的一點小玩意兒)

以後幾年，他的意緒似還未十分的恢復。但他究竟是一位强者，雖在這種『嗒然氣盡』的環境，仍還努力的工作着。他在病中還講學，還看書，還著書。臨死前的數月，專以詞曲自遣。擬撰一部辛稼軒年譜。在醫院中還托人去搜覓關於辛稼軒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書數種，便狂喜携書出院，仍繼續他的辛稼軒年譜的工作。然他的病軀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今年一月十九日，梁氏便卒於北平醫院裏。辛稼軒年譜成了他的未完工的一部最後著作。

三

每個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眞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之所在的，卻不很多；每個人都能殼於某一個時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點，他自己的好處；然眞能將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確，很明白，而昭示大衆，一無隱諱的，卻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眞能深知灼見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的，便是一位眞能將他自己的病根與缺點與好處分析得很正確，很明白，而昭示大衆，一無隱諱的。世人對於梁任公先生毀譽不一；然有誰人曾將梁任公罵得比他自己所罵的更透澈更中的的麽？有誰人曾將梁任公恭維得比他自己所恭維的更得體，更恰當的麽？一部傳記的最好材料是傳中人物的自己的記載，同此，一篇批評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評者對於他自己的批評。這句話，在別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適合，然論到梁任公，卻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

梁任公最爲人所恭維的——或者可以說，最爲人所詬病的——一點是『善變』。無論在學問上，在政治活動上，在文學的作風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時候曾著一篇善變之豪傑(見飲冰室自由書)，其中有幾句話道：『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誦的名語，是『不惜以今日之吾與昨日之吾宣戰』。我們看他，在政治上則初而保皇，繼而與袁世凱合作，繼而又反抗袁氏，爲擁護共和政體而戰，繼而又反抗張勳，

反抗淸室的復辟；由保皇而至於反對復辟，恰恰是一個敵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間，主張卻已不同至此。這難道便是如許多人所詬病於他的『反覆無常』麼？我們看他，在學問上則初而沈浸於詞章訓詁，繼而從事於今文運動，說僞經，談改制，繼而又反對康有爲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張，繼而又從事於介紹的工作，繼而又從事於舊有學說的整理；由主張孔子改制而至於反對孔敎，又恰恰是一個對面，然而梁氏卻不惜於十多年間一反其本來的見解。這不又是世人所譏誚他的『心無定見』麼？然而我們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凡有利於國的事，凡有益於國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屢變』，而躬自爲之，躬自倡導着。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生平『最愛平和憚破壞』（盾鼻集，在軍中敬告國人）。所以他在辛亥時代則怕因變更國體之故而引起劇戰，在民國元二年之交，則又『懼邦本之屢搖，憂民力之徒耗』而不惜與袁世凱合作。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不忍國體屢更，授野心家以機會，所以他兩次爲共和而戰，護國體，卽所以護國家。惟其愛的是國，所以他竭力的說明保國與保敎的不同，而力與他自己前幾年的主張相戰。他在保敎非所以尊孔論的前面，有過一段小引；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以梁氏思想與主張之屢變而致此譏誚的，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思想到底是『進步乎，抑退步乎？』

梁氏是一位感覺最靈敏的人，是一位感情最豐富的人，所以四周環境裏一有顯著的變動，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應之。這又是他的『善變』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件極小的事，前幾年的『人生觀與科學』的論戰，他的朋輩有一部分加入，他便也不由自主的而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中。前幾年有幾個人在開列着國學書目，在研究着墨子、戴東原、屈原、印度哲學，他便也立刻的引起了他所久已放棄了的研究這些題目的興致。

梁氏又是一位極能服善的人，他並不謬執他自己的成見；他可以完全拋棄了他自己的主張，而改從別人的。這大約又是他的『善變』的原因之一。他本治戴段王考證，及見康有爲，則『盡棄所學而學焉。』到了日本之後，他見到日本人的著作，則又傾向於他們而竭力的去汲引了他們過來。當他中年以後，國語文的採用，成了必然的趨勢。雖然一般頑執者竭全力以反對之，他卻立刻便採用國語文以寫他的文章，一點也不吝惜的捨去了他的政論式(或策論的，或新民叢報式的)，已成爲一大派別的文體。這可見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博大，他的見解如何的不粘着。

梁氏還有一個好處或缺點——大多數人卻以爲這是他的最可詬病之缺點——便是『急於用世』，換一句話，說得不好聽一點，便是『熱中』。他在未受到政治上的種種大刺激之前，始終是一位政治家，

雖然他曉得自己的短處，說是不適宜於做政治活動。然在七年十二月之前，那一個時候不在做着政治的活動，不在過着政治家的生涯。戊戌不必說，民元二年不必說，民五六七年不必說，卽在留居日本的時候，辦清議報，辦新民叢報，辦國風報，還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動麼？到澳洲，到美洲，到菲律賓，還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動麼？卽民七的到歐洲去，還不帶有一點政治的意味麼？新民叢報時代，論學之作雖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他自己有一段話最足以表現他的政治生涯的裏面：

> 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雖未嘗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與國中政治關係，殆未嘗一日斷。吾喜搖筆弄舌，有所論議。國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樂傾聽之者。吾問學旣謭薄，不能發爲有統系的理想，爲國民學術闢一蹊徑。吾更事又淺，且去國久，而與實際之社會閡隔，更不能參稽引申，以供凡百社會事業之資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譚政治。政治譚以外，雖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固有所屬。凡歸於政治而已。吾亦嘗欲藉言論以造成一種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則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惟其對於政治這樣的『熱中』，所以他一有機會，便想出來做一點事，爲國家做一點事。政治上的活動人物，有兩種不同之型式，一種是革命者，一種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綱，有他的主義，他是要澈底改革的，他是要澈底建設的。改良者則不然，他不見得有具體的政綱，不見得有一成不變的主義，他不想破壞現狀，他沒有打倒了一個舊的，創出一個新的之雄心，他祇欲在現狀之下，使他盡量的改良，盡量的做一點好事。非萬不得已，他決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勢力。因爲他相信有所憑藉而做事，每是犧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澈頭澈尾是這樣的一位改良派的政治家。傳說中的伊尹，

五就桀，五就湯，古傳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則惶惶然若不可終日，皆是這個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使反對革命而主張君主立憲；在袁世凱未露逆謀之前，便始終以爲他還是可以與之爲善的；在段祺瑞最無忌憚的時代，便也未覺得他是絕望了的。總之，他是竭力欲出來做一點好事的。現狀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邈茫的，所以還是就現狀之下，而力謀補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點好事，卽僅僅是一點也是好的。像這樣的『熱中』下去，當然未免有『不擇人而友』之譏。然而他的心卻是熱烈的，卻是光明的，卻是爲國的；卽在與最不堪爲伍的人爲伍着時，我們也還該原諒他幾分。比之一事不做的處士，貪汙壞事的官吏，其善不肖爲何如。何況梁氏也曾兩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面目，爲正義自由，爲國體人格而戰，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溫情主義者或容忍主義者之恥呢！

四

在學術上，梁氏對於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確的分剖與批判。他的話是那樣的坦白可喜，竟使我們無從於此外再贊一辭：

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淸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啓超與有罪焉。啓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卽發表。彼嘗言：『我

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啓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限制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啓超與康有爲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爲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啓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啓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爲，殆可斷言矣。啓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抛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蘅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頁）

他因爲『愛博』，所以不能專，不能深入，因爲他『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所以『淺且蕪』的弊，也免不了。然而他究竟是中國『新思想界之陳涉』，雖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篳路藍褸，以開荒荊的功績已經不小了。且他還不僅僅爲一個陳涉而已，他的氣勢的闊大，規模的弘博，卻竟有點像李世民與忽必烈，雖未及建國立業，其氣勢與規模已足以駭人了。他在政治上雖是一位溫

情主義的改良論者，野心一點也不大，然在學術上，他卻是一位虎視眈眈的野心家。他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便有極大的格局放在那裏；不管這個格局能否計劃得成功。他喜於將某一件事物，某一國學術作一個通盤的打算，上下古今的大規模的研究着，永不肯安於小就，作一種狹窄專門的精密工作。例如，他要論中國的學術，便寫了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要論中國的民族，便寫了一篇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要對於『國學』有所講述，便動手去寫一篇國學小史，要對於中國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動手去寫中國文化史。這些都是極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卻一往無前的做去；絕不問這個工作究竟有無成功的可能。他的中國學術史，據他的計劃要分爲五部分，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爲清學。他的國學小史爲民九在清華學校的課外講演；五十次的講述，講義草稿盈尺。我們未見此稿，不知內容究竟如何，然即就其論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即墨子學案）而觀之，已可想見其全書內容的如何弘博了。最可駭人的還有他的中國文化史的計劃；他爲了要寫此書，特地先寫了一篇極長的敍論印行，名爲中國歷史研究法。他的已成的中國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會組織篇上，我們又見到他的中國文化史的全部計劃。這個文化史，範圍極爲廣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敍述歷史事實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圖書的印刷，編纂，收藏的載籍篇，凡關於中國的一切事物，幾無不被包括在內。現在且鈔錄其全目於下：

第一部

朝代篇（神話及史闕時代，宗周及春秋，戰國及秦，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遼）

種族篇上（漢族之成分，南蠻諸族）
種族篇下（北狄諸族，東胡諸族，西羌諸族）
地理篇（中原，秦隴，幽幷，江淮，揚越，梁益，遼海，漠北，西域，衞藏）
政制篇上（周之封建，秦之郡縣，漢之郡國及州牧，三國南北朝之郡縣及諸鎭，唐之郡縣及藩鎭，唐之藩屬統治法，宋之郡縣及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淸之行省及封建，淸之藩屬統治法，民國之國憲及省憲）
政制篇下（政樞機關之制度及事實上之沿革，政務分部之沿革，監察機關之沿革，淸末及民國之議會，司法機關，政權旁落之變象）
輿論及政黨篇（歷代輿論勢力消長概觀，漢之黨錮，宋之王安石及司馬光，明之東林復社，淸末及民國以來所謂政黨）
法律篇（古代法律蠡測，自戰國迄淸中葉法典編纂之沿革，漢律，唐律，明淸律例及會典，近二十年制律事業）
軍政篇（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戰術沿革，歷代大戰比較觀，淸末及民國軍事概說，海軍）
財政篇（力役及物貢，租稅，專賣，公債，支出分配，財政機關）
教育篇（官學及科舉，私人講學，唐宋以來之書院，現代之學校及學術團體）
交通篇（古代路政，自漢迄淸季驛遞沿革，現代鐵路，歷代河渠，海運之今昔，現代郵電）

國際關係篇（歷代之國際及理藩，明以前之歐亞關係，唐以後之中日關係，明中葉以來之中荷中葡關係，淸初以來之中俄關係，淸中葉以來之中英中法關係，淸末以來之中美關係）

第二部

社會組織篇（母系，婚姻及家族，宗法及族制，階級，鄉治，都市）

飲食篇（獵牧耕三時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飪，痳醉品，米鹽茶酒煙之特別處理）

服飾篇（蠶絲，卉服，皮服，裝飾，歷代章服變遷概觀）

宅居篇（有史以前之三種宅居，上古宮室蠡測，中古宮室蠡測，西域交通與建築之影響，室內陳設，城壘，井渠）

考工篇（石銅鐵器三時代，漆工，陶工，冶鑄，織染，車，舟，文房用品，機械，現代式之工業）

通商篇（古代商業概觀，戰國秦漢間商業，漢迄唐之對外商業，唐代商業，宋遼金元明間商業，恰克圖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南京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近代國內商業概觀）

貨幣篇（金屬貨幣以前之交易媒介品，歷代圜法沿革，金銀，紙幣，最近改革幣制之經過，銀行）

農事及田制篇（農產物之今昔觀，農作技術之今昔觀，荒政，屯墾，井田均田之興廢，佃作制度雜觀，森林）

第三部

言語文字篇（單音語系之歷史的嬗變，古今方言概觀，六書之孳乳，文字形體之蛻變，秦漢以後新造字，聲與韻，字母，漢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運動）

宗教禮俗篇（古今之迷信，陰陽家言及讖緯家言，道教之興起及傳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觀察，摩尼教，猶太教之輸入，回教之輸入，基督教之輸入及傳播，歷代祀典及淫祀，喪禮及葬禮，時令與禮俗）

學術思想篇上（古代學術思想之紹述機關，思想淵原，儒家經典之成立，戰國時諸子之勃興，西漢時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之廢興及蛻變，西漢經學，南北朝隋唐經學，佛典之繙譯，佛學之宗派，儒佛道之諍辯與會通，宋元理學之勃興，程朱與陸王，清代之漢學與宋學，晚淸以來學術思想之趨勢）

學術思想篇下（史學，考古學，醫學，歷算學，其他之自然科學）

文學篇（散文，詩騷及樂府，詞，曲本，小說）

美術篇（繪畫，書法，彫塑，建築，刺繡）

音樂篇（樂律，古代音樂蠡測，漢後四夷樂之輸入，唐之雅樂淸樂燕樂，唐宋間樂調之變化，元明間之南北曲，樂器，樂舞，戲劇）

載籍篇（古代書籍之傳寫裝潢，石經，書籍印刷術之發明及進步，活字板，漢以來歷代官家藏

書，明以來私家藏書，類書之編纂，叢書之輯印，目錄學，製圖，搨帖)中國文化史究竟是不是這樣的編著方法，我們且不去管他；卽我們僅見此目，已知他的著書的膽力之足以『呑全牛』了。但因爲他的規模過於弘偉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國文化史固已成了『廣陵散』，卽比較規模較小的中國學術史也因了此故而迄不能成功。這當然是很可悼惜的事，在這一方面，我們不禁要想起了著通志的鄭樵。鄭樵的野心正與梁氏不相上下；他的通志，恰好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絕妙的對照。然而鄭樵卻成功了；梁氏則半因愛博無恆，半因『屢爲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終於成了一個未能成功的鄭夾漈！我們在此，不僅爲梁氏惜，也要爲中國學術界惜。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卽使有了千萬則的缺漏以及一切的蕪淺，對於中國讀者也是極有益的；他所要做到的至少是將專門的學問通俗化了，是將不易整理就緒的材料排比得有條理了。這樣的一部書，卽在今日或明日專門學者如林的時代也不會全失去他的讀者的。

五

最後，我們還應該提到他在文學上的成功。我在上文已經說起過，他是一位最好的新聞記者。日報上的時論未必可存，新聞記者的文章，彀得上文學史的齒及的也很不多見。然而最好的新聞記者，卻往往同時是一位上等的文學者；像愛迭生(Addison)，像麥考萊(Macaulay)，像威爾斯(H.G. Wells)

諸人都是這樣。梁任公先生當然也是這種少數的新聞記者中的一位。梁氏在他的飲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時，曾有一序，很謙抑的說起像他那樣的時論是不足存的。他說道，『吾輩之爲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爲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好轉巨石於危崖，變異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爲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然他雖是這樣的自謙，他的散文卻很有可存的價值；時代過去了，他所討論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然而他的變法通議諸作至今讀之，似還有一種動人的魔力。這便是他的散文可存的一個要證。他在淸代學術概論上對於他自己的文字，也有一段很公平的批判：

> 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鍊；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一百四十二頁）

他的散文，平心論之，當然不是晶瑩無疵的珠玉，當然不是最高貴的美文，卻另自有他的價值。最大的價值，在於他能以他的『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作風，打倒了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體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們都能肆筆自如，暢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可以說是前幾年的文體改革的先導。在這一方面，他的功績是可以與他的在近來學術界上所造的成績同科的。黃遵憲在詩歌方面，曾做着這種同樣的解放的工作，然梁氏的影響似爲

更大，這因散文的勢力較詩歌爲更大之故。至於他的散文的本身，卻是時有蕪句累語的；他的魔力足以迷惑少年人，一過了少年期，卻未免要覺得他的文有些淺率。他批評龔自珍的文說，『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這種考語，許多批評者也曾給過梁氏他自己。

梁氏所作，以散文爲主，詩歌不很多；連詞、曲、傳奇總計之，尚不及一冊。他根本上不是一位詩人。然他的詩歌也自具有一種矯俊不屈之姿，也自具有一種奔放浩莽，波濤翻湧的氣勢，與他的散文有同調。他喜歡放翁的詩，稼軒的詞，而他的詩詞也實際的很受他們的影響。姑舉一首志未酬爲例：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無志。

本文以此詩爲結束，並不是偶然的；『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這兩句詩已足彀批評梁氏的一生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作於上海。

梁任公先生年表（附錄）

年代	時事	梁氏事蹟及著作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曆一八七三年）	設鐵路局。	正月二十六日，生於廣東新會熊子鄉。
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		二歲。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三歲。
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上海江灣間鐵路告成。遣郭嵩燾爲英國公使。	四歲。授四子書，及詩經。
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派遣學生至英法二國留學。英女皇宣告就印度女皇位。	五歲。
四年戊寅（一八七八）	伊犁事件開始談判。	六歲。
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七歲。
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八歲。學爲文。
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伊犁條約成立。	九歲。能綴千言。

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新疆改省。	十歲。
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中法開戰。	十一歲。
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中法復戰。	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
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中法講和，北京條約成立。	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
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十四歲。
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西太后不復攝政。德宗宣告親政。	十五歲。母趙氏卒。肄業於學海堂。
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十六歲。
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印藏條約成立。	十七歲。「舉於鄉。」
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		十八歲。「計偕入京師。」李端棻以妹許字之。旋下第歸。與陳千秋同往謁康有爲。
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十九歲。就學於萬木草堂。「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
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二十歲。「王父棄養。」
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二十一歲。
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中日戰爭開始。	二十二歲。「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多所往還。」

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北洋海軍覆亡。中日講和條約成立。	二十三歲。『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旋康有爲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他亦從其後奔走。强學會開，他爲書記，旋被封閉。
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敷設京漢鐵路。	二十四歲。至上海，辦事務報，著變法通議。
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郵政事業開始。德國占領膠州灣。	二十五歲。十月，至湖南，主時務學堂講席。
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六君子被殺。康有爲等逃。西太后再攝政。成立遼東半島租借地議定書。	二十六歲，入京師，以徐致靖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八月政變，乘日本大島兵艦東渡。十月創辦淸議報。
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俄國設立關東州。	二十七歲。十一月，美洲設中國維新會，招之往遊。至夏威夷，居半年。
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義和團發生。各國聯軍陷北京，和議旋成。	二十八歲。六月回日本。七月至上海，適漢口難作，乃之南洋澳洲。
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	李鴻章死。	二十九歲。四月，復至日本。
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帝及西太后還京。許可滿漢通婚，禁止纏足。	三十歲。春，創辦新民叢報。冬，創刊新小說。飲冰室文集出版。
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江寧鐵路契約成立。	三十一歲。遊美洲，十閱月後，仍返日本。著新大陸遊記。

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	對於日俄戰爭，宣告局外中立。	三十二歲。著中國幣制問題，及外資輸入問題等。
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改革刑法及軍制。	三十三歲。著開明專制論、與革命黨相駁論。
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中英西藏條約成立。下預備立憲上諭。	三十四歲。在日本。
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發布地方官新官制。	三十五歲。著國文語原解。
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西太后及德宗相繼死。醇親王攝政。	三十六歲。著中國古代幣材考。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張之洞死。國會促成運動發生。	三十七歲。在日本。
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大學堂開始。資政院成立。	三十八歲。創刊國風報。著幣制條議，外債平議。
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革命軍發難於武昌。克南京。	三十九歲。在日本。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孫文就大總統任於南京。淸帝退位。政府遷北京，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四十歲。歸國。著國性篇等。
二年癸丑（一九一三）	宋教仁被殺。討袁軍起。失敗。袁世凱爲大總統。	四十一歲。著政治上的對抗力、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任司法總長。

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公布新約法。參政院成立。歐洲大戰開始。	四十二歲。著歐洲戰役史論、銀行制度之建設等。任幣制局總裁。
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中日交涉起。袁世凱運動帝制成熟。蔡鍔起義於雲南。	四十三歲。著余之幣制金融政策。創刊大中華月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參加護國之役。
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袁世凱死。黎元洪就大總統任。	四十四歲。仍在軍中。盾鼻集出版。父卒。
六年丁巳（一九一七）	張勳復辟，敗亡。馮國璋就總統任。對德奧宣戰。	四十五歲。馬廠誓師。就財政總長任。
七年戊午（一九一八）	徐世昌就任總統。歐戰宣告停止。	四十六歲。遊歐洲。
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五四運動發生。	四十七歲。著歐遊心影錄。飲冰室叢著出版。
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直皖戰爭。皖軍覆亡。廣東政府消滅。	四十八歲。著佛教之初輸入，翻譯文學與佛典，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
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廣東新政府成立。北伐軍克武昌，復爲吳佩孚奪回。	四十九歲。著墨子學案。
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奉直開戰，奉軍退。黎元洪復任大總統。青島交還。	五十歲。著陶淵明，大乘起信論考證。

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孫文於廣東設大元帥府。臨城劫車案發生。曹錕就大總統任。	五十一歲。著國學入門書要目，戴東原哲學，戴東原先生傳，人生觀與科學。
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江浙開戰。盧永祥敗亡。同時奉直開戰。馮玉祥入京，吳佩孚敗走。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善後會議開幕。齊燮元逃，江浙再戰告一段落。	五十二歲。著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	孫文歿於北平。五卅事件發生。	五十三歲。第四次編訂飲冰室文集出版。
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	國民革命軍北伐。	五十四歲，在北平清華學校講學。
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	五十五歲，在北平清華學校講學。
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北伐成功。五院成立。	五十六歲，著辛稼軒年譜，未竟。
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關稅自主。	一月十九日，卒於北平。

第六卷

中國文學新資料的發現

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

此次歐行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國的重要圖書館中，閱讀他們收藏的中國書，尤其注意的是小說與戲曲。國內的圖書館，可以屈指而數。所藏大抵以普通古書爲多。如欲專門研究一種東西，反不如幾個私人藏書樓之收羅宏富。小說戲曲，更是國內諸圖書館不注意的東西，所以要靠幾個國內圖書館來研究中國的小說戲曲，結果只有失望。我因此深感到得書之不易。有了這次歐行的機會，我便立願要閱讀各國大圖書館中所有的中國古書，尤其是小說與戲曲。他們是比我們早知注意到我們的小說與戲曲的，收羅的一定不會少。前曾聽見人說，墨斯哥圖書館中有宋版的中國小說。最近鹽谷溫君在日本內閣文庫裏又發見了五種的古代平話，如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書之類，並見到了我們所不常見的古今小說、喻世明言、拍案驚奇二集諸書。又董某最近到日本去一次，我曾在陳乃乾先生處見到他所鈔得的小說書目。就只見這書目，已使人歡躍難禁。我相信，歐洲的幾個大圖書館裏，這一類的書一定多，至少也會有幾種罕見的本子。我先到的是巴黎。果然，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裏，竟見到了不少的中國的小說與戲曲。於是本只想在那裏小住幾天的巴黎城，竟使我流連

了幾個月。

在國家圖書館中閱讀中國書，要在樓上的『鈔本書閱覽室』裏，不在樓下的大廳。『鈔本書閱覽室』只有五六十個坐位。但並不見得擁擠，常有空位留着。在這個閱覽室裏的目錄架上，我尋到了三種的中國書目：

（甲）分類目錄　這是柯蘭（M. Conrant）編的，共三冊：第一冊是史地的書、經書及文學書、哲學書、小說、戲曲；第二冊是字書、藝術及科學的書、宗教的書，其中佛教的書爲最多；第三冊是天主敎、耶穌敎、回敎的書，及百科全書。共有九千零八十號，每號是一冊，卽有九千零八十冊。但他們所謂一冊，平均等於我們中國的綫裝書四冊以上。有些薄本的書，每部僅有一冊的，便也訂成了一冊；但幾十冊的大部書，卻只合訂成數冊。譬如綫裝的二十冊的三國志演義，只合訂成四冊或三冊的洋裝本子，便是一個例。他們的裝訂很考究，大部分是牛皮裝的，與涵芬樓藏書之僅以黑布殼子訂成者迥異。

（乙）書名目錄　將中文書名譯爲法文，然後按法文字母的次序列爲目錄。這樣的目錄共有四冊，書就是上面目錄中所有的。查起來非常不方便。

（丙）伯希和所掇取目錄　伯希和君（Paul Pelliot）所得燉煌石室裏的手卷及鈔本書，以及他在北京、上海所購得的書籍，另有一部目錄，與上面的目錄分開。這部目錄凡二冊。第一冊是刻本書，又分二部，甲部凡三百二十九號，乙部凡一千七百四十三號，每號爲一部，卽有二千零七十二部書。

與上面分類書目所標的一冊爲一號的不同。第二冊是燉煌所得鈔本書，從二千零一號起，至三千五百十一號，又自四千五百號起，至四千五百二十一號止，凡一千五百三十三種。又附碑帖一百六十六種，梵文書三十種。

在伯希和所刼取書籍中，重要的中國小說及戲曲極少，我們不必注意。我們要注意的是柯蘭目錄中的中國小說及戲曲。他把這一類書，別列爲『想像的著作』(Oeuvres D'imagination)一部。在這一部中，又分爲四小部分：第一部分是『傳奇』(Romans)，第二部分是『故事集』(Reluels de Nouvelles)，第三部分是雜著(Oeuvres Diverseh)，第四部分是戲曲(Theatre)。『故事集』卽爲今古奇觀、聊齋志異等短篇故事集；雜著則爲一部分的筆記，如堅瓠集、夜譚隨錄等，還有小唱本，如西番寶蝶、新出祭奠潘郎等；雜選舊作的書籍，如一夕話新集、六德堂重梓燕居筆記、藻學情林等亦附在內。傳奇爲長篇小說，自三國志起至海公大紅袍之類止。戲曲則有元曲選、六十種曲等書，以及水晶球、玉連環、百花臺等彈詞。這樣的分類，大致還不差，但頗有應行糾正者，例如：『傳奇』(長篇小說)一部中，混入紅樓夢散套譜，又混入短篇故事集石點頭，彈詞天雨花，『故事集』一部中，混入長篇小說快心編全傳、雷峯塔傳奇；這都是應該改動的。又如：戲曲一部中，列入彈詞數種，也應取出來放入『雜著』中；彈詞與戲曲是迥別的兩種文學形式，不能混在一起的。

『想像的著作』一部分，自三千九百四十號起，至四千四百二十三號止，共四百八十四冊。其中『傳奇』占三百零六冊，計一百三十六部；『故事集』占四十六冊，計二十九部；『雜著』占三十七

册，計二十五部；『戲曲』占九十五册，計三十四部；在這四百八十四册的書籍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可以注意的書。今就我的見聞所及，興趣所在，把其中我個人認爲罕見的或可注意的、可資研究的小說及戲曲，列舉於下。當然，這一類的書，其中一部分在中國也是不難找到的，我的列舉，並不便以他們爲珍祕之籍，但卻有一個私願：願能因這一篇小小的報告，可以使國人注意到許多向來不注意的作品。如果有一部分藏書家能因此而從灰塵層積的書籍中把他們理出來，或把他們翻印出來介紹給世人，則不獨我個人的榮幸，亦是凡研究中國小說與戲曲者的幸福。

一　長篇小說

（一）三國志演義　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三國志演義凡八部；其中有五部是通行的毛聲山批評本，（五部中，兩部爲漢宋奇書本），有兩部是李笠翁批評本（其中一部是殘缺的，僅存一——七回及十五——十九回），其餘的一部是李卓吾批評本。所以在八部中，有三種不同的本子。這三種不同的本子，不僅批評的不同，卽本文亦多有互相歧異之處，雖然每種都是一百二十回。李卓吾批評本是三種本子中最古的；書的全題爲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演義。目錄前有『江上繆尊素』的序，目錄後有康熙丁卯『山陰戴易』的書富春東觀山漢前將軍壯繆關侯祠壁一文。這一篇文，大約是翻刻時新附上去的。毛聲山在他的批評本上稱爲『俗本』而痛加駁正的，正是這一個本子。毛氏不相信他是卓吾的批評本，

以爲是繆托卓吾批閱之名以行世的。凡毛氏在他的批評本凡例上所罵的幾條，這個卓吾批評本上都可找到。例如：

> 操以手指玄德，後指自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霹靂雷聲，大雨驟至。備以手中匙筯，盡落於地。操見玄德失筯，便問道：『爲何失筯？』玄德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曰：『雷乃天地之聲，何爲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爲無用之人也。曹操奸雄，又被玄德瞞過。
>
> ——李卓吾批評本三國志演義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論英雄。

這一段是毛氏認以爲『記事多訛』應依照『古本』改正的而他便把這一段文字，改爲玄德聞操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便大驚失筯，這時，雷聲恰作，玄德乃借雷聲以爲掩飾。並不是聞雷而後故意失筯。說這段文字不妥的，不僅毛氏，即『卓吾』在本回的總評裏也說起過：

> 種菜畏雷，事同兒戲，稍有知者，皆能察之，如何瞞得曹操！此皆後人附會，不足信也，凡讀三國志者須先辨此。雖然，此通俗演義耳，非正史也。不如此，又何以爲通俗哉。

再，毛氏所謂：題綱參差不對，一回分爲二截者，也就是這個本子的式樣。此本第一回的回目是：『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第二回的回目是：『安喜張飛鞭督郵，何進謀殺十常侍。』以下一百十八回，都是這樣『參差不對』。在每回之中，又各分兩截，『祭天地桃園結義』是一截，『劉玄德斬寇立功』又是一截；標題也各自分開，並不同列一回之下。所以名爲一百二十回，實乃二百四十段。這個式樣，當爲三國志演義古本的原來式樣。我所見的殘唐五代、南北宋、隋唐演義（非褚人

穫改本，乃明刊原本）皆是不分回而分爲一百數十段、二百數十段，每段只有一句的標題。三國志演義原來必定也是這樣分爲二百四十段的。後來『卓吾』批評本把原本兩段合作一回，而題綱卻仍照舊不改，那當然『參差不對』了。

這個本子是很罕見的；在那裏可以完全看出毛氏第一才子書以前三國志演義的本來面目。我很希望國內有人能重印出來。

毛氏的批評本，卽別名爲第一才子書者，乃是三國志演義的最後的改定本，他不僅加上許多金聖嘆式的批評，且把回目整理過成爲很工整的對偶句子，把內容整理過，去其背謬的而加入不少新的材料。三國志演義經過他的筆削之後，乃呈一個嶄新的面目而流行至今。這是與馮猶龍氏之增補平妖傳，褚人穫氏之增補隋唐演義有同樣的勇敢與勞績的。我們在現在可以斷定，他所據爲筆削的原本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演義，而他在例言上所稱爲『古本』『古本』者，乃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流，換一句話說，就是：他所謂『古本』，乃是他自己理想的一個本子，而所謂『依古本辨正』，『依古本刪去』，『依古本增入』者，卽是依他自己的意見而『辨正』『刪去』或『增入』也。

因爲毛氏改動舊本原樣過甚，於是復有不滿意於他的改正本者出來，略將舊本改動一下來付印。這便是第三種本子笠翁評閱第一才子書的來歷。笠翁在此書的序上說：

……余於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爲之序矣。（按今聲山本無笠翁序）復憶曩昔聖嘆擬欲評定史遷史記爲第一才子書，既而不果，余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哉第一才子書也。因再梓

以公諸好古者。是爲序。

在最後這一句『因再梓以公諸好古者』裏，可以見出當時必定有許多人不滿意於毛氏嶄新的改正本，而渴望『古本』之翻印的。於是笠翁評閱本遂應時而生。此本的式樣，完全與卓吾批評本相同，回目也是參差不對的，每回也是分爲兩截的；祗惟內容文字，略有改動，『之乎者也』用得不通之處亦多加以改正，有時且參照毛氏批評本而有所增損；如上舉之劉玄德聞雷失筯一段，便完全依據毛氏改本而不依據原本。不過像這樣的地方究竟不多。他是欲將舊本改動得愈少愈好的，非很不得已便寧存原文而不妄加變更，所以卓吾原本如不存在，這一本便是最近於原本的一個本子。

這個本子也很罕見。大約自毛氏的嶄新的改本流行後，一切舊本便都湮沒而不大流傳了，正如馮氏的平妖出而原本的平妖亡，褚氏的隋唐演義出而舊本的隋唐亦隨之而銷聲匿影一樣。

（二）水滸傳　國家圖書館裏所藏的水滸傳凡十部；其中一部爲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一部爲文杏堂評點水滸傳，一部爲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兩部爲漢宋奇書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四部爲金聖嘆批評本的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再一部則爲征四寇傳，乃係取漢宋奇書中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的下半部另行刊印的。所以在這十部的水滸傳中，總計有五種不同的本子，這裏只能簡略的介紹這五種不同本子的內容，至於詳細的比較其異同，待將來另爲專篇論述。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全書不知若干卷，若干回，僅殘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半卷。所敘爲王慶的始末，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慶，連克堅城爲止，未及王慶的滅亡。但這一

本書，雖爲零星殘缺的賸本，卻有無比的高價，可信爲現存的水滸傳中最古的一個刻本。全書一頁分爲上下兩截，上截占全頁面積三分之一，是插圖，下截占全頁面積三分之二，是文字。像這樣形式的刻本，是很古遠的，大約是南宋末葉很流行的式樣；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傳是如此，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幾部古代平話，如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書也是如此。惟不能斷定究爲元或明的刻本。（但至遲不能在萬曆之後，不列顛博物院藏有一本『萬曆壬辰書林余氏雙峯堂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亦每頁有圖有文，正與此相同，惟每頁分三格，第一格有評語，與此略異而已。萬曆以後，此種版式似便不大看見了。）取這個僅餘的一卷有半的殘本的文字，與漢宋奇書中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滸傳敍相同故事的一段文字對讀一下，幾乎大體相同，惟這個殘本的文筆更爲古拙渾厚些而已。（中間僅有一段的敍述爲一百十五回本所有而殘本所無。）我很想把這殘本影印出來，這眞是一部珍祕的古書，值得研究的。至少，我們在這裏可以曉得：（1）水滸傳是很早便有很完備的本子流傳於世了；（2）水滸傳的故事是時時爲無名作家所『插增』的；這個殘本，便是以『插增田虎王慶』的故事爲號召的。我們可以懸想：最初的水滸傳，當是僅敍一百零八人的出身，梁山泊的鼎盛，以及被收撫後，出征方臘的故事的。這樣，梁山泊的英雄故事乃首尾完全，結局嚴整。卽在現在的流行本子裏還可看出些這個『最古的原本』的完密而細緻的結構。不僅『田虎王慶』的故事是插增的，便是『征遼』的故事也是插增的。但這些插增的故事的寫作家，卻不敢改動原文，只能在原文中『插增』幾卷幾回的故事進去。所以梁山泊的英雄既已爲原作者寫得在征方臘的戰役中，在功成身退後，陸續的死亡、隱沒，個

個人都自有其不可改動的結果，便只好另外創造了幾十個幫助梁山泊英雄而戰的勇士們，預備在征遼，征王慶田虎的戰役中做犧牲了。可惜我們現在已得不到這樣的一種原始的刊本。

文杏堂批評水滸傳，題頁上寫着李卓吾原評忠義水滸傳，凡三十卷，不分回，亦爲殘本，僅存卷一至卷五全部及卷六的半部。這也是一部罕見的水滸傳刊本，不僅與金聖嘆、鍾伯敬等批評本不同，即與京本忠義水滸傳及漢宋奇書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亦不同。卷首有五湖老人的序，說：

……余近歲得水滸正本一集，較舊刻頗精簡可嗜。而其映合關生，倍有深情，開示良劑。因與同社，略商其丹鉛而佐以評語，洵名山久藏之書，當與宇宙共之。今而後，安知全本顯而贋本不晦，全本行而繁本不止乎？

……

序上說這個本子是『簡本』。不錯，這個本子眞的是現有水滸傳中最簡的本子。卷首雖有標目(有的一卷有六七個標目，有的一卷竟多至三十個），然正文中則每卷爲一個起訖，彷彿三十卷便是三十回，文字密接的寫下去，正文中不見一句詩詞，有應該劃分段落之處，便以「一個」劃分之。據卷首所載標目，知道這個本子是個『全本』，凡征遼，征王慶田虎的故事都包括在內。我不相信這是一個『古本』的原式，大約是坊賈圖省事，圖省工，而將舊本詩詞删落，段落併合而成的。涵芬樓所藏的一部一百二十回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傳便與此本完全不同。假託卓吾批評之名的水滸傳大約不止此一本。但此本頗罕見，文字亦與諸本頗有異同，可資參考。

鍾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凡一百卷一百回，亦爲不常見之書，其中有征遼、征方臘的故事而無征

王慶田虎的故事。伯敬在序上說：

噫，世無李逵、吳用，令哈赤猖獗遼東。每誦秋風思猛士，爲之狂呼叫絕。安得張韓岳劉五六輩，掃淸遼蜀妖氛，翦滅此而後朝食也。

這幾句話大約便是此本水滸傳不能在淸代流行的原因。

漢宋奇書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乃有征遼及征王慶田虎之故事者，這部書是很容易得到的。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第五才子書）是僅取『水滸』故事的前半的，不僅無征遼，征王慶田虎，征方臘的故事，卽連柴進入禁苑，李逵喬坐衙的故事都沒有，僅至第七十回（卽鍾本的七十一回；因金本將第一回作爲楔子，而將第二回作爲第一回，故相差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爲止；七十回的後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段則被他改爲『梁山泊英雄驚惡夢』而作爲不結之結局。他自稱是依據『古本』，其實是依據他自己的意見而已，水滸傳卽有古本十種乃至數十種亦決沒有這樣的一種古本。但他這部水滸傳，乃是近代最流行的一本，蕩寇志也卽續於此本七十回之後者。自此本盛行，世人乃多半不復知尙有一百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回等『全本』之水滸傳在。

（三）繡像精忠全傳　岳傳不止一種，我所見者已有三種：一，明于華玉著的精忠傳，這是完全依據史傳而寫成的，頗罕見，我有一部；二，八十回本的說岳全傳，這是最流行而事實最繁多最幻怪的一本；三，精忠全傳，便是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本。這一本精忠全傳，也題爲李卓吾先生評，而序文則爲明人李春芳所撰。觀序文所說，似此書亦卽爲李春芳所著。內容與近代流行的八十回本歧異甚

多；似八十回本乃卽由此本衍述而憑空加入許多幻想而幼稚的事實者。此本凡八卷，每卷有標目十則，亦卽爲八十段；自『斡離不擧兵南侵』起，至『冥司中報應秦檜』止。其所敍述者雖不敢離史實過遠，然已有沈酣的描寫（如小商橋射死再興），超自然的敍述（如陰司中岳飛顯靈），不復如于華玉的一本之拘牽史實，乾澀而無生動之趣。此本說：『生岳飛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卽八十回本以飛爲大鵬鳥降世之所本。此本說：『乃令人於脊背上刺盡忠報國四大字以示不從邪之意。後日人來尋他，就將脊字示之。』卽八十回本的前五六回岳母刺字，牛皋吉青爲盜之所本。此外，類此者尙多，不能一一擧。此本刊刻至劣，袖珍本，粗黄紙印，顯爲道咸間的刊本，當是坊間很容易得到的書。

（四）新刊全像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　亦名海瑞案傳，題頁上寫着：『晉人羲齋李春芳編次』。李氏在序上說：

> ……使得二三臣如先生者布列中外，何患天下之不治平哉！然而決獄惟明，口碑載道，人莫不喜譚之。時有好事者以耳目所覩記，卽其所歷官所案，爲之傳其顚末。余偶過金陵，虛舟生爲予道其事若此。欲付諸梓而乞言於予。余亦建言得罪者，忽有感於中，因喜而爲之序。

觀此則編次者並非李春芳。大約坊賈重其名，故題著李氏編次耳。作序的年分爲萬曆丙午。當是講海瑞故事諸書中之最古者。大紅袍、小紅袍之流，卽係據此本而加以衍述放大者。此本結構甚簡拙，首有海忠介公全傳一篇，以下分爲七十一回，每回有故事一篇，並不相連續。每回之中，首以敍事，更附以原告人的『告』、被告人的『訴』及海公的『判』。例如第十二回公案。

斷贋金

淳安縣有一涂陽明，以金授匠製環。環成，持歸，尚不知贋也。經月始辨。以還匠，則飾辭百端矣。遂以訟於公。公已知奸在匠。至卽以繫獄，而書一金字於其腕曰，字損則重撻。人皆不知其意。旋巳，呼其婦伏階下。因羣中忽召匠至，怒曰：金字在乎？曰：金字在，尚好底，何敢有損。曰：金字若在，尚是良民，且令去。復問婦曰：金子在，可持來。婦曰然。金到，以償民，而始撻匠。婦以聲誤，遂以金出也。

告盜金不還

告狀人涂陽明，告爲竊盜事。慣賊鄭翊三素藐法律，害人百端。前月，到翊家製環，帶金五兩，移放桌上。豈惡驀見，盜心熾然，將金盜走，遍覓無蹤。身與理論，吐出均分。惡賊坐執不認，反逞兇暴。乞天拘究追償。啣恩上告。

訴

訴狀人鄭翊三，訴爲架揑騙害事。切身守法，素不爲非，謹遵律條，秋毫無犯。仇豪涂陽明素欲害翊。無一可就。前月來翊家叫代製環，並未見有金子。豈料次日復來，卽稱遺失金子，爲翊拾着。威振坐身。不思伊金失，墮他處，坐翊所拾。又無贓勘。情實誣陷。懇恩洞察，情僞立分。上訴。

〔海公判〕審得鄭翊三乃奸詐人也，亦刁惡人也。涂陽明到伊家製環，將金放於桌上，被伊盜走者無疑矣。陽明理論均分，本台將金吐還。胡不認而逞其暴以制人者何也？盜金坐執不還，反逞兇暴，將以制明之忽取乎？何刁之甚！合依刁惡取律，姑免究之。但惡逞兇飾詐，以擅逞兇暴，坐不合。

以上所引的『告』『訴』及『判』頗與前面『敍事』有不合之處。大抵全書皆似此，且更有完全不相

干者。大約『告』『訴』『判』或爲當時實事，是『好事者以耳目所覩記』鈔下的，而前面的敍事則爲好事者逞其想像而爲之，所以往往不合。此書爲袖珍本，刊刻甚劣，亦爲道咸間刊本，當不難得。

（五）李卓吾先生原評西遊記　金陵大業堂重刊本，有插圖，缺第一至第二回。西遊記今所流行者有三種評本，一爲悟一子西遊眞詮，一爲張書紳西遊正旨，一爲劉一明西遊原旨，而李卓吾氏的評本則極罕見。此本卷首，有幔亭過客的題辭：

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眞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眞之理。故言眞，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卽我也。我化爲佛，未佛□魔。魔與佛力齊而位逼。絲髮之微，關頭非細；摧挫之極，心性不驚，此西遊之所以作也。說者以爲寓五行生尅之理，玄門修煉之道。余謂三教已括於一部。能讀是書者，於其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問玄機於玉匱，探禪蘊於龍藏，乃始有得心也哉！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隻字者，何如此書駕虛游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複一境，不離本宗，日見聞之，厭飫不起，日誦讀之，穎悟自開也。故閒居之士不可一日無此書。

在此題辭裏，我們可以見出評者對於西遊的見解，實較悟一子、張書紳以及劉一明諸人高出一等。

（六）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　題頁上寫着：四雪草堂訂證，淸籟閣藏板。四雪草堂爲淸初褚人穫氏的書室。此本正與他的隋唐演義同一板式，惟隋唐演義曾經褚氏的改編，換了一個面目，而封神演義則一仍『鍾伯敬先生原本』的舊貫而無大更動。卷首有褚氏康熙乙亥年的序，又存長洲周之標

的原序一篇。插圖凡一百幅，每回一圖，皆葑溪馬良御所鐫，在清初的木版雕刻畫中算是很工細的。在我所見的諸本封神演義中，此本乃最精者。回目僅有一句，如第一回：『紂王女媧宮進香』，第二回：『冀州侯蘇護反商』，第三回：『姬昌解圍進妲己』等等，並不對偶，此可見在明代還不尙對偶的標題。所謂鍾伯敬氏的評語，頗淺陋，和其他稱爲鍾氏批評的諸小說相類。

（七）**新編掃魅敦倫東遊記**　一名續證道書東遊記，滎陽清溪道人著，華山九九老人述。凡二十卷，一百回。以南印度國『不如密多尊者繼達摩老祖，發願普渡衆生，闡揚宗敎，自南而東，化及有情』的故事爲主體，所以謂之東遊記；而其敍述之詭怪變幻，不下於『證道奇書』之西遊記。其宗旨則在『欲人克復本來，一歸善道。』（序）『任其鋪敍錯綜，只顧本來題目；莫云僧道玄言，實關綱常正理。』（閱東遊法）其中諸魔之最大最頑强者爲陶情（酒），王陽（色），艾多（財）及分心魔（氣），一切世間惡罪，皆由此四魔之播弄而成。作者文筆很不壞；辭句活潑而整潔，敍雜亂瑣碎的事而能前後貫串。但國內卻無人曾提起過這部小說，大約是流傳得不廣之故罷。竊以爲此作雖不能與西遊並駕齊驅，卻足方諸彭揚(Bunyan)的天路歷程(Pilgrim Progress)而無媿。今鈔錄其中的一段如下，使未見此書者得見其一斑：

……全眞……道……昨慧光照出，這隣近鄉村，人心積惡。上天發怒，應有災難。但惡數之中，尙存一二善人。我是以來救護。恐玉石不分，殃及善類。今聽你等所說，有個道理，你二精可變作活物，待我變做販賣之人，到這村中，試人善惡。若是善人，當脫其災，若是惡人，當降其災。狐精道：『這等，我便變做個兎子罷。』

蝦精道：『我原還本身。』全眞道：『蝦不可共兎賣，須是變做個野雞，以便我爲獵戶去賣。』一時各自變化起來，宛然一個獵戶，擔着雉兎。走長街，過短巷，無一家不叫着要買……卻好走到一人家門首，只見門內走出一個男子來，看見獵戶便罵了一聲，說道：『這等一個精壯漢子，不去做些別樣經營，卻擔着兩個活物賣錢。你得了錢鈔，不過買柴糴穀，救你一日之飢，卻叫這兩個性命傷了。可憐也是他出世一番！有眼看着人世，有耳聽着聲響，有口食着草粟，有性知道疼癢，被你捉來送入人腹！』獵戶聽了，乃向二精說道：『走遍鄉村，都是要買活物。惟有這家漢子，你聽他口口聲聲，何等善言善語。若天降災殃，不救這人家，如何過意？』蝦精道：『這漢子言語雖善，不知他家道如何？』全眞道：『須是到他家裏觀看方知。』蝦精變的卻是雉雞。他故意飛入這人家。只聽得個婦人在屋內哼哼的說道：『病歪歪的叫漢子買個雞兒做湯。他道：放着魚蝦不做湯喫，偏要活活殺雞，害個大性命。』蝦精聽得嚇的飛將出來，說道：『仇人，仇人！蝦兒魚兒又不是性命！怪不得這家婦女有病。他既要喫我，我便乘他病報他一場。』全眞道：『蝦兒且莫燥性。我愛他個不殺飛禽，且全他家室。』只見狐精說道：『這滿村都爭買兎雉，連走獸也殺。此仇我當去報！』全眞道：『你如何報？』狐精道：『我與他個好還報。他那好動刀殺的，便報他個項下出血。』蝦精道：『他便有寸鐵利刃，你卻沒刀。』狐精道：『乘他項下生瘡害毒，我便叫他無藥可療，血流不止。他若是炮烙油火滾沸湯鍋，我便報他個渾身腐爛，遍體瘡傷。……』全眞道：『這是神天主張的事。你一物之微，敢操禍福之柄。』二精道：『這也非神天，也非我等，總是善惡人心，自作自受……』

——第二十八回：祖師慈悲救患難，道士方便試妖精。

（八）新鐫批評祕本玉支磯小傳　題頁上寫着：煙水山人編次，醉花樓梓。正文第一頁則題着：

天花藏主人述。共二十回。書頗罕見。內容不外爲天花藏主人所刻的玉嬌梨、平山冷燕一流的佳人才子，悲歡離合的故套，惟頗有道學氣。文字也還潔鍊，敍述人情世態也還眞切。書中之主人翁爲長孫無忝（才子）及管彤秀（佳人）。中有云：『在國初已生一個劉伯溫先生，做了一番事業，享了一個大名。』故知其爲明人作。

（九）新鐫批評繡像賽紅絲小說　題頁上寫着：天花藏祕本賽紅絲。共十六回，係明刊本。首有天花藏主人序。這是佳人才子小說中的一部『白眉』，不僅敍述是別開生面，卽文章亦淸秀可誦。不知中國何以無人提及。書中主人翁是宋古玉（才子）及裴芝（佳人）。他們的結合，不出於窺穴踰牆，而以詠紅絲一詩爲作合之因，賀太守爲作合之人。他們也有歷險，也經過奸人的播弄。然所謂奸人，卻不是搶親好色的花花公子，也不是凶惡奪產的叔叔，而是一個舊時的敎讀先生；所謂歷險，也不是投水被救，改裝潛逃，也不是被誣下獄，歷盡艱苦，而是平平常常的挑撥與僞詐，未能成功的挑撥與僞詐。

（十）幻中眞　題頁上寫着：批評繡像奇聞幻中眞。凡十二回，明末或淸初刊本，首有天花藏主人的序。正文第一頁題着：煙霞散人編次。內容係寫吉夢龍一家之事，極變幻離奇之致。合家分散，父子見面而不識！書生灰心世事，將爲僧，而忽得天書，竟以知兵平寇得大官，然後，辭官尋父，而祖孫會面，而父子會面，而夫婦復團圓，遂以合家享榮華，受高官爲終結。

（十一）五鳳吟　題頁上寫着：五鳳吟，步月主人訂。凡四卷二十回，道咸間刊袖珍本。正文第

一頁題着：雲（？）間嗤嗤道人編著，古越蘇漳道人鑒定。這書內容並不很好。才子祝瓊未遇時，即與二女三婢相戀，而爲惡人平君贊所誣陷，歷盡人世艱苦。於是改名換姓，領兵討賊，而復得與他的二妻三妾相遇，團圓到老。故謂之『五鳳吟』。

（十二）繡像兩交婚　題頁上寫着：步月主人著，枕松堂梓。凡四卷十八回，亦爲道咸間刊本。首有墨莊老人序。這書內容還不算壞，雖題平山冷燕二集，實則二書事實並不相接，惟其故事之結構，甚似平山冷燕耳。書中人物有甘頤甘夢兄妹二人，及辛發辛古釵兄妹二人。此二家互訂爲婚姻。在未團圓之前，也經歷了不少艱苦。

（十三）繡像呼家後代全傳　題頁上寫着：半閑居士批點，繡像呼家後代全傳，內附陳琳救主，始終同載，金閶書業堂梓。書凡十二卷，四十回。首有乾隆四十四年滋林老人序。這書內容，甚似說唐薛家將，也是全家被殺，只逃了兩個孩子，也是鑄造鐵坵墳，逃子幾次來哭祭，也是中間受了許多艱苦，然後得以復仇；不過主人翁的姓名卻是呼守勇、守信，而非薛剛、薛蛟，歷史的背景卻放在宋仁宗時代而非唐中宗時代。其中引楊家將的故事頗多，也提起楊家十二寡婦征西事，也提起包公及八大王事；而其中陳琳救主一段，則似爲近來流行之『狸貓換太子』之傳說所本。前乎此，似未見有說及這個故事的。這裏說的是：龐貴妃——即殺害呼家的主動者——見劉妃有孕，甚懷妒忌，乃於產前預囑產婆將劉妃所生太子換去，而將外面帶來的一個女孩塡充。同時，並囑寇直將太子抛於河中溺死。恰遇陳琳，乃把他放在桃匣內，送到八大王那裏撫養着。此種敍述實較近於情理，不似『狸猫換

太子』之過於荒誕不經。

（十四）繡像春秋列國新增西周演義　袖珍本，嘉慶元年鐫。題頁上雖寫着：『蔡元放批』，其實並非蔡本東周列國志。這書凡十六卷，自武王伐紂起，至秦政統一天下止，是完完全全的周代全史。卷首有雲間陳繼儒序；序末又有『乾隆四十四年仲春月新鐫』一行字樣。我懸想：這書雖說『新增西周演義』，彷彿是在蔡元放的東周列國志上新加以『西周演義』，彷彿這『西周演義』乃是編者自己的新作一般，其實決不會是那末一回事的。此書當是一部完整的書，因蔡本東周列國志之盛行而致湮沒不傳的。後來坊賈偶然得到此書，因見蔡本之盛行，便妄加上『蔡元放批』字樣，因見蔡本原來無『西周事實』，便將此書妄題上『新增西周演義』字樣，以爲號召之資。此正如水滸傳爲金聖嘆所腰斬；後人刊印金本所沒有的原本後半的水滸，乃反加上續水滸字樣一般。這在此書一至三卷武王伐紂故事一段中可以見出；在後來效七國孫龐故事一段中亦可見出。『武王伐紂』的一段故事，決非本於封神演義；此書似出在封神之前；封神的作者似倒很有取材於本書的這一段故事之點。如紂王之子殷郊，本書作他幫忙岐周，滅了紂王，復了母仇。封神則作他師父勸他幫周，他卻反去幫紂了，因此得到慘報。子伐父，在中國倫理上是說不通的，所以封神作者便將此段事實改動了一下。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麼？關於這些地方，很想在將來材料搜集得更多時，另作幾篇專論。（關於『臨潼門寶』、子胥鞭打柳盜跖諸故事，此本中均有之。）

（十五）繡戈袍全傳　福文堂梓，道咸間刊本，題江南隨園主人著，古番曾放翁校正。隨園主人

即爲袁枚。其序亦作隨園主人題，但甚淺陋，當爲假托。此書即演述彈詞倭袍傳之故事爲小說者。倭袍傳爲彈詞中最好的作品之一，頗多細膩深切的述敍，頗多富於詩意的描寫，而此書則點金成鐵，把原作的好處都失去了；存留着的乃是『事實』的渣滓。（劇場上常演的刁劉氏，即爲倭袍傳中最好的一段。）

（十六）常言道　題落魂道人編，有西土癡公嘉慶甲子的序。凡四卷十六回。敍的是時規（伯濟）的事，而貫串全書之無形的綫索，則爲『金錢』二字。其諷刺之深刻，較之斬鬼傳、何典爲更甚，且文筆甚爲活躍，其中人物大都爲抽象名詞的人格化，如眭炎即爲『趨炎』，馮世即爲『附勢』之類，而都寫得活潑潑的，像是眞的人物。

（十七）蜃樓志　嘉慶九年刊；庾嶺勞人說，禺山老人編；凡二十四回。首有羅浮居士的序。

> 小說者何，別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一言乎說，則凡遷固之瑰瑋博麗，子雲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豔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經、原道、辨騷之異製，概勿道焉。其事爲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爲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閒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正宗也。世之小說家多矣。談神仙者荒渺無稽，談鬼神者杳冥罔據，言兵者動關國體，言情者汚穢閨房，言果報者落於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於刺譏，筆難轉關，半乞靈於仙佛。大雅猶多隙漏，復何譏於自鄶以下乎！勞人生長粵東，熟悉瑣事。所撰蜃樓志一書，不過本地風光，絕非空中樓閣也。其書言情而不傷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報而果報自彰，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蓋準乎

天理國法人情以立言，不求異於人而自能拔戟別成一隊者也。說雖小乎，即謂之大言炎炎也可。

這篇序文是小說序文中一篇不常見的佳作，而本書的內容，則可以序裏『不過本地風光，絕非空中樓閣』十二字包括之。因所敍多實事，多粵東官場與洋商的故事，所以寫來極爲眞切；無意於諷刺，而官場之鬼蜮畢現，無心於謾罵，而人世之情僞皆顯。在這一方面，他是開創了後來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諸書之先河。他的文字，是信筆寫來，如行雲流水之行止無定；他的結構，是『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在這一方面，他又啓示了後來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諸書之絕無佈局，隨處可止，隨處可引伸而長之的格式。丁在君先生在上海時，曾和我說起這部書的不壞，但我尋找了許久而未得見。今乃無意中在巴黎得一讀之，眞是欣悅無已。然而官場現形記諸書在世上流行至廣，而此書則絕少有人提起。名作之顯晦，眞是也有幸與不幸之分的！

（十八）情夢柝　道光壬午年刊；蕙水安陽酒民著，西山灌菊散人評。凡七卷，二十回，無序。此書亦爲佳人才子式的小說，主人翁是胡楚卿與沈若素。內容還不能算是很壞。胡楚卿改扮書童與吳喜新，而賣身於沈府，意圖與沈小姐親近的一段事，顯然是受了盛傳於世的唐伯虎三笑姻緣之影響的。

（十九）繡像吳江雪　題頁上寫着：蘅香草堂編著，東吳赤綠山房梓。明刊本。首有顧石城的序及作者佩蘅子之自序。但顧石城的序上說：『余之於佩蘅子，殆若一身，不能頃刻相離者也。余游神翰苑，走筆文河，則佩蘅子負弩前驅，揚鞭後從。』則顧石城與佩蘅子乃二而一者也。作者大約爲科

舉場中久不得志之士。序上又說：『天實棄之，人亦不得而知之，佩蘅子亦不得而求知於人也。知詩文詞賦之未能出世也，乃佯狂落魄，戲作小說一部，名曰吳江雪。』這部小說亦不脫佳人才子，離合悲歡之故套，而結構與文辭都還好。共四卷，二十四回。男主人翁爲江潮，女主人翁爲吳媛，而又間以俠義可風之撮合山雪婆，故謂之『吳江雪』。雪婆這樣的人物，在別的小說是不曾描寫過的。對於瑣情細故，間亦寫得很逼眞可喜。如奶娘柳婆之心理，便是描畫得很入神的。

（二十）醒風流奇傳　似爲明刊本，多抄補。鶴市道人編次。無序。凡二十回。歷史的背景，是宋之末葉，韓侂胄的時代。內容是梅挺菴因忤韓侂胄而被殺，其子梅幹，流離於外，展轉避難，曾改名木榮而爲僕於父執馮樂天之家。樂天之女閨英乃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女主人翁。梅幹與馮閨英在前上部裏始終不曾有過什麼關涉，雖然曾被奸人誣毀過一次。這是一般佳人才子小說中未前有的佈局。到了後來，已於無意中結婚了，而他們還避嫌不肯同居。直待『欽賜團圓』，再度花燭，全書方才於喜氣彌天中告終結。像這樣迂腐的『佳人才子』，也是佳人才子小說中未前有的人物。

（二十一）歸蓮夢　明刊本，蘇菴主人編次。題頁上寫着：『傳奇二集』；則蘇菴主人不僅作此一書，惟不知『傳奇一集』乃是何書耳。首有作者自序。全書凡十二回。主人翁是一個女子白蓮岸，後來改名爲白從李。她父母死得很早，乃從師於湧蓮菴。她襟懷很闊大，而雄心很壯偉，總想立一番功業出來。乃從白猿得天書，『備知兵法以及神詭變幻之術。遂召集愚民，創立教門，即爲白蓮教之祖也。後猿老索書去，女將之兵法及勇略乃冰消瓦解，一無所知，遂以失敗。她失敗之後，『方見三生

覺路』。在短短的十二回中，事實似較平妖傳尤爲變幻詭怪，而結構亦較平妖傳完密得多。平妖傳初以胡永兒爲中心人物，後乃一變而以文彥博及『三遂』爲中心人物，前後頗不一致。此作則以白蓮岸貫串全書，不蔓不枝，盛水不漏。而最後一回：『柳鶯散處，尙留一種癡情；蓮夢醒時，方見三生覺路』，作者更運以大力，似幻似眞，饒有餘韻。在中國小說中，以女子爲主人翁者絕少；惟彈詞中之天雨花諸書，始將女主人翁十分用力的絢染描繪。此作實可謂爲最少數的以女子爲主人翁之作品中的佳作。

（二十二）新刻才美巧相逢宛如約　惜花主人批評，醉月山居刊本，未題爲何人所著。凡四卷十六回。在佳人才子書中，此作又別開了一個生面。一般佳人才子書，都以男子爲『主動的』主人翁；踰牆鑽穴，改扮書童，題詩挑引等等，皆爲男子之行動。惟此作則一反其例，以一個才女趙白爲主動的人物。她居於僻縣，知必不能得到好的夫壻，遂改扮男裝，出外游歷，訪求才人。結果，當然是得到了很好的郎君。她曾居於司空府中，主人見其有才，乃欲以女妻之。而她見其子司空約之作品清雋秀麗，卻傾心於他。此段故事，甚似四聲猿中女狀元辭凰得鳳一劇裏的主人翁黃崇嘏之故事。然黃崇嘏之『得鳳』不是自動的，而趙白之『得鳳』則爲自動的去尋求。在我們的許多小說中，前面已經說過，以女子爲中心人物的極少，而寫女子自動的去尋求夫壻，一如男子之去尋求妻室者，則恐怕只有此一書而已。

（二十三）繡像忠烈全傳　咸同間刊本；凡六十回。有正德元年戲筆主人的序。柯蘭目錄裏，以

爲此書乃敍述郭子儀的故事的。其實是大錯。郭子儀在此書中僅帶敍及之而已。雖然在插圖中，他的像高列在前，其實他在本書中的地位還遠不如八大王之在楊家將，程咬金之在薛家將中也。此書中之主人翁乃爲顧孝威。他居官淸正明斷，陸續娶了五個妾，富貴功名，冠絕一時。內容不大好，文筆亦不活潑。

（二十四）新鐫海烈婦百煉眞傳　三吳浪墨仙主人編輯，凡十二回。敍的是淸康熙初年徐州海烈婦事。後附載穹窿塘村陳烈婦紀事詩文傳誌，『雖與本傳無涉，然事蹟相類』，故幷附於後。海烈婦事，爲淸初重要案件之一。當時喧傳天下，異說甚多，於是作者取其最合於情理，最近於事實者，編爲此傳。序爲亦臥廬主人作，觀其語氣，實卽爲作者的自序，序末有一印曰『墨憨』，則此書的作者乃馮猶龍氏也。所謂浪墨仙主人，所謂亦臥廬主人，皆卽馮氏也。醒世恒言目次後，題『墨浪主人較』，所謂『墨浪主人』『浪墨仙主人』，亦可明顯的知其同爲一人。本書文筆甚活躍，甚勁潔，亦非馮氏不能作也。在他的烈女演義（見下）裏，所敍的海烈婦事，與此傳全同，可作爲此傳之節略。

（二十五）一捧雪警富新書　題頁上寫着：『添說八命全傳，一捧雪警富新書』。安和先生著，凡六卷，四十回，有嘉慶己巳斂齋居士序。初見此書名目，以爲卽傳奇一捧雪，言莫懷古故事者之小說改本，及見本書，乃知全不相干。此書亦爲淸初一大案件，在雍正年間，發生於粤東。有番禺凌貴與者，因求功名心切，受風水先生之惑，經劣叔淩宗孔之挑撥，欲奪取親戚梁天來的房屋。梁天來堅執不讓，於是遂生殺死九命之巨禍。歷經各官憲之勘問，淩貴興始伏辜。全書毫無描寫，僅敍事而已，

有類於樸質無文之供狀與公文中之敍述。本書後有云：『其後乾隆年間，貴興托生惠州府，瞽目爲奴，宗孔啞口丐食，梁天來身居貴介公子。欲知三人後世端詳，請看警富後傳。』則似尚有續本也，然此續本，我未之見。

二　短篇小說

（一）覺世雅言　明季所刊短篇小說集，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所謂『三言』是也，而未聞覺世雅言之稱。此書爲明刊本，首有綠天館主人之序，前半段可惜殘缺了，茲錄其後半段如下：

……奏雅，顧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眞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贋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事眞而理不贋，即事贋而理亦眞，不害於風化，不謬於聖賢，不戾於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使里中兒頓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觸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孰贋而孰眞也！隴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說甚富，有意矯正風化，故擇其事眞而理不贋，即事贋而理未嘗不眞者，授之賈人，凡若干種，其亦通德類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筆而弁冕其首云。

綠天館主人題

觀其『……奏雅』數字，似專就『雅言』而發議論，則此序當專爲雅言而作。雅言凡八卷，共有短篇小說八篇，其目如下：

第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三卷　誇妙術丹客提金　第四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第五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第六卷　旌陽宮鐵樹鎭妖
第七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第八卷　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其中第一卷、第五卷、第七卷、第八卷四篇，醒世恆言中亦有之。第二卷、第四卷、喩世明言中亦有之，第三卷則爲初刻拍案驚奇所有，第六卷爲警世第四十卷。（敍許眞君捉孼龍事。）序上說：『授之賈人，凡若干種。』則似茂苑野史初刻此書時，尚在陸續整理舊藏，未全授之賈人，故所刻只有八篇，而序上則僅泛言『凡若干種』。其後陸續刻了好幾種，則又集合成爲一部大書，別名之爲古今小說。如果我這個猜測不錯，則覺世雅言者，乃古今小說之前身，而『三言』之祖也。然誇妙術丹客提金一篇，爲初刻拍案驚奇中所有，而拍案驚奇則爲淩濛初氏之創作，其出版在『三言』之後；據此推之，則覺世雅言又似爲坊賈雜集他書以成之者。或者拍案驚奇中乃亦雜有舊作麽，此則疑不能明了。

（二）醒世恆言　此書爲原刻本，目錄上第二十三回，尚爲金海陵縱慾亡身，（翻刻本則刪去此回，將張廷秀逃生救父改爲上下兩回，以補足之。）惟不知被那一位『道學先生』將其中略涉淫穢之

處都裁割去了。金海陵縱慾亡身一回，當然在被裁割之列，即賣油郎獨占花魁，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之類都被裁割得不成樣子，或全部被删，或半段被割，幾成一部不全不備的書了。

（三）拍案驚奇　即空觀主人編次，凡三十四卷，有短篇故事三十四篇。據日本鹽谷溫氏所著明代之短篇小說裏引的二刻拍案驚奇小引：『遂爲鈔撮成編，得四十種。』則初刻當有四十篇，然今世所流行者乃僅三十六篇，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本書，亦爲三十六篇，分十八卷。然在其所藏的二刻小引上則言『遂爲鈔撮成編，得三十四種。』不知何故。

（四）二刻拍案驚奇　繼初刻而出。巴黎圖書館所藏者僅三十四卷，三十四篇，而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本書，則有三十九篇，其回目及次第亦多不同。茲錄其全目，以資研究本書者之參考（日本內閣文庫本二拍目錄，見孔德月刊）：

第一卷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讎死報

第二卷　江愛娘神護做夫人　顧提轄聖恩超主政

第三卷　男美人拾箭得婚　女秀才移花接木

第四卷　甄監生浪吞祕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第五卷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儈索剩命

第六卷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第七卷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第八卷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第九卷　莽男兒驚散新鶯燕　㑳梅香認合玉蟾蜍
第十卷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第十一卷　不苟存心終不苟　淫奔受辱悔淫奔
第十二卷　李侍講無心還寶物　王指揮有意救恩人
第十三卷　恤孤仗義反遭殃　好色行凶終有報
第十四卷　延名師誤子喪妻　設奸謀敗名殞命
第十五卷　暱淫朋癡兒蕩產　仗義僕敗子回頭
第十六卷　躭風情店婦宣淫　全孝義孤兒完節
第十七卷　貪淫婦圖歡偏受死　烈俠士就戮轉超生
第十八卷　老衲識書生於未遇　忠臣保危主而令終
第十九卷　賣富產貧夫婦拆散　尋親行孝父子團圓
第二十卷　死殉夫一時義重　生盡節千古名香
第二十一卷　奸淫漢殺李移桃　神明官追屍斷鬼
第二十二卷　任金剛假官劫庫銀　張銅梁僞鎗誅大盜
第二十三卷　認惡友謀財害命　拾正身斷獄懲兇
第二十四卷　無福官叛而尋死　有才將巧以成功

此書亦遭裁割，但不是全篇全部、或半部的被割，而是一句、一段的被裁割，正如日本雜誌或新聞上之被檢查員刪去的空白地方一樣。

（五）古今列女傳演義　東海猶龍子著，古吳三多齋刊本；首有著者自序一篇，序末有『猶龍子印』一章。作者蓋即增補平妖傳，編『三言』，刊墨憨齋定本傳奇，著海烈婦百煉傳之馮猶龍氏。本書載海烈婦事，故知其係作於淸初。在作者序上，他自己說，因劉向列女傳文義深奧，故演而淺之，以便婦女之閱覽。然列女傳非全部被演，所演者亦不盡拘於列女傳之範圍，除海烈婦爲著者同時代之人外，明代名婦故事，亦有採入。全書共分六卷，凡故事一百十則，計：母儀傳凡十四則，賢明傳凡

十八則，仁智傳凡十六則，貞順傳凡十九則，節義傳凡二十六則，辨通傳凡十七則。

（六）覺世名言第一種　題覺世稗官編次，卽李漁所著，首有順治戊戌鍾離濬水的序。正文前之書名下，寫着：『一名十二樓』。我所見的十二樓刻本甚多，然俱非原刻者。此本則爲原刻本無疑。作者將書名題爲覺世名言第一種，則似尙欲繼續的寫第二種、第三種，然迄今絕未見有第二種，則作者當絕筆於十二樓而未再寫下去也。本書題頁上，寫着醒世恆言十二樓，與正文書名不同，不知何故。或乃坊賈所妄加乎。

（七）貪歡報　一名歡喜寃家，西湖漁隱主人編，聯經堂刊本。袖珍本，小字，圖極粗，當爲翻刻本。全書凡二十四回。作者自序說：『……作小說者遊心於風月之鄉。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慷當以慨，感有餘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詞，偏入名賢之目，有懷倩筆，能舒幽怨之心。記載極博，詎是浮聲；竹素游思，豈同捕影。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名曰歡喜寃家。……其間嬉笑怒駡，離合悲歡，莊列所不備，屈宋所未傳，使慧者讀之，可資談柄，愚者讀之，可滌腐腸，稚者讀之，可知世情，壯者讀之，可知變態。致趣無窮，足駕唐人雜說，詼諧有竅，不讓晉士淸談。使蕙風發響，入松壑而彌淸，流水成音，瀉磐石而轉韻。聖人不除鄭衞之風，太史亦採謠詠之奏。公之世人，喚醒大夢。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

山水鄰卽刊行四大癡者，尙有傳奇數種，亦曾由山水鄰刊行，則此作亦當刊於明季。其全目如下：

第一回　花二娘轉智認情郎　　第二回　吳千里兩世諧佳麗
第三回　李月仙割愛救親夫　　第四回　香菜根喬裝奸命婦
第五回　日宜園九月牡丹開　　第六回　伴花樓一時癡取笑
第七回　陳之美巧計騙多嬌　　第八回　鐵念三激怒誅淫婦
第九回　乖二官偏落美人局　　第十回　許玄之賺出重囚牢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遇淫僧　　第十二回　汪監生貪財娶寡婦
第十三回　兩房妻暗中相錯認　　第十四回　一宵緣約赴兩情人
第十五回　馬玉貞汲水遇情郎　　第十六回　費人龍避難逢豪惡
第十七回　孔良宗負義薄東翁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棄妻子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眞托妻寄子　　第二十回　楊玉京假恤寡憐孤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貪淫中毒計　　第二十二回　黃煥之慕色受官刑
第二十三回　夢花生媚引鳳鸞交　　第二十四回　一支梅空設鴛鴦計

在這二十四回中與他書重複者甚多，如鐵念三激怒誅淫婦，王有道疑心棄妻子，蔡玉奴避雨遇淫僧等等皆是，但因客中手邊沒有書，未能一一將其註出。著者雖說：『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彷彿此二十四回皆爲他自己所著的，其實現在可知者已有一半以上是曾見於他書的；見於二刻拍案驚奇（三十四卷本）者如鐵念三，見於石點頭（？）者如王有道。也許此書全部竟都是鈔輯他書的。

三 戲曲

（一）韓朋十義記 白紙精刊，有圖，圖似明刊本之投桃記諸傳奇。題頁上寫着：『萬曆丙戌冬月余氏紹崖梓行』。正文題目下寫着：『新安余氏自新齋梓行』。不著作者姓名。就其曲白之淺顯易曉之點觀之，當爲古傳奇，或流傳於當時民間之劇本，未經文人學士潤色過者。全書凡二十七齣，敍韓朋因拒抗黃巢而被害，其子乃與李存孝合兵一處，滅了黃巢以報父仇。其關節可於第一齣之四句提要中見之：

黃拒天心懷暴虐　李翠雲節操堅剛
李昌國立孤爲友　十義記萬古流傳

（二）虎口餘生記 卽鐵冠圖，敍明末李張的起義者，遺民外史著。翻刊袖珍本。此書爲舞臺上所常演唱者，然亦僅步戰、別母、守門、刺賊等十齣左右耳。全書凡四十四齣，分四卷：第一卷爲家門、詢慕、寇釁、伐塚、朝議、囑別、去官、夜覲等八齣；第二卷爲營閧、大戰、敗回、墮計、挽留、演陣、賺城、盡節、燒宮、借餉、觀圖等十一齣；第三卷爲上朝、出師、步戰、拜懇、別母、自刎、設計、通寇、獻城、守門、清宮等十一齣；第四卷爲刺賊、刑拷、被逮、魂遊、頒詔、起兵、夜樂、上路、追剿、脫逃、滅寇、復官、錄忠、昇天等十四齣。凡明清之際的作家們對於這次農民大起

義，都是站在地主們的立場上而予以否定的，作者此戲亦不殊於這個觀點。

（三）西江祝嘏　凡四種，蔣士銓著，嘉慶十五年大文堂刊本。此劇乃當乾隆十六年皇太后生辰時，撰以祝賀『萬壽』者。蔣氏的紅雪樓九種曲爲凡有井水處無不歌詠之作品，而此四劇則比較的流傳甚少。我未見此書時，初以爲祝壽之作，不過堆砌了許多不痛不癢的頌揚語，又文又雅的喜慶語，與他的別種劇本之眞摯激昂者不同，所以不大有人提起，然而到了讀畢了本書之後，我不禁爲之愕然。想不到這樣的一個迂腐而無足生情生景的題目，作者乃運以亦莊亦諧之筆，生動活潑之意，表面上是喜慶祝賀之語，而骨子裏卻雜以不少滑稽的、打趣的、諷刺的話——那些諷刺打趣，當然不是對『至尊』而發，——就好比一個平平常常的圓筒，竟會放射出燦燦爛爛的火花來，這不能不讚嘆作者文才之雋妙無比了。同時，卻不禁詫異於這樣絕妙的四部喜劇，乃竟無人提起過、注意過！這四部喜劇是：（1）康衢樂，寫堯帝慶祝母壽事；共分四齣，呈瑞、遊衢、宮訓、朝儀；呈瑞的後半與遊衢的全部寫得眞好。（2）忉利天，寫佛母摩耶夫人在忉利天祝賀萬年生辰事；共分四齣，設會、市花、天逅、慶圓；設會一齣，寓意甚深。（3）長生籙，寫諸仙赴宮祝聖母壽誕事；亦分四齣，煉石、望海、守桃、貢牒，這四齣都是極流麗而且發鬆的；對話漂亮，設景絢美。（4）昇平瑞，寫江西諸臣民建壇遙祝聖母萬壽事；亦分四齣，坊慶、齋議、賓戲、仙壇；這是四劇中最好的一部，其中充滿了對於當時文壇的諷諭，令我們讀之，渾忘了這是一齣祝賀的戲文，還以爲作者是在發他自己的尖利的譏刺呢。其中賓戲一齣，寫八仙中，七個男仙都赴考去了，只賸下何仙姑和七個仙人的太太，同去

祝壽一段，也極有趣，然不流入鄙野，不雜以粗語。今試舉四劇中的幾段如下：

……（生）熟便熟了，只是這個曲兒覺得粗淺些。（淨）若不粗淺些，你們解不出，又要來埋怨我做曲兒的是個外行哩。（丑）便是。如今名公戲子是不要文理的。若像方纔那個蒙館先生做的弋陽腔，小的有一大半聽不明白，倒不如大王這首拙作，竟是一篇清空當行文字。（淨）那弋陽腔也不叫深奧，不過堆砌些乾乾踏踏字眼，究竟大通的人，還不把耳朶聽他哩。……

——忉利天

……（付）哈哈，嘴不關風，如何唱曲，頸子不長，如何串戲？（淨丑）實不相瞞、不過跟着笛子哼哼，其實一個字眼沒有。若是扮小軍，就縮了頭，也還將就得過……

——長生籙

……（付）妙得緊，句句老辣，無一點墨卷爛調，迫眞我等江西五大家的傳授。（外）哎呀，怎將議論八股的話頭，拿來贊我的古文！（付）卻不道文之妙者，宜古宜今。（外）豈有此理！這古文一道呵。

〔黃鶯兒〕宗匠莫輕睃，傍門庭，入臼窠，精神，風味，都有眞衣鉢。嗟乎一鎖，軒然大波，新鮮排偶，加些可自磋磨，難爲作者，誰說解人多！

——昇平瑞

全書妙語，豈只這些。我希望國外有人能把這四劇都重印出。書後尙附一片石一種，這是九種曲所有的，因同爲在江西所作的，同爲關於蔣氏當時之『主人』王興吾的事，所以刻在一處了。

（四）雙翠圓傳奇　華亭夏秉衡谷香著，秋水堂刊本。凡二卷，三十八齣。作者自序說：『虞初

新志載王翠翹遇徐海事甚奇，惜其傳略而不詳。丁亥秋，養痾官署之鏡齋，偶閱稗史，知翠孃之適徐郎，乃境遇之一端耳。其間遇人不淑，獅吼河東，若錫麓之東生，亦如花之枝葉，水之波瀾，作翠孃一生結束。惟金釵盟證，生死不渝，方其情之所鍾，醉心刻骨，所謂千里來龍，結穴在此。因綴其本末，略爲改竄，譜之詞曲，播之管絃。然後小傳之略。稗官之誣，或可補救萬一，不至使豔心俠骨，泯滅無聞，則千百載後，余又翠孃一知己也！……』在這裏，全劇的內容已可使我們大略的知道了。

（五）砥石齋二種曲　袁浦汪柱石坡撰，松月軒刊本。第一種曲爲詩扇記，凡二卷，三十二齣，係改小說人中畫爲劇本。吳銓的序文說：『……所尤喜者，離合之際，不習尋常窠臼，覺白馬將軍猶未免驚擾蒲東，而牛鬼蛇神，花精猿怪，又何足云。』又有人跋云：『眞假現空中之色，幻成海市蜃樓，悲歡徵平裏之奇，不假狼烟豕突。』第二種曲爲夢裏緣，乃係以杜甫詩：『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二句爲主腦，將蛺蝶蜻蜓，配爲夫婦，初經患難，終臻團圓。二曲外，尚附有雜劇多種及散曲一篇。雜劇：一爲林和靖夢裏妻梅子鶴，言和靖獨對梅鶴，偶有所感，而梅乃化爲女子，鶴乃化爲童子，入他夢中，成了他的妻和子。二爲賞心幽品四種，其正目爲：楚正則採蘭紉佩，陶淵明玩菊傾樽，江采蘋愛梅錫號，蘇子瞻畫竹傳神，格式倣四聲猿。三爲破牢愁，是劇共分四齣：獃書生賣癡更癡，大靈臺求道得道，逢天女備受福祥，訴古人捐除煩惱。此劇乃本書中最好的一篇。末後以不結結之，饒有餘味。散曲一篇爲秋日遣興。

（六）雙鴛祠傳奇　泰州羣玉山農編輯，嘉慶庚辰，咬得菜根堂刊本。汪云任的序說：『李君亦

珊，福建閩侯人，仕廣州別駕，不得於其親，一弟又桀驁不可馴。自甘涼解餉歸，抑鬱成疾，疾日篤且死。一棺之外，四壁蕭然。其妻蔡氏，謂老婦曰：吾夫甫死，無過問者。設久殯此，其何以歸！我將死之。聞者或憐我之節，送我夫歸，我翁姑亦藉以同歸，我無憾矣。乃冠帔拜堂上，自縊死，移棺於庵。人莫不哀祭之節，亦卒無議歸其喪者。同官某之妻某，聞於老婦而憫之，乃屬其夫醵金以助，仍已出二百金送以歸。且立廟祀之。粤中傳其事久矣。柘庵先生卸事閒居。素工音律，爰屬爲傳奇，被之管絃……』全書共八齣，惟第二齣寫得很好，其餘都不大動人。

以上戲曲，僅錄六種，其餘皆爲通常習見者，如元曲選（二部）、六十種曲（二部）、笠翁十種曲、蔣氏九種曲以及四夢等等，故不多及。

四　其他

本文原僅錄及小說及戲曲，但間有數種唱本，及一二種與小說有關之著作，頗不忍棄之不舉，故復於本文之最後，附述及之。

（一）博古齋庚訂燕居筆記藻學情林　閩潭龍鍾道人輯，豫金呵笑道人檢閱。全書共十卷，前四卷雜選詩話、詞話、文話之饒有趣味者；後六卷選短篇小說數種。除第九卷上半部才高才荊公難子瞻上面題着：『本立堂評點小說』外，其他皆寫着：『博古齋評點小說』。第五第六兩卷，爲很長的一篇

文言小說：鍾情集輅生會瑜娘，分上下二大段。第七卷爲錯姻緣老鼠爲改正，行好事天公改八字二篇；第八卷爲陳希夷四辭朝命，呂洞賓飛劍斬黃龍二篇；第九卷爲才高才荊公難子瞻，蘇小妹三難新郎二篇；第十卷爲轉運漢文若盧發積，美孝廉許武智讓產二篇。以上四卷，凡八篇，皆平話體的短篇小說。

（二）第八才子花箋記　此書爲『粵曲』之一種，蓋卽彈詞體之作品而雜以廣東方言者。柯蘭目錄裏，把牠列於長篇小說類中，實非。大約因書名有『第八才子』字樣，故將牠當作平山冷燕、三國志、水滸傳、玉嬌梨之同類作品了。本書題頁上寫着：『情子外集，第八才子，花箋，靜淨齋藏版。』首有康熙五十二年朱光曾序。原曲作者不知何人，批評者則爲鍾戴蒼。鍾氏之批評花箋記，完全模倣金聖嘆之批評水滸、西廂，字分句解，復加以每段之引評、結論；評語幾較原書多出數倍。他對於聖嘆之批評方法，眞是亦步亦趨，學得十分肖似，然不過僅得其貌耳，其見解，其筆力，俱遠不及聖嘆。聖嘆能曲折，能深入，能將無理說成有理，有時明知其爲强辯，卻頗喜其辯得俊捷痛快。鍾氏則僅浮面上之批評耳，不着痛癢之批評耳。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此類是也。不僅鍾氏爲然。後來之模倣聖嘆者那一個不是如此。然鍾氏在批評上雖已失敗。卻有一個大功績，爲我們所應該注意者。聖嘆尊水滸、西廂與離騷、史記並列，卽尊小說戲曲與詩文並列；鍾氏則尊花箋爲第八才子，與水滸、西廂並列，蓋卽尊『彈詞』體之作品與小說戲曲並列，其功不在聖嘆下。實可以算是第一個重視彈詞的人，第一個重視粵曲的人。這一部花箋記，凡分六卷，第一卷爲自序，總論（今所見之本缺

此卷），第二卷至第六卷爲本文。本文共分五十九段，每段有一標題，不知係原文如此，抑係鍾氏所分的。據全書文筆看來，實不必斷成如此瑣屑的五十九段，當係鍾氏所分無疑。鍾氏以第六卷的二十一段的文字，遠不及前四卷之雋秀，疑爲後人所續，與前作非出一手。此亦如聖嘆之以七十一回後之水滸，第十六齣後之西廂爲續筆也。不過聖嘆直斷定其爲『續』，鍾氏則疑之而不敢斷定。花箋記之文字，在『粵曲』中可算是很好的，間亦有很輕妙、很入情之描寫。書中主人翁爲梁亦滄及楊淑姬。二人之戀愛的始終，頗脫出一般『言情小說』之窠臼。作者費二卷（據評本）之多的紙墨，專寫梁生與楊女的反復相思，彷彿各種言情小說中都沒有這裏寫得那末深刻痛切，那末懇摯動人；在這裏，這兩個青年的戀愛心理，眞被寫得很活潑，很細膩。茲鈔錄其首段如下：

起凭危欄納晚涼，秋風吹送白蓮香，只見一鈎新月光如水，人話天孫今夜會牛郎。細想天上佳期還有會，人生何苦捱淒涼。得快樂時須快樂，何妨竊玉與偷香。但能兩下全終始，私情密約也何妨。自古有情定遂心頭願，只要堅心寧耐等成雙。山水無情能聚會，多情唔信肯相忘。但願世間情重者，勿要半途而廢就抛荒。曾聞一段奇風月，鍾情好似海天長。埋沒風流誰曉得，故此替他傳與後人看。蘇州府內吳江縣，有一才人身姓梁。父號印波爲學士，母親姚氏極賢良。雁行孤獨無兄弟，名諱芳洲字亦滄。貌比春紅添月色，才如鮮錦燦雲光，風流好似騎鯨客，雅致猶如跨鳳郎。年登十八叨儒列，只待飛騰上帝邦。

原文中提到征戰事，每多缺字，如『奏旨征□』，則缺□字。原本似爲明末之作，缺字當爲關於清人之事者，故入清時不得不剷去這些違礙字樣。

（三）西番寶蝶全本　此書亦爲彈詞體的粵曲，然文字則遠不及前書之美好雅潔。原書題頁上寫着：『此書砌成二卷，全套正西番寶蝶，買者細看，與別本不同。』則當時當有數本並行。又，此書敍及『蘇生回店』事，而『蘇生回店』一事，在國家圖書館中另藏有一部單行本蘇生回店。此可見西番寶蝶故事，在當時流傳甚盛。不知現在尙可在廣東得到這些書否。

（四）雜歌曲　共有粵曲四十種，訂一本，皆富桂堂所印行者。其中有的很好，有的很粗，有的是情歌，有的是故事曲。如槐陰送別、囑別相知、多情笛解心、弔秋喜解心、江珠夜月心，都是很久的情歌，如伯當追友、散瓦崗、義伏黃忠、智深醉酒，都是很好的故事曲。將來如果有人把好的粵曲彙刻成一冊兩冊，怕不有許多絕好的作品在內！不僅粵曲爲然，像這一類的小調歌曲，那個地方沒有；只要有心去搜集，眞是黃金遍地，俯拾皆是。有的已經是很完備的佳作了，有的只要略加以潤飾——我們不要膽怯去潤飾民歌，因爲現在的民歌，本就是經過許多人潤飾的結果——便可成爲佳作。把這些民歌唱本搜集起來，不是一種很重要很有趣的工作麼？最好是某一個地方的人各去搜集某一個地方的作品；如此，則因了方言之能澈底了解故，可以更了解原作之精神與好處。友人顧頡剛君搜集吳歌，是注重在口頭上的直接搜集，我的意思則注重在已刻的唱本。這都是本文題外的話，在這裏不多說了。

以上總凡四部，所錄凡四十二種，雖不敢很斷定的說：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所藏的中國小說與戲

曲，重要的、珍罕的、可注意的已盡於此，然就我個人所知、所見，則在以上所舉的四十二種之外，餘下的大都為中國極流行的本子，很容易得到的本子，我們殊可以不必注意到他們。

這些小說與戲曲，雖然不多，卻不是一時一刻的收穫；據柯蘭目錄裏所註明，大多數乃 Louis-Philippe 所收藏者，其少數則為 Charles X 及拿破崙三世所收藏者。他們是很早的便注意到我們的小說與戲曲乃至彈詞唱本了。我們自己呢，卻至今還有人在懷疑我們的小說與戲曲的價值，至於彈詞唱本則更無人提起了！我們是如何的輕視自己的寶物呢！

本文寫得很草率，不過是把將近兩月來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所閱讀的結果，據實報告給我們的讀者而已。將來到倫敦、到柏林、到莫斯科，也將作此同樣的工作。我很希望那幾個地方有比巴黎更豐富的收藏。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一

一九三三年是中國北部空前的不安定的一年。正月間，山海關陷落，三月間，熱河又爲敵軍所佔領。繼之而古北口到冷口一帶的長城的要隘，無一處不發生着空前的大戰爭。古城的北平，幾處於三面包圍之中。古物圖書，紛紛的向南向西而遷運。當這樣的一個年頭兒，既有的古籍還時有喪失之虞，如何說得到什麼『發現』呢？

然而，說來可怪，偏在這樣的一個喪亂的年頭兒，古籍的發現，反到較往年爲多，爲重要。這不可以不記。

所謂『古籍』，當然包括一般的自經、史以下的古代著作而言。惟本文所記載的却以『四庫』以外的佛經、詞曲、小說爲主體。一則經、史一類的著作，佚書實在不多，經了淸代諸學者的有力的搜輯與探訪，今日要發現一部罕傳的本子，未被他們所注意到的，幾乎是成了『披沙揀金』般的事業。而

小說、佛經一類的著作，則迄未有人加以重視；到今日方才被看作研究的對象。（佛經部分向來是視作宗教的經典，只知崇拜、念誦，很少以純粹宗教學者的眼光去研究他們。）未開發的寶庫，其中的珍寶自多。二則我個人對於小說、戲曲以及詞和散曲一類的著作，比較得注意些；而於佛藏的研究，也頗感興趣。故關於這一類的發現的資料，自所見略廣，所聞較詳。三則，因了十年來以小說、戲曲、佛經爲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搜羅及之。（友人某君數年前嘗獲明武成侯郭勳刊之水滸傳殘頁數紙，詫爲奇遇；余於明本書的封皮後，嘗揭得萬曆板西遊記一頁，又隆、萬間福建板水滸傳一頁，亦頗加珍視。琉璃廠某肆存萬曆福建版西漢演義數頁，亦知寶存，留以贈給我們。斯可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書賈們既知此類書爲可見之利藪，焉有不群趨於此的；古家舊宅，既知此類書爲比較的可得重值的，又焉有不『割愛』（？）出售的。故書價雖天天向上漲，（金瓶梅詞話爲北平圖書館所得，價至一千八百金；嘉靖版三國志演義初出時，有人曾出千金而書肆尚未肯售讓。宣德本的周憲王誠齋樂府十餘冊〔凡二十五劇〕，亦售至二千金。）而罕見之書，被疑爲已佚之作，却時時有得發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情形殆正相類。

但關於其他的重要的古籍之發現，見聞所及，也並附述於後，不過不能像對於小說，戲曲一類的東西說得那麼仔細耳。

二

在這一年中，最有關係的最重要的發現，當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金刻藏經的寶庫的被打開。這是八九月間的事，發見者爲範成法師。他爲了影印宋磧砂板藏經事，足跡遍歷山、陝諸省，搜求遺缺，以補磧砂藏之不足。他以宗敎家的超人的精力與忍耐，從事於此。自較常人之搜訪，爲詳、爲確。廣勝寺的金刻藏經，凡五千餘卷，皆卷子式，此爲前人研究版本所未及知者。許地山先生云：『嘗見某美人從山西得卷子式之刊本藏經，其軸爲木製，朱漆其兩端。』殆卽此寶藏中之物而流落於市上者。範成旣發見此藏，便電知徐森玉先生到趙城縣主持選擇、借印之事。他也放下了一切事而到那邊去。過了半個月，他回來了，借來的是借出的數大箱未見的或久佚的經卷（共三百卷）。除一部分補足磧砂藏者外，有兩部分的經卷極可注意：

第一、經錄，有四種，皆爲久佚於世，未爲人知者。

（一）大唐開元釋敎廣品歷章　玄逸撰　三十卷

（二）天聖釋敎總錄　（此書未見各家『經錄』著錄。）

（三）大中祥符法寶錄　楊億等編　二十二卷

（四）景祐法寶錄　呂夷簡等編　二十一卷

在佛藏『目錄學』上，這四種『經錄』的發現，可以說是最關重要的事。對於佛敎文學和佛敎史的研究者，有其說不盡的貢獻，自也是意中的事。

第二、關於法相宗的著述，取來十五種，凡七十三卷，多數爲佚籍孤本；其有世間流傳之作，則

卷帙分合，字句異同間，亦多足資勘正。

（一）唯識述記
（二）唯識述記科文
（三）唯識論疏
（四）因明入正理論過類疏
（五）觀彌勒菩薩生上兜率天經疏
（六）成唯識論掌中樞要
（七）大乘法苑義林章
（八）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函贊
（九）阿彌陀經通贊疏
（十）因明入正理論疏
（十一）妙法蓮華經函贊
（十二）瑜伽師地論略纂疏
（十三）瑜伽師地論義演
（十四）瑜伽師地論記
（十五）瑜伽師地論

爲了森玉先生是法相宗的信徒，故特別注重於這一方面。在這個五千卷的大寶庫裏，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更有不少。其全目今尙未着手編著。一旦全部披露，其可驚動一世之耳目，或當有類於敦煌寶庫的發見罷。

第一部分的四種『經錄』，聞北平圖書館已擬爲之印行，而於法相宗的著述十五種，則北平三時學會已在次第動工影印。流布世間之期，當不在遠。

我曾在徐森玉先生處，獲見此種經卷的一部分，其式樣和敦煌寫經正同。絕不類宋以來經卷所常用之梵筴式。（今日所見之明、清版佛經，殆皆梵筴式，道藏亦襲其貌，只有明末版『嘉興藏』是用

書冊式的）故此藏的刊刻，爲時尙甚古遠。森玉先生所見者之一卷，中有金熙宗天眷（公元一一三八——一一四〇年）年號，故斷定爲金刻本。然藏經卷帙過繁，往往非數十百年不能完工。磧砂藏之刻，由宋至元而始告成。則這部所謂『金刻藏』，也許其發願刊刻的時代，還在金代之前。每卷之前，各附扉畫一幅；畫中之釋迦如來像，乃酷肖胖碩之北印度人，不類一般佛像之爲希臘式的體態，此亦可注意之一端。

三

明人所刊元曲，今存者自以臧晉叔元人百種曲爲最重要，且所選亦最多。息機子雜劇選亦刊於萬曆間，較晉叔所刊，早十九年。（臧選刊於萬曆四十四年而息機子此選則刊於萬曆二十六年）今存二十五卷。（北平圖書館藏）未知全書究有多少卷，然不出百卷，則可知。在這二十五卷裏，其出臧選外者僅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元羅本撰）、張公藝九世同居、趙匡義智取符金錠（均無名氏撰）等寥寥數本耳。（其中題爲元馬致遠撰的孟浩然踏雪尋梅一本，實爲周憲王撰。）陳與郊所刊古名家雜劇選及新續古名家雜劇選，亦俱刊於萬曆間，似也較臧選爲早。惟二選合計，僅五十餘種，其中爲臧選所不載者，亦僅漢鍾離度脫藍采和，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以及羅氏風雲會與周憲王諸劇耳。尊生館主人所編陽春奏亦刊於萬曆間，凡錄劇三十九種，出臧選外者亦僅藍采和、鎖魔鏡、野猿聽經以及自周憲王、

徐渭、汪道昆以次諸明人所作。顧曲齋所刊元曲，涵芬樓嘗購得十六種，中僅錢大尹智勘緋衣夢（關漢卿作）和羅氏風雲會爲臧選所無。後北平圖書館亦得顧曲齋所刊曲十餘種，友人王孝慈先生亦得六種（聞日本鹽谷溫氏亦藏數種），然總計不出六十餘種，則所刊當亦不會很多的。今年春初，在北平東安市場某書肆，得孟稱舜氏所編古今名劇合選，全書凡五十六種，完全不缺，殆爲臧選外，最富之曲選矣。（王孝慈先生亦藏有此書，然殘佚頗多）當時逐鹿者頗有其人，然終歸我有。今年所發見的戲曲，當以此書爲最重要。此書各家書目皆不載，僅祁氏藏書樓書目有柳枝集、酹江集之名，然亦未詳其目。今具錄於下，論述元、明曲者當爲之一快也：

一、新鐫古今名劇柳枝集目錄

倩女離魂

翰林風月　以上元、鄭光祖撰

青衫淚　元、馬致遠撰

兩世姻緣

揚州夢

金錢記

玉鏡台

金綫池　以上元、關漢卿撰

牆頭馬上　元、白仁甫撰
瀟湘雨　元、楊顯之撰
紅梨花　元、張壽卿撰
張生煮海　元、李好古撰
猪八戒　元、吳昌齡撰
竹塢聽琴　元、石子章撰
柳毅傳書　元、尙仲賢撰
度柳翠　元、無名氏撰（原注：或云王實甫作）
悞入桃源　明、王子一撰
城南柳　明、谷子敬撰
對玉梳
蕭淑蘭　以上明、賈仲明撰
小桃紅
慶朔堂
風月牡丹仙　以上明、周憲王撰
眼兒媚

桃源三訪
花前一笑　以上明、孟稱舜撰
二、新鐫古今名劇酹江集目錄
漢宮秋
任風子
薦福碑　以上元、馬致遠撰
梧桐雨　元、白仁甫撰
范張鷄黍　元、宮天挺撰
王粲登樓　元、鄭光祖撰
竇娥冤　元、關漢卿撰
鐵拐李　元、岳伯川撰
李逵負荊　元、康進之撰
誶范叔　元、高文秀撰
東堂老　元、秦簡夫撰
趙氏孤兒　元、紀君祥撰
麗春堂　元、王實甫撰

燕靑博魚　元、李文蔚撰
老生兒　元、武漢臣撰
風雲會　元、羅貫中撰
魔合羅　元、孟漢卿撰
隔江鬥智　元、無名氏撰
仗義疎財　明、周憲王撰
沽酒遊春　明、王九思撰
中山狼　明、康海撰
不伏老　明、馮惟敏撰
昆侖奴　明、梅鼎祚撰
紅綫女　明、梁辰魚撰
鬱輪袍　明、王衡撰
漁陽三弄
替父從軍　以上明、徐渭撰
眞傀儡　明、無名氏撰（原注：或云王衡作）
鞭歌妓　明、沈自徵撰

殘唐再創　明、孟稱舜撰

稱舜此選，刊於崇禎癸酉（六年，卽公元一六三三年），距臧選之刻已十六年。稱舜自己的序說：『元曲自吳興（卽晉叔）本外所見百餘十種，共選得十之七；明曲數百種，共選得十之三。』然其實，出臧選外者亦殊寥寥。吳昌齡的猪八戒，蓋卽其西遊記雜劇裏的一部分。其所附編者自作之四劇，眼兒媚、桃源三訪、花前一笑和殘唐再創，却是全選裏比較得最爲重要的部分。其他各劇，皆僅足資比勘異同而已。（眼兒媚、花前一笑絕未見之他選；盛明雜劇所載之花舫緣，蓋爲卓人月的改本。桃源三訪，殘唐再創二作，盛明雜劇雖載之，然與此本亦不甚同。）稱舜於每劇之端，所附批語，亦有很可注意者。論述戲曲史的，當於此有所取材。稱舜序裏又道：『若夫曲之爲詞，分途不同，大要則宋伶人之論柳屯田、蘇學士者盡之。一主婉麗，一主雄爽。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孃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雄爽者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詞也。後之論辭者，以詞之源出於古樂府，要須以宛轉綿麗，淺口優俏爲上；挾春華烟月於閨幨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慷慨磊落，縱橫豪健，抑亦其次。故蘇、柳二家軒輊攸分。曲之與詞，約亦相類。而吾謂此固非定論也。曲本于辭，辭本于詩。詩三百篇，國風雅頌，其端正靜好，與妍麗逸宕，與之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優劣分乎？……予學爲曲而知曲之難，且少以窺夫曲之奧焉。取元曲之工者分其類爲二，而以我明之曲繼之。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卽取雨淋鈴，「楊柳岸」及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之句也。』這便是他所以分古今明劇爲柳枝、酹江二集之意。

四

九月初，由北平回上海，在來青閣書莊見到一部西廂記，題作：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

明本西廂記多有標作『元本北西廂記』者，此當是其最早的一部。西廂記而有『題評音釋』者，此亦當爲其最早的一部。就其所謂『題評音釋』者觀之：

第二齣（生唱）不做周方，埋怨殺法聰和尙。

（題評）周方，猶云周旋。

（生唱）今日多情人，一見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兒裏早癢癢。

（題評）疊『癢癢』二字，果見風魔。

（釋義）和尙：千里相聚曰和，父母反拜曰尙。

實在並不是什麼很高明的東西；然三百多年前的一部『坊本』，而能流傳到現在，也就够可貴的了。何況今日所見的許多坊間註釋本的西廂記，也沒有一本勝過它的；——註解都不如它的詳明。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十齣，下卷也是十齣。後來分爲二十齣（或五卷二十折）的次第，當本于此。上卷書名之次，有署校者，梓者之名氏的二行，很重要：

上饒　余瀘東校正

書林　劉龍田繡梓

雖沒有序跋之類足以證明其時代，但就這姓氏上看來，已約略可以推知其爲何時的刊本。

余瀘東的生平不可知。劉龍田之名，曾見于沈璟南詞韵選。未知此劉龍田是否卽爲『書林劉龍田』。

我於數年前，在杭州購得：

新鍥改正繪像註釋古文大全

一書，其末頁有碑記云：

飛龍萬曆新歲穀旦劉龍田梓

其書的刻式，頗同於西廂記，則刻古文大全的劉龍田，自卽爲刻此西廂記者無疑。我意西廂之刻，以當更在古文大全之前。以其插圖的式樣，全書的字體，皆類嘉靖時代之物。把它歸在嘉靖末或隆慶間的一代裏（公元一五六〇——一五七二年？），當不會很錯誤的。

今日所見之西廂其刊刻年代無出萬曆中葉以前者（除雍熙樂府所載之西廂曲文外）；惟此書則獨早。其殆足考見嘉、隆以前民間流行的北西廂記的最習見的面目乎？首有：

末上首引

（西江月）

〔西江月〕放意談天論地，怡情博古通今，殘編披覽漫沉吟，試與傳奇觀聽。編成孝義廉節，表出武烈忠貞。莫嫌閨怨與春情，尤可衞風比並。（問內科）且問後堂子弟，今日敷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內科應）崔張旅寓

西廂風月姻緣記。（末）原來是這本傳奇。待小子略道幾句家門，便見戲文大意。

從頭事細端詳，僧房那可寄孤孀。縱免得僧敲月下，終須箇禍起蕭牆。若非張、杜作商量，一齊僧俗曹一磨瘴。雖則是恩深義重，終難泯夫婦綱常，重貯金帛亦相當。鄭家的婦豈堪作賞。翻雲覆雨，忒煞無常。種成禍孽不關防，堅使得蜂喧蝶攘。全不怪妖紅快趣，憎嫌是士女輕狂。不思祖父尚書望，暮雨朝雲只凭忙。沒疤鼻的鄭恒，他是枉死。無志氣的張珙，你也何强！看官若是無懲創，重教話欛笑崔、張。

詩　張君瑞蒲東假寓　崔鶯鶯月底佳期

曰　老夫人忘恩負約　小紅娘寄簡傳書

這一大段的『家門始終』，當是明代某一位『三家村學究』所增入的——也許便是余瀘東罷。故竟是這樣的腐語連篇。後來諸萬曆刊本，卻把他删去了，確是有見地。

此本下卷之末，附錄極多；其中西廂別調、打破西廂八嘲、閨怨蟾宮等，皆爲後來諸本所不載。惟蒲東崔張珠玉詩集、錢塘夢、圍棋闖局、園林午夢以及秋波一轉論、鬆金釧減玉肌論等，則諸坊本亦往往有之；當皆係本于此書。

我翻了又翻，不忍把它放下，頗有購之的決心。經了好幾次的論價，終于歸我所有。此亦南歸所得的成績之一也。

來青閣書莊的主人楊君還告訴我說，別有明刻傳奇四種，已爲某氏所購定，但尚在蘇州裝訂，未取去。我亟問其名，則曰：『一名還帶記，一名錦箋記；其他二種則爲偷桃記與西湖記，皆萬曆所刻

的附有揷圖本』。我對於還帶、錦箋不甚注意，以爲總不過是富春堂、玉茗堂所刻的，惟不禁神往于偸桃與西湖二記。再三的和他磋商，要他設法讓給我。某氏亦爲我的友人，爲了這，我也想去訪他，和他親自談判一下。可惜他不在上海。後來楊君經過好幾次的考慮，終於也答應把這四種傳奇售給我了。成交的那一夜，我便動身北上，幾乎耗盡了我所有的餘資。——然而此四部書我却未曾一見。他答應在數日內可以把書寄來。

過了半個月，書還不來，我很不安，以爲發生了什麼變故。睡夢裏也還在憶念着。但在二十多天後，這可寶貴的四部書終於放在我的淩亂的書桌上了。當我仔細的把郵包打開時，我的心是那樣的驚喜的跳動着！

出乎我意料之外，當初視爲無足輕重的錦箋和還帶，原來也不是什麼凡品。

重校出像點板錦箋記　繼志齋原板

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註裴慶香山還帶記　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

並不是富春堂所刊或玉茗堂所評的。玉茗堂評本錦箋記，我已有一部，此則爲繼志齋寫刻本，首有萬曆戊申（三十六年，公元一六〇八年）陳大來序；似爲錦箋最早的一個刻本。還帶記的富春堂本，我已從北平圖書館影照了一部來；但此則爲『星源遊氏與賢堂重訂』本，其『附釋標註』，皆爲富春堂本所無。

惟最可珍異者則爲：

新編全相點板西湖記

新刻出相音釋點板東方朔偸桃記

的二書。偸桃似未見諸曲目著錄過。西湖記題『秦淮墨客校正，唐氏振吾刊行』；偸桃記題『新都，吳德修纂修』，亦爲唐振吾所刊。唐氏刻的傳奇，我有雙盃記一種，吳瞿安先生有題塔記一種；今一時又獲其二，可謂奇緣！秦淮墨客所校正的傳奇，似不在少數，雙盃記亦卽爲其所訂定。又編楊家將演義。他姓紀，名振倫，萬曆間人。吳德修則未知其詳。

此外，在這一年內所得戲曲裏，較可快意者則爲南北詞廣韵選的獲得。此書僅見其名於錢遵王也是園書目，後遂罕知之者。本年正月間，遊琉璃廠，於市集間遇文萃齋夥友某，說起他們的書店裏有此書。因囑他把書送來。這是清初的鈔本，凡十九卷，以韻分，正同沈璟的南詞韻選。卷一有編者題云：

沈先生有南詞韵選，其立法甚嚴。凡不用韵者，詞雖工弗收也。然南詞耳，不及北也。散曲耳，不及傳奇也。余臨之。特爲廣之。獨琵琶一記，若拘以韵，入選者能幾何哉！凡世之所膾炙者，悉出入於兩韵三韵之間，豈能盡割去弗錄。是用少假借之。自餘不敢犯先生之約。

頗有疑沈氏別有北詞韻選者，讀此，當釋其惑，惜編者未署其名，不知爲何人。所附評斷之語，間有極中肯者，亦多劇壇掌故。於柳仙記後附記云：

徐髯仙諱霖，金陵人。弘正間以詩詞擅名藝苑。武廟南狩時，被薦起待詔。朝夕從遊幸，應制編劇詞，頗稱旨。寵遇甚厚。嘗三幸其家。然詞多秘密不傳。茲柳僊記乃幽怪錄所載及古今所傳神僊奇事。谷子敬亦有三度城南柳

劇，非必當時供御製也。

又玉玦記後附記云：

虛舟，余猶及見之。且見其玉玦記手筆，凡用僻事，往往自爲拈出。今在其從姪春元繼學處。此記極爲今學士欣賞。淸處故自不乏。獨其善用類書，未免開餖飣之門，啓晦塞之路，不能不爲之惜也。記前有自作一序甚佳，今不傳。

又紅拂記後附記云：

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不下五六種，而紅拂爲最。原本虬髯客傳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覺多，與本傳亦不合。先生常欲改之，余亦慫慂之。而坊刻已行，遂不遑改。縱改之，世亦未必便從其後也。最可笑者，弇州先生之評紅拂也，曰：『張伯起，紅拂記有一佳句曰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其爲朱淑眞詞也。』云云。余一日過伯起齋中，談次，問此句在何折何闋內。茫無覓處。伯起笑曰：『王大自看朱淑眞紅拂耳，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相與一笑。近見坊刻有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於塵埃中。是贊虬髯傳中紅拂耳，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

這一類的記載，如果摘錄出來，便可成爲一部很重要的曲話。將來，想當能考得編者姓氏。

在設法籌措南北詞廣韻選的書款時，來薰閣又送來一部傳奇十種，那十種是：

（一）喜逢春二卷　明、淸嘯生撰

（二）詠懷堂新編十錯認春燈謎記二卷　明、阮大鋮撰

（三）鴛鴦棒二卷　明、范文若撰
（四）望湖亭記二卷　明、沈自晉撰
（五）荷花蕩二卷　明、馬佶人撰
（六）山水隣新鐫花筵賺二卷　明、范文若撰
（七）長命縷二卷　明、勝樂道人撰
（八）金印合縱記二卷　明、蘇復之撰
（九）評點鳳求凰二卷　明、澹慧居士撰
（十）山水隣新鐫出像四大癡傳奇四卷　明、李九標撰

此書爲集合數家之版以成者，故版式頗不一致。以山水隣所刻者爲最多。其聚零以成集的時代，當在清初大亂初定之後。有題爲玉夏齋傳奇十種者，亦有題作『李笠翁評定傳奇十種』者，皆書肆中人所附會。此『傳奇十種』乾隆時曾列入禁書目中，大約是因爲第一種喜逢春傳奇有違碍語故。然全書遂廢不行。十年前，得其一種，珍如拱璧。暖紅室所刻金印記、荷花蕩皆據此本重刊。我嘗以重價購得其底本。又嘗從蟫隱廬得鈔本四大痴，皆很高興。今乃獲全帙，雖價昂，亦不願放棄牠們。

尚見有戲曲多種，都爲淸版，尤以雜劇爲多。我想印行淸人雜劇全集，故注意力遂集中於此。然在這裏却不必多說什麼了。

北平圖書館所得戲曲，以前二年爲最多。既獲文林閣、富春堂、世德堂所刊傳奇五十餘種，又盡

購海鹽朱氏所藏，頓成海內最富的曲庫之一。然在一九三三年裏，所得却不足觀。嘗見其得萬曆刊梁辰魚浣紗記（非李卓吾評本，刻得頗古拙），張鳳翼紅拂記（李卓吾評本）及淸初人洛神廟傳奇（忘作者名），此外，則可記者罕矣。十二月初，又由上海購得

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二集

四冊，插圖極精，出崇禎間有名的刻工洪國良手。（國良嘗刻金瓶梅及吳騷合編插圖）亦一部未之前聞的明季曲選。我藏有

新鐫出像點板纏頭百練

一部，坊間嘗將書名挖改爲怡春錦（不知何故，豈因禁而改耶？），曾見數部皆然，僅『禮集』第一頁尚存原名。編者署冲和居士。此『二集』亦爲冲和居士選，亦分禮、樂、射、御、書、數六集，其『書』集亦爲散曲選，每集之名，亦皆各立一奇巧者，像禮集名相思譜，樂集名漢官儀，射集名玄狐腋，御集名鐵綽板，書集名玉樹音，數集名噴囉曲，似皆以所選『曲』的性質而分。其中罕見的劇曲，並不多。惟噴囉曲一集，最可注意，皆弋陽腔之劇本。庚午（崇禎三年，公元一六三〇年）觚落生序云『淸溪道人素爲著作手，更邃于學。先我有心，嘗簡拔名曲爲纏頭百練，已自紙貴。今復精遴爲選之二。箇中網舊曲以立式，懷歌詞以盡才，旁及弦索以存古，間採弋陽以誌變。删棘口之音，爲協耳之調。』禪眞逸史及後史俱爲淸溪道人編次，後史並署『冲和居士校正』，實則淸溪、冲和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逸史首附凡例，署『古杭爽閣主人履先甫識』，末鈐二印，一云『夏印履先』，一

云『爽閣』，殆卽冲和、淸溪之眞姓名。

九月間，朱逖先先生來平，以所得永報堂集讓歸北平圖書館。李斗所作以揚州畫舫錄爲最著。友人任中敏先生嘗求其所作艾塘樂府，迄未能得。今永報堂集中於畫舫錄外，並有詩集八卷，艾塘樂府一卷，傳奇二本（奇酸記及歲星記），可謂奇獲！奇酸記事本金瓶梅，但頗受張竹坡苦孝說之影響，故取其語：『至其親爲仇所算，是奇寃而有眞痛，眞痛而又奇酸』爲記名。全書分四折，每折六齣。（『折』之作用如此，是創例。）

第一折：梵僧現世修靈藥，　第二折：內相呈身啓祕圖，

第三折：薛尼種子造奇方，　第四折：禪師出山超孽業。

傅惜華先生曾得淸初人金瓶梅傳奇一本（鈔本），不意乃更有二。歲星記，凡二十四齣，敘東方朔事；恰與我的獲得東方朔偸桃記同時得之，亦巧合也。

傅先生日在琉璃廠，亦時有所獲，嘗見其富春堂刊本南西廂記（卽所謂李日華本），凡爲李氏增入的諸折，皆註明『新增』二字，可證百川書志所云：翟時佩作二十八折，餘爲李日華新增之說。是日華並不竊時佩也。又有馮猶龍氏所編太平廣記鈔，雖不全，亦研究馮氏著作者重要資料之一，又有元曲備考一冊，署『寒山張心其彙集』，末有『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朔旦九程錄』字樣，未知九程爲何人。這一冊僅載『犯調』，似非全書。然亦可與沈自晉的南詞新譜，徐子室、鈕少稚的南九宮正始同爲重要的研究『南戲』的資料，其中錄寒山子作特多（寒山子卽心其），自是他處所不見者。

清初朱素臣、李書雲等所編之音韻須知（後附問奇一覽）亦爲曲學的要籍，而傳本殊罕見。今年春，杜潁陶先生於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無意得之。

五

小說的發現，沒有戲曲那麽多，重要者尤少。去年冬，北平圖書館所獲的金瓶梅詞話二十册，當爲近年來最大的一個收穫。今年所見多爲不甚重要之小帙，中篇。惟我所得續西遊記、快士傳諸書，還値得一記。

爲西遊記作續編者，也如爲其作註釋者那末多；世所熟知而易得者爲後西遊、西遊補二作；續西遊則極爲罕覯。我求之數年未獲。五年前，嘗在蘇州某書店亂書堆裏，檢獲一部，係嘉、道間所刊之袖珍本。叙述三藏取經東歸事，多禪語，取徑和西遊不同，而亦饒別趣。歷經大亂，此書遂失去。到北平後，又遍訪諸書肆，皆不能得。終於松筠閣得之。版本亦同蘇州所得者。

快士傳凡十六卷，淸初寫刻本，題『五色石主人新編』。按禁書總目（咫進齋本）所載『應燬徐述夔悖妄書目』，中有五色石傳奇一書，則五色石主人似卽徐氏的筆名。五色石『傳奇』，今存，爲短篇平話集，別有八洞天八卷，亦平話集，皆徐氏作。快士傳首有長洲錢尙滄題詞：『鳥聲兮寂寂，狐跡兮斑斑，山鬼兮夜嘯，林猿兮晝攀。不見細腰千隊，空餘垂柳一灣。遇亂離之王粲，伴蕭瑟之庾

山，徘徊歌舞地，掩袂獨潸潸。』是亦傷心人之作也。

豆棚閒話十二卷，題艾衲居士新編，亦多憤激之語，首陽山叔齊變節、空淸石蔚子開盲二則，尤爲『悲歌當哭』之作。此書申報館嘗重印，然原刻本則極不易得。余昔有乾隆間印本，已視爲瓌寶，今得淸初寫刻本，自更珍惜。歲首兵戈驚擾時，我嘗還之肆主。幾失之。幸復歸于我。

近得新編皇明通俗演義七曜平妖『全』傳（『全』字係挖改，當作『後』），爲天啓甲子（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刊本，首有文光斗序云：『乃若白蓮之祟，起自中原，爲心膂之患，屠殘士女，暴掠嬌痴，餐刀飼戟者幾千萬人矣，而叛逆自抗者又幾二三十萬矣。徐、兗、鄆、鉅之間，自鄒及滕，界嶧臨費，縱橫數十里，煙火寫絕，黃河東西，大江南北，勢已莫支。若非沈大將軍桓桓虎臣，許參將糾糾武夫，趙開府命將之直，八道諸君子之贊襄；徐有賢守，而徐若金湯，魯有賢王，而魯如磐石。此又一省一歲治亂中之治亂也。吾友會極，目覩其顚末而視弈者也。乃爲之傳以紀其治亂之由。寓褒貶於美刺之中，設宿以滅祟，用術以平妖，此中以幻易幻，藉假發眞之義也。』按書中所敍白蓮敎徐洪儒崛起於山東事，發生於天啓二年，至四年而已有話本流傳，可謂神速了。作者自署『吳興會極淸隱道士編次』。文序云：『會極，吳興氏，爲淮南十洲沈太史公孫。浪遊湖海，笑傲乾坤，筒百家于內，會性命于中，物外人也。』昔未及詳考其生平。全書凡六卷，七十二回，首以古風一律爲『入話』；所謂『後傳』（原書第一頁第一行書名作『新編皇明通俗演義七曜平妖後全卷之一，蓋本欲以全字挖改後字，乃誤挖傳字，可證其原名本爲後傳），似係自附於羅貫中之列，視此書爲羅

氏的三遂平妖傳的續本也。這部書的印本，當在清初。坊肆中人恐讀者疑爲不全，改易『後』爲『全』，且並將『東夷』，『撻虜』一類譏罵清人語，皆挖去。

此書內容，和三遂平妖、皇明開運、三寶下西洋同爲幻誕之極的著作。將一件實事這樣的『神話』化了，頗爲不經。三遂平妖，傳說已久，開運英烈，三寶太監，其故事的產生，離郭（勳）、羅（懋登）二氏著書時代，也已有百數十年，自不妨恣筆點染。今徐洪儒事，發生不滿三載，戰血方腥，書中人猶多健在，而已被寫得幻變至此，實爲奇事。後來花月痕寫太平天國事之荒誕無稽，當係襲其作法。

明人最喜以『實事』作小說（或戲曲）。英烈、承運（叙成祖靖難事）、三寶太監諸書固無論矣。其記一人生平事蹟者，則有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明、萬曆刊本），于少保萃忠全傳（明、萬曆刊本），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難錄（馮夢龍作，未見明刊本，今有日本翻刻本）等等。記戰爭始末者則有遼海丹忠錄（陸雲龍作，有崇禎刊本），平虜傳（吟嘯主人作，記滿洲南侵事，崇禎刊本），新編勦闖通俗小說（明末刊本）等等。以名臣賢吏的斷案判牘，次之爲書則尤多，像廉明公案之流，出現於萬曆之際者，蓋不止二三部。崇禎初，魏忠賢被殺，立刻便有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吳越、草莽臣撰），玉鏡新譚，皇明中興聖烈傳（西湖義士述），警世陰陽夢（長安道人國清編次），磨忠記（戲曲，閣甫撰）等作，紛紛的出現。視小說爲恩怨之府，蓋由來已久。怪不得清末乃有康粱演義，袁世凱時代乃有黃興演義，孫文小史一類的小說產生，而至今，此風也還未已。（將來或將專爲一文，以論此種以

『實事』爲其礎而恣其誣蔑或捧場的小說。）

六

北平圖書館所存內閣大庫書籍不少，其殘闕者皆未加淸理。今年加以淸理之後，得到不少宋、元刊本，雖都爲零篇殘簡，亦有極足珍貴者。像明初刊本元秘史的發見，卽其重要的消息之一。元秘史到底是什麼時候譯成中文的？今本不可解處頗多。世傳有元代刊本，但不可靠。今得此洪武刊本，可以將此問題解決不少。

又有冥司語錄一本，首尾完全，爲元、明間刊本，托爲魏文帝曹丕入冥司，與冥司問答之詞，都爲因果報應，宣揚佛敎語，類似小說。永樂大典目錄『語錄』部之下，嘗載其名，其底本當卽爲此書。今人見四庫底本，多狂喜者，何況獲得此五百年前的永樂大典的底本？

爲聳動世人耳目，佛敎徒每喜托帝王入冥事；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卽其一例。此書托爲曹丕入冥，不知何意，然與太宗入冥之借重帝王，則爲同一用意。

琉璃廠九經堂嘗從山西得遊覽粹編。我見之，頗愛其書，而索價殊昂。且已先爲傅沅叔所購定，因向九經堂借得未取去之三冊，錄得重要的詩歌散文數首。後沅叔先生又退還此書，爲北平圖書館所得。過了一月，北平圖書館也因價昂不要，乃終爲我所得。此書六卷，萬曆間刊本，頗類格致叢書，

然今所見叢書目錄中實無之。首題

雲間　陳繼儒　眉公　彙選
友人　莊汝敬　修父　編次
金閶　張承寵　敬任　校正

實則爲莊敬修所編。其序亦題『雲間陳繼儒譔』而此數字與全序字體不類，顯係挖改者。（編者姓名的『雲間陳繼儒眉公』數字，亦像是挖改的。）疑萬曆末眉公名盛，故坊賈竊用其名。或原文當作『胡文煥』歟？全書編次零亂，分類頗多可笑處，然實爲今存的最早的『文章遊戲』的一類。所載詩、文、詞、曲，多罕見者。就用作明代文學的資料的一點上看來，似較一般的明文授讀、明文在尤爲重要。卷六的詩餘類和曲類，尤多珍祕之作，謎類之寄物啞謎亦極該重視。世傳陳全多作嘲笑曲子，堯山堂外紀諸書，所錄寥寥，此書則所載多溢出外紀諸書外。卷五歌類裏的破賧帽歌、破氈襪歌，純用吳語寫成：

> 做氈弗要做破襪個樣氈，也弗管雨水陰晴，一着着子我里八九年。閑人道，做捨了個咦難割捨，只因犯子個奔波毛病了搭連牽。搭連牽，搭連牽，我也曾壯觀爾出入人前，也曾替你擋風雪，也曾陪伴你坐花筵……
>
> ——破氈襪歌，吳門散人作

這是白話文學、方言文學裏很重要的資料。書本『文選』而名以游覽粹編者，序云：『世有古文大全等書，足供游覽，然而皆未切當也。他若坊間所梓種種，其名又皆齷齪不佳，祗足以病人之心目。此

游覽者恒以爲憾，而予亦深以爲歉也。予故督同友人修父氏，姪孫孟顯氏，比方諸集，考索群書，美而遺者補，惡而存者斥。間亦附以已作。（觀此語，足證其爲胡文煥所編）非敢好名也，將以求正四方也。且也詳分其類，而類之中復嚴其次第，務求切當。編爲成書，名之曰：游覽粹編。夫以游覽名者，則不獨宜於齋几，而又宜於舟車旅館也；不獨宜於士大夫，而又宜於商賈農工也。是書也，通而行之，寧不大有裨哉。』明代有多少的通俗書，不是具着這樣的心願的！惟其不僅爲『士夫』而作，便比較的多有活潑新頴的材料與趣味。

謔菴文飯小品，明末王思任作。某君嘗得其『卷三』一冊，已目爲小品文中的名作。琉璃廠來薰閣近從山東購得古書若干種，于中乃得此書全帙。今歸燕京大學圖書館。其中於詩、文、遊記外，亦有嘲謔之作不少。

同時，清華大學圖書館亦於隆福寺三友堂得八公遊戲叢談七冊。此書初僅得六冊，已爲我所有，因覺得不甚好，退還。已而三友堂又購得一冊，恰是『八公』裏所缺的一位，遂慫恿清華購之，以成全書。所謂『八公』，蓋指陳繼儒、田藝衡、祝允明、江盈科、王穉登、屠本峻、屠隆、梅鼎祚等八人，然書又不盡爲八人所作。全書八冊，每冊附插圖一幅。各有『引言』，亦並爲假借之他書者。往往將原書割裂、刪節，巧立名目，以眩肆人。蓋明末杭州書賈潘之恒輩所爲者。彼輩慣作此伎倆，像品花箋、剪燈叢話、綠窗女史等等，皆是雜輯成書的。然之恒尚係自刻。到了清初亂後，則坊賈輩僅藉所得殘版，七拼八湊以成書（說郛殘版最多），惟加刻一序一目耳。較之恒輩又等而下之。

八公遊戲叢談也許實際上還不止八冊，然今所見止此數。

（一）太平清話十二卷　陳繼儒序（此書爲陳眉公十種中所有。）

（二）熙朝樂事十卷　田藝衡編（？）黃省曾序（此書蓋取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周密武林舊事等書割裂而成。）

（三）春社猥譚十卷　祝允明序（此書蓋取祝氏猥語諸作及說郛所載義山雜纂等拼合而成。）

（四）雪濤諧史一卷　江盈科編（？）冰華居士序（此書多割裂說郛、寶顏堂秘笈、烟霞小說裡諸作而成；然較可取，以多罕見者。）

（五）快活風光十六卷　王穉登序（多竊之高濂遵生八牋等書。）

（六）清涼飲子十三卷　屠本峻序

（七）槐根說聽十卷　屠隆序（此二冊多竊說郛、烟霞小說。）

（八）豆香說鬼十三卷　梅鼎祚序（多竊說郛及梅氏才鬼記。）

明、清之際，小品文作者，盛極一時，所作多清雋之什。衛詠所輯冰雪攜及冰雪攜補，近亦頗爲人所知。至康、乾之間，流風未泯。張宗子夢憶、夢尋，好語如珠落玉盤。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充分的表現出士人的清閒生活。近得西昌蕭士瑋春浮園別集四冊，殊喜愛之。此書種數多寡不一，茲四冊中所載者爲南歸日錄（作于丁卯，即公元一六八七年），汴遊錄（作于辛未，即公元一六九一年），春浮園偶錄（作于庚午，即公元一六九〇年），辛未偶錄，深牧菴日涉錄（作于癸酉，即公元一六九三

年）及蕭齋日記（作于乙亥，卽公元一六九五年）等數種。南歸日錄云：

余讀歐公于役志，陸放翁入蜀記，隨筆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于自然。……若余此錄，殆晏元獻享客盤饌，皆不預辦。客至，人設一空案一杯。卽命酒，果實蔬茹漸至。數行之後，談笑雜出，案上遂爾粲然。

春浮園偶錄（辛未）云：

十二，烈風終日，夜頗寒。圍鑪讀書，不覺遂盡一燭。

十五，微雨，栴檀林放鐙。士女如雲。亡簪墜履，處處有之。

十六，雨，觀鐙者肩摩踵接。雖好景不能端坐，亦胡爲乎泥中也。

十九，晴，玉蘭初放，月下對之，清寒不可言。

廿六，陰，督僮種松插柳。遲之旬日，便隔經年。鷙鳥之擊，時不能後。

廿七，與僧栴檀林靜坐聽雨。

廿八，雨中種竹。夜歸，衣皆沾濕。

（二月）初六，雨中楊柳依依可人。玉蘭爲風雨所摧，已落盡矣。

初七，霽，春色藹然，野望甚暢。是夜，微有月。

十五，陰雨，看中峰禪師廣錄，竟如掃敗葉，愈掃愈有。然糞草堆頭，埋藏照乘之珠。惟波斯胡能探而得之。

偶摘若干條，已足見此老的閒態。有此蕭洒生涯，清空手眼，宜其視王百谷、潘之恆輩爲輿台也。

夏日進城，過隆福寺，偶入三友堂閒坐，乃在破書堆裡搜得重刊增補千字文音義指南一本，爲萬曆辛巳（九年，卽公元一五八一年）眞定徐氏所刻。此書雖爲訓童蒙之作，然殊可貴。每字皆註出不

同的寫法，並附同音的字，故名爲千字文，實則所收不止千字。末有一圖，圖上題云：『紫袍春帶掛金魚，駟馬高車，爲人若到此公奇，讀書，讀書。』兩旁又有一對云：『愛子孫賢必須積德，要門庭顯還是讀書』，格式猶和嘉、隆時代所刻的相同。

又是一次，在三友堂書堆裡獲得元刊本（？）三元正經及萬曆甲寅（四十二年）書林張東溪梓行的地理雪心賦評註，書雖無用，然可考見元、明坊本的格局。中多簡字，尤可注意。三元正經爲興路（一作下路）陰陽學正王弘道纂，分『宅元』『婚元』『塋元』等三部分，民間養生送死之宜忌盡見於此。其威力今猶很深厚的存在於農村古城裡。

此數書獲得時，價皆甚廉。然從保萃齋得新刻出像音釋古今幼學連珠統彙故事，價乃奇昂。明刻童蒙讀本，存者頗罕。前幾年得福建熊氏刊日記故事（嘉靖時刊）頗珍視之。此幼學連珠四冊，挿圖頗多，似從汪氏刻人鏡陽秋覆刻。然亦甚精。梓者姓氏，有作金陵王氏者，有作金陵唐氏者，蓋此版片已轉販數手。

近來，不相干的明代坊刻本的類書、雜書及詩文選等，書賈們皆一律視爲奇貨可居，更無論宋、元刻本了。頗想多搜集些此種藏書家不注意的載籍；其間可藉以窺見時代的大衆的生活之處，或反較正經的詩文集爲多。然因其價日昂，遂不敢措手。國內圖書館如再不收，則此種書有盡行流入海外之虞。

八

彈詞、寶卷及鼓詞向不爲收藏家所注意。十餘年來，所得此種書不少。然其後價亦逐步而高。寶卷在南方所得者，都爲清末木刻本及上海石印本，罕佳者。彈詞的最早的一個目錄，曾編成，載於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中。數年來，復有所獲。寶卷最多，都爲明及清初所刻的梵篋本；而明初的金碧寫本，目連救母升天寶卷，尤爲今知的一部最早的寶卷，惟價皆甚昂。今年所得最少。十一月間，在東安市場瑞文齋，得萬曆本寶卷二種：

（一）混元教弘陽中華寶經（一名弘陽嘆世經）

（二）混元門、元沌教弘陽法（一名弘陽苦功悟道經）

名爲『經』（實爲本土杜造的荒唐的經典），而其格式與寶卷極爲相同；像：

我低頭　自尋思　何處安身？
草木人　還有個　房屋居住，
何況那　古如來　無有家鄉，
前尋思　想多時　不是道理。（弘陽法）

當係被視作寶卷而歌唱着的。（宣卷和唱經似無大區別，許多原始的寶卷，都爲勸世經文，並無什麼故事。）

彈詞在北方比較難得，然今年我亦見到不少好的刻本和鈔本。値得一記者有：

綠林亭貞節全傳 （二十四回）

新編精雅赤玉蓮花 （二十集）

二書，皆乾隆間刊本；又有雨雪亭，凡二十八集，道光二年刊本，封面署『程桂寶先生原本』，第一集題目，亦作新刻東調雨雪亭，實亦南詞也。

鼓詞爲北方產物，鈔本、刻本，爲南方所未見者極夥，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而其篇幅的浩瀚，也殊可驚。嘗見馬隅卿先生所藏明刊鼓詞孫武子雷炮興兵救孔聖及唐王演義二書，詫爲不能再得。不久我亦從三友堂得唐王演義。然此後，明刊鼓詞遂絕跡市上，而鈔本則特多。今年所購得者：

（一）呼家將 九十四本

（二）大明興隆傳 一百〇二本

（三）亂柴溝 十六本（不全）

（四）紫金鐲 十本

（五）珍珠塔 四本

（六）千金全德 四本

（七）斬豆娥 六本（末有闕文）

（八）雙燈記 八本

封皮皆用數層厚皮紙，每本皆有出租的書肆的廣告。如其一云：『謂每本一天一換。三日不到，本齋卽將押賬便本。君子莫怪！』又其一云：『本齋出賃四大奇書，抄本公案，今古奇觀，古詞野史，開設在北溝沿揀果廠中間小胡同內路北頂頭門。』（慶豐齋）此可見當時鼓詞小說的流通社的情形。卽刻本也常是這樣的流傳着。今前門外打磨廠有老二酉堂者，爲今存最古之出賃書肆。然已改售石印書籍，自刻木板，皆已不存，卽存書亦寥寥。我於夏間，嘗與地山、伏園同去搜尋。滿臉滿手都是灰塵，而獲得北唐傳、呼家將、楊家將、平妖傳、亂柴溝等五部，合計不下四百冊。經此爬搜，存書亦盡。前曾得到忠義水滸傳五十餘冊，惜不全。此可見鼓詞作者氣魄的弘偉。最近又在東安市場瑞文齋，得打登州（說唐傳）六冊，蝴蝶盃四冊，巧連珠四冊，滿漢鬥二冊，紅燈記二冊，三元傳六冊，皆鼓詞中之規模較小者。

東郭野史（山東鼓詞）二冊，題『雪樵戲編』，頗極譏嘲的能事，是鼓詞裡的別具風趣者。又平定南京鼓詞一冊，是光緒庚寅馮某所作：

張國梁先做賊後來歸正　在江南可算得萬里長城。

向軍門推評他才能辦賊　臨危時託大事涕淚縱橫。

亦是鼓詞中文詞雅馴者。二書殊罕見，書賈又以是居奇，價昂至可購他鼓詞數百冊。

『影詞』是未被注意的文體之一。在上海時，曾把石印本的影詞搜集到五六十種。大約石印的，已盡于此數。今年有某灤州影戲班散去，其脚本掃數出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得其一部分，我亦得其一部分。其全數不到百種，亦有重複者，皆爲鈔本。有年月可考者，最早爲同治二年，最晚爲宣統元年。然無年月者多。似亦有十年內之新鈔本。

影戲來歷最早，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已有『風僧哥，俎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見卷五京瓦伎藝）語。吳自牧夢粱錄所載尤詳：

> 更有弄影戲者。原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潤卿等，熟于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于其間耳。
>
> ——卷二十，百戲伎藝

所言與今日影戲的情形尚甚相同。七八百年來，蓋未嘗大變也。今之影戲，亦以驢皮雕爲人形，其影射於幕上，施以綵色。前張素幕，有人在燈前耍弄雕皮之種種人物，連彩色亦可呈現於人前。別有若干人在旁歌唱，或生或旦，隨着人物的動作而唱着，與戲劇無異；且所唱亦爲皮黃，似當係受近代戲劇的影響而然。其『話本』（今名『影詞』）亦宛然是皮黃脚本，不過規模較大耳。（惜不能得乾嘉以前的古本）茲將我所得鈔本，列目於下：

（一）鎖雙龍　（包拯事）　六冊（光緒三十六年十一月鈔本。）

（二）盼兒樓（周昭王事）十二冊（有同樂班印記；末有題云：『三餘班曾借抄一遍，特記。』）
（三）靑雲劍（王敦事）六冊（有同樂班印記。）
（四）白狐裘（山岳、山岱事）六冊
（五）抵龍換鳳（白甲道擾亂漢室事）十二冊
（六）江東橋（張士誠與朱元璋戰爭事，以士信女叛父爲主題）六冊，封面題『灤州影書，宗人義記』，又有『和順堂記』字樣。
（七）珍珠塔（嚴嵩及其女嚴桂花事）十二冊
（八）興龍傳（朱明事，以林玉春、林彪父子爲主題，未完）八冊
（九）分龍會（朱元璋破元兵事）十二冊（有德興班印記。）
（十）雙龍山（李俊平叛事）六冊（書皮有『孔惟善書』字樣。）
（十一）奇忠烈（隋末楊文、楊武事）六冊（書末有題記云：『光緒二十九年臘月十七日抄完。元底字多錯亂，不與抄書人相干。諸公千萬不可報怨。』）
（十二）蕉葉扇（裴秀生平契丹事）十二冊（宣統元年呂毓靈鈔。）
（十三）鴛鴦劍（漢初彭城子彭武事）九冊（光緒二十八年公義班鈔。）
（十四）五峯山（宋太宗事、高窮平馬元佑事）十二冊（有顯德影局印記。）
（十五）英雄配（羅燦、羅昆事，本粉粧樓）十二冊

(十六) 忠烈傳 (萬曆時左維明事，本天雨花) 二十二册
(十七) 白玉蝴蝶 (駱宏勳事，本綠牡丹) 八册
(十八) 松棚會 (王莽事，全書未完) 六册
(十九) 牛馬燈 (馬壯、馬昆兄弟姊妹事) 八册
(廿) 珍珠塔 (魏元龍事，與第七號同名，事實全異) 六册
(廿一) 鎮宮圖 (張忠、鄭龍等定漢室事) 十册
(廿二) 西遊記 (三藏西行遇月中白兎精事) 六册 (孔惟善鈔。)
(廿三) 鎮冤塔 (岳飛事，叙到秦檜父子明正典刑爲止) 六册
(廿四) 文武元 (魏壯事) 九册 (有同樂班印記。)
(廿五) 玉蝴蝶 (駱宏勳事，卽白玉蝴蝶) 九册
(廿六) 珍珠雙龍玉珮 (華文光，朱嬌鸞夫婦事) 四册
(廿七) 木陽關 (薛丁山、竇金蓮、樊梨花事) 三册
(廿八) 粉粧樓 (卽英雄配) 十二册
(廿九) 龍門陣 (薛仁貴跨海征東事) 九册
(卅) 小英杰 (羅通事) 六册
(卅一) 十粒金丹 (高廷贊事) 十一册

（卅二）大襤衫（焦會勞女扮男裝事）四冊

（卅三）圖龍劍（陳景方事）八冊

（卅四）再生緣（孟麗君事，本彈詞）八冊

（卅五）四平山（薛海事）八冊

（卅六）畫中緣（鄭德林事）七冊

（卅七）泥馬渡江（宋高宗事）十三冊

（卅八）山水緣（山秀事）十五冊

（卅九）小西唐（本小說）九冊（同治二年鈔本。）

（四十）倭錦袍（秦時項良、項伯事）九冊

（四十一）忠義傳（常仁義事）六冊

（四十二）炎天雪（竇娥事）四冊

（四十三）雷峯塔（白蛇事）五冊

（四十四）苦忠孝（陳士鳳事）五冊

（四十五）薄命圖（張彥事）五冊

（四十六）鳳凰巾（呂鶴事）四冊

（四十七）平西冊（匡慶云事）五冊

（四十八）鑌鐵劍　（周定邦事）　三冊

（四十九）桃花扇　（沈明、沈昭兄弟事）　四冊

多者有十五冊，少者亦有三四冊，皮黃戲是不會有那末大的氣魄的。爲了影戲需要更多的動作以引起看者的興趣，故動作特繁，所敍述者往往爲公子落難，英雄援救，番王入寇，邪術相侵，奸相播弄是非，忠臣平定大亂一類的故事。在這四十九部影詞裏，敍述兒女私情的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大抵皆是家國大事，戎馬征討之戲。吳自牧所謂：『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今亦猶然。各本名目雖殊，人物雖不同，而其結構却往往是陳陳相因。現在姑舉其鳳凰巾一段於下，以見其體裁的一斑：

（上二差）『新奉老爺命，捉拿呂相公。你我奉了老爺之命，來拿呂相公。』『你可認得他麼？』『常見，如何不認的？』『如此，偺就走。』（下）（出生呂鶴）『日受晚娘苦難說，終朝忍耐待如何！小生呂鶴，閑住書齋。……』（上二差）『呂先生在家麼？』（生）『有人叩門，待我看來。原來是二位公差，到此何事？』（差）『不用粧胡塗咧。先生，你勾當犯了？』（呂）『我犯了什麼勾當？』（差）『昨日拿了積石山的幾個盜賊，說你合他們勾連謀反大逆，這個勾當還小嗎？』

其唱詞則完全像皮黃的腔調，如鳳凰巾：

呂秀才迷迷胡胡躺在地　張解子吆吆哈哈拿棍掄

解公不可　無奈何喘喘吁吁起來走　猛睄見重重疊疊一山林

雄雄斗斗多險峻　高高低低起愁雲

上上下下流泉水　前前後後樹成林

在宋代到底是說的，還是連說帶唱的，今不可知。但如『講史書』，則說多而唱少。最早的影戲，當也是這樣的罷。今日北平會演影戲者已極少。演者都爲灤州人，故謂之『灤州影戲』。今最後的一個班子已經散去：僅賸『擺布』者一人，在西安市場賣雕皮人形爲活。偶招之演唱，亦可應召，惟須臨時湊人搭班。再過幾年，恐『影戲』眞將成過去之名辭了。

寫完了本文，讀了一遍，覺得好笑：幾乎似在記載個人的一九三三年的購書經過。卽旁涉，亦似僅以北平爲限。但個人見聞所及，僅限於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且我明明知道上海及其他各地友人們得有某書某書，而他們却皆諱莫如深，秘不相聞，卽使聞之，亦不願傳布出去。學問到現在，蓋還是『私產』！相傳蔡邕秘王充論衡於帳中，錢遵王私其書目，不令人知，朱竹垞至賄其家人以竊之。以今擬古，事或當然！因此，有一部分重要的發現，在此便不能宣布。也許過了若干時候，我們便能知道。且待到明年寫同樣的文章時再說。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寫畢

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發現記

一

人類的『歷史』是一個最『變動不居』的東西；不僅現代史的寫作是要和人類的存在同其綿遠無了期的，就是古代史，中世史的編纂，到今日也還不曾達到其完整或圓滿之境。新材料的不斷的發現，考古學上的種種的獲得，古城、古址、古墓的發掘的結果等等，都使我們對於古代史、中世史的研究幾有了日新月異的可驚的進步。劍橋大學所出版的幾巨冊的古代史，其中有數百頁以上的新材料是五十年前所著的希臘史所不曾知道，或相信其爲神話而不敢採用的。同樣的，劍橋的中世史，也是就若干年來歐州各國對於古世紀的古址、古墓以及其他文獻的被發現的總結果而寫出的。

但這僅僅表示最近五六十年來歐、美考古學者，古物學者們的辛勞的一面。我們當然不能說，對於古代史的研究便將以劍橋大學的那龐然數大冊爲已足，爲已告結束。驚人的更進一步的發現，也許會繼之而來。

十餘年來，中國古代史，中世史的研究，也同樣的有了嶄新的與前不同的收穫。安陽殷墟的甲骨文字的發見，奠定了殷商民族文化與歷史的研究的基礎。最近壽陽的楚國古器物的發現，也便是『信而有徵』的楚國文化的最好的研究的資料。日本人在朝鮮漢城的大規模的發掘漢墓；山東及其他地方的漢畫石，漢墓的被曝露於世，也都是足以令我們對於漢代文化有重新估價的必要的。

今日的中國歷史家，如果還是守定了那幾本古代的破書舊檔，視爲唯一的資料，其無遠大的深刻的收穫是必然的。『抱殘守缺』是難能有前進的希望與發展的。

對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何嘗不是這樣！把諸正史的文苑傳和各時代的文選，當作了研究的基礎的，這樣的一個『草創』的時代是已經遠遠地被抛卻在後面了。今日所要走的，乃是就許多新的資料的出現而將文學史的局面重爲審定的一條大道。

有許多不被昔人所注意的名著，如今是受着盛大的歡迎。有許多已久被忘却在塵土堆裏的要籍，如今是開始被發現其重要。有許多不曾被文人們所接觸過的野生的文藝，如今是要第一次的被搜採，被研究。有許多的辛勤苦作的偉大的文人們，有許多的天才絕頂的作家們，向來不曾被那一班修史的史臣們或正統派的士大夫們所回眸一顧的，如今也要輪到他們脫穎而出，佔領着文壇的重要的一角坫地了。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書的重加修纂上，沒有像中國文學史要變動得那末利害的。

我們在三十年前，幾乎不能相信，我們會是有這樣的一部嶄新的文學史的。當光緒末，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第一次講授『中國文學史』時，他所講述的是些什麼。而今日却面目爲之全新！

因了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對於已有的材料的觀念，也便聯帶的發生了不同的觀點，也會得到了與前不同的新考察與價值。例如，韋莊的秦婦吟的被發現，是足以燃熾了一般學人們對於唐末詩壇和這混亂的時代的研究的心志的。屠隆的修文記傳奇的在亂書堆裏被搜出，也是可以使我們對於明代三教混合運動，以及向來無人注意的林子全書一類的東西，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稱量的。混元教寶卷等等的出現，也可以想得到：那些別創一教宗的野心家，如何的能夠利用舊形式以輸灌他們的教義，給一般平民們。

說到這些文學史上的許多新資料的被發現，也不過三十年來的新事業。

被緊緊的壓伏於八股舉業，正統派的桐城古文，乃至選學的探討，古經學的解釋的鴻業之下，差不多一個學者，到了頭童齒豁，也還是坐井觀天，看不到天地之大，見不到學問之廣博。

直到清末的時候，一般人對於古學的研究已經感覺到枯窘至無路可走，而同時，一聲霹靂，新學的運動，又乘此機運而產生。於是一部分的學人才開始從高頭講章，歸批史記，姚編古文，抬起頭來。有一部分人便摸索的起立，向前而去。有一部分更勇敢的人却向前，跑到另一個更新的園地裏來。而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這種趨勢尤爲明顯，沒有人願意再被拘囚於『古水不波』的井欄中了。

因了人人想向新的方向跑去，於是新的種種便不斷的被搜獲，被掘發。那進步是夠快！三十年來的努力，已經是出現了一部嶄新的不同的文學史在我們之前。

關於這三十年來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的成績，『說來話長』，這裏不能講，但僅就這三十年來的新資料的發現而略加敘述，也已足以令我們沈醉於我們所要騁馳的廣場的面積是太大，所要掘發的古址

是過多。有許多還是剛引其緒，剛發其端，儘有給我們躊躇滿意的在搜集、研究的餘地。

假如有一座寶山，那裏面是蓄着無量數的珍奇，我們進去了，難道竟會空了雙手，一無所取而出麼？

假如有一片無人所屬的沃壤，祇要我們的鏟子和鋤頭一翻掘下去，我們便可以有了很豐富的收穫，難道我們也竟會懶惰到連鏟子和鋤頭去翻掘泥土的精力都不曾有麼？

敘講着這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的新資料的發現史，我們是具着無限的興趣和雄心的。

我們該感謝在這三十年裏活動着的許多收藏家、刻書者，和許多專門研究的學者們。在其間，有許多祇是章實齋所稱的『橫通』。然而沒有他們的努力的採訪和收集，進一步的研求是不會有什麼成功的。所以他們的活躍，也是不該被忽視的。

二

宋、元詞集的搜集和刊布，是這時代最早的，最成功的工作之一。幾乎把見存的元以前的詞的片詞隻語，都已網羅盡了。

在明代，陋書是太多。往往只是鈔襲、雜湊、剪貼，便成了一部書。從明初到崇禎初，不要說沒有像宋人大規模刻『琴趣外編』的雄心，便是好好的翻刻幾部重要名家的詞集，也是謙讓的未遑着

手。吳訥的唐宋名賢百家詞可算是這時代最大的一個詞的結集，却只是鈔本，未見刊行。所刊行的祇是簡單的把『花』（花間集）和『草』（草堂詩餘）翻來覆去的變花樣。連楊升庵的詞林萬選，陳耀文的花草粹編之流，也不是什麼高明之作。其後，萬曆間有錢允治的正續草堂詩餘選（附以國朝詩餘選）出現。效顰者紛紛不絕。沈際飛刻草堂詩餘四集，潘猶龍刻古今詩餘醉，卓人月刻詩餘廣選，大體都不出錢氏的窠臼。陋習已深，淺嘗卽止。讀者於這種種淺陋的選本之外，蓋不復知有所謂宋、元詞人的專集。迨毛晉努力於刻書，尤着意於宋、元人詞集的收集、刊布，於六十一名家詞外，復有詞苑英華之刻，於詞的研究的基礎遂以奠定。

清代刻詞者，若侯文燦之名家詞集（有原刻本，後收入粟香室叢書），秦敦甫之詞學叢書，號稱精刻，實亦未超出毛氏的範圍。清末江標、王鵬運輩皆努力於佚詞小集的搜輯。所稱毛氏影宋鈔本的詞集也漸出，多有在六十一家外者。江氏的宋元名家詞，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補正毛刻六十一家詞，爲功至偉。蓋多秘籍爲朱彝尊，王昶，陶樑所未見者。吳昌綬繼之而刻雙照樓景刊宋金元本詞（後版歸陶湘，湘爲續刻二十餘種）而宋、元人詞集的本來面目多賴以保存。至朱祖謀的彊村叢書出，而三百年來的許多詞人對於宋、元人詞集的搜輯的工作，始臻『集大成』的地位。

彊村叢書告成於民國六年，計收唐、五代、宋、金、元詞總集四種，唐詞別集一家，宋詞別集一百十二家，金詞別集五家，元詞別集五十家，計共錄詞集一百七十二部。（其後續有增益，但不甚多。）殆爲古今最大的一部詞的總集。在校勘方面，也顯然有了很大的進步。每種皆附有校勘記，是以

治經的方法來整理所謂『小道』的詞的。

民國廿年，友人趙萬里先生復輯印校輯宋金元人詞七十三卷，凡得詞一千五百餘首，大多數爲王氏、朱氏之書所未收的。唐圭璋先生也努力於宋、元逸詞的輯錄（見詞學季刊，未成書）。元以前詞的結集，在最近的將來，殆將終於斯而不能更有什麽大規模的增益的了。

將這許多詞的總集作爲研究宋、金、元詞的基礎，當不會是迷失了他的道路，當不會爲那些有偏見的選家（像朱彝尊，張惠言之流）所躭誤或誘入岐途的。

祇有見其『全』，才『能見其大』。

而在那些，未經正統派所淘汰、剔除的詞集裏，我們所見到的却是另一種的風趣、景色和語調！宋、金、元的整個社會，在其中是可以感到其呼吸和喊叫的。

至於明、清二代詞，則搜集之者也大有人在，惟俱未有成書。

三

一九〇七年五月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e）在甘肅敦煌所發見的千佛洞文庫，是最近代最驚人的寶庫的被發掘者之一。這文庫所藏的卷子及雜物，從地上高堆到十英呎左右，其容積約五百立方英呎。在這寶堆裡，姑不計他種古文字的卷子及絹畫、雜物的重要價值之所在，僅就漢文的寫本而論

之，已不知要給了我們以多少的新的資料，新的名著！

關於佛教的經典譯本及著述，是佔着敦煌這寶庫的最大成分的。日本人編刊大正大藏經的時候，已取其一部分，加入其中，並引用到校勘記裡來。但那材料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

最可惜的是，分散在各國，不易有一種有系統的集中的整理。在私人手中的尤難於統計，且不容易見到。

斯坦因爲不列顚博物院取走了兩大批，至今還未有目錄整理出來。據說有六千多卷，完整的最多。柏希和（P.Pellist）爲法國國立圖書館所運走的一批，有一千五百卷，却最早的編了目錄出來，也最爲我們所知。劉半農先生的敦煌綴瑣三輯，便是從巴黎鈔歸的諸重要唐人手卷的結集。

藏在北平圖書館的八千多卷，却最爲駑下。（陳垣庵先生編有目錄，名敦煌劫餘錄，已印行。）大都爲佛教經典，極少數是變文一類的東西。其中重要的罕見的資料，皆已爲『識貨』的官僚們囊括而去，成爲他們的私產。李木齋（盛鐸）家裡便藏着不少的敦煌的珍貴的寫本。聽說，僅小說一類的東西（？）已有十幾卷之多。而日本人借印的關於古宗教的幾卷，已爲我們所吃驚的注意到。不知更有多少新的資料在其書室裡！惜不得一見。而整理印行，却自更將有待了。

在詩、詞一方面，唐人寫本的唐詩（羅氏只影印其中的一小部分。倫敦藏的一卷，較他印出的多至數倍）是很重要的材料；詞的雲謠集（今有彊村叢書本及比較完善的彊村遺書本）也充分的可見出古樸的原始的詞的面目。韋莊的秦婦吟在質上是很偉巨的一篇名著，其復現於世，當然是最值得讚嘆

愉快的事。被疑爲葉德輝氏僞作的白行簡的大樂賦，也饒有民俗學上及文化史上的重要的價值。（其實武進董氏曾先以柯羅版印出，葉氏僅就此影印本翻刻。）長篇的叙事歌曲，像太子讚、孝子董永、季布歌，都是很粗豪的東西，用白話文寫的小說像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之流，也足以供我們以最重要的最早的國語文學的研究資料。

但最重要的還是一種所謂『變文』的久被掩埋了的文體的發見。『變文』的重復出現於世，關係於近代文學史的研究者極大。這是五六百年來，潛伏在草野間而具有莫大的勢力和影響的寶卷、彈詞、鼓詞一類文體的祖先。

變文以散文和韻文交雜組織起來；其結構是襲之於佛經的。講唱變文，在唐代成爲僧侶們的專業。到了宋代，還有所謂『說經』、『說參請』的，大約便是其流輩。雖已不盡是僧侶們所獨擅，却始終脫離不了宗教的氣味，且也還是以僧侶們爲主要的人物。

變文之存在於今者，大約總在四五十卷以上。最弘偉的一部名著，便是維摩詰經變文；不知究竟有多少卷，但見存者已有十四卷之多，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維摩詰經變文殘卷凡五卷　（倫敦藏，號數爲 S.4571）

（二）維摩唱文（？）綱領一卷　（倫敦藏，S.3113）

（三）維摩押座文　（倫敦藏，S.1441）

（四）維摩詰經變文殘卷五卷　（巴黎藏，號數爲 P.2873）

（五）維摩詰經變文、持世菩薩第二卷 （北平藏，號數爲光字九十四號）

（六）維摩詰經變文、文殊問疾第一卷 （見羅氏印的敦煌零拾。）

就所見者觀之，關於持世菩薩的一部分，已是第二卷了，還未完。文殊問疾的一部分，看樣子，也不會是用一二卷的篇幅卽可以了之的。而從巴黎鈔來的『第二十卷』的一卷，祇是敍的佛使彌勒菩薩、光嚴童子去問維摩居士疾，而他們皆曰『不任』的一小段。大約全部是不會在三四十卷以下的。像這樣弘偉的大史詩，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而其描狀又是那樣的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稱之爲中世紀文壇上最高的成就之一，殆不爲過。

降魔變文的一卷，也寫得很不壞。敦煌零拾裏，曾載過一小段，但其全卷，前年冬天忽出現於北平。寫佛家和左道鬥法事，極幻化神奇，莊嚴偉麗之能事。（巴黎有降魔變押座文二卷，號數皆爲 P. 2187）

關於釋迦牟尼的故事的變文，被發見的很不少。北平圖書館所藏者有八相成道變文的三殘卷（雲字二十四號，乃字九十一號及麗字四號）佛本行集經變文一卷（潛字第八十號）。著者也藏有佛本生經裏的身餧餓虎變文一卷。但其文辭却都很粗率，遠沒有維摩變文和降魔變文那末漂亮。

關於目連救母的故事的變文，存者也很不少，插狀得很有力，文辭却不足以運載其想像力之奔馳，故祇是粗製品。

（一）大目犍連變文二卷 （北平藏，霜字八十九號，又麗字八十五號）

（二）大目連變文一卷 （北平藏，成字九十六號）

（三）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　（倫敦藏，S. 2614）

（四）大目連緣起一卷　（巴黎藏，P. 2193）

（五）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　（巴黎藏，P. 1319）

在這幾卷裏，以倫敦所藏的一卷最爲首尾完備。

其他叙述佛敎故事的變文尙有：

（一）父母恩重經變文一卷　（北平藏，何字十二號）

（二）地獄變文一卷　（北平藏，依字三十三號）

（三）溫室經講唱押座文一卷　（倫敦藏，號數未詳）

（四）那梨國神話（？）一卷　（巴黎藏，P. 3086）

（五）阿彌陀經變文一卷　（巴黎藏，P. 2955）

（六）法華經唱文一卷　（巴黎藏，P. 2305）

（七）有相夫人升天曲一卷　（敦煌零拾本）

非佛敎故事的變文，在當時也有不少出現，今所見者有：

（一）伍子胥（原作列國志）變文一卷　（倫敦藏，S. 328）

（二）伍子胥變文一卷　（巴黎藏，P. 3213）

（三）伍子胥變文一卷　（巴黎藏，P. 2794）

這三卷同樣的變文的異鈔本，當以倫敦本爲最長，但巴黎本P. 3213號一卷，恰可補倫敦本之所缺。

（四）醜女緣起一卷　（巴黎藏，P. 3048）

（五）舜子至孝變文一卷　（巴黎藏，P. 2721）

（六）西征記一卷　（巴黎藏，P. 3963）

（七）王昭君變文一卷　（巴黎藏，P. 2553）

（八）齖䶗新婦文一卷　（巴黎藏，P. 3564）

（九）齖䶗新婦文一卷　（巴黎藏，P. 2633）

這些變文，最早刊布於世者，有燉煌零拾裏的佛曲三種（有相夫人升天曲、維摩變文，降魔變文殘卷）。其後東亞學會印行的燉煌遺書有王昭君一卷，迨劉半農先生的燉煌綴瑣（上輯）出，而巴黎所藏的十餘卷皆被搜羅入內。（除維摩變文幾卷外）北平圖書館館刊上，向覺明先生也將北平圖書館所藏的幾卷變文全行公開了。祇有倫敦的若干卷是不曾有人刊行過。（究竟有多少卷，因目錄未公開，不能知道。）而將這許多變文卷子，作爲系統的搜輯的，也還沒有人從事於此。

四

『寶卷』是變文的嫡系兒孫。到底在什麼時候才把變文之名易爲寶卷，則文獻無徵，不易考知。

惟宋初嘗嚴禁諸宗教，並禁及和尚們講唱變文，則易名改轍，當在其時。香山寶卷（一名觀世音菩薩本行經簡集）的序，有宋普明禪師於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此之語。這也許只是一段神話。但可知寶卷的來源是決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末晚的。

前幾年在寧夏發現了許多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經，在其中，同時發現有抄本的銷釋眞空寶卷一卷。這寶卷的時代很早，旣同在宋元刻的藏經堆中，頗有卽爲元人抄本的可能。（其中稱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這封號始於元、大德十一年。）全文的結構，『皆用三、三、四』的句法組織成功，離變文的體裁是很近的。前年我得到一部明初的『金碧鈔本』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其結構便變動得很不少，已漸漸離開變文而自成爲一種新的體裁，至少是在『唱』的一部分，已加進了當時流行的歌曲，像金字經、掛金索之類了。明初以後的寶卷，殆無一本不是如此。北平圖書館所得的一卷銷釋印空實際寶卷（嘉靖刊？）其中有紅繡鞋、淸江引、黃鶯兒、駐雲飛、耍孩兒、鎖南枝等俗曲，而我所有的一本嘉靖二十二年刊的藥師本願功德寶卷也用到掛金鎖（卽掛金索）諸曲子。萬曆以後諸寶卷，應用俗曲之處尤多。而元抄本的銷釋眞空寶卷則尙保持着素樸的本色。

這幾年來，寶卷漸漸的有人在收集；以前祇算是善書，除了印送之外是沒有人要的，收藏家更不用說是不會着眼於此的了。我七八年前嘗在上海搜求到百十種寶卷，但皆爲新印本，或石印本。前年到了北平，方才發見有刊刻樣式甚古的梵篋本的寶卷，大都是嘉靖到康熙初年之間（天仙聖母泰山源留寶卷末有『康熙元年』字樣）所刻的。萬曆時代的刻本，似尤多。最可注意的混元敎弘陽中華寶經

和混元門元沌教弘陽法二種，足資以硏究明代的所謂『混元教』的組織和訓條者，也是萬曆時之所刻。大抵刻這種『善書』『寶卷』的人物，不是后妃，便是內監，他們是有餘力及此的，也是最需要此種宗教上的慰安和祈福的。

寶卷也和變文一樣可分爲數大類。第一類是勸世文，像藥師如來本願寶卷，嘆世無爲寶卷，銷釋金剛科儀等等，或釋解經語，和泛述因果，其中並不敍述什麼故事。銷釋印空實際寶卷的開卷云：

夫印空寶卷者，能開解脫之門，妙偈功德，徑入菩提之路……印空偈說二十四品，品品而奧意難窮。

祇是用講唱的通俗的淺近方法來說教而已；故往往也名之爲經。（像嘆世無爲寶卷，便一名嘆世無爲經。）第二類是敍述佛教的故事，像佛說彌勒下生三度王通寶卷、目連救母升天寶卷、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等等；這些都是原原本本的故事歌曲。許多道教的故事寶卷，像竈王寶卷、伏魔寶卷、藥王寶卷等等，也可附入此類。第三類是純粹的敍事寶卷，不帶有絲毫的宣教傳道的色彩，像孟姜女寶卷、梁山伯祝英台寶卷等等。而百鳥名、百花名寶卷等也可附之。

關於舊刻的寶卷，年來獲得不少，且列其目於下：

（一）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明初抄本，殘）

（二）藥師如來本願寶卷（嘉靖刻本）

（三）混元教弘陽中華寶經（一名弘陽嘆世經，二卷）

（四）混元門、元沌教弘陽法（一名弘陽苦功悟道經，二卷）

（五）先天元始土地寶卷（二卷，二十四品）
（六）佛說彌勒下生三度王通寶卷（二卷，二十品）
（七）福國鎮宅靈應竈王寶卷（二卷，二十四品）
（八）護國佑民伏魔寶卷（二卷，二十四品）
（九）佛說圓覺寶卷（一卷，二十四品）
（十）銷釋萬靈護國了意至聖伽藍寶卷（二卷）
（十一）天仙聖母泰山源留寶卷（五卷）
（十二）銷釋開心結果寶卷（一卷，廿四品）
（十三）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一卷，二十四品）
　一作『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經』
（十四）嘆世無爲寶卷（一卷）
　一作『嘆世無爲經』
（十五）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一卷，二十五品）
　一作『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經』
（十六）銷釋金剛科儀（一卷）
（十七）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二卷）

（十八）太陰生光普照了義寶卷（二卷，九品）
（十九）佛說道德運世忠孝報恩寶卷（二卷）
（廿）藥王救苦忠孝寶卷（二卷，二十四品）
（廿一）靈應泰山娘娘寶卷（二卷，二十四品）

寶卷裏有許多是體製弘偉，情緒深摯的，雖然文辭不免粗率，其氣魄却是雄健的，特別像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一類的充滿了百折不回的堅貞的信仰與殉教的熱情的，在我們文學裏殊罕其匹。目連救母寶卷（清代所作的一本，非元抄本升天寶卷）和魚籃觀音寶卷之類，尤純是一片利他的犧牲精神的表現。他們只是爲了要救人，要度世，一點爲我的作用也沒有。把他們置在嘆窮訴苦，醜態百出的文士們的個人主義的利己的作品之堆裏，文士們之作誠不禁要矮了半截。難怪婦女們聽了香山寶卷之類，無不是雙淚漣漣，泣不可仰的。

而像土地寶卷，描寫大地和天空的爭鬥的，也是具有極大的弘偉的聲氣；恐怕要算是中國第一部的敍述天和地之間的衝突的事的。所寫土地老兒的疲賴不恭處，也頗滑稽可喜。

五

彈詞也是源出於變文的。不過不帶着任何宗教的臭味而已；他們是敍述人間社會的活動的。其體

裁却和『變文』非常的相同。有講說，有彈唱。彈唱的一部分，大都是以七言韻語組織成的；也間有『三、三、四』或『三、七』的句法，然加於『七字句』之上者，大抵只是助態或增重語勢時『襯字』而已。

彈詞的收集，也祇是十年來的事。我在南方藏得不少，曾編有個草目（見十六年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丁在君先生在北平，聽說也致力於收購彈詞。然未見其目。近二年來，我又續有所得，頗多罕見者。但祇是乾隆、嘉慶、道光這百餘年的所刻的，更早的却幾於無有。不過彈詞却也並不是什麼近百年來的產物。她的歷史也是很久遠的。也許，變文的講說佛經的一支流衍而成爲寶卷，而其講說史書、故事的一支却成爲彈詞了。

傳爲楊愼所作的廿一史彈詞乃是今所見的最早的一部；却只是彈唱歷史大事，有類攢大的萬古愁之流的著作，竟不大有文學的趣味。萬曆間臧晉叔嘗刻無名氏仙遊、夢遊二錄，其序云：『若有彈詞，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說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婦女以被弦索，蓋變之最下者也。近得無名氏仙遊、夢遊二錄，皆取唐人傳奇爲之敷演，深不甚文，諧不甚俚，能使騃兒少女無不入於耳而洞於心，自是元人伎倆。或云楊廉夫避難吳中時爲之。聞尙有俠遊、冥遊錄，未可得。』（負苞堂文選卷三，彈詞小序）但不久又得俠遊錄而刻之。今晉叔所刻，不可得見。假如他的話不差，則元代已有彈詞之一體了。

十年間陸續所見彈詞，不啻三百數十部。大抵就其所用語體文之種類分之，有吳音、官音的二大別。用吳音寫者，像三笑姻緣、珍珠塔之類，柔語如珠，綿綿不絕，繪聲繪影，每有極婉曲細膩的描

寫，而間失之穢褻。用官音寫的，像安邦定國志、天雨花之類，氣勢都很闊大，浩浩莽莽有若大江、黃河的東流。在大體上，用官音寫者都是需要正襟危坐而聽之的，或國家大事，或英雄歷險，或一家的興廢；辭正義嚴，倫理的觀念極重。用吳音寫的，大都是玩世不恭，滑稽漫駡之流品，無所不談，談無所不盡。而其題材，則以男女私情、贈答、苟合爲中心。故吳音之作，都爲小品，每部不過四冊或八冊，而官音之作，則有多至四五十冊者，如有續作，則每有冗長到一二百冊的。

就題材分之，則有專爲婦女所作的，有非爲婦女所作的。吳音之作，大都不是婦女讀物。流行於閨閣、家庭間者，大都爲官音之作。尤其像本來是出於婦女作家之手的筆生花、鳳雙飛、再生緣之類，最爲她們所耽讀。中國的家庭，受禮教的薰染最深。彈詞的婦女作家，其所以作此的原因，每爲娛悅其姑，或用以消遣無聊的永日。她們都是高潔而淸雅的，故糾繞在一般男性作家的筆端的不潔的描寫，她們是永不會有的，也永不肯去寫的。

但在其間却寄托着在社會上無出路的被囚守在家庭的狹籠間的有志的婦女們的呼籲與希望。『你們要知道，假如婦女們和男人們有了同等的在社會上活動的機會，她們是決不會落後的。你們將會覺察出，她們是怎樣的努力與高尙。』這便是她們的一般的呼聲。所以，每一部出於婦女之手的彈詞，寫的總是女扮男裝，考中狀元，做了宰相，爲國家建大勳、立大功。

可悲的是，當她們將男裝脫下，露出本來面目的時候，她們的幻夢却不得不被打得粉碎。她們始終只是家庭裏的一個囚徒。連左儀貞那樣了不起的女英雄，那樣個性極强的人物，却也不得不放下了

她的事業，成爲人之妻，家庭之主婦，當她的眞面目不能掩藏了的時候。

這是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的有志的女性的共同的呼籲，值得我們仔細的愼重的研究之的。

彈詞的故事，在近代，也嘗侵入文人學士們的活動範圍裏去，像嘉慶間，孔廣林作女專諸雜劇，便是取材於天雨花的。

彈詞的本身，大傑作很不少。天雨花、筆生花之類，可以說是五四以前偉大的婦女的著作。天雨花尤沈痛悲鬱，最富於家國的滄桑之感。其中人物，除了左維明有點不近人情，不像『活』的人之外，大體都寫得很成功。情節是不斷的和黑暗勢力作爭鬥。那樣的搏擊和死戰，每在狹巷上相逢；然而却不用什麼觀音、如來來排難解紛，純是以自己的智與力來掃蕩其敵人們的。最後，抵抗不了運命的結局，又不甘爲亡國之人，只好全家坐在船上，鑿穿船底，沉河而殉國。

安邦志、定國志和鳳凰山的三部曲，是至今尚未有可以相匹敵的弘偉的史詩。這三種，道光間刊本，共有七十二册，加之以北史遺文（在安邦志之前）鈔本的四十册，鳳凰釵（？）的八册（抄本），則共有一百二十册之多了。僅就『量』上講，也是驚人之作。

倭袍傳也是一部不壞的書，內容雖間有穢褻之處，描寫却很深入。有『開篇』的一種，其每一『開篇』的本身便都是絕好的抒情詩。

寫白蛇、許宣事的彈詞，有白蛇傳，又有陳遇乾編的義妖傳。義妖傳是人人知道的；那有情有義的白蛇，雖是妖，其不幸的遭遇却賺得不少人的眼淚。那末熱情的人物，在我們的文學上是少有。白

蛇傳罕見傳本，寫得尤好。我嘗得一傳鈔本，上有崇禎年號，則至遲當爲明末之所作。

六

鼓詞或『鼓兒詞』的親祖，也是變文。她和彈詞，區別之點並不多。惟鼓詞流行於北方，江南罕見之。而彈詞南北皆見風行；不過南人嗜之者較多；而吳音之作，尤爲北地人民所不能懂得，而這一種也便成了南人所獨擅之物。

鼓詞的講唱，其情形也和彈詞大體相同。惟南方唱彈詞的，以瞽者爲多；北方唱鼓詞的却似不曾見到有什麼盲人在擔任着。其講的部分和唱的部分的組合方法，和彈詞也是一樣。

但『鼓詞』的唱詞，雖以七字句爲主，而『三言』的『襯字』却使用得極多，幾有變成了『十字句』（或三、三、四句）的模樣。像說唱孫武子雷炮興兵傳：

自從那盤古氏分了天地　把一夥夜明珠進與朝廷
有蘇秦背寶劍去尋眞士　說九公十八洞反了胡人
聖天子急差牌將軍掛印　請二士入桃園計論軍情

又像大明興隆傳：

無奈何　傅師正頓人與馬　查點傷損八九萬兵

仰面朝天嘆又氣　由不得　又氣又惱又傷心

忠義水滸傳第三十五部活閻羅水戰官兵：

一個是　越領登山馬背熊　一個是噴雲吐霧金錢豹　一個是　喊天獅子鬥麒麟　林冲的力大鎗沉來的勇　楊節慶性烈剛强不怕人……好一個日殺日勇兩員將　看不出　誰勝誰負那個匝　對面的　立怔權賊高太尉　眼望着　虎將開言問一聲

也間有應用了五言六言句以表示錯綜的趣味的。這也正和唐人變文的間或使用五六言的句法的情形相同。

鼓兒詞以敘述金戈鐵馬之故事爲主體，故特注重於戰爭的描寫，殆是北地人士們的偏嗜之所在。南方的彈詞，也並不是不寫兩軍對隊，却多半是草草的寫過，而以全力注重於人情、社會的描寫及英雄歷險的經過的敘載。所以，像鼓詞裏一百多冊的大明興隆傳，數十冊的亂柴溝、呼家將、北唐傳、楊家將、忠義水滸傳之類，所寫的全是金戈鐵馬，兩軍對隊之事，在彈詞裏是不大有的。

小型的鼓兒詞，也不是沒有。像珍珠塔、斬竇娥、蝴蝶盃、巧連珠之類，寫的也只是悲歡離合之事；不過遠不及呼家將等大鑼大鼓，大打大摔的容易引人注意。

最早的『鼓兒詞』，大約在明代產生。然明刊鼓詞，却極罕見。嘗得秦王演義（亦名大唐秦王詞話），爲明末刊本，寫李世民打平天下之事：

唐太子急拈香低聲禱告　李世民忙下拜恭敬參神

吾乃是大唐國高皇次子　父李淵，祖李昞，李虎玄孫
憶往歲煬帝崩九州鼎沸　隋恭皇禪寶位讓父爲君
普天下起烟塵一十八處　剪强梁誅賊寇放赦安民

其寫法是很原始的，故其篇幅也就沒有大明興隆傳等的那樣巨量大幅。又有小型的滑稽鼓詞，像東郭野史（雪樵編）等，但却不多。

鼓詞多半是粗製土生的東西，正和變文裏的伍子胥相同；氣魄是够偉大的，所缺乏的是細膩深入的描狀。故彈詞的傑作甚多，而鼓詞則幾無可特舉者。

北平在嘉慶、道光間又流行着類似鼓詞的叙事歌曲，名爲東調及西調的，但今似已絕響。大都是小型的著作，未見有長篇大冊的。（亦稱『子弟書』。夢幻道人云：『旗籍子弟多爲之，故又名「子弟書」。』）東調沉雄似弋陽腔，演忠臣孝子慷慨激昂之事；西調則靡曼如崑山曲，傳佳人才子纏綿旖旎之情。但沒有散文，全爲韻語，這是同鼓詞不同之處。韻文的句法則也或以七言爲主，間以『三言』作爲襯字：

建文帝，呆呆不語如雷震　淚珠兒點點滴滴落滿身
忽聽得遍地哭聲悲慘慘　滿城人跑亂紛紛
嘆君王鹿繞雲山驚破膽　鷄臨湯火唬飛魂
轉身形一步一跌朝後跑　燈光下奔進昭陽彩鳳門

——千鍾祿

這一類『子弟書』今存者尚多，也有人在搜集。孔德學校嘗購入車王府散出戲本不少，中央研究院也收藏有零星民間歌曲很多。其中就雜有不少此類敘事歌曲。劉半農先生曾編爲俗曲總目一書，可以供我們作爲研究的參考。

粵音的敘事歌曲，我所見的不下二百多種，都是今日可得的。有的寫得很不壞，惟多半是小型的，一二冊者爲多，最巨大的，也不過二十多冊。

起凭危欄納晚涼，秋風吹送白蓮香。只見一鈎新月光如水，人話天孫今夜會牛郎。細想天上佳期今日還有會，人生何苦捱淒涼。得快樂時須快樂，何妨竊玉共偸香。但能兩下全終始，私情密約也何妨。自古有情定遂心頭願，只要堅心寗耐等成雙。山水無情能聚會，多情唔信肯相忘！但願世間情重者，勿要半途而廢就抛荒。

這是所謂第八才子花箋記的開場白，多末富於南國的綺靡的情調呀！又有評點第九才子書二荷花史的，大約是模仿花箋記而來的東西。金聖嘆的才子書的品題和其批評的方法，竟便爲粵人所獲得，而取來評點粵曲了。

七

在這裏似該順便的題起這三十年來對於民間文藝作品的搜集的經過了。將無人注意，野生土長，像不知名的岩花幽草似的悄悄的自生自長於山野之間的許多大衆文藝的著作，特別的指示了出來，給

他們以一種新的估測和研究，這乃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事業之一。在以前，宋、元、明、清的時代，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人在做這搜集的工作；然而他們却是如何的寥寞，其辛苦搜集的成績，却都煙消雲散似的被拋棄了，或被埋藏在破書堆中，竟無人顧問及之。直到了近十餘年來，因了民歌搜集的工作的發達，方才連類及之，把他們的著作，也拭拂去重厚的灰塵而給以相當的注意和敬意。

這些古代的民歌集的編纂，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是該被算作開山祖的。他雖然只是從古書裏搜輯古作，但其見解和努力是很可佩服的。元人楊朝英編的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的二曲集，其間也有少數的民歌在着。明正德間無名氏編的盛世新聲，嘉靖間張祿編的詞林摘豔（卽據盛世新聲而增刪的）也有一部分的民歌。而郭勳所輯的雍熙樂府則尤爲集大成之書，所錄元、明間小曲民歌，爲數極多。元、明間的民歌賴之得以流傳至今。陳所聞的南北宮詞紀，也載有少數的民曲。馮夢龍、凌濛初都是很知道俗曲之價值的人，馮氏刊印掛枝兒和山歌，厥功尤偉。惟多改動文句，已不復是本來面目。又萬曆以來諸坊刊戲曲選，也每多附載羅江怨、劈破玉、哭皇天等等的小曲。浮白山人在明末所刊的『雜著』（未知其總名），其中也收載黃鶯兒、掛枝兒、夾竹桃、山歌等等的小曲。清初刊本的山中一夕話諸刊物上，每多收集或重印那些民歌，以廣其篇幅。

乾隆初所刊的萬花小集載民歌甚多。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明代流傳下來的。

乾隆六十年王廷詔所刊的霓裳續譜極可注意。他序云：『以徵歌者不盡文醫，諸師皆以口相授。相沿既久，或習其調而忘其詞，或習其辭而訛其字，或調與詞並失傳。許多名曲，因無藍本，漸歸湮

沒。諸部甚憾之。三和堂顏曲師者，津門人也。幼工音律，强記博聞。凡其所習，俱覓人寫入本頭，今年已七十餘，檢其篋中，共得若干本。』是這書原係從歌人口頭採集下來的，故多可寶貴的材料。其中除萬壽慶典及西調二百餘曲外，餘皆爲雜曲。

嘉慶間華廣生所編的白雪遺音（道光八年刊）八冊，可喜愛的歌曲也不少。我嘗從其中選得若干首，印成白雪遺音選一冊，頗爲讀者所欣賞。廣生此書，似也係從歌者口頭錄下來的。高文德序云：『吾友曰：初意手錄數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後各同人皆問新覓奇，筒封函遞，大有集腋成裘之舉。旦暮握管，凡一年有餘，始成大略。』是非華氏獨力所採集，其中難保沒有一部分文士們的擬作在內。（陸次雲、李調元諸人所採集的猺苗歌曲，似不可靠。）

從五四以後，民歌的搜集，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初只是歌謠的採訪，其態度是純然科學的。北京大學嘗刊行歌謠週刊若干期，其努力是很可注意的。後漸轉注到文學的領域上來。顧頡剛先生的吳歌甲集，是這時最好的成績之一。至李金髮諸人所輯的嶺東情歌之類，則似非純然的最忠實的口頭之紀錄。

由口頭的採訪紀錄，而推廣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則似尙未有人。中央研究院所刊的俗曲總目，僅錄北平一地之所得。六年前，我在上海的時候，嘗委托各地商務印書館代爲搜集此類唱本。汪馥泉先生也以其所得贈給我，此外又托書賈們在揚州搜到二百餘本。總計從汕頭、福州到瀋陽、漢口各地之所得，總在一萬本左右。剛要分出一部分工夫，爲之整理編目，而滬變突起，此一萬餘種的小

唱本遂蕩為雲煙，存者百不及一。好在這工作將來總會有人作的。最好是，整理編目之後，擇其重要者三五十種彙印出來。這並不費力，而對於研究各地方言及民俗學者，乃至批評家等等，卻都很有用。

八

『諸宮調』也是叙事歌曲的一個體裁，顯然也是從『變文』衍變出來的。其和變文、寶卷等等大不同之點，在於其唱文的一部分，並不是襲用『七言』的句法，而是採用到流行於宋、金、元的各種曲調以組成之的。宋、元曲調，本分九宮十三調。宋人大曲，也多是叙事的，而僅用一個宮調裏的一個曲子，反反覆覆的唱詠着。所謂『諸宮調』者，便是恣意的從九宮十三調裏採取各種不同的宮調，會合於一處，用來歌詠一個長篇的故事的。又，其在每一宮調之曲子組成之『套數』裏，也不復是宋人大曲之僅反反覆覆的使用着同一的曲子，而是採用在同一宮調中的二個以上的不同曲子組合起來的。故其歌唱是複雜得多了。始創此新體裁的諸宮調的，是北宋末的孔三傳。後乃大流行於世。元人石君寶有諸宮調風月紫雲庭雜劇一本（見元刊雜劇三十種），其寫以彈唱諸宮調為生活的女子的情形很詳細。

從前，我們曾聽到：俄人在中亞細亞發掘到宋版劉知遠傳的消息。為之驚喜，而尚未敢遽信。前

年得到其影片，乃知其爲劉知遠諸宮調。大約是金刻本。文辭古拙渾厚之至，却又描狀得異常的生動活潑。決不是什麼野生的粗製品。惜缺失其大半。

董解元西廂記也是諸宮調的一種。其刊本頗罕見。近暖紅室刻出，較爲易得；而明代諸刊本，也陸續的出現於世。這部諸宮調也是很漂亮的著作。明人將此書和王實甫西廂記雜劇對讀了之後，却極口的讚許此作，以爲實甫的好處，皆從此作竊去。這話雖有些過火，然董解元的描寫力却實可令人驚嘆。

元王伯成嘗著天寶遺事諸宮調。原本惜不傳。我嘗從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南北九宮大成譜諸書裏輯得此書五十餘則。已裒然成一帙，頗可觀覽。

比起西廂和劉知遠來，伯成的天寶遺事未免顯得有些脂粉氣，已失了諸宮調的渾厚沉着的魄力。但叙事的細膩，却也可稱。比起梧桐雨劇之僅以四折匆匆了此公案的來，已是進步得多了。

今所存的諸宮調，僅此三部而已。獅子雖少，却勝群羊。對於這個遺失已久的重要的文體，我們是不能不加以重視的。

諸宮調的套數的組成法，曾給元代雜劇作家們以很大的影響。故鍾嗣成的錄鬼簿首列董解元，而稱其爲『創始』之人。

本該對於諸宮調還有很多的話要說，但大都已見之我的宋金元諸宮調考一文（見文學年報，又收入痀瘻集）；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三十八章（六百九十五頁以下）也已論及，故不多說。

元、明以來戲曲文學的研究，乃是，除『詞』之外，這三十年來的最有成績者。重要之名篇巨製的出現，也獨多。研究資料也增加了不少。從前，只是抱定了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寥寥數書。及王國維的曲錄及宋元戲曲史出，始導入研究的正軌上。其後徐渭的南詞叙錄，徐子室、鈕少雅的南九宮正始，賈仲名的續錄鬼簿，姚燮的今樂考證等等，陸續的被我們所獲得。於是研究的基礎便更穩固，而且其地域也更廣大。最近十年來，新資料的那麽急流似的傾洩而出，萬非王國維時代之所能預料得到。

先說元雜劇。臧晉叔刻元人百種曲，號稱元人的功臣。向來研究元曲，也只是根據於這一百種。此外，則不過再加西廂一劇而已。近則，元人刊的元劇三十種，既已流行於世，而明人所刊的古今雜劇選（息機子），古名家雜劇、新續古名家雜劇（均玉陽仙史），陽春奏（黃正位），顧曲齋所刊元曲、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酹江集（孟稱舜）也皆爲我們所見，除增多了若干本的新資料之外，還使我們明白：臧刻百種曲任意刪改的地方是不少。有許多地方，連題目及劇中人名，也是彼此互歧的。（像息機子雜劇選中有王鼎臣風雪漁樵記，臧刻中有朱買臣風雪漁樵記，表面上看來似爲二劇，而一對讀，曲文、故事竟大體相同，祇是主人翁却一作王鼎臣，一作朱買臣。）這可見元劇流傳下來時，其本來面目，祇是像元刊雜劇三十種似的，不僅說白極少，即連劇中人物也是多半不註明的。明

人刻元劇時，祇好自己塡上，故彼此塡的往往相歧異。

把雍熙樂府諸書及諸北曲譜裏所載的元劇遺文搜輯出來，也是足資學人們的研究的。這工作，我已作畢。

前幾年，丁初我氏嘗在趙氏舊山樓讀到也是園所藏的元曲數百種，想是不會便佚失了的。如果訪到了時，元劇的研究，必是要截然一新其面目的。

但最有新的獲得者，還要算宋、元及明初的戲文。董氏讀曲叢刊的印行，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其中有南詞敘錄，是奠定了戲文研究的基石的。從前，我們祇知道，最早的傳奇是荊、劉、拜、殺，是琵琶；從前，我們總以爲戲文的出現，是在雜劇之後的。但這個謬誤的觀念，今日是全盤的被推翻了。南詞敘錄分『宋、元舊篇』及『國朝』戲文二部分。我們根據了這，大略的可以明白宋、元以來南戲的流行的情形。

而不久，永樂大典『戲』字韻的一冊被發見了；其中竟載着：

（一）小孫屠沒興遭盆吊

（二）張協狀元

（三）宦門子弟錯立身

的三本很原始的古戲。於是，就永樂大典目錄而更被掘發出不少的戲文名目來。一時頗熾盛了專門研究戲文的心。

但資料究竟還太少。沈璟的南九宮譜雖多載古傳奇的遺文，其名目多和南詞敘錄及永樂大典目錄所載相合，然總還嫌過於單薄。等到蔣孝的南九宮舊譜，沈自晉的南詞新譜，呂士雄的南詞定律，無名氏的曲譜大成，一一為我們所得到時，研究便較有把握起來。最後，董康在書舶庸譚裏第一次提到了徐子室、鈕少雅的南九宮正始𦽳體格一書。但可惜這重要的曲譜，他在離開日本時，竟當作禮物，送給了內藤虎次郎。我沒有一時曾忘記了這書。耿耿於心。曾數托過他向內藤借鈔，總未得便有成。前三年，在蘇州竟獲得了此書的六卷，喜可知也！然非全帙。（全書有十卷）最近始輾轉托人抄補完全。在這書裏，總有一百二十種以上的古戲文的遺文可得。其重要可知。

又，在北平曾獲得一部抄本南北詞廣韻選，也很可注意。趙萬里先生嘗得凌濛初氏的南音三籟；孔德學校藏的格致叢書裏，有群音類選殘本十六卷，這些對於古戲文的研究，都很有幫助。

至於一部兩部……的古戲文重現於世的事，也不是沒有。北平圖書館嘗一次購得富春堂、文林閣、世德堂、繼志齋各家所刻的傳奇五十二種，在其間便有元人的戲文：

趙氏孤兒記（世德堂刻本）

呂蒙正破窰記（富春堂刻本）

周羽教子尋親記（王錂重訂，富春堂刻本）

等三本。而明初人之作，像高文舉珍珠記，劉玄德三顧草廬記，張子房赤松記以及沈采的裴度香山還帶記，邱濬的投筆記，伍倫全備忠孝記等等，尤多被保存於中。

又有黃孝子尋親記、蘇武牧羊記、岳飛破虜東窗記等元人戲文，也皆在近幾年來被發現。而荊釵記、白兎記，幽閨記、琵琶記的諸明刻本，被發現者尤多，足資比勘的研究。

最有趣的是，李日華南西廂記，久成聚訟之端。此李日華非彼萬曆間之李日華（字君實），亦已爲人所知。然明人又說，日華此作是竊之崔時佩者。雍熙樂府載有南西廂記，其文辭與日華又不同。南詞叙錄則於宋元舊篇裏載崔鶯鶯西廂記一本，於國朝下又有同名的一本，下注李景雲編。究竟南西廂有多少本呢？（後有陸采本，不計入）崔時佩和李日華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百川書志著錄：

李日華南西廂記二卷　海鹽崔時佩編集，吳門李日華新增，凡三十八折。

今忽發見富春堂刊本南西廂記，正和百川書志所言相同。凡係李日華增入者，下皆註『新增』二字。則日華原是極小心的忠厚人，竭力欲保全崔本面目，本不想竊攘他。至於幾個古本，異同如何？李景雲是否卽李日華？則今日尚不能決定。

至明中葉以後的雜劇、戲文、則所得尤夥，研究的面目幾全易舊觀。盛明雜劇本非易得之書；但自經董氏覆刻出來，今日已爲人人之所有，盛明雜劇二集尤爲罕見。十餘年前，來青閣主人楊君嘗從杭州得到二集的殘本數冊，攜以見示，其首冊插圖數十幅，儼然俱在。楊君欣然的說到：『爲董氏搜訪此書已數載，今始得之，大約可以湊全了罷。』過五六年，二集遂又由董氏刊布於世。又鄒式金的雜劇三編，中載之劇，多珍祕者。十年前，在中國書店見其首冊，插圖序目俱全，而所存劇文僅有吳梅村、尤西堂作的二種，不足貴。遂置之。後亦爲董氏所得。今在北平圖書館覩及此書，如見故人

（蓋已由他讓給圖書館了）。益以從朱逖先先生處購得之若干種，共有十四種。馬隅卿先生也藏有十餘種，以補北平圖書館之所缺，則又增九種。鄒書原有三十四種，是所缺僅十一種耳。難保沒有完全發現的時候。黃方胤所作的陌花軒雜劇全部，久已佚去，我們也不復作復見之想。不意，北平圖書館乃和雜劇三編的數殘本同時獲得之。（版式完全相同，似亦爲鄒氏所刻。）

清代雜劇，曲錄著錄者僅八十餘劇，然余所得，已過二百本。近來，續有所見，當在三百本以上。我印行清人雜劇初集時，再三致慨嘆於洪昇四嬋娟的亡佚，而今却亦得讀到。清人雜劇二集的四十種，殆多半爲從來所想望而未之見之作。

在明嘉靖、萬曆時代以來的傳奇的區域裏，十年來珍本祕冊的紛紛出現，幾有應接不暇之勢。一時也計數不盡，列舉不完。其他比較易得之作，像浣紗、還魂、繡襦之流，也迭見古本舊刻。蓋我們今日的研究範圍，已完全脫出毛氏六十種曲的範圍。所謂富春堂、繼志齋、世德堂、唐振吾、文林閣諸書賈之所刻，李卓吾、陳眉公、玉茗堂諸家之所評，已攜帶我們到了一個嶄新的園地裏去。而北平古宮舊宅裏散出的許多舊鈔本傳奇，也足以增益了重要的貢獻。且就沈璟之所作言之。我們從前僅知六十種曲本中有他的義俠記一本而已。今日則更得他的桃符記、雙魚記、一種情、埋劍記及博笑記的五種；其十笑記，在群音類選裏也保存了十折。屠隆之作，前僅見曇花、彩毫二本，今則更得其最重要的修文一記。馮夢龍的墨憨齋十種曲向來號稱難得，而今所見則多至十五種。他若許白昌的橘浦記，陳與郊的詅癡符（四種），王驥德的題紅記，周朝俊的紅梅記，鄭之文的旗亭記，吳世美的驚鴻

記，王穉登的全德記，盧柟的想當然，沈孚中的綰春園，孟稱舜的嬌紅、鴛鴦、二喬，吳炳的石渠五種，范荀鴨的香令三種，孫仁孺的東郭、醉鄉二種等等，今皆已得讀之矣。

高奕新傳奇品所載李玉、朱佐朝、朱素臣、邱園、張大復等數十家之作，前幾十年幾於珍祕之極，而今則此類劇本，爲老伶工所家傳者，乃亦逐漸披露於世了。

乾隆時代，慣好演唱全本大戲。往往每部有十本，每本有十折或二十折。實是空前的浩瀚的巨作。——雖然未見得是偉大之作。前所知而可得者，僅刻本的勸善金科而已；昭代簫韶已罕見。今則全部的昇平寶筏（四十本），鼎峙春秋（十本），忠義璇圖，劍鐸春秋，月令應承等等皆已出現。

此外，像蔣士銓的西江祝嘏，孔廣林的鬥鷄懺，李斗的奇酸記之類，不常見的作品，也都蠭擁而出現，實在是難於一一列舉的。

『影戲詞』的發現和搜集，也當附帶的在此一說。『影戲』的來歷甚古，影戲的話本，宋也已有之，惜一本不傳。今日流行於北方的灤州影，卽爲其苗裔。灤州影詞，被印出者已不少（多小字石印），然卷帙較多者，却仍爲傳鈔本。這幾年來，灤州影戲班，解散者時時有之。其影詞多散失於市上。綴玉軒最早收購此類本子，然雜庋於崑腔皮黃本子裏，不加重視也。車王府散出之大批戲本裏，影詞也不少。然編目者皆不能區別之。中央研究院嘗於去年購得數十種。我也陸續的購進數批，凡得四十九種。今年則同時購得六十多部。合之當共可得三百餘種。（亦偶有重複的。）此種影詞，甚類鼓兒詞，多半描寫國家大事，兩軍對壘，山大王造反，番民入寇之事，寫男女私情者甚爲罕見。其原因

殆半因北方人氏們的偏嗜此類武事的本子，半也因影詞的趣味，便在人物的夥多，動作的複雜，故纏綿的情語，與乎不能容得第三人在場的人物的相聚，便不得不歸之天然淘汰之列。（關於影詞，可參讀著者的一九三三年古籍的發見。）

十

散曲也是近十餘年來的新被注意的研究的對象。清末文士們，專致力於詞，對於南北曲却謙讓未遑。吳瞿菴先生（梅）殆是第一個着手於這個園地的人。很快的便造成一種研究的風氣。

清人之於散曲，最不注意。初期，僅朱彝尊，中葉，僅厲鶚，道光間僅趙慶熹、許光治等數人，比較得可稱得是散曲作家耳。其於前人之作，留意者更少。左右脫離不了元人張小山、喬夢符二家之影響，所翻刻者，亦僅喬、張二家散曲（此外，僅刻白樸之作）。所見不廣，所成就乃很有限。清末以來，因收集詞集的連帶關係，乃亦開始收集南北曲。吳瞿菴、董綬經二氏最爲努力。董氏刻江東白苧及蕭爽齋樂府，明曲乃爲人所知。徐積餘先生覆刻黃蕘圃藏楊朝英的陽春白雪，世人乃知元曲於喬、張、白外，更有如許好文章。同時因了元、明二代戲曲之爲人注意，南北散曲，也便『附驥尾而名益彰』（曲錄所載，並及散曲）。後來，四部叢刊收入楊氏的太平樂府，又，正德本的盛世新聲，嘉靖本的詞林摘豔和雍熙樂府，也相繼地爲人所知，較易得之。陳所聞南北宮詞記流傳更廣。而無名氏之樂府新聲、

樂府群玉、樂府群珠，沈璟之南詞韻選，王穉登之吳騷集，張琦之吳騷二集、三集（三集未見）及合編，三徑草室之新編南九宮詞，張栩之彩筆情詞，乃至周之標之吳歈萃雅，圻山山人之三徑閒題，許宇之詞林逸響，冲和居士之纏頭百練初集、二集皆相繼出現，南北曲研究之門庭始大。專集之出現也極為可觀。楊慎之作，於陶情樂府外，乃別有玲瓏唱和一卷；王九思之作，原來僅知有崇禎本，而今則嘉靖本也為我們所見。湯舜民、康海、陳大聲、常倫、施紹莘、馮惟敏、顧仲誼、王磐、張鍊、黃周星、趙尙星、王屋等人所作，也皆為學人們所讀到。這些豈是十年前所能夢想得到的盛況麼？友人任訥氏曾編散曲叢刊（中華書局），用力至劬，然所載尙多習見之品。若在今日而言曲刊，則其珍秘可驚之程度，必遠勝之。

十一

小說，在這三十年來之所得，和戲曲是同樣的令人可驚詫。近十年來，所見異本珍籍尤多。有人說，十九世紀以來，人類的進步，十餘年便可抵得上從前幾個世紀。我以為，文學上新資料的發現，近數年來的成績，也可以抵得過從前的中國幾十百年。祇要看，從亞東圖書館標點的紅樓、水滸印行以來，離現在還不過十五六年，而我們的眼界竟擴大了多少，我們之所見、所得，竟比前增加了多少倍。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極精粹的一部著作，有許多見解，有許多史料，都是不能搬動一步

的。但當他論叙宋人話本的時候，所見的祇是醒世恒言，西湖二集等等，而今日，在這範圍之內是增加了多少的新資料進去。

魯迅先生所未能見到的『三言』裏的『二言』：警世通言和古今小說，如今是見到了；而此外，清平山堂所刊話本，竟在日本、在中國都發現了。日本內閣文庫藏的清平山堂話本（十五種），北平古今小品書籍刊行會已爲之印行；最近在寧波發現的清平山堂話本（雨窗集，欹枕集）凡十二種，幾無一種和日本藏本相同的。其中，像花燈轎蓮女成佛記，曹伯明錯勘贓記，董永遇仙傳，老馮唐直諫漢文帝，漢李廣世號飛將軍，夔關姚卞弔諸葛，霅川蕭琛貶霸王等都是不見於『三言』的嶄新發見物。

其已見於『三言』的，像錯認屍（即警世通言之喬彥傑一妾破家），戒指兒記（即古今小說之閒雲菴阮三償寃債），羊角哀死戰荆軻（古今小說之羊角哀捨命全交），死生交范張鷄黍（古今小說）及李元吳江救朱蛇（古今小說之李公子救蛇獲稱心）等五篇，也都足以作比勘的研究。

有一點最足重視。我們從前，總以爲『三言』裏的許多敍述古代故事的話本，當出於明末人手筆。今見羊角哀、蕭琛、范張鷄黍、諸葛亮、李廣、馮唐諸作，在嘉靖時已經出現（嘉靖藏本，僅有柳耆卿、張子房等數本）。則採用了古代的歷史與傳說以組成話本者，乃是嘉靖以前的事。因此，產生了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是，宋元及明初的說話人，其話本的題材，也是時感枯窘的，故不得不乞靈於歷史上的故事。第二，這類話本，本不完全是『說話人的底本』。元、明以來（或者宋代便已開始了

這風氣），文人們便已擬之，作爲案頭的讀本，而不復是『講述』的大綱或『底本』了。因爲像馮唐、李廣一類的故事，離開民衆的趣味已遠，當不會是『書場』上的直接的產物。

元刊全相平話五種的發現，斷定了元代通俗的講史的本來面目。因此五代史平話一類的書的性質也更可以明瞭些。而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之爲改良的講史，而非眞正說話人之所作的事實，也使我們可以下個判語。由是，宋、元以來講史的進展的路綫便可以確定。

從前三國志演義，我們只知道有毛評本；水滸傳，我們只知道有金評的七十回本；西遊記，我們只知道有悟一子的西遊眞詮；隋唐傳，我們只知道有褚人穫的隋唐演義；金瓶梅，我們只知道有張竹坡的第一奇書；平妖傳，我們只知道有四十回的馮氏改本；列國志，我們只知道有蔡元放的評東周列國志……但現在，這些陋見，已完全的被掃除了。我們已發現了不止七八種的明刊三國演義，還發現了一種元刊的三國志平話。不僅羅貫中原本（嘉靖刊的）的面目爲我們所知，且也明白了他所根據的底本。我們也發現了許多種的明刊水滸傳，一百回的，一百十五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使我們證實了金聖嘆七十回本之爲腰斬古作。我們發見了永樂大典中的所載西遊記的一節，萬曆刊本的西遊記，隆慶間劉蓮台刊的西遊釋厄傳，還有好些明末的刊本。這些，都使我們更明白：吳承恩的書是怎樣寫成的，又是怎樣被書賈們所刪節改削的。我發見了好幾本的隋唐志傳（最早的是嘉靖本），發現了明末的隋史遺文和隋煬艷史。這也使我們明白褚氏的演義是怎樣的東抄西襲以成之的。關於金瓶梅我們不僅發現了較張竹坡評本更古的崇禎本，且還發見了萬曆末所刻的金瓶梅詞話。這也使我們知道，這部

明代偉大的小說的性質，是由何因素而決定的。而東周列國志的爲書，如今只是見其陋，因爲我們不僅發現了其祖本馮氏夢龍作的新列國志，且也發現了不止一種刻本的馮氏的祖本列國志傳。

這些『古本』的發見，對於中國小說的研究是極關重要的。文人學士們往往喜憑其臆見，改正舊本，特別是小說。他們認爲小道，是不妨隨意筆削的，以此原本的好處、眞處，往往爲三家村學究們所斲喪以盡。今得古本證之，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在某一個時代，某一種社會，其所產生的小說，原來是這樣的，是恰足以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與生活的。

其他明、清二代的小說，不經見的，不知在這若干年間出現了多少。說起來便要像開列目錄。且止於此，不再多說了。

十二

最後，還該說一說詩文集及其他要籍的發現。

唐、宋人的專集，幾無什麼重要的增加。元人的專集，偶有幾種爲前人所未見者，却也不甚重要。明刻的六朝人集，唐宋人集，足資文辭上的比勘者却爲數甚多。黃蕘圃所藏的唐人詩集若干種，今藏於松江韓氏；有出售之說，不知已否售去。北平圖書館得明朱警編的唐百家詩一百八十四卷（明抄本），在勘正全唐詩的謬誤的一點上，是甚爲重要的資料。宋、陳思編的兩宋名賢小集傳鈔本存者

甚多，如取來和四庫全書本及顧氏刊本對勘，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明人專集，散逸者至多。一來不爲世人所留意，二則也因經過淸代的幾次的查禁燒燬。久聞編明詩紀事的陳田氏，家藏明集至多，頗心焉嚮往之。後知其全歸蔣孟蘋氏。又聞蔣氏並獲有從天一閣羈出之明人集若干種。蔣氏書歸涵芬樓後，其中却無此種明人集。前年陳乃乾先生從蔣家購得這一批明集。我們極力慫恿他，讓歸北平圖書館。其間幾爲書賈們所得，一被獲得，則必散佚各地。幸讓售圖書館之舉，終於告成。於是這六百餘種的明人專集，中多人間孤本者，皆得爲人人之所快覩！這可以說是近十年來最重要，最快人意的事。

淸人集，易得而難全聚。蓋爲數過多，收不勝收，而比較難見的，却又絕不多覯。近來專收淸集者，頗有人在。頗盼其能够各就所藏，編爲目錄。將來也是黃氏千頃堂書目的一流，足爲淸代文學留下一個總的賬本。

佛教文學書的發現，這幾年來也是熱鬧。最重要的是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的五千多卷的宋或金版的佛經。其中很有不少中土所未有的孤本佚籍。惜全部目錄尙未淸理出來。究竟有多少寶藏：一時尙未之全悉。（參讀著者的一九三三年古籍的發現）

中國文學研究

鄭振鐸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783　字數1030,000　開本850×1168耗1/32　印張$43\frac{13}{16}$　插頁6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價(7) 4.60元

(共三册)

統一書号:10020·783

定　　价: 4.60元